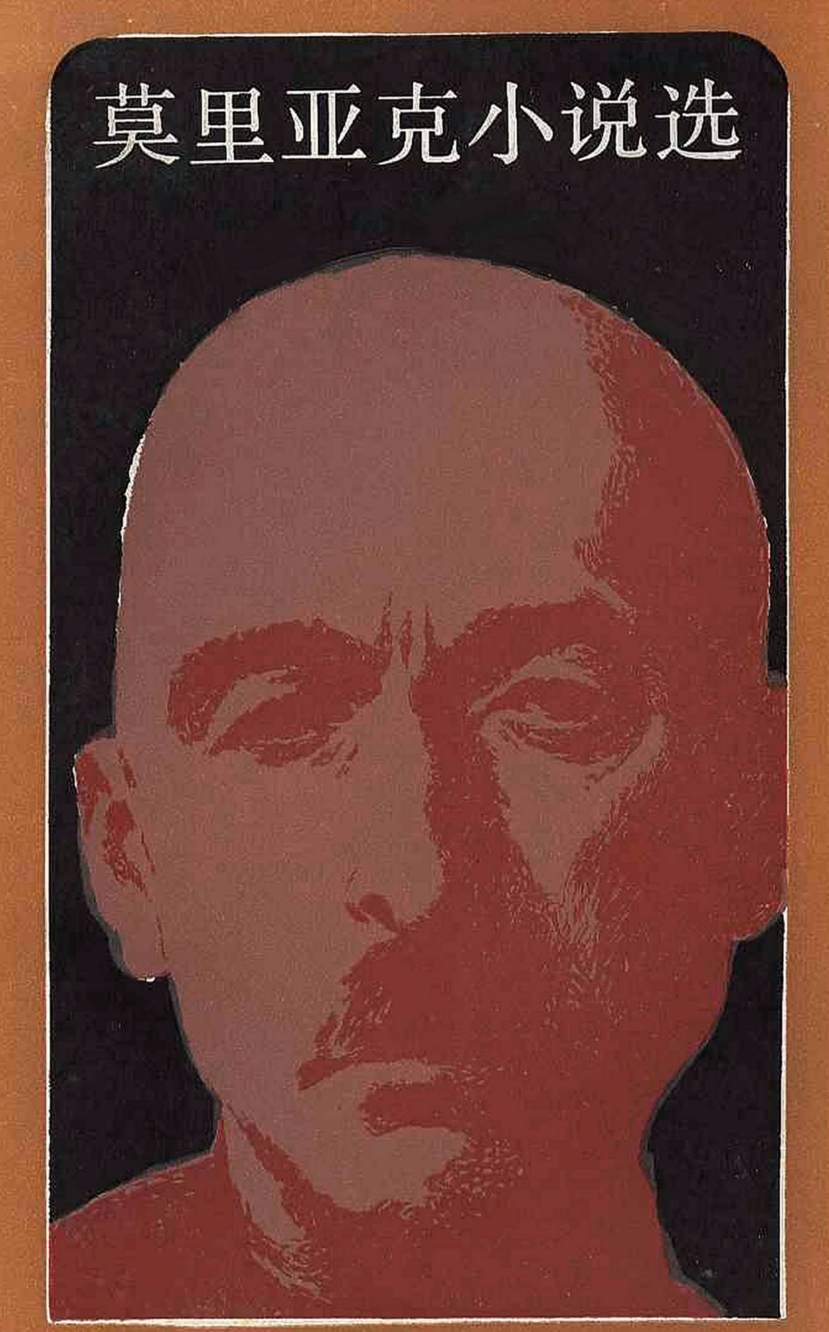
莫里亚克小说选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莫里亚克小说选

[illegible]仪　桂裕芳
金志平　施康强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François Mauriac

Nouvelles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莫里亚克小说选
Moliyake Xiaoshuoxuan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4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 1/8　插页5
1991年4月北京第1版　1991年4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5016-0092-9/I·92　定价4.70元

前　言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是二十世纪法国一位杰出的社会小说和心理分析小说大师。他继承、发扬了法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像巴尔扎克似的揭露他那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资产阶级精神道德的沦丧。他的作品牢固地建立在对法国波尔多地区社会了解的基础上，范围虽不广泛，描写却很真实。他对人物的心理观察极其细致，但他并不满足于传统的心理分析，而是要尽可能“揭示人物心灵中最隐秘的底蕴”，探寻人物行为的真正动机，并用诗一般的语言曲折表述出来，这就形成了独特的莫里亚克风格。他的高度浓缩的作品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莫里亚克已成为本世纪西方公认的经典作家之一。

莫里亚克于1885年10月11日生在法国西南波尔多一个大庄园主兼商人的家庭。他二十个月时丧父，由虔信天主教的母亲抚养长大，在当地的教会学校读书，因而终生信奉宗教。莫里亚克的曾祖父于1840年购得马拉加尔庄园，在这座庄园里，有大片茂密的松林和葡萄园。莫里亚克自小生活在绮丽的自然风光中，陶冶了诗人的气质。然而，法国外省闭塞、保守的气氛使他感到压抑。1906年，他赴巴黎从事文学创作。在出版了两本诗集后，于1913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身带镣铐的孩子》。三

十七岁时发表《给麻风病人的吻》，从此进入他创作的旺盛期，相继发表了《火流》(1923)、《热尼特里克斯》(1923)、《恶》(1924)、《爱的荒漠》(1925，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苔蕾丝·德斯盖鲁》(1927)、《命运》(1928)、《堕落的人》(1930)、《蛇结》(1932)等重要小说，以及一些诗歌和文艺评论集。1932年任法国文学家协会主席。193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积极参加反法西斯的“抵抗运动”。战后，莫里亚克任记者，同时继续发表小说。1952年，莫里亚克因在小说中“深入刻画人类生活的戏剧时所展示的精神洞察力和艺术激情”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此后，他主要发表了一些回忆录。1970年9月1日，莫里亚克病逝于巴黎。戴高乐在唁函中将他誉为“嵌在法国王冠上最美的一颗珍珠”。

莫里亚克在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一百卷以上各种体裁的作品，计小说二十六部(其中两部是短篇集)，诗集五本，剧本四个，散文几十本(包括文艺评论、日记、政论、传记、回忆录、随笔等)。

莫里亚克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是小说，本书介绍他最有代表性的小说三部。

《热尼特里克斯》是莫里亚克的早期佳作之一。他在1924年的日记中写道：“由于《热尼特里克斯》，我出了名。”

这部小说描写了特殊环境里产生的一种畸形、变态的母性——压迫型的母性。莫里亚克在《新内心回忆录》中解释说：“我成为《热尼特里克斯》的作者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我的周围，女人们统治一切。守寡促使我的外祖母和我的母亲成为她们各自家中的主人……我的四周到处有一位

既温柔又可怕的热尼特里克斯① 在执掌大权，行使权力。”

小说中的老妇人菲丽西泰·卡兹纳夫（作者给予她“热尼特里克斯”——繁殖女神的称号）就是这样一位“既温柔又可怕”的母亲。她对儿子具有一种永远满足不了的占有欲和精神主宰欲，将儿子看作命根子。她为了避免与儿子离别的痛苦，不惜让他没有工作，没有娱乐，没有前途，没有爱情。她把儿媳视为“冤家对头”，对她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莫里亚克谈及自己的这部小说时说：“至于《热尼特里克斯》，我承认，我写了一部非常阴暗的书，因为我触及一个根深蒂固、极为普遍的病症；证据是我的书中没有比它更常在重罪法庭里提及的了。多少次，代理检察长或辩护律师有机会指着一个女被告说：‘这是一个热尼特里克斯！’原因在于我所触及的病症与下面这点有关：女人常常在婚姻中失望，于是整个身心转向孩子，孩子不得不承受这种受压抑的人——不仅是母亲，而且也是女人的无穷的爱。”他进一步分析说：“这是一种过分的爱。然而我们只有一个字——‘爱’字，用来表示如此不同的感情；这是一种极其自私的爱，这是发泄在别人身上的自爱。按这种观点看，不作自我牺牲而牺牲所爱对象的爱，我们仍称其为爱，可这几乎是反用法。”②

事实上，菲丽西泰的儿子费尔南就是这种“母爱”的牺牲品。他完全被“热尼特里克斯”的巨大形象压垮，活到五十岁仍然只是个孩子而不能自立，甚至成了母亲逼死儿媳的同谋。妻子死后，他心里十分痛苦，反过来又怨恨、折磨母亲。这位母亲自食

---

① 这个词在拉丁文里意为“母亲”。

② 引自莫里亚克的谈话录《失而复得的回忆》，巴黎法亚书局1981年出版。

其果，失望而死。儿子陷入茫茫的虚无之中，在无情地对待年老的女仆方面堕落成为像他母亲那样可鄙的人，最终只有在深宅大院里等死。

《苔蕾丝·德斯盖鲁》是莫里亚克最著名的作品。据法国《文学杂志》1985年统计，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已以各种形式印行了二百多万册。

苔蕾丝是庄园主的女儿，住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大地的尽头”。在这偏僻的荒原上，她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嫁给她女友的哥哥贝尔纳。婚后，她觉得丈夫俗不可耐，幻想破灭，仿佛走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找不到出路。有一天，贝尔纳误将有毒性的胃药剂量加了一倍，当夜呕吐难受。这使苔蕾丝受到启发，萌生渐渐毒杀丈夫的念头。她在贝尔纳的食物里放进这种药水，使他中毒病倒，被医生发觉告发。贝尔纳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替苔蕾丝开脱，使她获释，但随即就在家中把她幽禁起来。苔蕾丝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最后贝尔纳将她释放，让她独自到巴黎去生活。

小说中的关键问题是苔蕾丝为什么要谋杀丈夫？表面上看，她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她既没有情夫，和贝尔纳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贝尔纳起初认为苔蕾丝是谋财害命，后来觉得不像。当他再三追问时，苔蕾丝回答说她“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义务”！这使他更加莫名其妙。有些评论家也表示遗憾，认为如果莫里亚克能再多写半页，解释得清楚一些就好了。然而莫里亚克有他自己的观点。他在《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1933)中说：苔蕾丝“这种人物比之其他一些人物，一般是更有生命力，但更缺乏轮廓的完整性。比之于别的人，他们有更多的奥秘、含糊不清和可能性。为什么苔蕾丝·德斯盖鲁决定毒死自己的丈夫？

在很大程度上正由于这个问题，她的痛苦的神情仍然萦绕在我们的脑际不去。”事实上，从作品的情节安排来看，苔蕾丝起这个念头完全是偶然的，她的举动是下意识的——为了不顾一切地挣脱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牢笼”，向往自由的生活。正是这种隐秘的动机使得这个家庭悲剧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女主角遵循的是“生活的逻辑”。

这部作品颇具悬念的结尾引起读者浓厚的兴趣，作者自己也觉得意犹未尽，1933 年又写了两个短篇《苔蕾丝求医》和《苔蕾丝在旅馆》，进一步叙述了女主人公在巴黎的两次失败的自拔经历。最后，在续集《黑夜的终止》(1935)中，苔蕾丝逐渐年老。她想夺走她女儿的爱人，但及时脱身，成全了孩子的幸福，带病隐退，等待着“生命的终止，黑夜的终止”。莫里亚克前后花了八年的时间创作了苔蕾丝系列，说明了这个具有特殊性格的女性形象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蛇结》通常被认为是莫里亚克的代表作，莫里亚克自己也说这是他“最满意”的作品。

整部作品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写给妻子的控诉信逐渐转化成为日记、忏悔录，犹如没完没了的长篇内心独白，直到他突然死亡时才中止。

路易出身卑微，是个有名无姓的人。到波尔多后，由于母亲善于经营而发家致富。小说描述这个心肠冷酷的老守财奴生活在他自己造成的可憎的“蛇窟”中，渴望着向他家里人进行报复，直到死亡来临才觉悟到一生的错误，通过对他不幸的外孙女的同情，找到了爱和信仰。

路易有个基本特点：“可怕的清醒”，无论对人对己，分析起来都毫不留情。作者正是通过路易尖锐的目光，对法国外省的

社会、家庭作了多方面辛辣的讽刺。

路易对外省上流社会既羡慕又鄙视。羡慕那些自己所鄙视的人，在这种可耻的感情里包含着足以毒化他整个一生的因素。他痛苦地承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土地和金钱。只要他有财产，他就不会遭到别人拒绝。他和丰都台日家的联姻，纯粹是金钱和地位的交易，同时也建立在这对未婚夫妻的幻想和谎言上。路易知道自己不能讨人喜欢，他没有朋友。当他以为终于赢得丰都台日家小姐的欢心时，他感到极大欢乐。但他的婚姻只是稍纵即逝的希望，幻灭后他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他需要有人爱，可是伊莎不理解他，对他在律师业务方面的成功无动于衷。他感到十分孤独。他对妻子由失望转为仇恨，逐年加剧，并扩展到儿孙身上。他以捉弄、折磨他们为乐事，还要剥夺他们的财产继承权。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背地里管他叫"老鳄鱼"，还合谋要对他实行禁治产，霸占他的财产，而这些都以"家庭的神圣权利"的名义进行……

书名很耐人寻味，含有象征的意义。路易曾多次提到邪恶的"蛇结"，形象性地比做自己的心和他的家庭。这种蛇结是解不开的，只有当他觉得今是而昨非的时候，才能将它一刀砍断，获得新生。

莫里亚克在《小说家及其笔下的人物》中宣称："我们所谓创造的人物是由取自现实的素材构成的；我们把对别人的观察所得和对自己本身的了解或多或少巧妙地结合起来。小说的主人公是小说家同现实结合的产物。"

一般来说，莫里亚克笔下的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是他在自己生长或生活过的地方发掘出来的，虽然同现实结合并不意

味着局限于使用一个素材。以苔蕾丝为例，莫里亚克经常讲到，这个人物首先取自一个波尔多妇女的面影，她名叫卡娜比太太，被指控毒杀了丈夫。他从她的案件中借来了投毒的情节，但只采用了一个轮廓。同时，另一个少妇的面影也曾给予他强烈的印象。她嫁给他们附近农村一个独生子，非常富有，却极为庸俗；相反，她显然是个热情如火的女人。看到她那副在家庭的铁窗后被禁闭的神情，他受到巨大的震动。他认为，这也是苔蕾丝的来源。上述两个妇女重叠而成的形象，就是苔蕾丝这个人物的出发点；但人物本身是由于他把自己——尤其是他自我心中隐秘的东西加进去才产生的。莫里亚克解释说："在某种程度上，苔蕾丝·德斯盖鲁就是我……如果你愿意的话，苔蕾丝就是绝望的我，但我不是绝望的。"

莫里亚克对人物形象进行艺术加工时有发掘恶中之美的倾向，这是和他的宗教观分不开的。莫里亚克受法国十七世纪冉森教派及其代表作家帕斯卡影响很深。他认为人既非天使，也非禽兽。人心中都有灵与肉、善与恶的冲突。自知卑下乃是高尚的标志。对罪人应当关切和怜悯。如此等等。他说："实际上，我爱我笔下那些最可怜的人物。他们越不幸，我就爱得越深，好像母亲本能地偏爱天分最不足的孩子一样。《蛇结》的主人公和下毒者苔蕾丝·德斯盖鲁，不论他们显得多么可怕，唯独没有我深恶痛绝的和最难以忍受的那个特点——自负和自我欣赏。他们对自己不满，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他指出，苔蕾丝从"源头上的白雪"变成"最脏的河流"，是对生活环境不适应的悲剧。他要读者理解她。在《蛇结》的前言中，他指出路易之所以误入迷途固然由于可悲的情欲遮蔽了他的视线，但首先是那些觊觎他财产的庸俗基督教徒在暗中作梗，他们也要负责。正是在这

部作品中，作者对所谓的好基督徒进行了无情的讽刺，抨击丰都台日一家人宗教上的假仁假义，指责伊莎对仆人尽量剥削，揭露他们都是些充满算计和恶念的人。莫里亚克的带有资产阶级"异端"反抗色彩的宗教思想是他的作品中存在争议的部分。天主教中一些正统派认为是异端邪说，应予以抵制；有的人则给予肯定。更多的读者为他替《蛇结》、《黑夜的终止》等硬加上"光明"的结尾而感到遗憾，这违背生活的实际，但作为一位资产阶级作家伦理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更加看重的是他以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反映的真实的社会生活和深刻矛盾，他所塑造的一系列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还有他使用的相当完美的艺术形式，这些是他作品中的精华。

莫里亚克在《论小说》(1928)中主张，作家应解决"两种要求之间的冲突：一方面，写一部合乎逻辑的、合乎理性的作品——另一方面，让人物保持生活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在我们看来，这种冲突是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唯一的冲突。"他自己在创作中对上述主张是极力贯彻的，由此形成他鲜明的创作个性。

就莫里亚克作品的注重逻辑、理性来说，他和法国的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新小说"派作家显然不同。但他承认"下意识是我们存在的基本部分"，强调革新之意在于对人物的思想挖掘得更深些——向深度进军，这样他又有别于一般的传统作家，为现实主义文学拓展了新的表现领域。

莫里亚克的小说从总体看犹如古典悲剧，篇幅不长，人物不多，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显得十分凝炼。情节集中，常常围绕一场危机进行，主人公面临难以忍受的境地，内心冲突强烈。整部

作品笼罩着一种阴森可怖的气氛。

在刻画人物方面，作者有意忽略描写外表而注重展示内心。为了说明人的思想难以捉摸的复杂性，他调动多种修辞手段，其中曲言法已成了莫里亚克文体的特色。他重暗示，不明说，有意拐弯抹角，制造悬念。他的人物说话经常吞吞吐吐，有时同样的话重复或略加变换，表现叙述者下意识中那些不断缠绕他的思想。作者常采用倒叙、闪回、自由联想、心理时序急剧变换等手法，也有助于探索人物心灵的秘密。此外，作者有时还用提喻法，要求读者合作，以自己的方式解释、领会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

莫里亚克善于创造诗的意境。他感情深沉，想象丰富，写景状物，往往具有象征的意义。在《蛇结》中，随着主人公路易的心潮起伏和感情波动，整个作品具有一定的节奏感。语言优美，含蓄。作品中还充满生动的比喻，如作者先后把苔蕾丝比做贝尔纳的“食糟”、“不听话的狗”、“没能驯服的野母猪”，这些比喻形象性地描绘了苔蕾丝婚后几个不同阶段的处境，显得十分贴切，传神。

凡此种种，表现了莫里亚克小说创作的艺术特色。

金志平

1990年4月4日

目　次

热尼特里克斯

杨维仪译

一

"她睡着了。"

"她装睡。你来。"

玛蒂尔德·卡兹纳伏的丈夫和婆婆在她床头这样窃窃低语，她眯着眼睛，窥视着墙上他们那两个交错在一起的巨大身影。他们踮起脚走到门口，鞋喀吱喀吱地响着。玛蒂尔德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很响，然后又听见他们在一楼长廊里说话，一个是尖嗓子，另一个声音沙哑。现在他们正匆匆穿过那冰凉而冷清的门厅，门厅把两座楼隔开，玛蒂尔德住在这边，他们母子二人住在那边，他们二人的卧室相连。远处有一扇门关上了。少妇松了一口气，睁开眼睛。在她头上，一根木杆上挂着一顶白布蚊帐，罩着她那张桃花心木床。长明灯照着糊墙纸上的几束兰花和小圆桌上的一个嵌着金丝的绿水杯。一辆火车头在来回调动，震得杯子直颤，因为火车站就在近旁。调动结束了，玛蒂尔德倾听着暮春之夜在轻声细语(就仿佛火车在旷野里抛锚，乘客听到陌生田野里的蟋蟀在鸣咽)。二十二点钟的快车驶过，这整幢老房子都哆嗦了：地板轻轻颤动，顶楼，或者是哪间没人住的房间的门自动打开了。然后火车隆隆驶过加龙河上的铁桥。玛蒂尔德侧耳细听，尽可能长久地跟踪这隆隆的车声来解闷，很快这声音就被一阵簌簌的树枝声盖过了。

她睡着一会就又醒过来，她的床又在颤动；屋里其他的东西

不颤动，只有她的床在颤动。然而并没有车辆穿过沉睡的车站。过了几秒钟，玛蒂尔德才发现是她的身体和床在颤抖。她的牙在格格打战，尽管她身上已经很热。她够不着床头的体温表。

接着，她不再发抖，但是一股内火升腾而起，好似火山熔岩；她烧得滚烫。晚风鼓起窗帘，使室内充满了山梅花的气味和煤烟。玛蒂尔德想起前天，她流产后，满身是血，接生婆那双敏捷而不干不净的手在她身上摸来摸去，使她害怕。

“我一定不止四十度了……他们不愿意叫人守着我……”

她张大眼睛盯着天花板上晃动的光环。她双手紧攥着自己年轻的乳房，高声喊道：

“玛丽！玛丽·德·拉多斯！玛丽！”

可是睡在阁楼上的女仆玛丽（人们叫她德·拉多斯，因为她出生在拉多斯镇）怎么听得见她的喊声呢？窗子跟前这个大黑影是什么？这头仿佛吃饱了躺在那里——也许是潜伏在那里的野兽是什么？玛蒂尔德认出来了，那是她婆婆让人在每个房间搭的小台，这样她可以轻而易举地看见儿子的行踪，不论他是在北面“圆形道”上，还是在南面小径上走动，也不论她是守候他从东门回来。玛蒂尔德订婚后的一天，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台——小客厅的台上，她看到那位身躯庞大，怒不可遏的女人跺着脚嚷道：

“你是得不到我儿子的！你永远也不能把他从我这儿夺走！”

这时，她体内的熔岩冷却了。无限的疲乏，整个身躯精疲力竭，她连手指头都不想动一动——哪怕是把汗水淋漓的身体上的衬衣扯开一点。台阶上的门吱呀响了。每天在这个时候，卡兹纳伏太太和她儿子，提着一盏灯，穿过花园走到农民房子旁边修建的那个秘密地点去，只有他们掌握着钥匙。玛蒂尔德想象那每天的情景：他们相互等待，他们不停地谈着，走过那扇画着

一颗心的门。她又发冷了。她的牙齿直打战。床在颤抖。她伸出一只手去摸索铃绳——这是一个古老废弃的装置。她拉了一下，听到绳子磨擦木檐的声音。但是在这黑暗的房子里，没有响起任何铃声。玛蒂尔德又发烧了。狗在台阶下低声叫着，然后狂吠起来，因为在花园和车站之间的小路上有人在走动。她想："要是在昨天，我会多么害怕！"在这所时时在颤动，玻璃门外连护门板都没有的大房子里，她度过了令人发狂的恐怖的夜晚，有多少次她掀被坐起来，喊道："谁！"但是她现在再不害怕了——仿佛世界上谁也不能越过这盆火来伤害她。尽管脚步声已经消逝，狗还在哼哼。玛蒂尔德听见玛丽·德·拉多斯的声音："怎么啦，佩利乌！"她又听见佩利乌高兴得用尾巴敲打着石头台阶，玛丽在讲方言，让狗平静下来："得！得！安静点！"火焰再一次抛弃这个烧毁的肉体。她的极度疲乏变成了宁静。她仿佛摊开疲乏不堪的四肢，面对大海，躺在沙滩上。她没想到要祈祷。

二

远离这间房，在门厅另一面，紧接厨房的小客厅里，尽管已是六月天气，母子俩看着柴火燃旺又熄灭。她把织了一半的袜子搭在自己肚子上，拿起一根长针搔着染发下露出一点白头皮的脑袋。他原来用母亲的剪刀在大众版的埃比克蒂特[1]集子里剪下格言，这时停住了。这个中央工艺学院的毕业生确信，这本书搜罗自有人类以来所有教诲哲理之大成，它会像数学那样精

[1] 埃比克蒂特，公元一世纪古希腊哲学家。

确地向他揭示生命与死亡的奥秘。因此他专心致志地摘录各种格言警句，这种剪贴游戏本身就对他有好处，正如他小时候那样。可是今晚母子俩都无法摆脱盘踞脑际的念头。费尔南·卡兹纳伏猛地一下伸直长腿站了起来，说道：

“好像有人在呼唤。”

他趿着拖鞋朝门口走去。但他母亲敏捷地叫住他：

“你莫非又要穿过门厅？你今晚咳嗽三次了。”

“她一个人在那儿。”

他担心她会出什么事呢？为了一件“事故”他就那么大惊小怪！他抓住老妇人的手，叫她听听。黑夜里只有一辆火车头和一只夜莺的声音；只有车站的调度操作使房子经常发出轻微爆裂声。但是在天亮的头班车驶过以前，房子不会再颤动了。不过，在正式车次之外，有时一长列货车使大地震动，于是卡兹纳伏家的每个人都被惊醒，点起蜡烛看看几点钟。他们又坐下来；菲丽西泰为了转移儿子的注意力，便说：

“你还记得不，你原来想把你昨晚读到的那个警句剪下来？”

他记得。那是斯宾诺沙[1]集子里的一句话：大意是“智慧是关于生命，而不是关于死亡的思考”。

“真好，是吧？”

由于他有心脏病，死亡的恐惧支配着他对格言如何取舍。同时，他本能地爱好那些他的精于数字而不善于思维的头脑一看就懂的格言。他在这间墙上糊着绿纸，挂着立体地图的屋子里踱来踱去。蒙着黑皮的长沙发和几把扶手椅酷似候车室的家具。窗上挂着深红色的细长条窗帘。写字台上的那盏灯照着一

[1] 斯宾诺沙（1632—1677），荷兰哲学家。

本打开的账簿和一个钵，里面盛着几支蘸水钢笔，一块磁铁和一小截发黑的蜡。梯也尔先生[1]在一个水晶镇纸里微笑。费尔南从房间尽头回到卡兹纳伏太太身边时，看见这张肿胀的灰色面孔正在难看地强忍住笑。他不解地看着她。她说：

"就算生下来，也不是男孩。"

他抗议说这不能怨玛蒂尔德。但是老妇人摇摇头，眼睛一直盯着她织的毛活，夸口说自己头一回见面就"识破了这个小小的家庭教师"。费尔南已回到小圆桌旁重新坐下，在桌上、剪得支离破碎的格言书中间，那把剪刀闪闪发光，他大胆地说：

"哪个女人能博得你的欢心呢？"

老太太幸灾乐祸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

"反正不是这个女人！"

从第二天起，老太太就看出她是什么玩意了，因为这个多嘴的蠢女人竟敢说"你早讲过了"，来打断费尔南的叙述，费尔南津津乐道地讲他如何参加会考，他在中央工艺学院那唯一的一次失败是怎么回事，他没有看出考题中的那个陷阱，——为了显示自己处之泰然，他当晚便洒脱自如地穿上燕尾服上歌剧院听《胡格诺》去了。

"还有好多事哩，我不想讲了！"

啊！这个蠢女人不用多久就完蛋了！不到两个月，心爱的儿子又到他那张紧靠着母亲卧室的中学生小床上睡觉了。而闯进来的那个女人几乎总是独自一人，呆在另外那座楼里。从此她的地位还不如玛丽·德·拉多斯，直到有一天，她想出一招，仿效恐怖时期[2]的妇女行事，那些妇女说自己有身孕，从而在最后一

---

① 梯也尔(1797—1877)，法国政治家，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的罪魁。

② 指一七八九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的恐怖时期。

分钟逃脱了断头台。这个坏女人一开始得心应手。她在费尔南眼里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他骄傲得不得了，因为世界上可能要增加一个姓卡兹纳伏的男人。费尔南像大贵族一样崇敬自己的家姓——这事使菲丽西泰异常恼怒，她娘家姓佩卢埃尔，是“朗德地区的名门大户”，她很不喜欢回想这件事：1850年她嫁到卡兹纳伏家时，她丈夫的祖母“还戴着头巾呢”。在这五个月的怀孕期间，没有办法斗……啊！当然啦，老太婆在暗中使劲。因为仇人可能会生下一个活着的男孩……感谢上帝，接生婆那时早说了，玛蒂尔德体型不好，容易“出事”。

“我了解你，亲爱的；你对一个小女孩不会感兴趣的。你看见她就不高兴。女孩给你带来的麻烦和花销不比男孩少。首先就得要奶妈：玛蒂尔德是喂不了奶的。她没有这个本事。可我，你生下来才八天，我就起床了，喂你到一岁半才断奶，后来对你那可怜的弟弟亨利也是这样。”

他站起来，吻吻母亲的前额，庄严地说道：

“你真是家族鼻祖的完美典型。”

他又坐下，剪刀又喀嚓响起来。

“你说，费尔南，你要一个小女孩干什么？”

老太太毫不放松，不厌其烦地验证自己的胜利。

“你能想象吗？一个在她的训练下仇恨咱们的小女孩？”

他瞪着凸出的圆眼瞧着空中，仿佛在寻找他母亲编造出来的那稚气的幽灵，脆弱的吓人怪物。但他缺乏想象力，看不见她。

他看不见小女孩，此时此刻，他年轻的妻子正想着这个小女孩，好减轻她在屋里孤独死去的痛苦。接生婆拿走的那一包血

肉模糊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活人，而玛蒂尔德似乎感到女儿在吮咬自己的乳房。她的面孔长得什么模样？这位高烧病人在内心找到了一副孩童面孔，它和她见过的所有面孔都不相同，这张面孔不很美丽，甚至稍嫌瘦弱，嘴唇的左角上有一颗痣，和玛蒂尔德一样。"在黑暗中我会守在她床前，一直到特别快车开过去，这趟车常常会使她害怕的。"这个她和小女孩借以避身的王国不在尘世间。仇恨她的人是无法跟踪她去那里的。现在她那充血的难受的头再也摆脱不掉一个萦绕脑际的，无法解决的，折磨人的问题：上帝知道这棵死苗会长成什么样的小树吗？上帝知道这双没睁开的眼睛会是什么样吗？人们在冥间能找到这亿万个在胎内先存在过的生命吗？那个肉球会变成什么？它里面蕴藏着什么潜力……但，想到这里，玛蒂尔德的思想混乱了。火浪退去，高烧假意放弃她那不住哆嗦，被粘汗湿透的身体，那精疲力竭，濒临死亡的身体。她觉得自己被一匹猛兽撂在一旁，啊！猛兽随时可能再来！她平平地瘫在床上，窥伺着寒战什么时候再起；她注意着有什么寒战的迹象。它没有再来。她探测自己身体的深处，仿佛这是一个人们不敢相信暴雨逐渐远去的天空。活下去，也许！活下去！大滴热泪润湿了她的双颊。她将汗淋淋的双手合上，捏紧："您别忘了，啊！仁慈的圣母，迄今为止没有听说哪个求您庇护，求您援助的人，遭到您抛弃……"她又被抛到生命的沙滩上；她又听见尘世上的夜间音乐。夜在树叶间呼吸。大树在月光下轻语，但没有惊醒任何一只鸟。来自大西洋的一股轻风，越过无数的松树顶梢，越过矮矮的葡萄藤，卷带着花园中芬芳的菩提树的芳香，终于来到这张小小的精疲力竭的面孔上，悄然消逝。

三

她极端虚弱，但感到舒服。只有心脏跳得稍稍过快，但她并不难受。不，不，她不会死，她活着就不会再让对方压倒她。但愿她能再次怀孕！那样一来，仇人就不得不缴械投降。只要制服她婆婆就行了；至于费尔南，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使他就范。但是，她结婚后曾经愚蠢地以为自己可以自在地生活，无拘无束。因此，在整个订婚期间被她勉强控制住的那种爱嘲弄的脾气，此时便得到放纵。还未交锋她就自以为取胜了。隔着卡兹纳伏家的产业和拉沙赛尼家（玛蒂尔德在那里当家庭教师）的花园之间的女贞树，挑动起这个胆怯的五十多岁的男人的情欲，这又算得了什么，她想。何况这条大鱼完全是自愿上钩。玛蒂尔德曾透过树枝窥听母子二人争吵，她本该明白，这个男人把她捡回来，就仿佛捡一个球，在母亲降服儿子的这场日常战斗中，她不过是他手中的一件武器。今夜，她躺在疲惫的深渊的谷底，希望自己从今以后克制自己的狂笑，避免用太尖刻的话语刺伤费尔南·卡兹纳伏——这个习惯于受人崇拜的偶像。她忘了她这种性格是在漫长的苦难生活中形成的，她变得冷酷无情，她用冷漠把自己武装起来，用嘲笑把自己和世界隔开。

她童年时住在柯代朗大街一所矮房子里——这种房子在波尔多叫做棚铺——那时，每当父亲，这位中学三年级教师在批改作业时停下笔，两眼发直时，她就和弟弟约翰暗暗笑他：灯罩下

的光只照着满篇笔迹幼稚的作业上面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并给这张发呆的面孔涂上奇怪的绿色。从那时起，玛蒂尔德和约翰就知道他们的母亲不是像人家说的那样死在波尔多，而是和另一个丈夫生活在另一个地方。不过他们还是笑，无恶意地笑，因为他们听不见这个人——这个受人追捕而走投无路的困兽，在他们身旁呻吟。

这位高等师范毕业生的胡子和他的文笔一样整洁讲究，那年他给R……班的姑娘们上了十堂课："勒内的苦闷"。① 他体面地（多么危险的体面）赢得了库斯图斯家一位小姐的青睐（她是船主的侄女，她父亲是破产的赛马主）。但是他没能保护她不受她那阶层一位青年的再次进攻。教师在这件事情上如此天真无邪，因此，在库斯图斯家族中，虽然以前谁也不肯参加他的婚礼，但自从他被妻子抛弃以后，却有许多人装模作样地向他答礼。后来，连续的大脑疲劳使他甚至无法一人批改作业，于是，当时念大学的玛蒂尔德接替他，又是她每天早上扶着病人乘上开往白十字② 的电车，把他一直送到中学后面的一条街上，为的是不让走读生认出她来。她站在人行道的边沿上，一动不动，目送父亲两腿颤巍巍地朝教室走去，而在那里等待他的可能是喧笑起哄。然而，在那可怕的岁月里，当"他们的保护神"拉沙赛尼表兄认为他们的父亲不主动辞职实在不可思议，或者当拉沙赛尼太太（娘家姓库斯图斯）一再说她若是他们，就会节约开支，免去客厅和女仆时，玛蒂尔德还是笑。她父亲和她的表兄们毫不掩饰地偏爱约翰，赞赏他那天使般的面庞，短短的深黄色鬈发和他天真一笑时露出的尖牙。可是，一到晚上，他从客厅窗子溜出去。玛蒂

---

① 即十九世纪的"世纪病"。

② 地名。

尔德熬夜，等着他下半夜回来时给他拔开大门门闩，快活的疲乏使他那天真诲淫的眼睛有着黑眼圈，因而显得更大，他的双手很脏，衬衫还敞着胸，细嫩的脖子上留着最后亲吻的齿痕。她毫不责怪，而是带着冷冷的嘲笑来迎接这个在蒙蒙晨曦中归来的憔悴的天使。他和布夫剧院一位歌女相好的时候，把家里几件不值钱的银器拿去典当了，而玛蒂尔德根本没想到要告诉父亲或者拉沙赛尼家的人。当他把东西赎回来放回餐具柜时，玛蒂尔德以为一切都弥补了，他的忏悔是如此地温情，以至她这个感情不外露的人也亲了一下那张天使般的亲爱的脸庞——自从四月份以来，这张脸庞不那么鲜艳了，而且长了一些小疖子。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春天，天使仍然每晚飞走，但由于他还不是能够穿墙越壁的圣身，还得要玛蒂尔德给他开门。有时，天使的眼神局促不安，他不肯睡觉，玩弄着口袋里的金币，并突然把金币扔到桌上，说花完了还有。他身上有一股烟草、麝香和床上的气味。他哼着歌曲："不，你永远不会知道——啊！我今天哀求你——我是爱你，还是恨你……"她恳求他不要吵醒父亲。他要她到厨房去把剩饭剩菜拿来。玛蒂尔德奇怪自己居然从这些夜餐中得到一种辛酸的消遣。她不大明白少年说的是什么，她紧挨着这新鲜的腐烂物，却没有被沾染，她注意听着他的胡言乱语，直到发出头班电车的那个寒冷时刻。

丑事终于败露，多亏校长、拉沙赛尼和库斯图斯家族，事情很快就压下去了，玛蒂尔德一无所知，只知道公安局插了手，只知道应该衷心感激拉沙赛尼家，因为他们让约翰乘船去塞内加尔，库斯图斯家在那里没有字号。神志不清的父亲只活了几个月就死了，拉沙赛尼家早就说过，无论为他本人还是为别人着想，他都是死了好。他死的那天，他们又说这真是如释重负。拉

沙赛尼太太说，她若是玛蒂尔德，就会懂得分寸，不去要求张挂黑幔，因为，向来如此，总是由他们出钱。他们出了钱，甚至把孤儿收容到他们避暑的朗贡庄园里，玛蒂尔德的任务是不要累坏他们的女儿，一个骨瘦如柴，“头脑迟钝”的孩子。拉沙赛尼夫妇说他们的穷表妹“很识相，懂得躲避”。的确，进饭后甜食时，她似乎化成一缕轻烟消逝了。即使在吃饭的时候，她似乎也使自己的金发黯然失色，她的眼睛什么也不看，她的衣服和木器一样颜色。因此，夫妻俩当着她的面随意张扬家丑，对这个颇有心计的人毫不提防，她装作视而不见，其实她看得见——她装作听而不闻，其实她听得见。在那儿，玛蒂尔德暗中满足这种爱嘲笑的胃口直至“尽情的地步”，这种胃口后来使她在卡兹纳伏家遭到失败。那时她干瘦、枯槁：像一块可怜的缺水的土地！通过她父亲，这个被欺骗，被嘲笑，收入还不及一个出租汽车司机的人（他把香烟头攒在一个罐里），她自认明白正人君子是什么样。她确信在弟弟的脸上，在那个夜间油漆剥落的棚铺门口扑打的，羽毛肮脏的天使的脸上，看到了爱。现在她暗暗怀着一种狂暴的残酷心理，打量着拉沙赛尼夫妇。她心想，他们只注意饮食，所以两人都长得一样肥肥的，脂肪把他们的眼睛都挤没了，这对夫妻就像兄妹俩，他们的肥肉和总是油光光的下垂的双颊都是一个样。她把他们比作两只水母，他们可以伸缩的触角只能触及他们的女儿奥唐丝，此外再什么也碰不到，玛蒂尔德在她的私人日记中写道：“奥唐丝脖子上挂满珍珠，以掩盖她的瘰疬疤痕”。在饭桌上，他们不紧不慢地说话，咀嚼好大一阵才说下半句话，这时她多么蔑视他们！“就像那些从不因说话而废食的人一样，他们只有在食物下肚以后才能继续往下讲。”她为他们编了墓志铭：“他们在世时吃饭和攒钱”。

但在女贞树篱笆后面，另一对人的嬉戏已经使她分心，她不再拿拉沙赛尼夫妇开心了。这道篱笆是顺着费尔南·卡兹纳伏钟爱的南面小径修的。他去那里以逃避母亲的监视。这个五十岁的儿子，像中学生似地偷偷抽烟，一面畏惧地东张西望。万一菲丽西泰从窥视他的一个小台上突然向他扑来，他往往来不及把烟头埋进树丛。有一天，玛蒂尔德见他狼吞虎咽地偷吃着他因肠胃不好而不能吃的甜瓜，他还把瓜皮从篱笆上扔过来，正迎面打在女探子脸上。她把这些作为罪证的瓜皮用报纸包起来，跑到卡兹纳伏家，告诉玛丽·德·拉多斯，说有个小偷祸害她的菜园，然后她又躲到女贞树后面，听着她掀起的风暴有什么效果。

但常常她也被窥视。她装作看不见卡兹纳伏高大的上半身，仿佛这是欧楂树、榛树和女贞树枝叶间，布满青苔的界石上的半身像。当然她绝没有对这个盯着她看的怪人抱什么幻想：在加龙河畔年轻妇女遇到这种贪婪的目光，受到男人贪馋的注意，这是习以为常的。但拉沙赛尼先生笨拙地逗玛蒂尔德，说什么费尔南向他打听这位姑娘的事，问她的性格如何，有何爱好，她母亲娘家是不是的确姓库斯图斯……玛蒂尔德怎能不记得她偷听到的篱笆那边的对话片段（因为母子二人像两条并排行驶的旧军舰在南面小径上远去，得转完一圈才重新走过来）呢？

今晚，在黑暗中，她仿佛还听见他们在说话，她是那么疲乏，连伸臂拽压脚被的力气都没有。还没有一丝寒战；但四肢还能从如此深邃的疲惫深渊中解脱出来吗？这样的精疲力竭能够不是永恒的吗？她想，她的身体不是被病魔摧毁，而是被这个男人和这个老太婆所摧残，她想象他们这时正呆在书房里，他们在那

里度过了那么多阴森森的夜晚。"她拨了拨木柴，推开扶手椅，放上挡火板。她对儿子说：'我现在不亲你，我呆一会儿去给你塞好被子……'"

玛蒂尔德记起她蹲在女贞树后面窥探着这两个交织在一起的声音越吵越凶，那时她的心跳得多么快。母子俩终于在小径尽头出现了。开始是他叫得最凶，他责怪卡兹纳伏太太在上次选举时逼着他拒绝了激进党委员会的邀请。她甚至不让他保留省参议员的席位……他们来到离玛蒂尔德隐身处几米远的地方便站住了。老太婆说：

"我是首先要你活着，你明白？要你活着！"

"算了吧！迪吕克昨天还向我保证，说我结实得很。他说我比你们谁都长寿。你要我活着……在你身边。这才是实话。"

"你结实得很？迪吕克是为了讨你的好才这么说。自你十岁上得了猩红热以来，你可没有少得病，连大夫也不明白是些什么毛病！后来你自愿服兵役① 那年又得了慢性气管炎……还甭说后来你自找的那些毛病。"

又转了一圈，当他们重新出现时，姑娘明白斗争转移到了一个新战场：

"为了牢牢抓住我，你不愿意我结婚。你……你存心要我孤独。"

"你，结婚？我可怜的儿子！我倒要看你结婚！"

"别以为我做不到。"

老太婆耸耸肩膀。她上气不接下气，用手绢扇她那张发青的脸。如今玛蒂尔德知道她当初不知道的事，明白母亲的安全

① 一八八九年以前，法国某些学校毕业生可自愿服兵役，兵役期较普通人为短。

感来自何处：在发生争吵的晚上，费尔南经常提着一只手提箱，里面并没装上最必要的东西，乘上开往波尔多的火车，去找那个卡兹纳伏太太一直称作"习惯"的人。

"你知道，费尔南不幸有一个习惯，她住在波尔多于格里大街。"

她接着说："他把她训练得乖乖的。对他尽可放心。她不会使他倾家荡产的。"但费尔南的"习惯"从未留住他三天以上：他哆哆嗦嗦地回家来，因为他忘了带法兰绒衣——他困得不行，因为两个 人一起睡 他总 是睡 不好——饭店 和小 费使他 十 分恼火——总之，他疲惫不堪，沮丧已极，因为这类活动使他的神经中枢疲劳。

"我乘明早十点钟的火车。"

"随你便，孩子。一路平安。"

玛蒂尔德还记得，他们是用什么样的尖声嚷嚷这句威胁和回答的，她的命运就此决定。因为她一听到这些话，就暗自决定她也要乘十点钟的那趟火车。

你再骗不了自己啦。还没有寒战——但发冷，冷得你以为这是由于夜风和你四肢出汗的原因，尽管你也不太相信。你的不幸是你自找的。当时你对这个老头没有半点柔情。一种鼹鼠的本能使你四处为你低人一等的生活寻找出路。低微处境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使我们从实利出发去看人，使我们只追求别人对我们有什么用处。你探询每个人和每件事，你把他们像纸牌似的翻过来，希望找到王牌。你推开任何一扇半掩的门——你是囚徒，你不管这扇门通向田野还是深渊。当然那天早上你没想到你的诡计会成功，你借口看牙，买了张去波尔多的二等火车

票，坐在费尔南·卡兹纳伏对面……

玛蒂尔德现在不再怀疑了：致命的风暴又在扭绞她，摇撼她，钻进她体内，拚命拔掉这棵生命力旺盛的幼树。她记得小时候她发烧，牙齿打战，她觉得很有趣。现在她可以尽情打战了。床晃动得多么厉害啊！上次可没晃得这么凶。在这阵飓风中，她奇怪地意识到在她那着魔的身体周围，夜是多么宁静。在一个沉睡的，难以接近的世界里，她听见被月光惊醒的小鸟在骚动。微风几乎没有吹动树梢。孤独一人！孤独一人！她小时候生病时，走来坐在她床前，并用一只笨拙的手把她湿润的头发撩上去，那是她父亲，他在哪里？他在夜灯微弱的光线下批改作业，一直到该喝药的时候。死者无法帮助他们爱过的人去死。她大声叫她弟弟约翰的名字，他或许尚在人世。当初应该多花点力气去打听他的下落，尽管他一直不回信……他沦落到哪里去了，这个软弱的孩子？她不再颤抖了。现在她进入了一个烧得可怕的火炉，整个身体像一棵小松树那样在燃烧。她看到在被火一般的天空吞噬的荒凉沙滩上躺着一具腐尸，潮水一来，浪花淹没了它，潮水退去，然后又涌过来盖上，尽管它面孔已毁得不成样，可她知道这是她弟弟约翰的面孔。但她说胡话时，只喊她弟弟，不喊任何别的男人。她没有爱过人。她没有被人爱过。她的身体不曾被爱火烧熔，却即将在死亡中烧毁。它没有体验过爱抚的疲惫，因而对这永恒的解体缺乏准备。这个肉体正在消失，却对自身的奥秘一无所知。

四

一小时后，卡兹纳伏母亲擦着一根火柴，看了看表——她细听了片刻，不是谛听即将结束的寂静的夜，而是谛听墙那边爱子的呼吸。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她从床上下来，把发肿的脚塞进拖鞋里，穿着一件栗色睡袍，拿着一支蜡烛，走出房门。她下楼，沿着过道走，穿过空荡荡的前厅。她现在来到了敌占区：尽管她蹑手蹑脚地走，她的体重仍压得楼梯咯吱咯吱地响。于是她停下，听了一会儿才往前走。她来到门口，吹灭已经无用的蜡烛，侧耳细听。灰色的晨光照在楼梯上。没有哀怨，也没有呻吟，只有一种仿佛响板被人捂住的奇怪的声音。牙齿在不停地打战，终于听到一声哼哼……只有上帝才能看到这个在门外偷听的美杜莎[1]有什么表情，她的对手正在门那边喘着粗气。她很不想进去，该发生什么事就让它发生好了……老太婆犹豫了一下，走开几步，随后又改变主意，转动门把。

"谁？"

"是我，孩子。"

夜灯已不再照亮房间了，透过百叶窗射进来洁白的寒光。玛蒂尔德瞧着她深恶痛绝的这个人正走过来。于是她牙齿打着战，叫道：

---

① 美杜莎是希腊神话中一位非常美丽的女神，惹怒了雅典娜女神，雅典娜使她头发变成许多条蛇，面目变得十分可怕。

“走开。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只是有点发烧。”

老太婆问她要不要点奎宁：

“不，不，什么也不要，只要休息。只要脸朝墙躺着。你走吧。”

“随你便，孩子。”

事情就这样，无可改变了。她已尽了责任。她无可自责。让命运去完成使命吧。

玛蒂尔德甚至在仇人溜走以后，还恨得举起两只手，她把手举到眼前停了一会儿，惊愕地发现两手发紫。她的心慌成一团，犹如一只被人窒息，因而更快更弱地拍动翅膀的小鸟。她想凑近看看，却再看不见她那已经发青的指甲了……但即使在这样的极度恐慌中，她仍然不相信她刚进入的黑夜会是永恒的：玛蒂尔德不知道自己到了生命的尽头，因为她在世上孤独一人。假使她曾被人爱过，亲人的拥抱会逼着她用力挣脱尘世的羁绊。她毫无牵挂，所以不用解脱。在她床头没有任何庄严的声音说出也许是可怕的天父之名，或者用也许是毫不容情的慈悲来威胁她。她身后没有留下任何一张满面泪痕的脸，所以她无法衡量自己如何慢慢地滑向冥间。她像那些没有人爱的人一样，安详地死去。

五

“你听见迪吕克在对你说什么？”

迪吕克的身体压得楼梯平台的扶手直摇晃。灵堂的门半掩着。听得见玛丽·德·拉多斯在擤鼻涕。迪吕克行医三十年，知道产期炎症这种病：卡兹纳伏总不见得想指点他医道吧?流产后过了四十八小时就不用守着病人……

"何况，即使你叫人守着她，又怎么样呢？那可怜的人，她不是死于炎症。是心脏衰竭。否则，她至少可以撑三天。我见过有人撑了一个多月。你还忆得，那次你太太患流感，我给她听诊，跟你说起过她的主动脉?"

楼梯上的玻璃门窗使蓝天显得几分肮脏。费尔南·卡兹纳伏挣脱被母亲紧紧抓住的胳臂，她一再说：

"亲爱的，你听见迪吕克在对你说什么?"

而他带着梦游者的神情，第三次说：

"我当初应该叫人守着她。"

他把手伸给迪吕克，瞧也不瞧他，然后轻轻走到那扇半开的门所形成的长长的黑影中，他看见玛丽·德·拉多斯俯身向着床。他在稍远一点的地方，靠着小圆桌坐下，他明白玛丽·德·拉多斯刚刚把还有生命力的头发梳成辫子。火车头的调度使水杯颤动，由于卡兹纳伏太太和迪吕克在楼梯平台上提高嗓门讲话，费尔南集中精力想弄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他从前见过尸体没有?见过，三十七年前，他见过他父亲的尸体，在一楼那间现在改为书房的房间里。他母亲那时多么镇定！他还记得她亲吻他时一再重复的那句话："新生活开始了……"

她走过来，手里拿着几份电报，偷眼看着木然不动的儿子。从花园里传来了人声：是救济院的修女和好几位太太。费尔南要不要请她们上来?他做了一个拒绝的手势。她抓住他的胳膊：

"来，亲爱的。你知道自己的体质。别呆在这儿：你会受不

住的。”

他头也不回地挣脱胳膊。她下楼去打发客人，然后又上来，她一再恳求他休息一会儿，提出惯用的理由：

“你累坏了对谁也没好处。你要是病倒，我们可糟了……”

他总算开口了，但不看她：

“你来这门口探听，那是几点钟？”

她回答说大概是四点钟。

“你对大夫说你听见她牙齿打战。”

“我意思是说：我想了想，估计那声音可能是她牙齿打战。”

“你为什么没有再来？”

“她对我说她不难受，只是发热……她甚至不要奎宁。我就放心走了。”

“并不那么放心吧，因为在六点钟时你又来探听消息……”

她一个字也没回答，感到心烦意乱，并非由于她像在审判官前受审，而是因为她发现爱子的语气很痛苦。她安慰自己说：“这是良心谴责……”她一再对自己说：“他没有悲哀。”但假如他有，那多可怕啊！玛蒂尔德如果活着，绝对受不了老太婆凝视她那永远无动于衷的身体的目光。菲丽西泰得下楼去写讣告的地址，时间很紧，可她又不甘心让他们单独在一起。为了打断这次单独会面，她什么都干得出来！突然她对自己的感情感到羞耻。她想起她那部带插图的米什莱①的集子里有一幅画：一个教皇把他的前任从坟里刨出来，进行审判，判刑，对那具木乃伊加以凌辱……一个夜晚，只剩下一个夜晚尸体就要入殓了；明天这个身体将被紧紧裹在一个铅套里。他终将看不见这张脸了。现在

---

① 米什莱（1798—18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就让他尽情看吧！他从来没有这样默默地，悲伤地注视过任何人。她又走过来，拉住他的手，迫切地恳求说：

"来！"

他推开她，她朝门口走去。那安睡的面孔在她眼中显得多么宁静，轻松，幸福，使人眷恋！她气嘘嘘地下楼，动手写地址；她远离死者，便已经恢复了镇静。为什么头脑冲动？难道费尔南不将全部属于她吗？玛丽·德·拉多斯来告诉她，说先生请太太不要等他吃午饭了。她微微一笑；这过分的举动使她放心：死者缠磨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他不是那种为了一具尸体而束手无策的人。但，使他母亲痛苦，这是他最大的愉快。她刚才想强迫他走开，这是大大失策；如果她刚才显得满不在乎，那他早就腻了……从最坏处着想，他总会下楼吃晚饭的。

整天，她都得在木板窗紧闭，玻璃镜罩上镜套，扶手椅罩上椅套的客厅里接待身穿黑服，戴着面纱、低声说话的太太们。她们齐声夸奖卡兹纳伏太太有勇气。人人都希望四点钟左右能端点吃的来，哪怕是一片饼干也好，也许是她们希望自慰说总算没有白白浪费这一天，也许是死亡在她们心中唤醒了对千年仪式的本能，祭奠亡灵的模糊欲望。可是她们不得不空腹离去。菲丽西泰把最后一位客人送走后，问玛丽·德·拉多斯，先生下楼了没有。女仆回答说先生还在上面，他叫人在七点钟给他送一碗汤带荷包蛋，还有他的睡袍，拖鞋和那瓶阿马尼阿克烧酒。她一直是这么说的："先生是佩卢埃尔家的人；他装作很厉害，其实人是再好不过的了……"玛丽·德·拉多斯感觉到她一个字也不能再往下说了，虽然在阴暗下来的门厅里她只看到女主人一动不动的庞大身影：

"回到你的厨房里去吧，'乡巴佬'。"

她发号施令的语调和四十年前老佩卢埃尔的语调一样，当时玛丽·德·拉多斯疲乏不堪地倒在一把椅子上，他便对年轻姑娘叫道："站起来，懒鬼。"他不能容忍一个女佣人坐着。那时玛丽吃饭也是站着吃，匆匆了事，同时还给主人端菜。只有晚上纺线时她才有权坐下。死去的女仆们织成的那条粗麻床单正裹着上面那具不再受苦的躯体。

卡兹纳伏太太独自一人吃晚饭，她尖起耳朵听，她相信精疲力竭的儿子即将在楼梯口响起脚步来。她离开饭桌时，以为终于听见他来了，便急忙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面孔；但这是八点钟的快车把阁楼的门震开了。

"明天晚上他会被征服的。"

她拿起披巾往肩上一搭，便下楼来到花园里。东风把火车站的烟刮进花园；但菩提树和山梅花的气味比煤味更浓。在栖满小鸟的树上，最后的扑打翅膀的声音逐渐平息。老妇人看看透出一道凄凉微光的百叶窗。她低声说道："瞧你明天才精神呢，我的宝贝。"玉兰花前的一只夜莺被她吓了一跳。她沿着干燥，积满灰尘的草地向前走时，蟋蟀也不叫了。她想象她的儿子在天朦朦亮的时候对着一具头夭的尸体哆嗦颤抖。他那么怕死，他的神气一定很古怪。

六

是的，他的神气很古怪。他裹着那件深色的睡袍，后颈靠着

扶手椅的高背，目不转睛地看着玛蒂尔德。一杯阿马尼亚克酒喝光了，又斟满一杯，放在小圆桌上。几只夜蛾围着两支大香蜡飞来飞去，它们的影子撞着天花板。他叫唤了一声玛蒂尔德的名字，这声音是他母亲绝对认不出来的。他站起来，走到床前，驱走一只苍蝇，凝视这永恒的美貌。他心中不停地说："瞎了眼！瞎了眼……"，他不明白他确实是第一次看见这张面孔，因为死亡将面孔上的一切污渍一扫而光：再不见那个时时在盘算、蔑视、嘲笑的可怜姑娘的贪婪、冷酷和紧张的神情了，再不见这种困兽犹斗的表情了，再不见那张穷困操劳、走投无路的面孔了。玛蒂尔德如果在世时生活幸福而被人热爱，也许她的面孔会像现在这样充满宁静——充满解脱。"瞎了眼……瞎了眼……"费尔南有点醉意，倾听着内心的痛苦如泉水涌出；他极度兴奋地迎接这陌生的感觉。他心中的河流冲走了漫长寒冬的冰块。他到了五十岁才头一次为旁人痛苦。大多数人在少年时代就发现的东西，他终于在今晚体验了！一种辛酸的魅力使他离不开这具尸体。他又一次走近，用手指摸摸这个面颊，他缩回手指以后，手指上还长久留着一种无限寒冷的感觉。

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正逐渐从这张面孔上消失——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人们开始说一个死人："他变样了……"费尔南走出房间，靠着依稀夜光下的楼梯，向下俯身。玛蒂尔德头天夜里垂危时听见的那同一班火车驶过去了。这幢庞大的房子颤抖了，就像在她失眠时那样，当时她是多么地害怕！费尔南想起自己曾答应她叫人在一楼装上整幅木板门窗。他反复对自己这样说，因为一想到在她怀孕期间他曾对她表示过几分柔情，他便得到一点安慰。他走回屋去。这股气味是他想象出来的？还是从这个仿佛和床单黏在一起，此刻使他恶心的东西上散发出来的？

他把窗子开得大大的，推开百叶窗。他不是那种习惯于牺牲睡眠去仰望星星的人。面对着这万千世界的默默升起，他感到自己似乎发现了奇迹——亵渎了宗教教义。过去驱使他去剪贴警句的那种不安的情绪在他身上膨胀了。在窗子和床之间，在这些死世界和这块死肉之间，他站在那儿，这个可怜的活人。

他不敢再走近尸体，他靠窗站着，吸着那充溢着夜晚的气息。这种草香，这些黑暗中的窸窣声，使他体验到幸福是怎样的，他本来可以尝到这种幸福，现在却永远也尝不到了。他捏紧拳头："为什么玛蒂尔德要消失呀？"他反对。假如他母亲进来，他会对她喊道："我不让玛蒂尔德去死！"那语调就像他小时候一样，那时他一生病就要大家都躺下；过节时他要别人把一匹木马给他拆开，或者他在十二月份要吃草莓，或者他要别人让他玩一支会打死人的真枪。他想到曾经剪下来的有关灵魂不朽的某个警句，便耸耸肩：玛蒂尔德的灵魂！他才不管她的灵魂哩！有哪个傻瓜靠这聊以自慰呢？他要人们使玛蒂尔德的身体起死复生。他要看到活着的玛蒂尔德那张胆怯多疑的面孔露出欢乐。过去他即使在享受肉体的快感时，也没能摆脱自我，现在他明白——已经太晚了——我们的身体寻求并找到的快乐是寓于自我之外的，是与我们使之幸福的另一个肉体不可分的。一只夜鸟在离房咫尺的地方呜咽，使他后退了一步，心怦怦直跳，心想道："也许是佛雷加斯鸟……"（朗德地区的一种神秘鸟①，喜欢在死亡即将降临，而不是已经降临的住所出现。）夜已深了。五点钟以前不会有火车。风对昏昏入睡的树叶无能为力。从草原也只传

---

① 一种猫头鹰。

来沉睡植物的梦中低语。费尔南走近衣柜，然后又走开，因为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吓人的面孔——仿佛他和三米外的玛蒂尔德一样也开始腐烂了。夜鸟又在呜咽，声音那么近，就像在屋子里。它准是落到烟囱上，或许就在烟囱里！费尔南瞧着壁炉的黑铁板：他不是听见那不祥的翅膀在扑动吗？他退到门口。他被制服了。他要回到母亲那儿去：在另一座楼里老太婆坐在床上，克制自己不跑去援助这个忘恩负义的儿子，她没有白等。她也听见夜鸟啼叫，她幸福地暗想："他就要来的，我了解他！"

但是，费尔南冲到楼梯平台上时，一线灯光正向前挪过来，照亮了楼梯：玛丽·德·拉多斯拿着她那盏灯出现了。她穿着礼拜天的衣服，头上包着一条黑围巾，露出她那老迈耳朵的长长的耳垂。她估计先生一定困了。他从她手中接过灯便下楼，他走得那么快，以致灯在过道里熄灭了。他回到自己屋里，摸黑脱了衣服，睡着了；他母亲也吹灭了蜡烛——她只好不去亲他，因为她隔墙听见爱子在打鼾。在那边，玛丽·德·拉多斯不靠在长背扶手椅上。她坐得笔直，她映在墙上的影子显得奇怪：她那没牙的嘴在敏捷地努动。她的围裙里兜着念珠，粒粒珠子就像是玉米和大麦。

七

尽管上午天气已经很热了，菲丽西泰·卡兹纳伏蒙着黑纱，从东门出来，走上和波尔多——赛特铁路并列的那条路。她挺着上身朝前走，两手放在肚子上，裙衣下摆扬起了牲口粪便和尘

土。她顺着大路走了一会儿，然后向右拐，到墓园去。她不跨进死人住所的门坎，而是用食指轻轻叩了一下墓园看守人的玻璃门。一个不高兴的声音——一个不再指望得到小费的人的声音——不等她提问就喊着说，卡兹纳伏先生快有六天没来这里了。她往回走，喘着粗气，但松了一口气，在她和死者的格斗中，她给自己记了一分。葬礼后的那个礼拜（费尔南在葬礼上神志恍惚，悲痛欲绝，使全城人十分惊讶），他每天早晨必定给妻子送去一束鲜花，花枝剪得过短，显得笨拙，就像孩子干的一样。现在他终于松劲了！菲丽西泰暗想："这开了头。"她这样想，因为她需要使自己宽心。其实，她多疲乏啊！她是一个讲实际的女人，她那惯用的武器是对付不了幽灵的。她只会攻击活的肉体，而在死者的战术前茫然无措：死者隐伏在费尔南身上，占据他好似占据一个堡垒。当然菲丽西泰早就料到爱子会耿耿于怀，会恨她，甚至料到他一向怀有的那种折磨她的性格会猛增十倍（小时候他常常用膝盖撞他母亲的扶手椅，直到她求饶才罢休）。但他全然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反对她，而是冷漠，心不在焉，这就打乱了她的阵脚，使她束手无策。她又打开车门，感到十分疲乏，丧服下的身体汗水淋淋。她走进水车盘周围老黄杨树的浓重气味中，格里泽特那头母驴站在粪堆上睡觉。菲丽西泰习惯地拿她的阳伞戳了一下那头牲口的老皮，牲口踢后腿，然后转动起来。"只要他一心思念那个人，他去墓园还是去旷野沉思冥想，这又有什么两样……"她想道。今早，和每天早晨一样，他斜着肩膀，头上戴着一顶他染过的，用了三年的草帽，穿着一件气味很大的羊驼毛衣，出去了。中午他会回来，在他母亲对面坐下，那时他将特别显得冷漠。什么都不再对他起作用了；过去使他勃然大怒的言语，现在都引不起他丝毫反应。

她坐在书房窗前，那个可以窥视儿子的小台上，酷似一位遭废黜的老王后。她将毛活放在肚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小门。十一点钟的快车告诉她，费尔南很快就要回来了。她等待爱子的每次归来，仿佛这次归来将标志着那种致命的魔力将烟消云散。"他将回到我这儿来。一个人五十岁了，不会改变的……"母亲不断重复说。她不想想，他丝毫没变：他仍然是那个被她养育大的爱跺脚的小男孩；他不愿玛蒂尔德死。连死亡也打消不了他那疯狂的要求。

她从台上下来，由于儿子迟迟不归，她在屋子里踱来踱去，第一百次地重复说："好，仔细想想：我上楼去敲她的门，我问她是不是难受，她回答说她什么也不需要……是的，但是回到你房间以后，你就在医学词典里查'感染'这个词……"

她正全神贯注地想着，突然听见门厅里费尔南的脚步声，听见他在问玛丽·德·拉多斯"饭好了没有"。由于离午饭还有一刻钟，他就到花园里去了。菲丽西泰藏在窗帘后面窥视他。他正站在小径中央。他在瞧什么？母亲哪里想到他脑海里看见的是于格里大街那个房间，他的"习惯"每月有一天在那里等他。窗口一根绳子上晾着几条毛巾。她管他叫老吝啬鬼，因为甭想要他在规定的价格外再多给一分钱。这就是费尔南的爱情经历。他抬眼看着玛蒂尔德的窗子，想道："无论如何，她在怀孕期间看出我是爱她的，我护着她反对我母亲。可是她以为是由于孩子……"他想回忆所有他对她表示过几分温柔的场合，可是枉然。此时此刻，萦回于脑际的唯一回忆就是他和玛蒂尔德去波尔多的最后一次旅行：由于玛蒂尔德花钱买了些婴儿衣着和用品，他一肚子不高兴，他咕哝说："我们那个时候，做母亲的可什么也不愿意买。什么东西她都要亲自织，这样她才觉得光彩！"

玛蒂尔德沮丧地，默默地拖着步子走着。他们走进一家餐厅，看上去比他往常带她去的餐厅要漂亮些：桌上摆着鲜花。她打开餐巾，微笑着，总算高兴了，轻松了。“不，先生，这里只卖点菜。”费尔南问份饭的“定价”时，茶房领班这样回答。于是，他愤怒地看了一眼菜单，站起身，索回寄存的衣帽。他们得再次穿过大厅，顾客们在窃窃私语，侍者们在冷笑。他们沿着图尔尼林荫道炽热的人行道走着。费尔南装作没看见她在哭……

他回来了。卡兹纳伏太太挺着僵硬的腿站起来，走到门厅里找他。

“瞧你多热，我可怜的孩子。”

她想用手帕去揩他淌着汗的脸，他转过脸去。

“你湿透了，去换件衣服，你要得病的。”

他不作答，她又接着说：

“我给你准备了替换衣服，放在你床上。”

她笨头笨脑，突然大发雷霆，追着他到书房里：

“你万一病了，还得由谁来照应你呀？还不是我。”

他终于看了看她，说道：

“那好，你让我也死掉就行啦。”

这一下把她打懵了，她无言以答。他们穿过厨房，但没有像以前那样掀开锅盖，他们走进昏暗的，散发着香味的饭厅。

“你不吃东西。”

她很难过，她重复说：“你不吃东西”这句话在朗德地区意味着疾病与死亡。谁失去食欲谁就是失去对世上最美好的东西的兴趣，就只有躺下，等死。玛丽·德·拉多斯补充说：

“太太也胃口不好。”

这次并非伪装，不像以前，那时，为了迫使掌管家务的玛蒂尔德下台，母子俩相约对每道菜都表示厌恶不满。

菲丽西泰独自回到书房；爱子没有跟进来。现在是喝咖啡的时候了，往日他们并排坐在黑皮长沙发上，母亲的头靠在儿子肩上，他们一起读报，像中学生那样冷笑；当少妇推开门时，他们猛然分开，装出中断谈话的样子。菲丽西泰仿佛还听见仇人用一种生气的家庭教师的口吻问道："我打扰你们了？""没有，没有。我们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这些小小的交锋构成这位老太婆的欢乐，这是她的生命。爱子此刻藏到哪里去了？他精疲力竭，准是去躺下了。这样的奔波使他疲惫不堪。他的肺和心脏都受不住这样的过度疲劳……她无所事事，心中痛苦，真想一直跑到他那里去。有什么用呢！他现在插上门闩了，就好像她是玛蒂尔德。

一丝阳光从半闭的木板窗射进来，照得壁炉上那张菲丽西泰珍爱的照片的像框闪闪发光：那是他们婚后一个月，一位流动照像师替母亲、儿子和儿媳拍的合影。但在咔嚓一声按快门前两秒钟，费尔南撂下妻子的胳臂，挽起母亲的胳臂。从此，菲丽西泰和儿子满面春风，而少妇在后面，垂着双手，没有笑容。

卡兹纳伏太太忍不住想再欣赏一番这幸福时光的纪念品。但她走近以后，看到像框空空的，不由一惊。她看看桌子，上面放着费尔南用来剪裁警句的闪光的剪刀——又看看废纸篓。上帝！她透过编织的稻草，不是看见了自己的笑脸，自己那昂着的头和自己的肚子吗？她猛然扑向那张准备扔进垃圾箱的像片。那个混蛋把玛蒂尔德的像剪下来了：他大概是把它装在皮夹里，贴在心口上。他独自一人时，把炽热的嘴唇凑近照片；这一定就是

他最大的欢乐了……两个星期以来老妇人忍受了一切而没有哼叫一声；但这个背弃的具体象征使她震惊。一阵狂怒摧毁了她身上的一切堤坝！使她那变形的手指颤抖不止。她气急败坏，就象她对玛蒂尔德喊叫"你是得不到我儿子的！你永远得不到他！"那天一样。她朝门口走去。她的面孔就像一个大衣下面藏着子弹上膛的手枪和一瓶浓硫酸的女人的面孔那样发愣而紧张。也许不存在几种爱。也许只存在一种爱。这个老妇人由于不再占有儿子而痛不欲生：占有的欲望，精神统治的欲望，比那种使两个年轻的肉体相互交混在一起，相互渗透和吞噬的欲望更为激烈。

母亲透不过气来，推开了木板窗。中午的烈日压抑着干燥的花园。在满是尘土的几片草坪之间，小径的沙土显出灰烬的颜色。正在起动的火车发出噗噗喷气声，使人想起压抑的胸脯。老妇人在狂怒之下，扭动着臀部走到楼梯口。她迈着阶梯，越来越透不过气，可她终于来到了忘恩负义的儿子的房间。房间里没有人，到处都是小玻璃瓶，还有一股尿臭。菲丽西泰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双颊发紫便害怕了。除了仇人的房间外，还能到哪里去追踪这个大逆不道的人呢？她走下楼（她那有病的膝盖直不起来），顺着走廊，穿过黑黑的门厅，又过一个走廊，最后才来到楼梯，楼梯通向那至高无上的死者的房间。母亲精疲力竭，一动不动地在门口呆了几秒钟，就像儿媳垂危的那个夜晚一样。她谛听。但和那天夜里不同，上帝在这窃听者的衰老脸上看不到尽情表露的惊讶和希望，然后是罪恶的狂欢。她哆哆嗦嗦，注意听着轻微的鼾声，接着是打嗝，接着是她当然熟悉的呼吸梗阻声——这是她在夜间隔着墙听到的美妙音乐，是爱子近在咫尺的明显标志。那时她不睡觉，全神贯注地倾听这呼吸声，以致她

觉得失眠比什么都甜美……但是今天，爱子的睡眠被死者窃走了。她心中又升起一阵怒火，她失去了理智，扭开门锁。

菲丽西泰不得不眯起眼睛：两扇窗子大开着，泻进了猛兽般的六月的火焰。小圆桌上两只花瓶里插着百合花，使室内香气溢人，仿佛门窗是紧闭的。两只花瓶中间有一个贝壳做的像框（阿长雄的纪念品），里面装着那张虔诚地剪下来的玛蒂尔德的照片，像框对照片来说，显得太大。像框前面摆着那个细小的钻石订婚戒指，结婚戒指，一副用旧的白手套。最后，在这些圣物下面，费尔南倒靠在长背椅上，晃动着脑袋，正呼呼睡着。一只雄蜂在天花板上，镜子上乱撞，直到它找到了开着的窗子。于是嗡嗡声在灼热的天空中消逝。

菲丽西泰的短靴喀吱响了一下。费尔南换了个姿势。她停下来，然后向小圆桌走了一步，双手向前，做了一个动作，姿势很像破坏偶像的波吕埃克特① 。朝这张像片吐唾沫，撕碎它，把它踩在脚下……但她不敢。费尔南的头又垂到他那只靠桌子曲着的手臂上，他母亲看到的只是一个竖着灰毛的大圆球。她那汗淋淋的脸感到一阵寒冷。她眼睛发花。血在她的耳边鸣响，仿佛她关在一个贝壳里听到了海涛。她很想说说话，但她舌头发硬。她不知道她听见的是蟋蟀，是苍蝇，还是自己的脉搏。一只无形的手把她推向床边，把她击倒在这张玛蒂尔德受苦和死去的床上。老人像动物一样趴倒在那儿，等待着。她又睁开眼睛，她的胸口也轻松了：不祥的鸟飞走了。她松了一口气。儿子仍然在睡，发出呼吸不畅的声音。尚未远去的危险使她颤抖不已，汗流

---

① 波吕埃克特，古代亚美尼亚贵族，改信基督教后，打碎了许多异教偶像，被处死。

浃背。她盯着被这个疲乏不堪的男人亲吻过的神坛，她的目光中如今是恐惧压倒了仇恨。

八

晚饭桌上，费尔南发现气氛和往常的交战时期不一样。他母亲的外表使他一惊：她往常总是直挺挺的，威风凛凛，而现在他看到她神情沮丧，双颊下垂发灰。他并不感到怜悯，而只是烦恼，因为他正要狠狠敲她一下：他担心她在这个打击下会嚷嚷。但她承受了打击，态度比他想象的更为冷静：她在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已经使她早有准备。因此，当玛丽·德·拉多斯来向她要两张床单，好在可怜的太太房里替先生铺床时，她没有颤抖。她把衣柜钥匙交给女仆，吻了一下儿子的前额，便拿起她的烛台。费尔南以为她想谨慎从事。不，她不再玩任何花招了。她知道儿子在内心已背弃了她，因此他带上武器和辎重去投敌，自然不足为奇。

但是，她回到自己屋里以后，不寻常的寂静使她害怕。她觉得仿佛是头一次听见房子在颤动，这所房子是她丈夫纽马·卡兹纳伏为了做生意方便（字号是“北方和本地木材商行”）在车站对面修建的。自她寡居以来，有隔墙爱子熟睡中沙哑的声音把她和黑夜的危险隔开。无论是悄悄的脚步声，或是河上铁桥的隆隆声，或是秋分时节的萧萧风声，或是夜莺在丁香花枝头的歌声，都没能盖住这酣睡的呼吸声。费尔南不得不在玛蒂尔德身旁睡了几夜，接着他被重新夺回来，因而就显得格外珍贵。而现

在，菲丽西泰·卡兹纳伏躺在自己睡了半个世纪的屋子里，今晚却感到多么陌生啊！黎明前的最后那班火车震晃着玻璃窗。现在只剩了长长的货车了，但货车不大鸣笛，和梦境交织在一起。再没有必要脸朝里，嘴唇贴着墙睡了，因为墙那边没有你那躺着的儿子的艰难呼吸声。脸转向另外一边吧！闭上眼睛。什么也别想……突然她直起身来：

“有人在花园里走动。”

确实有人走动？有时风轻轻吹动树叶，简直就像脚步声。菲丽西泰划亮一根火柴，什么也没听见，又把火吹灭。但脑海里看到无边黑暗中的这所无遮无拦，玻璃门上没有护门板的大房子。她想象有张阴险的脸贴在玻璃上，一只手用金刚钻悄悄划着玻璃。她以前不愿意费尔南给玛蒂尔德装木板门窗，现在怎样才能让他答应给自己安装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醒他这是死者的愿望：他会虔诚地去满足这愿望的。于是菲丽西泰发现她今夜的恐慌，曾经是少妇的家常便饭。是巧合，是偶然，老妇人耸耸肩膀，不再想下去。但是，女佣人讲的故事在她的记忆深处苏醒了，从她久远的、胆怯的童年里浮现出来。不，不，死人是不报仇的。玛蒂尔德在靠底墙左边第三个墓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腐烂下去。然而菲丽西泰用眼睛搜索着黑暗，仿佛她终于透过表象发现了一堆陌生的密集的人群。她勉强笑了笑，她只相信她摸得到的东西。她出生的时候，朗德地区和外界只有几条沙石路相连。恐怖时期神父们被赶走了。菲丽西泰的母亲在结婚那天才第一次领圣体①。在上世纪初，朗德地区的儿童只崇拜无情的太阳，只认识那吞食松林的威力无穷的火——这个敏捷的神，

① 初领圣体是一种天主教仪式，一般是在儿童十二、三岁时举行。

它东奔西跑，难以抓住，它所到之处点燃了浩瀚无边的大片火把。

她比平时晚一点下楼，因为快天亮她才入睡，她看见木箱上放着费尔南的手杖和帽子。他为什么没有出去？玛丽·德·拉多斯说他还在睡觉。太太看得见他的百叶窗还关着。菲丽西泰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扇窗子，十分痛苦，仿佛那个女人还搂着费尔南似的。她自言自语低声说："我疯了……"玛蒂尔德活着的时候，母亲什么时候受过这种罪？她一再对自己说："你明知她已经不在了……"她确实不在，但她却把这个她在世时远远躲着她的人留在她床上。菲丽西泰回想过去从未受过这种窝囊罪，即使他们婚后不久，也没有受过。因为那时她对胜利已满有把握。他们婚后一星期，夫妻俩还在比阿里兹的时候，费尔南就来了一封信，这封信使她万分高兴，她读了多遍，所以现在还记得其中最美的段落："……你说得对，只有母亲才能理解我这个人。所有其他女人都是外人。她们自以为爱我们，实际只想着她们自己。她们的享乐高于我们的健康。她们认为我们理应挥金如土来满足她们的荒谬的、异想天开的要求。最挑剔的正是那些在婚前饿饭的女人。你还记得拜蓉火车站旁边那家旅馆吧？也许不算太高级，但咱们觉得满不错了。可玛蒂尔德不愿住在那儿，因为她说她看见了一只压扁的臭虫，水桶也有味。只好住在一家我讨厌的旅馆，那里有一大堆人根本不给你服务，可是你给他们二十苏那么多的小费，他们还耸耸肩！玛蒂尔德说我吝啬，她只谈她自己。她对跟我有关的事毫无兴趣。我以前还抱怨你对我照顾过分了！我敢保证，她才不管我的身体呢。如果说我还没病倒，那绝不是她的功劳。她尽在车厢里制造要命的穿堂风。夜里，

她在我睡着的时候起来打开窗子。不用说，我左肩的毛病又犯了。她不停地嘲笑，对咱们家的一切习惯品头论足，说晚上不洗洗干净，真恶心——既然第二天早晨要重洗，犯得着吗？我能告诉你的，只是我所受的罪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别担心，母亲，你的儿子一定尽本分到底……"

在像今天一样的那个夏天早晨，这封信使老母亲既不安又欣喜。随后的几个星期在她心中是多么美好的回忆啊！无数迹象表明他们夫妻日益不和，直到有一天，费尔南在度过谁也不知其内情的夜晚以后，铁青着脸对母亲说："你把我原来房间里的床铺好……"她在等待这个快乐，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她似乎还看到自己呆在通过风的房间里，坐在那张儿童窄床的床头，玛丽·德·拉多斯铺上了床单，它散发着薄荷和净水的气味；而今天……唉！太阳驱散了薄雾。没有鸟，只有一只蝉。玛丽·德·拉多斯砰地一声关上木板窗。南风吹得皮肤发烫，吹来一股烧焦的松树味。在朗德地区那边，天空一定是淡红、雾气腾腾的。受折磨的土地的干渴在一秒钟一秒钟地增长。佩利乌用爪和嘴刨着地，想挖一个凉爽的墓穴，好睡觉。和头天一样，菲丽西泰听见自己的血在一阵一阵地冲击——她一动不动，因为稍一动弹就可能招来死亡；她像疯子一样语无伦次，佩利乌竖起耳朵，以为她在对它说话。她想象儿子的尸体躺在曾停过玛蒂尔德的尸体的床上，她突然站起来，惊惶失措，朝着烈火般的台阶走去；在天竺葵的芬香里蜥蜴一扇一扇地喘着气。她走到第一级台阶时，一扇玻璃门推开了：费尔南·卡兹纳伏出现了。他说：

"饭菜摆好了，母亲。"

他还活着。他在那里，站在毒辣的太阳下。压低的窄边草

帽遮着他的脸。笨重的老太婆感到自己多么轻巧，上台阶到木然不动的爱子身边去！快乐是短暂的；当她走近看他，他摘下帽子向她行礼时，她看到这张憔悴不堪的脸，她差点叫了出来。死者把他弄成什么样子了！嘴唇比喝了醋还惨白——眼睛充血，像只老狗的眼睛……他在饭桌旁边坐下时，也看看他母亲。这顿午饭自始至终他们大概彼此都害怕对方。不过，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而他却很快陷入沉思，沉溺于内心的幻影，从此什么也不能使他分心。玛丽·德·拉多斯尽可以喊："多热呀！"说："朗迪拉那边起火了！"说："没有敲警钟，因为离本镇太远！"——什么警钟能够使费尔南摆脱他在玛蒂尔德去世的那个房间度过的第一夜的回忆呢？

九

躺在由木杆支撑的蚊帐的朦胧白翼下，他最初几乎感到适意。窗子开着，窗外的夜像一个熟悉的人在呼吸。他没有回想守灵之夜，也没有想"佛雷加斯鸟"，相反，他平躺着，闭着眼睛，双手交叉地放在被单上，脚伸得直直的，像死去的玛蒂尔德那样，他感到自己在两股水流中间滑向永无止境的休息的深渊。她在这儿，她不是在房间里，而是在他身上，和他的肉体凝结在一起——他那警觉的肉体回忆起新婚之夜；他的思想慢慢也苏醒，忆起他感到玛蒂尔德畏怯的身体紧贴着自己的时光。他看到的景象既可怜又可笑，以致他摇着头，大声呻吟。和他家族中所有人一样，他本该对爱情一无所知就离开人世——和他家族中的

所有人，和大多数男人一样。命运却开了一个奇怪的玩笑，在这老人心中唤醒了埋在深处的源泉。如今这股泥泞的泉水在他身上缓缓地开辟着道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他的父辈们曾是松树和葡萄藤的热情恋人。他父亲，纽马·卡兹纳伏要人在他坟上放上他特别钟爱的地产上的油质粘土。娶老婆的时候，他不得不问一位朋友如何利用女人。婚姻使所有这些死者增加了财产，还保证了占有权的继续。他们用永恒的家族来对付不可避免的死亡。几乎总是一个儿子就够了，仅仅一个，就是以使生命的细流源远流长，夹带着不断由嫁妆和遗产扩大的家业，直流到世界末日。任何时候也没有一种激情曾使他的家族背弃这股洪流。所有的女人，不论是佩卢埃尔家的，还是卡兹纳伏家的，都轻声对丈夫说："干快点。"然而，总有一天，在这根活链条上，有一环出现了锈斑点开始腐蚀。后面来的人就倒霉了。啊！尚未诞生的可怜的心！我的孩子们，你们会从我这里继承到什么呀！费尔南对母亲的这种暗暗敌意令人厌恶；然而，他这股火焰是从她那里继承来的，但同时，母亲的过分柔情又使儿子没有能力在心中保持这股未曾燃烧的火。为了不失去他，她便使他变得残缺不全；她之所以能够抓住他，正是因为她使他一无所有。她培养他怀疑女人，愚蠢地蔑视女人。他才十五岁就知道只有两种女人："想钩住你的女人"和"把病传染给你的女人"。这样的障碍也许阻挡不住多情人。可是首先，费尔南是农民的后裔，在赶集和庙会的傍晚，可以在路上看见这些农民，他们晃着胳膊，拖着双腿，大模大样地走在大路中央，身后跟着一个背上的筐比母驴的负重还沉重的疲惫不堪的女人。其次，费尔南的高傲一直得到培养，他属于那种男人，他们最怕不讨女人喜欢，所以宣称只要肯出价钱，要什么女人就有什么女人。他毫不怀疑"她们假装不要

钱就委身于某些人，其实这些人在她们身上花的钱比别人多"。他还说："和我打交道，她们知道是什么价钱……可是没有花束，没有礼物，没有无谓的开销。"

但是如今他在黑暗中躺在玛蒂尔德床上，看着灿烂的阳光把南面小径照得滚烫，在嘁嘁作响的女贞树后面，他看见这个年轻的身体在胡蜂中间……如果仅仅为了反对你母亲，你想你会冒险拨开树枝，把这个有蜂蜜香味的肉感的猎物拉到你身边吗？是的，当然，最初是渴望报复的心理激励着你——但它掩盖着另一种更隐密的渴望；而当你发现这种渴望时，已经来不及满足它了，肉体的猎物，芳香的猎物已经毁灭，变成了这个无以名之的可怕东西……

他站起来，光着脚在室内踱来踱去，碰撞着家具。他高声说："她是爱我的，既然我使她痛苦……"他摇摇大脑袋，嘟哝道："不，不，不是爱情问题……"他要哭，像小时候那样做了一个难看的鬼脸。他木然呆了片刻，啃着手指甲，又说："另一个男人？另一个人？……"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嫉妒过，因为极端的高傲使他从不嫉妒。玛蒂尔德生活中有另一个男人？他刚要难过，便想起母亲向他重复过一百次的话："她是正派人，不能否认这一点。她只有这一个优点。可这确实是她的优点……"。她接着又影射玛蒂尔德的生母库斯图斯小姐，说道："这回可不能说龙生龙，凤生凤了。"费尔南哪里知道，老太婆如此称赞儿媳，是因为她回忆起在梅莱小姐家的一次午饭——一次"婚礼后"的午饭，当时在玛蒂尔德左手坐着一位中学学监。据说是位诗人；他给写诗的一位梅莱小姐提了些建议。饭桌上，菲丽西泰·卡兹纳伏觉得玛蒂尔德在仰慕地听着那位如此"文雅"的棕发青年。只有上帝才

知道玛蒂尔德是否感到片刻的松弛，片刻的放任，是否感到一个隐密的萌芽，是否对这个在午宴将尽时的喧嚣声中压低声音来吟诵诗句的人怀有一种觉察不出的爱慕。朗德地区的那些人笑得脸都变了样。而他大概已经在梦想书中那样的激情……但是，咖啡端上来后，菲丽西泰笨拙地一再请这位年轻人朗诵一首诗；他拒绝了，她又请他至少答应在她儿媳抄录选文的本子里写几句诗。从此刻起，玛蒂尔德有所警觉：菲丽西泰的手法从未瞒得过人，她儿媳得意自己"从老远就能听见婆婆穿着木鞋走过来"。玛蒂尔德瞧也不瞧那学监一眼，而且，当他来卡兹纳伏家拜访时，少妇拒绝到楼下客厅来。费尔南可以高枕无忧：那可怜的孩子，即使在心里，也从未对他有所不忠，她只善于在交锋中赢几着棋，躲开几次攻击罢了。

再说，他再不去想这些了；他的生活展现在他眼前，是一片沉闷的沙漠。他怎么能够穿过这一大片沙漠而没有渴死？他多年没有感到这种干渴了，现在使他十分痛苦。玛蒂尔德还未知道自己干渴就已经死了。她死了，但他活着。他想，一眼泉水枯竭了，可千万股没人知道的泉水还在翻滚：找个玛蒂尔德的替身还不容易？他这是第一次爱人，对着这个把整个宇宙投入黑暗，使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沐浴在光彩中的幻景，他感到愤怒。这个宠坏了的老孩子惯于使用一切以满足自己的享乐，惯于利用一切，他重复对自己说，玛蒂尔德向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有美妙的发现，他可以和另一个女人来利用这个美妙发现……另一个是谁？他脑海中看到晾在于格里大街窗口的毛巾……另一个是谁？在他那卑俗可耻的小圈子中，在这个网子里，在母亲为了保护他而从半个世纪以来一直在他周围盘绕的粘糊糊的蛛网

里，他像一头被捉住的大苍蝇在奋力挣扎。他擦了一根火柴，对着镜子举起蜡烛，注视着自己的脸。是崇拜创造了偶像。玛蒂尔德，也许只有玛蒂尔德才会喜欢这个被五十年来母亲的崇拜所创造出来的易怒的老神。太晚了。他走近窗子。可能下了几滴雨，因为他闻到被雨滴淋洒的大地的气味。他俯卧在地上，两只弯曲着的胳膊垫着脸；如果不是一阵酸痛使他不得不又躺回到床上，他会这样呆下去。睡眠终于解救了他。最早醒来的几只小鸟也没使他惊醒，仿佛他的身体只是一副遗骸。

十

第二天午饭时，菲丽西泰第一次不把坐在她对面的儿子——这个老头儿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被另外一个女人抢走而必须用暴力夺回来的财产。于是她的爱开始和其他的母亲一样，只给予而不要求任何报偿。在这个沉默不语，勉强进食的老妇人心中，爆发了一场骚动，被征服的激情终于同意放弃自己神圣的特权：首先只要他幸福！如果她有能力，她会从阴曹地府把玛蒂尔德召回来。牺牲使她感到陶醉，这种陶醉为她的爱展开了一个使她眼花缭乱的前景。不甘心死亡的爱就有这种本能：当它脚下的土地在塌陷，熟悉的天空被摧毁时，它便发明另一个天地。这时，不再被爱的人低声对不再爱她的人说："你再看不见我了。我不再打扰你。我将在你的影子里生活。我将保护你而不使你有任何感觉。"沉醉在失败中的菲丽西泰就是这样把牺牲当作食物扔去喂她饥饿的激情。她打破沉默，用恳求的语

调说：

“你不吃东西，亲爱的？得吃点。”

他头也不抬地答道：

“你也不吃？”

他出于一种被宠坏的孩子的习惯，又接着说：

“有人对面瞧着我，我一个人吃，就吃不下去。”

“我吃，亲爱的。我很饿。”

于是，尽管她的喉咙口挛缩，她仍勉强咽下一口。他们离开饭桌，费尔南立刻朝着仇人那座楼走去，这时她叫住他：

“我有话跟你说，孩子。”

他犹豫片刻，然后低声嘟囔着，跟她来到书房。

“你找我干什么？”

她先把木板窗打开一条缝。她转回身来，看见儿子，便有点慌神。她结结巴巴地说：

“我挺为你担心。你过的这种生活，亲爱的，对你很不好。用玛丽·德·拉多斯的话说，你在跟自己过不去。你得干点什么事……再去拜访那些先生们……你正当壮年。再有几个月就是市议会选举了。”

他嘟哝说这一切早已如她所愿地结束了；她不作声，他于是问她，她要对他说的是不是就是这些。她抓住他的胳膊，激动地说：

“我不愿意你毁掉自己。我不让你死……”

“像她那样？”

她喊着说她对儿媳的死没有任何责任。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得了炎症。为什么不相信迪吕克？没有任何理由要叫人守护她。

“况且，那天夜里我去看过她。”

“知道，知道。”

“我敲了她的门。我问她是不是难受。她回答说她什么也不需要。再说，要医治她那时也完全来得及：可是她心脏衰竭了。迪吕克跟你说过一百次。你我都无能为力。炎症得好几天才能致命。但你妻子有心脏病。”

她在屋里走来走去，她这样说是为了说服儿子，也为了说服自己；她提高嗓门，仿佛希望被某个看不见但在窃听的人听见。他从门口走开几步，她说话时，他一直用双手捂住脸。最后他叫道：

“你杀害了她，是你每天一点一点地杀害她。”

她愤然抗议说：

“胡说。我那是自卫……我合理合法。何况，不管怎么说，咱们当时是两个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咱们俩谁给她的打击大？你回答呀！”

怒气像团火焰把她刚刚产生的牺牲愿望烧个精光。问题不再是牺牲自己，而是如何战胜一个叛逆的儿子，如何像过去那样成为强者。她嚷嚷起来：

“瞧瞧你自己，孩子：只有你母亲才受得了你。我，你母亲，我和你对付了五十年，真不明白我居然还活在人世。当我看到那个女人来家时，啊！可怜的人！我知道她长不了！你没花一年工夫就……”

“住嘴！不许往下说……”

面对着这发灰的面孔，面对着儿子举起的那双颤抖的手，她倒退了一步。他逼近几步，她靠在墙上，对着这狂人微笑，她整

个身体似乎在向他挑战，就像另外那位母亲一样："朝着肚子来吧！"

但他被自己险些干出来的事吓坏了，停下来不再朝前走。他清醒过来，瞧着这个喘着粗气的老妇人，他差点打了她，而他是她生的。他瞧着这个气喘吁吁，疲惫不堪的，可怜的身体——终于童年的朦胧温情冲破了坚硬的外壳，迸发成一声悲惨的呼喊：

"妈妈！"

她已倒在长沙发上，他便把头靠着那个等待着他的肩膀。他又躲进这个活的窝里，因为他在世上没有其他任何庇护所。一个万念俱灰的人想离开大地，但却靠着这后娘般的大地躺下，在地上碰撞自己的面孔，渴望着钻进大地深处的黑暗中，这个男人此刻正是这样，他上气不接下气，紧紧地拥抱他的老母亲。她呢，四肢无力，心力交瘁，闭着眼品尝这片刻的幸福。因为他很快就会恢复镇定，而这短暂的软弱将成为他不满意的一个新理由。啊！她多么希望这一分钟成为永恒！然而她的胳膊被这沉甸甸的脑袋压麻了——在寒冬的夜晚，她这个母亲常常熬夜，因为孩子必须拉住她的手才能入睡，因此她得把胳膊伸在床外，把自己冰凉的手交给小刽子手，这样备受折磨地呆上好几个小时。她还是年轻母亲时，曾像动物一般贪婪地嗅着新生婴儿，现在她也做着同样的动作，她的嘴唇久久贴在那年老的儿子的前额上。不，不，她不再向他挑衅了；现在她已陶醉在隐约可见的新天地中：对她身边的儿子，她不要求任何东西；她将使他恢复对生活的兴趣，将再一次生育他。母亲就是这样沉溺于幻想，以为爱子也会像她那样尝试着重生。她不明白的是，她所热爱的对象就在她身边，活生生的，正依在她膝上，因而她对命运再没有什么要求了；——而他呢，这个宠坏的孩子，半个世纪以来，他一个

又一个地打碎了所有的玩具，他刚发现最后一个玩具价值连城时，却失去了它。可怜的妇人，你瞧他吧：他已经站起来，用手背拭去额上的汗，你听着他的脚步声在死寂的房子里逐渐消逝。

十一

接着是几天休憩，因为酷热的天气也稍见凉爽。雷雨在几乎荒无人烟的田野(因为这时节人们所能做的，只是让葡萄藤晒太阳)上空整整徘徊了一个星期。在这大伏天，连火车都仿佛行路艰难。据说，在拉雷奥和通南之间，炎热使铁轨膨胀。终于有天夜里，母亲和儿子被一阵淅沥声惊醒。树叶如此贪婪地吮吸着这最初的几滴雨，以致将近一个小时以后，雨水才真正碰到烧坏的地面，大地才被雨水淋透，大地的气息才从地面升起——这是一种欲望的气息，它还远远未得到满足，却已然转变为欢乐。在炎热的地区，人的激情和气温一样猛烈，但有时也和气温一起稍有缓和。饭桌上，费尔南对母亲不再仇视地保持沉默了。他态度并不随便，但十分恭敬，作出一副殷勤的样子，吃饭的时候，该如何照顾一位上岁数的妇女，他都尽力而为。喝完咖啡他才离开她。她很谨慎，提醒自己不要得寸进尺。她一再对自己说："我一定要解救他……"唉！虽说他不再对她残酷，但他仍一直在流血，由于仇人而流血。

在这间断的悲剧四周，是那些大树：鹅掌楸，加拿大杨树，梧桐树，橡树，它们在柔和的天空下摇摆着带着雨水的树叶。它

们保护母子俩躲过外人的目光。人们关于外省以及外省风言风语的评论，只适用于那些生活在左邻右舍中间的小人物。可是，这些四周有围墙，又被密树团团围住的庄园，是再好不过的避人耳目，严守秘密之处。在城里，人们认为卡兹纳伏家的态度十分得体：我们越是对一个亲人的死不在乎，就越要在外表上装出悲痛的样子。人们就这样来解释母子二人为何深居简出。

在这个多雨的九月，费尔南仍然天天早晨出去，他披着一件斗篷，风帽压低在前额上。他走在花园与波尔多——赛特铁路之间的那条小路上。他心不在焉地读着停在那里的一列货车上的字：人 38—40，他没有认出这是个不祥之兆①。他走回来。他母亲不动声色地让他走近，她观察这张毫无表情的脸。她日益发现在这张脸上有一种松弛的、几乎是宁静的神情，开始她还以为是装出来的。但他骗人能骗这么长时间吗？他从别处得到了某种惬意——一种从未有过的安慰。他好些了，她一点没有出力他就好些了！从前有个女仆据说就因为她在费尔南得猩红热时救了他，就被赶走了。如今，是一个死人救了他，而嫉妒的母亲是无法把她赶走的。她的最后支柱就这样垮了：她对费尔南已毫无用处。他从幼年时起就由于任性而龇牙咧嘴，她从来不曾见过他有这种淡淡的、温和的、几乎是稚气的笑容。五十年来，母亲一再说："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幸亏有我在这儿！你要是没有我！"唉！在他眼中她仿佛已经不在人世了，并且他不靠她帮助，也许还不顾她反对，就恢复了平静。确信人家需要自己，正是这种想法延长了老妇人的生命。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再没有

---

① 预兆世界大战。

用处而绝望死去。有些老妇人气息奄奄又死而复生，因为有一个寡居的女儿和孤儿向她们呼救。菲丽西泰再不能为儿子做什么事了。说真的，当她控制他的时候，她曾利用这权威来使他幸福吗？夜间，她睡不着觉，爱子再也不会躺到墙那面的屋子里了，在这满含敌意的寂静中，那间空屋子使她痛苦得透不过气来，她不断对自己说："任何别的生活都会送他的命。让他自己管自己，他早就送命了……"对这一点，她又知道什么呢？远处的风在朗德地区奔驰，直到那模糊难辨的边界——那最后几株松树让位给索泰恩的神圣葡萄藤的地方，到了那里，风一无阻拦，一直吹到花园，花园的树突然被风虏住，全都颤抖起来。

然而，她对爱子还要尽最后一个职责：使他得到安慰的死者只医治他有病的精神，而不医治他有病的身体。这个身体来自母体，永远属于母亲。费尔南不愿意见迪吕克大夫，菲丽西泰只好偷偷去问他。大夫认为，首先要治费尔南的厌食症，他才能健壮起来。菲丽西泰勉强多吃东西，好带动他。尽管她的动脉要求她节食，但她还是拚命吃带血的肉。每顿饭都出现同样的对话：

"你不吃东西，亲爱的。"

"你也不吃。"

"我吃，你看见吗？再吃点'细里脊'。"

"你再吃一点，我就再吃一点。"

牺牲并不总是在崇高的情境中完成的。一个人的献身可以采取最卑俗的死法。

菲丽西泰单独一人呆不住了：下午她在厨房里转转，并且忍不住和玛丽·德·拉多斯说知心话。

“她活着的时候，他讨厌她。他现在有什么理由想着她。”

“说的是！”

“他说那些话，就是为了折磨我。我不该让他看出来我在担心。”

“可不，很可能，是呀，太太。”

玛丽·德·拉多斯在磨咖啡。但她那走狗般的胆怯的眼睛紧盯住女主人的眼睛，惟恐附和声来晚了一秒钟。她那奴仆的脸上永远挂着顺从的微笑。然而当太太接着说下去的时候，她默不作声：

“人死了就是长久消失了。人们说死人去得快。”

玛丽·德·拉多斯不答话，因为每个礼拜天她作七点钟的弥撒，当她披着新娘子的头纱领完圣体走回来时，她那沉睡的整个家族又在她忠实的心中复活了：从也许是饿死的祖母，从无情的父母，一直到那个家伙：雅乌泽，他在四七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矮树丛中占有了她，她当了他三十年的牲口；一直到她死去的三岁的孩子。就这样，往日无名农庄的所有居民都在这颗充满上帝的心中苏醒了。玛丽·德·拉多斯甚至邀请那些她不认识的祖祖辈辈都进来，并将他们集中在无所不在的上帝周围。

“我很放心，常言说得好，不在眼前的人总理亏。”

“可不，说的是！”

但菲丽西泰不再说什么，耸耸肩离开了厨房。她开始明白了，不在眼前的人总有理：他们不会妨碍爱情施展威力。如果我们观察自己的一生，我们似乎觉得我们最爱的人总不在我们身边：也许是因为一当我们所爱的人生活在我们身边，我们对他的爱就立刻有所减弱。理亏的总是在眼前的人。

十二

天气开始凉爽了，人们犹豫是否该生火，就仿佛在未卜的命运前犹豫不决。因此，卡兹纳伏母子俩，饭前饭后都呆在厨房里。这便使母亲和儿子更接近。他不只是说说无关紧要的话，他所有的话都表明他内心隐秘的变化，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好奇心。

"你和爸爸，你们相爱吗？"

对他这个人来说，这是多么奇怪的问题，因为他过去很少想到活人，更不用说死人了。她不知如何回答，他预感到在她儿子口中，爱这个词具有新的深刻的含意。他又问：

"你爱他像爱我那样吗？"

她回答说："这不是一码事。"不，那位左右她的痛苦和欢乐的爱子——她的生命就悬在他身上——使她感到一种无法满足的统治和精神占有的欲望，这种欲望和习惯成自然的感情以及伙伴关系毫无共同之处，那种伙伴关系很快就被死亡中断了，而寡妇并未流很多泪。纽马·卡兹纳伏是孤独一人死去的，因为那年菲丽西泰带着费尔南去萨利城温泉进行治疗。她知道丈夫像平时一样去俱乐部玩牌，然后在回家路上摔倒在梅莱小姐家门口。但她不记得别人给她讲的，她丈夫如何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死去，她也不记得在这前一天他视察了世界上他最心爱的地方：他管理的救济院，这块心爱的地产，他曾要求在他坟墓上盖上这块地产上的油质土，——她也不记得他最后一句话是："信仰拯救了我们。"她不愿意回忆她当时暗暗感到的满意，因为不用她

在场就一切完事大吉，只剩下一些银钱事务要处理，而她对此兴致勃勃。和她唯一心爱的人单独相处，她感到自由而兴奋不已，这种可耻的兴奋从未使她有丝毫不安，因为她从未反省过自己的良心。

“我弟弟亨利死的时候，爸爸很难过吗?”

这个新问题使她大吃一惊。一盆熊熊的葡萄枝柴火照亮厨房里退了色的方砖。玛丽·德·拉多斯拿着第一只斑尾林鸽在煺毛。她的外孙穿着黑色罩衫，捂着耳朵，在灯下结结巴巴地背诵基督教教理问答：“因此有三个上帝?”“原谅我，嬷嬷，三位一体，这三位构成同一个上帝。”这个名叫雷蒙的孩子在葡萄收获季节总是呆在他姥姥这儿，因为他父母被伊坎府邸的侯爵老爷雇去干活了。

“你父亲和我，我们都一样难过。”

“可你对我说过，是爸爸坚持要给小亨利在临终的床上拍照的……而你，你觉得大可不必。”

她在脑海中又看到照相簿里那张死去的孩子的脸，木然，灰白，模糊，可怕。费尔南对这些早已过去的往事突然感到如此好奇，真是奇怪！他像一个作美妙旅行，却心不在焉，毫无准备的人，很久以后却懊丧不已，因为有些东西他未注意看，就将永远看不到了。他逼着母亲去回忆当她的幼子夭折时，她丈夫悲痛欲绝，而她自己的悲伤显得那么微弱。她当时唯一的恐惧是害怕费尔南也得这个病。她也担心弟弟得脑膜炎死了，将来会不会影响哥哥。她曾有如释重负之感：“幸亏不是他”。我的天，他为什么重提这些往事？这一切都是四十年以前的事了。她抬起眼睛看他，他背对着火站着，神经质地晃动着左大腿，就像他在

想一个念头时那样。啊！仇人，总是她！只有她才在这个老人心中唤醒那种对昔日往事的歉然的好奇心，那种对无济于事的梦幻的爱好。但菲丽西泰无法想象出费尔南此刻冥想什么，也无法理解他古怪的思路。他在想他母亲和他自己，他想："我比她更可怜，因为我什么也没有，而她还曾有过我。"

葡萄枝烧完了，黑暗笼罩了厨房。玛丽·德·拉多斯点燃一盏皮蓉灯[1] 放在桌上，桌上的漆布已被弄脏并被刀划破了。背诵基督教教理的孩子将臂肘支在桌上。他的一只手插在那像乌鸦羽毛般的乱蓬蓬的头发里，手显得很白。他重复说："因此有三个上帝？"就仿佛他不知道只有一个上帝——一个爱似的。他不时抬起困乏的眼睛看火炉前两位神色阴沉的主人。玛丽·德·拉多斯在洗碗间洗碗，六十年来她一贯如此。等她回来时，她的外孙把头搁在桌上，张着嘴睡着了。她凝视着他：一种难以形容的微笑使她那黄杨木的脸，黑圣母的脸焕发出光彩。尽管他已到了初领圣体的年龄，她还是把他抱起来。可爱的脑袋一动不动，青一块紫一块的，肮脏的腿将小驴蹄般的钉上钉的鞋摇来摆去。她把他抱走，直着腰：她十二岁时就当佃农的佣人，佣人的佣人，在朗德地区这叫做下等女佣人；人们逼她一手拉着一个孩子，还在她柔弱的背上绑上一个婴儿，婴儿一哭，她就挨打……

菲丽西泰感到爱子在看自己，便抬起眼睛。有多少天他不曾如此温存地注视过她？她是那么激动，以致笨拙地抬起身子，用一只胳臂搂住儿子的脖子，把他的头拉过来，并且说：

"我又找到我的孩子了：他可怜他的老妈妈。"

---

[1] 皮蓉是发明此灯的人。

要是她预料到他会如何回答，啊！她一定会克制自己不流露真情！话刚出口，她就挨了当头一棒：

“是‘她’要我对你好的……”

于是他吻了一下她的面颊。

她离开他。一列货车的隆隆声逐渐远去。母亲感到这句话在可怕地咬噬着自己的心。是仇人使她得到他宽恕：她得忍受这个耻辱。他爱玛蒂尔德，以致使她死而复生，并且深信她存在于他心中，存在于他身外。玛蒂尔德的存在使他得到他在母亲统治下所从未有过的平静。雨点打在铺满树叶的小径上。在树荫下，有个铜盆闪闪发光，好似灼热的脸。

十三

第二天晚上，母子俩人在原处坐下。费尔南以前说过：“可以叫人在书房里生个火”；但菲丽西泰答道：“冬天长着呢”。她年轻时在这荒僻的朗德待字闺中，也像今晚一样在栗子和八角茴香芬芳扑鼻的厨房里度过一个个夜晚。但当时没有灯，一根松脂蜡烛照着她膝盖上刚从书店收到的《三个火枪手》。在那遥远的年代里，玛丽·德·拉多斯在此刻也许才能坐下，要是她纺线的话。狗低声叫着，因为猪引来了野猪。在桌上，雪白的餐巾盖着玉米粥。邻居们把木鞋脱在门口，带着一阵夜晚的树脂香走进来。一辆大车在沙土上的车辙里颠簸。而今晚，是一辆呜呜鸣笛的火车划破黑暗。菲丽西泰听着，她的太阳穴在跳动。她

对玛丽·德·拉多斯说她胃里很胀，她本不该再盛一次鳗鱼的；但那是为了让儿子多吃点。昨天射来的箭还插在她肉里。她不说话：从此一句话也不说，免得再遭打击。玛丽·德·拉多斯让雷蒙背诵宗教信经。他老是在那几个地方哽住。

"重背一遍。"

"我相信圣灵，神圣的天主教会，领圣体，赦罪，永生……"

"还有肉体复活呢？重背一遍！"

他一口气背下去，但像一个踢腿不前的小驴驹，老是在那个拐弯的地方突然刹住，神情固执不安。

"重背一遍。"

他又一次开始小跑，然后是全速前进，来到"肉体复活"前又打住了，两耳挺得直直的。

"他在想什么呀，这孩子？给我重复二十遍。"

于是，仿佛在玩游戏时要快快地说"大钟在敲"那样，孩子笑着重复背："肉体复，肉体复活。"

当他住口时，响起了主人的声音：

"有人相信肉体复活……"

一提到宗教，玛丽·德·拉多斯便照例满心疑虑，大不高兴，她从圆框眼镜上面观察主人。但她放心了，因为他没有笑。菲丽西泰假装不明白他指的是哪个肉体，她低声埋怨说：

"你知道我们答应过玛丽·德·拉多斯不谈那些关于仁慈上帝的事……"

她接着说：

"我真难受！"

他不回答。他在厨房里踱来踱去，玛丽·德·拉多斯点一根蜡烛，把孩子领走了。他终于在离火最远的地方，在厨房深处站住

不动了，前额贴在黑暗的玻璃窗上。他母亲感到身子很不舒服，呼唤他，但他听不见。她从来没有感到爱子对她如此冷淡。她只看得见这个和黑夜混淆难分的、昏暗的高大身躯的外形。她想再次呼唤他，但喊不出声来。她已经看不见他了；他不在那里；他下沉，他消逝在深秋潮湿的黑暗中。她使出最大的劲，终于喊出来了：

"你在哪儿？"

他头也不回地回答说，他在听雨声，然后他又把脸贴在玻璃窗上。他就这样久久滞留于适意的昏沉状态中。听着雨点打在靠窗口的一片玉兰花叶上那重复而固执的声音，随后，一阵风吹过，树叶下便是一阵短促的骤雨，然后就是驶过去的最后一班快车，只见一道令人眩晕的亮光冒着危险在黑暗中飞速掠过。最后传来一个他仿佛熟悉的声音：好几个星期以来，吃过晚饭，他母亲就像摔进窟窿似的一下子睡着了，时间不长，而且低着头，张着嘴，难看地打着呼噜。他还想继续沉思，但这鼾声打扰他，他发现这声音比往常更响，更艰难。费尔南转身拿起桌上的灯，走近正在睡觉的母亲。他没有立刻明白：那土灰色的脸上，眼睛无神地张着。舌头从一动不动的左嘴角稍稍伸出；右嘴角挛缩，样子古怪。

十四

"如今再没有这种体格了，"大夫说，他吃惊老妇人居然活下来。当然她瘫痪了，不会说话。人们把她的卧室安置在一楼书

房里，这样她白天可以呆在厨房里。

"在这儿总有点什么事，有个什么人，好给她解解闷。她听得见火车的声音，看看钟，知道火车误点没有。"玛丽·德·拉多斯说。

其实，她活着就是为了等待费尔南。他在早晨八点左右进来。他的牛奶咖啡摆在桌子一角。他吻吻母亲的前额；她坐好，瞧着他吃。最初，这双无神而充血的眼睛使他不舒服；但后来他就不大在意了。他独自吃完午饭后，就在瘫痪病人对面坐下，打开小吉隆特报，尽管他习惯了这些，他仍设法用打开的报纸挡住那呆滞贪婪的目光。"她的眼睛简直要把他吞下去，"玛丽·德·拉多斯说。读完报，他就走了。他关上门后，母亲还久久盯住这扇门。她用还能动的那只手擦呀，擦呀，在她衣服上的一个地方，总是那个地方，擦来擦去，摩擦得锃亮。爱子又穿过厨房来吃晚饭，总算熬到了晚饭后的闲坐时刻。他不再把自己的脸藏起来，也许因为他勉强自己作出这最后的施舍：听凭母亲来崇拜自己。她生活一整天正是为了等待这黑夜开始的时光。在眼睛被黑暗笼罩之前，她尽情饱享眼福。这是快三点钟，是将海绵献给受难者的时刻[①]。啊！这紧张的脸上流露出那么深的爱，但它是献给另一个女人，而不是献给她的，这爱比黄连还要苦！然而菲丽西泰模糊感到她为儿子受苦是好事，她哪知道自己已钉在十字架上了。

她在冬天快结束的时候去世了。朗贡地方的人说，费尔南

---

① 圣经上写道：耶稣在下午三点钟临终前感到口渴，人们便把海绵浸了醋给他喝。

在墓穴上俯着身子，好像想往里跳，所以人家不得不拉住他。谁也不知道他只是想在那些暗穴里的物体中间寻找玛蒂尔德的匣子，在那里面，她正重归为灰土。

十五

起初费尔南·卡兹纳伏以为他只是因为公证人纠缠不休，才无心去想玛蒂尔德：一个大腹便便的小矮子，整天来麻烦你，摊开种种字据文契让你签字，你如何还能沉思，如何还能深入内心，下到那个亲爱的灵魂所在的深邃的居处？费尔南的父亲，纽马·卡兹纳伏曾取消未成年儿子的继承权，把财产给了妻子。这个不合法的遗嘱，费尔南从未、也不会想到要违抗；如今还有一些老家族，在那里父亲权威至高无上，胜过民法法典。再说，费尔南成年以后，也乐于把这些事委托给母亲，她丝毫不感到是负担；他每个月从她手里领取必需的钱，这种常遭玛蒂尔德嘲笑的附庸地位，一直维持到老太太瘫痪。

费尔南·卡兹纳伏最后一次签完字后，确信完全是他那些利息和地产的麻烦事，破坏了他原先和玛蒂尔德相会时的那种安宁、那种神妙的呆滞状态。后来，他发现在银行开个户头多么方便，松树生长也不用人去操心，他母亲在诸圣节乘上马车到沙地去“处理松脂问题”①，不是为了别的，只是为了能够每年一度在秋分的风吹动深色的松树梢的时节，去吸吸她老家的松树气味。

① 付工人工资及出售松脂等事。

这位寡妇曾把丈夫钟爱万分的葡萄园匆匆卖掉，但对她出生的那片阴暗的森林，她是一小块也不肯出让的。费尔南还记得小时候去外祖父佩卢埃尔家，那段路长而又长，他乘马车穿过索泰尔恩地区，然后，过了葡萄园和欢快的加龙河，来到放牧人开辟的林间道路。那些年头，母亲用黑带围着脸，在她下巴下面打个结。孩子在那辆旧的双轮车里摇来晃去，仰着头看着十月份混浊的天空在密密的黑色树梢之间流过，当一群排成人字形的鸟从那晃动的彼岸飞向此岸时，孩子就叫了起来。遇到有一股流水使路拐了个弯，使人突然感到一阵凉气，母亲就用自己的大衣把他裹起来，仿佛在用一只黑翅膀护着他。她就怕他着凉，如果相反，他嚷嚷太热，她便不安地在他的领口和脖子之间，伸进一个指头。有一天有雷雨，牛虻惊了马，马就挣断了一根车辕。那是天黑得早的季节。赶车的农民修车，费尔南和母亲就在路旁等着。他还记得，在那条荒无人烟，暮色苍茫的路上，他有一种幸福的安全感，因为有母亲在身旁。在盖着灰烬的路旁斜坡的另一边，在被大火烧过的荒原上，矮矮的红棕色蕨草在战栗。一位牧羊人发出野兽般的唤声，他在呼唤被夜雾笼罩的地方模糊不清的、四散的羊群……一种幸福的安全感，因为有母亲在身旁……

费尔南四下看看：这确实是玛蒂尔德去世的那间屋子。这是她那没有笑容的贝壳像框。一只小鸟用它春天的噪音在歌唱。这是一个充满烟雾的阳光灿烂的早晨。要想和玛蒂尔德重聚，他必须从遥远生活的深处回到新近生活的最表层。他努力使自己动感情，想着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多么短。现在儿媳妇已不再由于不在人世而比婆婆更胜一筹；她的老仇人已经在紧靠底墙的左边第三个墓穴中和她重聚。从此两人都属于逝去的世界；

费尔南很愤恨，在他生活中只有一小部分给了妻子，而全部过去的岁月都被母亲那巨大的影子罩住了。

他穿好衣服，去花园里徘徊，偷偷瞧一眼书房的窗子，那里再没有窥视他的那个白发苍苍的脑袋惹他生气了。是不是因为他知道再没有人窥视他，所以他才不大想去和玛蒂尔德相聚？是不是必须母亲用她那纠缠不休的，无边的爱的火焰将他团团围住，使他走投无路，他才深入内心去寻找玛蒂尔德？如今大火熄灭了，——这大火过去曾使他狂怒，现在却突然让他在残灰中冷得发抖。有种人只是为了反对某人才会去爱一个人。正是遭他们遗弃的女人的呻吟声鞭策他们去寻找新欢。

现在，在南面小径上，无所事事的费尔南站住了，他嗅了一朵丁香花，又嗅一朵，就像一只笨拙的熊蜂。而女贞树篱笆却并未使他想起任何面庞。玛丽·德·拉多斯喊他吃午饭，他吃了些刚摘下的豌豆，比往常吃得多。饭后消食，他一人呆在放着瘫痪人病床的书房里，感到暂时的舒适，在几秒钟的刹那间，他想到他的“习惯”。他决定拍个电报给于格里大街，他在书桌前坐下，寻思他从前生气时写的那些话（因为他总是在和母亲吵架后才想出走），但已经劲头不足了。尽管她拿他当笑柄，对他嚷嚷道：“你回来时，我看你是什么神气……不过三天，瞧你才精神呢！”他知道她会忧心忡忡，憔悴不堪，在他回来以前，她简直没法活。如果他的出走不放下这分焦虑，他也许根本就不会出走。归来是令人屈辱而甜蜜舒心的，在一种带着微嗔的欢乐，温情的嘲笑和无微不至的关心的气氛中他又复生！一想到他将从波尔多回到这空荡荡的房子，他的心就凉了，——想到他这个精疲力竭的上了年纪的回头浪子归来时，下了火车，他将看不见母亲依在车站

对面的平台上，一只手遮在眼睛上，在成群旅客中寻找他。他已经把电报撕成碎片。没有任何事可做了。如果说他母亲愿意他只靠她为生，仿佛靠着她呼吸似的；如果说她不能忍受任何工作，任何娱乐，任何希望，任何爱情来和她争夺儿子的话，那么，她如今在阴曹地府完全可以为自己的杰作而洋洋得意：母亲这个太阳刚刚熄灭，儿子就像脱离轨道的地球，在真空里旋转。

十六

在沿波尔多——赛特铁路的大路上，人迹稀少，行人有时停下来观察树丛中这所寂静的大房子，据说再没有人跨出这屋门了。在几个星期里，他们还看到百叶窗被打开，在这百叶窗后面，费尔南躺在玛蒂尔德的床上彻夜不眠。但一个仲夏的早晨，这些百叶窗一直关着：一切生命都从这个被菲丽西泰称为“敌楼”的屋子里消失了。在星期日，菲丽西泰·卡兹纳伏的窗子打开了很短的时间，接着便是费尔南房间的窗子，费尔南躺在他小时候睡的那张床上盼望能睡着。但他在所有这些床上，都受到失眠的无情折磨。到了秋天，圣米歇节，一些穿着破烂的大红衣裳的吉普赛人靠着花园的栅栏搭起帐篷，点起气味难闻的篝火，这时菲丽西泰的房间，然后费尔南的房间就永远关闭了。仿佛在一个濒临死亡的庞大身躯内，生命从房子的两端撤出，集中到厨房。始终留在一楼的那张瘫痪病人的床，从此供费尔南使用。早晨，梳洗完毕，他就到厨房里，坐在火炉旁边那把椅子上，他母亲曾在那椅子上等待死亡，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楼上，玛蒂尔德去世的那间屋子积满了灰尘。尘土使贝壳像框的玻璃变得灰暗，玻璃后面那张没有笑容的年轻的脸模糊不清了。几枝枯萎了好几个月的百合花还插在瓶子里，而从前费尔南又是怀着多么热烈的虔诚来插瓶花。玛丽·德·拉多斯咕哝说她不能样样都干。

尽管玛丽·德·拉多斯和以前一样始终是个顺从胆怯的女奴，但她现在看这个老偶像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它的螺栓拧开了，它从底座上被放倒，完全听从她支配。费尔南要她像从前守护女主人那样，睡在书房隔壁的一间小里屋里，这样他可以在夜间用哀伤的声音叫她。她是他最后的避难所，她见过老祖宗，她用已经失传的方法做汤汁，连最远的房间都充满这种曾为他的祖父母所喜爱的香味。佩卢埃尔家三代人磨损了这双洗衣人的手。但是命运追逐费尔南·卡兹纳伏，一直追到这最后的避难所，并把他赶了出来。

随着野鸭和怯生的斑尾林鸽的到来，开始了采葡萄的季节，玛丽的外孙雷蒙又来到了厨房，他的父母在伊坎那位侯爵老爷地里剪摘葡萄。他已长成一个漂亮的小家伙，很壮实，有着一对大扇风耳，胸脯像陶器似的晒得黑黑的。他那双没有疵斑的赤脚在磨损的石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他那红棕色葡萄般的眼睛里藏着掩饰不住的笑意。玛丽·德·拉多斯最初怕他惹男主人讨厌；因为孩子不停地出出进进，不带上门，或是把门关得砰砰响。但费尔南不让她骂孩子。他用他母亲去年默默盯着他时的那种深情，注视着这只小乌鸦。他很想跟孩子说话；但应该和一个孩子说点什么呢？有时他从小口袋里掏出一个装着止咳糖的圆盒，雷蒙来到他够得着的近处时，他便把诱饵递过去，低声说："吃块

糖?"孩子站住了，喘着气，满脸通红。趁他拿糖的时候，费尔南抓住他胳臂，拉住他。但他，蓝黑色的头发像羽毛似的竖在头上，他转过头去，跺着脚，挣着要飞走……

玛丽·德·拉多斯看到她外孙确实不使主人讨厌，便设法把他留下来过冬。费尔南没有嗅出危险。要是菲丽西泰，她根本不会考虑这种要求：她知道"对这种人绝不能松口"。菲丽西泰会骂玛丽·德·拉多斯是乡巴佬，把她赶回厨房，然后她一定会对心爱的儿子重复说："你要是没有我呀！幸亏有我在这儿！没有我，你早上当了。你只看得见自己鼻子尖下那点东西。你赤手空拳，像婴儿一样。要不是我在提防意外，随便哪个人就能把你骗了……"可是她再也不走在他前面替他拨开树枝了。雷蒙的父母在一再要求下才答应让孩子留在卡兹纳伏先生家，他们装出发慈悲才勉强让步的样子，甚至在这个时候，费尔南也没有预感到任何危险。

这个满手冻疮和黑迹斑斑的贪吃的小家伙，把沉默的主人不当回事，仿佛他和食柜，和时钟一样，很快就使费尔南不高兴，接着就使他厌恶了，因为费尔南发现玛丽·德·拉多斯干活丢三落四。她只顾这个属于她的血统的、容光焕发的孩子，而忽略了年老而病态的偶像。孩子没回来，就不吃晚饭。他那双木鞋在石阶上喀嗒一响就宣告该吃饭了。十二月份雷蒙得了一场轻微的咽喉炎，为此，玛丽·德·拉多斯擅自离开她睡在主人近旁的那间小屋。最糟的是孩子的母亲借口照料孩子，也住到这里来了。玛丽·德·拉多斯非常害怕这个女儿：这个没牙的、黑皮肤的朗德妇女，眼睛和嘴都露出一种母鸡的凶相。父亲在一个酒库工作，晚上回来——他是那种虎背熊腰，十分高大的加龙人——但肚

子鼓鼓地露在腰带系不住的蓝裤子外面——这是个内脏被致命而甜美的索泰尔恩酒腐蚀的垮掉的大力士。虽然孩子病已复原，夫妻俩每天晚上仍然在厨房里吃饭，费尔南只好去饭厅吃饭了，那里尽管生着熊熊大火，却总是冷冰冰的。在他很短的吃饭时间里，他听见粗俗的笑声、尖叫声；但当玛丽·德·拉多斯推开门给他端来菜时，就只听见轻轻的方言、匙和碟子的碰撞声，直到门重新关上后，他们又尖声嚷嚷起来。

他们不知道，费尔南·卡兹纳伏在这间发黄的假护壁板一向惹他讨厌的、冰冷的饭厅里，再不是单独一人了。他把眼睛从餐盘上抬起来，在他母亲高高在上坐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位子上，他又看到了她，威风凛凛，俨然是统治者的神气——她死后更为威严了，她那神圣的怒容使她软弱的儿子羞愧不已。怎么！他赶不走这群寄生虫？费尔南的脑海中又出现这位望而生畏的女神，她只要眉头一皱，那些下属们，经纪人，佃农，以及各色各样的仆人就都乖乖地听话。他，这个快要下沉的老艾奈①向无比强大的"热尼特里克斯"伸出求援之手。他战败了，便崇拜那昔日的强者。他那令人钦佩的母亲！为什么一个爱嘲笑的小小家庭教师竟敢挡她的道？玛蒂尔德，你的幽灵也坐在这张桌旁，远离炉火，你坐在穿堂风中，仿佛在世时那样，死亡不再使你神化了。但费尔南还记得那弯弯的背，那挨打的神情，那被追逐的母猫的黄眼睛。

一列特别快车驶过，震得房子颤动，但厨房里的吵嚷声使人听不见火车驶在加龙河上的隆隆声。母亲的怒火，那种往往使

① 艾奈，古代特洛伊王子，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陷，他背负老父，携带幼子出逃。

笨重而粗暴的女人跺脚的狂怒在费尔南心头升起；他已经站起，朝门口走去，这时玛丽·德·拉多斯出现了，端着一盘乳制品。她凝视着主人，她善于在这张脸上窥出风暴的迹象。她用哽住的声音说：

"我去告诉'闺女'说她使先生累了。"

她颤抖着回到厨房。"闺女"使她恐惧，朗德地区每家的儿女都使老人感到恐惧。（女儿和女婿一分钱一分钱地夺走了她那可怜的积蓄，现在还责怪她藏着钱。）费尔南听见老太婆一人在说话，说了几秒钟。但女儿那可怕的喉音突然操着方言吼叫起来。费尔南·卡兹纳伏不懂方言，这一点最说明他过去的生活是极端的孤独。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听明白玛丽·德·拉多斯在反对她的孩子们。但他们要老太婆干什么呢？在他们的话语中反复出现"先生"这个词，毫无疑问，他是这场争吵的起因。由于听不清楚，费尔南离开饭厅，穿过门厅。他的脚步声在这其大无比的门厅里引起回声，从门厅两头那两扇没有护门板的门透进寒夜的清光，形成两个长方块；然后又是一条走廊，他便来到厨房开向大楼梯的那扇门前。他在黑暗中哆嗦着，听见除了"先生"以外，还经常有"小家伙"这个词。玛丽·德·拉多斯用法语叫了起来："可我告诉你们，他一次都没有问起小家伙的情况。"她总算了解先生的吧！他这个人才不把小孩当回事呢！孩子给他解了几天闷。现在他不要他了。总不能强迫他吧……闺女打断她，尖声嚷道："什么能不能！你要什么，你就能强迫他干：他离不了你，这个懦弱无能的老东西；可你是不爱自家人的……"她又用方言吼叫起来。

费尔南挺直他那高大的身躯。他母亲在推他向前；她在他心里，她附在他身上。他还等什么？还不闯进去一脚把桌子踢

翻？可他腿发软，心发慌："先睡一会……"他倒在那只半开半闭的木箱上。木箱盖砰地一响，这清脆的声音使门后面的叫嚷声戛然而止。他站起来，走到书房里，那里的炉火由于没有添柴已经熄灭了。他总算睡下了，吹灭蜡烛，才发现玛丽·德·拉多斯还忘了关百叶窗。他从床上看到洁净的夜晚。由于下了一整天雨，树在滴水，四周异常寂静，世界上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这安静的泪水声。他感到平静，超脱，仿佛在他这难以忍受的生活之外，在他自身的冷酷之外，他预感到一个爱和寂静的王国，在那里他母亲不是那个刚才附在他身上的疯狂女人，——在那里玛蒂尔德向他露出一张轻松的，永恒安详的脸——一个幸福人的微笑。

天亮时，哗哗的雨声把他惊醒。他真恨这冬日昏暗的早晨！他甚至忘记自己曾预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完美幸福。这昏暗的早晨使他那些卑鄙的怨恨一齐涌上心头。他蜷缩着那疼痛的上了年纪的身体，呆在被窝里。他看到眼前这一天，仿佛是焚烧过的荒原上一条空旷的沙土路。他闭上眼，想磨蹭过去，以便不知不觉地到达午饭这块绿洲。玛丽·德·拉多斯生火，把滚烫的牛奶咖啡端来他床头时，他脸贴着墙，假装睡觉。

十七

午饭后，费尔南·卡兹纳伏坐到厨房的炉火前。在这外面淅沥下着雨的十二月，在半明不暗的天色下，他在扶手椅上蜷缩着，多像他死前的母亲，如果他知道这个，他该怎样地害怕啊！玛丽·德·拉多斯走进来，扶着她身体衰弱的外孙，他今天是第一次

起床。她偷眼瞧主人，想猜猜他在想些什么。但他一直盯着火焰。于是她把胆怯的孩子推到他跟前，一再说：

"跟先生说什么？"

费尔南·卡兹纳伏连头也不回。玛丽·德·拉多斯又说：

"他可受罪了，这可怜的孩子。他瘦得不像样子。脸上就剩下两只眼睛了。"

于是她摸摸他的胳臂。主人已经拿起火钳，又不得不放下，因为他两手发抖。最后他用冰冷的目光盯着这孩子。尽管他不会说方言，他还是记起两个字，他外祖父佩卢埃尔和菲丽西泰·卡兹纳伏打发一个人或一头牲口时常说的两个字：

"滚开！"

他已经站起来，仍然像他母亲——不过是像他那不可动摇的，令人生畏的母亲。玛丽·德·拉多斯吓呆了，崇敬地往后退，拖着那个毛发竖起，像有病的乌鸦那样一跳一蹦的孩子走进洗碗间。

费尔南·卡兹纳伏在书房壁炉前坐下，一直到黄昏。才四点钟，玛丽·德·拉多斯就端来一盏灯，关上百叶窗，他一人呆着，一直到又听见嚷嚷声，他明白雷蒙的母亲在厨房里。于是，他感到昏暗的门厅，和头天一样，在木箱上坐下，一动不动。只听见玛丽·德·拉多斯恳求地说："不，不，这会使他中风的……"突然，闺女那带喉音的方言把她的话声盖过了。她喊着说，由她来摆餐具；可为什么这口气咄咄逼人？费尔南身上发冷，他回到书房，一动不动地看着火。七点钟时，玛丽·德·拉多斯来说，先生可以吃饭了。她拿起灯，像每晚一样，把灯举高，闪开身让主人先走，在灯光下，他一清二楚地看见老人那张惊恐失色的脸。他穿过

厨房，推开饭厅的门；于是他明白了：在干净的桌布上，在他的餐具对面，放着另一副餐具；由于桌子很高，那闺女在椅子上放了几本书，这样雷蒙吃晚饭时就舒服一些。

孩子躲在门后哭泣；尽管他母亲开始提高嗓门，再三命令，他仍不敢进来。这时费尔南·卡兹纳伏感到怒潮在心头卷起、澎湃；他高兴地让母亲占有他，附着他。他斟了一满杯酒，一饮而尽，然后作了一个动作，于是给孩子准备的菜盘便当啷掉到石板地上摔个粉碎。这一阵哗啦声以后，厨房里好像一个活人也没有了。主人走进去，首先看到那个长着一双家禽眼睛的闺女，和她身后双手合掌举在胸前的玛丽·德·拉多斯。他又记起他母亲将身旁的人畜统统赶走时说的那句方言：

"你们滚！"

于是那闺女走上前来，连珠炮似地叫着，说是先生要把孩子留下的；他甚至使孩子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一直这样理解，是由先生抚养他……孩子已经很舍不得先生了……她突然停住，主人的沉默和那冰冷的目光把她吓住了。他重复道：

"你们滚！"

于是那闺女勃然大怒，吼叫说他们不能自己走，他们要把老太婆带走。玛丽·德·拉多斯明白了吗？她不抗议，微微侧过身去，用那青筋突暴的双手捂着脸。洗碗间的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孩子那张脸，活像被人从窝里抓出来的小狐狸。这时，闺女自信用这个威胁能镇住敌人，就胜利地微微一笑，露出那发硬的牙床和黑嘴巴。这微笑使费尔南·卡兹纳伏彻底被母亲的神灵附身。他颤抖的手指在钱包里摸了很久，找出一张一百法郎的票子扔给玛丽·德·拉多斯（那闺女捡起了票子）。然后他打开门，用平和的声音对女仆说：

"你明天来取你的箱子。"

她看着他。此时此刻，赶走她的，不仅是这一位主人，而是全体已故的主人。看到她不走，他用老佩卢埃尔的声调又说一遍：

"滚蛋！"

于是他扬起头，脖子胀得仿佛是朱诺女神[①]——就像他母亲在世时那样。

十八

费尔南·卡兹纳伏听见他们的木鞋咯咯地沿着波尔多——赛特铁路远去，他再次斟满酒杯，一饮而尽，然后离开厨房。最后那班火车已经在河上隆隆驶去；房子不再颤动了。薄薄的几片云在看不见的月亮下面掠过，但月光还是洒满大地，因为虽然没有灯，站在门厅中央的费尔南仍旧在门口那面镜子里看到自已的身影。四周的寂静比平日晚上更为深沉。然而就他所记得的，他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从未听见过玛丽·德·拉多斯的呼吸声。不过，只要在远处一间房里睡着一个人，他的呼吸就足以震动大气，在我们不知不觉之间，一股小小的，人性温暖的热浪就会拍打着我们的心。因此费尔南·卡兹纳伏是第一次体验到寂静。和头天一样，他听见树枝不停地往下滴水，在这死寂的房子周围只听见这平静的泪水声，也许他又重获他在那一瞬间的心

① 朱诺，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她高傲，好忌妒，喜报复。

灵，重获接近王国时所感到的宁静，在那王国里，他母亲依旧是他母亲，然而又是另一个人——那个驱使他将顺从的老女仆从家中赶走的母亲——然而又是另一个人，她仍然活着，在另一个世界活着，她今夜使他平息一切怒火，厌恶一切冷酷，使他感到一种神秘的解脱。至少他认为如此；他不去想他喝的酒，也不想只需要一分醉意就能使我们预感到永恒。寒冷使他从这甜蜜的呆滞状态中醒过来。他浑身发颤，牙齿格格打战，就像玛蒂尔德临终时那样。于是他哆嗦着，沿着“敌楼”的走廊，从一间房走到另一间房，一直来到那间房里，在那里，月光透过百叶窗照在一个贝壳像框上，并在墙上映出凋谢的百合花的纤影。这个平台通顶楼，顶楼在门厅上面，使两座楼相连，他走了进去。一扇天窗将如水的皎洁的月光收集起来，并将它泻在一个绘着郁金香图案的箱子上。费尔南踉踉跄跄地撞着一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打开阁楼的门，玛丽·德·拉多斯在守护女主人以前就睡在这里。她每天早晨仍在这里梳洗，她在世上的全部财产也都保存在屋里一个黑木箱中。在这里，可怕的寒冷散发着肥皂和服侍别人的人的衣服气味。天窗比顶楼的还窄，它将全部清澈的夜光都集中在一位张着双手的圣母石膏像上，却把床头上方一个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留在黑暗中。床上铺着一条有人物图像的旧提花布被，这是小屋里唯一鲜艳的东西，唯一的财富，但如果有人对玛丽·德·拉多斯说“这东西值钱”，那她早就会扔掉了。费尔南·卡兹纳伏就在这床被上坐下，他向前弓着身体，胳膊肘放在膝盖上，两手捂着脸，他哭了。寒冷使他脸颊上的眼泪变得冰凉。他的身体在颤抖。他害怕在这间阁楼里独自死去，就蹒跚地从顶楼下来，抓住楼梯扶手才一直来到自己床前。

他睡不着，感觉在胸口和四肢上压着什么沉甸甸的东西。有人在花园里走动，这是做梦吗？不，因为佩利乌狂吠，然后突然平静下来。费尔南想起自己忘了闩门。他听见大门轻轻被推开，但他丝毫也不害怕。在厨房那边，脚步声渐渐远去，然后地板上透进一线微光。他闭上眼睛，又睁开。玛丽·德·拉多斯拿着一盏灯，被她一只手挡住的灯光射在她那黑圣母般的脸上。但她不朝前走；她等着他喊她：

“玛丽！”

于是她放下灯，来到他跟前，他便感到那只操劳过度的手抚在自己的前额上。

苔蕾丝·德斯盖鲁

桂裕芳 译

天主呀，怜悯怜悯疯狂吧！造物主呀，难道在你眼中也存在魔鬼？只有你才知道他们为什么存在，他们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可以不形成……

夏尔·波德莱尔

苔蕾丝，很多人会说你是不存在的，可是我，我知道你存在，多少年来，我在窥伺你，还常常在路上拦截你，摘下你的假面具。

我记得少年时代曾经在令人窒息的重罪法庭上见到你那没有嘴唇的苍白小脸，在你面前，浓装艳抹的太太们比律师还凶狠。

后来，你又在一间乡村客厅里以茫然失措的年轻女人的面貌出现，年迈的亲戚和天真的丈夫对你的照料使你烦躁。他们说："她是怎么回事？我们可是什么都给她。"

从那时起，我曾多少次欣赏你那放在宽阔美丽的前额上的稍稍嫌大的手！我曾多少次看见你在家庭的活人栅条后面像母狼一样打转；你用恶狠的忧愁的眼光盯着我。

很多人会惊奇我能想象出这样一个比我所有的人物更令人憎恶的女人。难道我就不会讲讲襟怀坦白的正人君子？"襟怀坦

白"的人是没有故事的，而我知道的，是与卑贱肉体混淆在一起的、隐秘的心灵的故事。

苔蕾丝，我多愿意痛苦将你引向天主；我长期以来希望你配得上圣洛居斯特的名字①，然而，在那些相信焦虑灵魂的堕落和得救的人中间，有几位会惊呼这是渎圣。

至少，在我将你遗弃的这个人行道上，我希望你不是孑然一身。

① 洛居斯特，古罗马有名的女下毒犯，后被处死。此处意指毒杀犯如灵魂得救，也能当圣人。

一

律师打开了门。在法院阴暗的走廊里，苔蕾丝·德斯盖鲁感到浓雾迎面扑来，她深深吸了一口气。她怕有人等着看她，迟疑着不敢出去。从一棵梧桐树下走出一位竖起衣领的男人，她认出是她父亲。律师喊了一声“撤销诉讼”，随后转身对苔蕾丝说：

“你可以出去了，外边没有人。”

她走下湿漉漉的台阶。是的，小广场上仿佛一个人也没有。她父亲没有吻她，甚至也不瞧她一眼。他正向杜罗律师询问什么，律师低声回答着，他们仿佛怕被人窃听。她隐约地听见他们说：

“明天我就会接到撤销诉讼的正式通知了。”

“不会再有什么意外吧？”

“不会了。俗话说：完事大吉。”

“我女婿递上那份证词以后，事情就有了把握。”

“把握……把握……谁知道会出什么事。”

“既然他亲口供认，说他从来不数几滴药水的……”

“你知道，拉罗克，对于这类案子，受害者的证词……”

苔蕾丝大声说：

“没有什么受害者。”

“我是说：自己不小心的受害者，太太。”

两个男子对年轻女人注视了片刻。她紧紧裹在大衣里，一动不动，苍白的脸上毫无表情。她问车停在哪里。她父亲怕惹

人注意，让车停在城外比多公路上了。

他们穿过广场。被雨水淋湿的长凳上粘着梧桐树叶。幸好，这些日子天黑得早多了，而且，去比多公路，他们可以走县城里最僻静的那几条街。苔蕾丝走在比她矮半个头的两个男人中间。他们旁若无人地又谈论起来。他们中间隔着这个女人的身体，觉得碍事，常常用胳膊肘推她，于是她稍稍走在后面，脱下左手的手套，顺手揪下沿途旧石墙上长着的青苔。有时，一位骑自行车的工人或是一辆双轮马车超过她，溅起了泥水，她只好紧靠着墙根。不过，暮色掩护苔蕾丝，使人们认不出她来。对她来说，面包炉和浓雾的气味不再只是小城市中黄昏时分的气息而已，她闻到了生活的芳香，觉得终于又回到生活之中，她闭目呼吸湿漉漉的、长满青草的、沉睡着的大地所散发的气息。她竭力不去听那位长着罗圈短腿的矮个子男人在说什么。他一次也没有回过头来看他女儿。要是她摔倒在路旁，他和杜罗谁也不会发觉的。他们不再怕提高嗓门了。

"德斯盖鲁先生的证词非常好，不错。可是还有那张处方呀。怎么说也是伪造的……而且是帕德梅大夫控告的……"

"他撤回了控告……"

"不管怎么说，她那种解释：一位陌生人给她一张处方……"

苔蕾丝主要不是由于疲乏，而是不愿意听好几个星期以来使她晕头转向的这几句老调，便故意放慢了脚步，但也没有用，没法不听见她父亲的尖嗓门：

"我可没少对她说：'倒楣孩子，想个别的借口吧……想个别的借口……'"

他确实对她说过，他可以问心无愧。可是为什么他仍然激动不安呢？他所谓的家族的荣誉已经保住了；从现在起到参议院

选举之前，谁也不会再记起这件事的。苔蕾丝这么想着，她不愿走近那两位男人。他们争论得很激烈，在公路中间站住了，指手画脚地说着。

“听我说，拉罗克，他得顶住。你得在星期日的《播种者报》上发起进攻，你要不要把这事交给我办？要写一个标题，比如《可耻的谣言》……”

“不，老朋友，不，不，再说，我能回答什么呢？很明显，这件案子草草了事，甚至都没有请专家来鉴定笔迹。沉默，不要声张，我只要求这一点。我会行动的，我会不惜任何代价，可是，对家族来说，还是把这一切遮掩过去……遮掩过去……”

苔蕾丝听不见杜罗的回答，因为他们加快了步子。她像一个快要窒息而死的人一样，呼吸着雨夜的空气；突然，她脑中出现了外祖母朱莉·贝拉德的陌生面孔——陌生的。你找遍拉罗克家或德斯盖鲁家，也找不出一张这个女人的画像、银板照片或照片来。关于她，大家都一无所知，只知道有一天她出走了。苔蕾丝想自己原来也可能这样被抹掉，被消灭，而她的小玛丽将来在像册里也找不到生母的面孔。此刻，在阿尔热卢兹的一间房里，玛丽已经睡着了，而苔蕾丝今夜到达阿尔热卢兹将会很晚，年轻的女人将在黑暗中听到睡着的孩子的呼吸，她将弯下身去，嘴唇将像寻找水一样，寻找这熟睡的生命。

在沟旁停着一辆四轮马车，车篷没有张开，车灯照着两匹瘦马的臀部。再过去，森林像一堵深色的墙，矗立在公路左右两侧。两面斜坡上的头几排松树顶梢越过马路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拱门，而神秘的公路就在这座拱门下向远方伸展。抬头仰望，越过杂乱交错的枝条可以窥见一线天空。

车夫目不转睛地盯着苔蕾丝。她问车夫赶不赶得上尼桑车

站的末班火车，他叫她放心，不过，最好不要耽搁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这件苦差事了，加尔代。"

"夫人，再不来这儿办事了？"

她摇摇头，车夫还是紧盯着她。难道人们要这样盯她一辈子吗？

"你满意了吧？"

她父亲好象终于觉察到她在身边。苔蕾丝瞥他一眼，打量着那张因肝火太旺而变得难看的面孔和被车灯照得一清二楚的长满了黄白色硬毛的两颊。她轻声说："我受够了……我累极了……"她停住了；说这些有什么用呢？他根本不管她说什么，也不再瞧她。苔蕾丝的感受与他有什么相干呢？他唯一担心的是他进入参议院的事受到阻碍，受到了这个女儿的牵连（这些女孩子不是白痴，就是歇斯底里神经质）。幸亏她不姓拉罗克了，她是德斯盖鲁家的人。刑事法庭总算躲过去了，他松了一口气。怎样防止政敌借这个创口来大做文章呢？明天他就去见省长，感谢上帝，《荒原保守报》的社长是自己人：这个小娘儿们的故事……他挽着苔蕾丝的手臂说：

"快上车吧，该走了。"

律师可能是耍花招——或许是为了在她走以前和她说点什么——问她今晚是不是回到贝尔纳·德斯盖鲁先生那里去。她回答说："那是当然的了，我丈夫在等我……"从她离开法官以后，她这才头一次意识到，再过几个小时，她就要走进还没有痊愈的丈夫躺着的房间里了，她将紧挨着这个男人生活，来打发那无数的白天和夜晚。

自从案件开审以来，她就来到这座小城的近郊，住在她父亲家中。今晚的这段路程，她大概走过多次了，但是以前她只想把确

切情况告诉她丈夫,没有别的心事;她每次上车前,总要听杜罗的最后嘱咐,德斯盖鲁先生在下次审讯时该如何如何回答;那时,苔蕾丝毫不焦虑,她想到又要面对那位生病的男人时也丝毫不感到局促不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在于真正发生了什么事,而在于商量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这种自卫行动使夫妻俩比任何时候都更融洽,融洽在他们的骨肉——小女儿玛丽身上。他们为法官编造了一个能够使这位逻辑推理家满意的、前后连贯的简单故事。那时苔蕾丝坐的也是今晚等她的这辆车,可当时她多么急着要赶完这段夜路,而现在她却盼望这段路永远走不到头!她还记得,那时她一上车就盼望已经到了阿尔热卢兹,走进了那间房子,她心里念叨着贝尔纳·德斯盖鲁等待的那些消息(他可以大胆说有天晚上她和他谈起过这张处方,那是一位陌生人求她捎带的,借口说他不敢在药房露面,因为他欠药房钱……但是杜罗不赞成贝尔纳说他记得自己责备过他妻子这样冒失……)。

现在恶梦消失了,贝尔纳和苔蕾丝今晚将谈些什么呢?她脑中浮现了那座偏僻的房子,他在那里等着她,她仿佛看到方砖地房间中央的那张床,堆着报纸和药瓶的桌子上的矮灯……被马车惊醒的看家狗还在汪汪叫,然后就不出声了;于是一切重归庄严的寂静,就像她瞧着贝尔纳剧烈呕吐的那些夜晚一样。苔蕾丝努力想象再过一会儿他们相见的第一眼将是怎样的;然后是这一夜,还有明天,后天,一个一个星期,她将生活在阿尔热卢兹这栋房子里,而他们再不需要为他们戏剧性的经历编造一段说得出口的叙述了。他们之间从此只有真正发生过的事,没有其他,真正发生过的事……苔蕾丝不知怎么好,转身对着律师(而她是对老父亲说的)喃喃地说:

“我打算在德斯盖鲁先生那里住几天。然后,如果情况越来

越好，我就回到我父亲这儿来。”

“啊！这不行，不行，不行，我的孩子！”

加尔代在座位上动了一下，拉罗克先生于是压低嗓门说：

“你完全疯了？挑这个时候离开你丈夫？你们得像手上的两根指头一样，两根手指头，明白吗？一直到死……”

“你说得对，父亲。我刚才想到哪儿去了。那么你会到阿尔热卢兹来的吧？”

“可是，苔蕾丝，跟往常一样，每逢星期四赶集这天，我等你们来。你们得来，跟以前一样！”

稍一违反常规就意味着他们的死亡，难道她不明白这一点？简直难以想象。同意了？他信得过苔蕾丝？她给家族带来的麻烦够多的了……

“你丈夫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说得不能再清楚了。”

于是他把她推上了马车。

苔蕾丝看见律师向她伸出长着黑黑的硬指甲的手，他说：“结局好，一切都好。”这是他的心底话。如果这件官司是按常理进行的话，他就捞不到油水，德斯盖鲁家会聘请波尔多的佩尔卡夫律师的。是的，诸事如意……

二

苔蕾丝喜欢闻这种旧马车上发霉的皮垫子气味……她忘记带香烟了，这也无所谓，她最讨厌在黑暗里抽烟。车灯照着斜坡、路边的羊齿植物和大松树的树根。一堆堆小石子弄乱了马

车的影子。不时驶过一辆大车，骡子会自动地靠右走，赶骡子的人睡着了，一动不动。苔蕾丝仿佛觉得永远也到不了阿尔热卢兹；她希望永远到不了。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到尼桑火车站，然后乘那趟逢站就停个没完的小火车。她在圣-克莱尔下车，还得坐马车走十公里才到阿尔热卢兹（那条路很坏，汽车夜里不敢走）。在每一段路上，命运都可能突然出现，来解救她。她沉溺在想象里：盼望发生地震。要是控告没有撤销，在宣判的前一天，她也会这样想的。她摘下帽子，小小的苍白的脸靠在发出霉味的皮靠背上，前后摇晃，身体也随着马车的颠簸而晃动。在今晚以前，她活着只是为了逃避追踪，而现在她脱险了，她感到多么疲惫。深陷的双颊，颧骨，干瘪的嘴唇，还有那个宽广而秀丽的前额，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罪犯的面孔——是的，虽然人们不承认她有罪——一个判处终身孤独的犯人。她的魅力以前被人说是无法抗拒的，这种魅力有些人也有；当他们不费尽心机去制造假象时，他们的面孔会泄露一种隐秘的痛苦，一种内心伤痕的痛楚。在这辆颠簸的马车里，在这条穿越阴暗茂密的松林的路上，一位揭下假面具的女人用右手轻轻抚摸着她那像活活烧死的人的面孔。贝尔纳的假见证救了她，他头几句话将说什么呢？今晚他大概不会提任何问题……可是明天呢？苔蕾丝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马在慢步走，她竭力想认出这是在上哪个坡。啊！什么也不要预料了。将来的事也许比她此刻想象的要简单。什么也不要预料。睡觉……她为什么不再坐在马车里了？绿桌布后面的那个男人：检察官……又是他……可是他明明知道官司已经了结了。他的头左右摆动：撤销诉讼的决定还不能下，有新的线索。新线索？苔蕾丝转过头去，不让敌人看见她那张惊惶失色的面孔。“好好回忆一下，夫人，那件旧斗篷——你十月份打野鸽

时才穿的那件，在斗篷里面的口袋里，你没有忘记什么东西，藏着什么东西？”没法反驳，她透不过气来。检察官死死盯着他的猎获物，一面将一个打上红封漆的小包放在桌子上。苔蕾丝背得出封面上的配方，检察官用严厉的声音读着：

哥罗仿	30克
乌头碱颗粒	20号
洋地黄溶液	20克

检察官大笑起来……车闸碰着轮子嘎嘎响。苔蕾丝醒过来，她那膨胀的胸脯吸满了雾气（这会儿一定是在小白溪下坡的地方）。她少年时候也做过这样的梦，梦见她犯了错误，于是不得不再一次参加毕业考试。那时醒过来感到多么轻松，今晚她又感到同样的轻松，只是稍稍有些不安，因为撤销诉讼还没有正式宣布。“可是你知道首先要通知律师……”

自由了……此外还希望什么呢？使自己能在贝尔纳身边生活下去，这对她来说是太容易的事了。把心灵深处的东西都交给他，和盘托出：这就是阳关大道。她要把隐藏的一切对他开诚布公、和盘托出，而且今晚就实行。这个决心使苔蕾丝十分快活。在到达阿尔热卢兹以前，她有时间来“准备她的忏悔”，这是在幸福的假期中，她的好友，虔诚的安娜·德拉特拉夫每星期六常说的话。安娜小妹妹，亲爱的纯洁的姑娘，你在这件事情中占有多重要的地位呀！最洁白无瑕的人不知道每日每夜他们会牵连到什么事情里去，也不知道在他们稚气的脚步下长出什么有毒的幼芽。

这个小姑娘说得有理，那时，她常对苔蕾丝——爱辩论、好嘲弄的中学生——说：“你不能想象，认罪以后，得到饶恕以后，

是多大的解脱，——场地扫清以后，人们可以从头来，开始新的生活。"苔蕾丝决定把什么都说出来，这个决定就已经使她感到十分轻松愉快："贝尔纳将知道一切；我要告诉他……"

她要告诉他什么呢？从哪件事开始坦白呢？这一连串杂乱无章的欲望、决心和无法预料的行动，能用语言表达吗？那些了解自己罪行的人，他们是怎样做的呢？……"我，我不了解我的罪。我没有想犯别人指控我的罪行。我不知道当时我想要什么。我从来也不知道我身上和我身外的这股强烈力量要追求什么，这股力量在它的道路上所摧毁的一切，我自己都感到可怕……"

一盏冒着烟的煤油灯照着尼桑车站的石灰墙壁和一辆停着的马车（黑暗多么快地吞噬了四周一切）。从一辆停在岔道的火车上传来牲口和羊群的哀鸣。加尔代拿起苔蕾丝的提包，又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老婆一定嘱咐过他："你好好看看她是什么样子，什么脸色……"苔蕾丝本能地对拉罗克先生的车夫微微一笑，谁看见这个微笑就会说："人们不管她漂亮还是不算漂亮，她的魅力把人吸引住了……"她请他去售票处买张票，因为她不敢穿过候车室，有两位农妇坐在候车室里，膝上放着篮子，晃动着脑袋在织毛活。

他买来了票，苔蕾丝叫他把找回来的零钱留着花。他用手碰碰帽沿，然后，挽起缰绳，最后一次回过头来看着他主人的女儿。

车厢还没有挂好。从前，每逢暑假或开学，苔蕾丝·拉罗克和安娜·德拉特拉夫特别喜欢在尼桑车站停留。她们在旅馆吃一份火腿蛋，然后，彼此搂着腰走上这条路；这条路今晚显得那么黑暗，而在那些流逝的岁月里，苔蕾丝觉得它总是洒满了银白的月光。女孩子们看着她们长长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吃吃笑着。

她们谈论各自的老师，各自的伙伴。这个说自己的修道院好，那个夸自己的中学好。"安娜……"苔蕾丝在黑暗中大声喊着这个名字。和贝尔纳谈话，应该先从她谈起……这个贝尔纳是个最不含糊的男人。他将一切情感分门别类，使它们各自孤立，他不知道它们之间有密布的隧道和小径。怎样把他领进苔蕾丝生活过、痛苦过的这些模糊不定的境地呢？一定得这样做。一会儿，走进房间的时候，做任何别的举动都不可能，只有在贝尔纳的床边坐下，一段一段地对他讲，一直到他打断苔蕾丝说："现在我明白了，起来吧，我原谅你。"

她摸索着穿过车站站长的花园，闻到了看不见的菊花的芳香。头等车厢里空无一人，即使有人，在暗淡的灯光下也看不清她的脸。她没法看书，再说，对于经历过可怕的生活的苔蕾丝来说，哪个故事不显得平淡乏味呢？也许她将因羞愧、焦虑、悔恨、疲困而死去——但不会因烦闷而死。

她靠着角落，闭上眼睛。像她这样聪明的女人居然不能把这个悲剧解释清楚，这可信吗？是的，等她忏悔完了，贝尔纳会扶起她来："安心吧，苔蕾丝，不要再担心了。我们将在阿尔热卢兹这所房子里一同呆到老死，过去的事永远不能将我们分开。我渴了，你亲自去厨房一趟，弄一杯橘子汁来。哪怕橘子汁混浊，我也一口气喝下去。橘子汁使我想起了从前每天早上喝的朱古力的味道，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心爱的人，你还记得我呕吐的那些情景吗？你用亲爱的手扶着我的头；你盯着那杯发绿的液体；我的昏厥也没有吓着你。可是，那天晚上，我发觉我的两条腿动弹不了，失去了知觉，这时你多么苍白。我发抖，你还记得吗？而帕德梅大夫这个傻瓜还惊奇我的体温那么低，脉搏那么乱……"

"啊，"苔蕾丝想道，"他不会明白的。一切得从头说起……

哪里是我们行动的开端呢?当我们想分辨自己的命运时,命运却像盘根错节无法拔除的植物。苔蕾丝得追溯到自己的童年?可是,童年本身也是一种结束,一种终点。"

苔蕾丝的童年?最脏的河流源头上的白雪。她在中学时,她的同伴们为小小的悲剧痛心万分,而她仿佛无动于衷,视而不见。老师们常常举她为表率。"苔蕾丝追求的是在她身上体现的一种高级的人性,这给她带来欢乐,她不追求其他的褒奖。她的良知是她唯一而且足够的智慧。支持她的是成为人类优秀分子的骄傲,而不是对惩罚的恐惧……"她有一位老师就是这样说的。苔蕾丝问自己:"那时我真是这么幸福吗?真是这么天真吗?结婚前的一切在我记忆中都显得很纯洁,大概是和婚后无法抹掉的肮脏相比吧。在我成为妻子和母亲以前的中学时代,现在看来像是天堂,而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怎么会知道在开始生活以前的那些年月里,我过的才是真正的生活呢?纯洁,我是纯洁的;天使,是的,一位充满情欲的天使。不管老师们怎么说,那时我痛苦,也使别人痛苦。我损害别人,朋友们也损害我,这对我都是乐趣;这是一种纯粹的痛苦,不掺杂任何悔恨,最无邪的乐趣也能产生痛苦和欢乐。"

在酷暑季节,苔蕾丝来到阿尔热卢兹的橡树下找安娜。自认不比安娜差,这就是苔蕾丝追求的褒奖。她必须有资格对在圣心院里长大的女孩子说:"我不需要这么多丝带,也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辞令,就可以和你一样纯洁……"而安娜·德拉特拉夫的纯洁主要是出于无知。圣心院的女士们用成千幅面纱把她们的小姑娘们和现实隔开。苔蕾丝瞧不起她们把德行和无知混为一谈:"你呀,亲爱的,你不了解生活……"在阿尔热卢兹的遥远的

夏季里，她常这样说。美好的夏天……苔蕾丝坐在终于开动的小火车里，她明白要把事情想清楚，必须追溯到那些夏天。难以置信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的纯洁无瑕的黎明，猛烈的风暴已在酝酿中了。过分澄蓝的清晨对下午和晚上的气候不是好兆头。它预示着花坛将受作践，树枝将被折断，满地将是泥水。苔蕾丝在生活的任何时刻都没有思考过，什么也没有预谋过；没有任何急转弯，她从一个她感觉不到的斜坡上走了下来，先是缓慢地，然后快起来。今晚的这个茫然失措的女人正是阿尔热卢兹的夏天里那位容光焕发的少女，而现在，她正借着夜色，偷偷回到阿尔热卢兹去。

多累呀！事情已经过去了，何必探寻隐秘的动机呢？年轻的女人望着车窗，除了自己死人一样的面孔以外，什么也看不清。小火车的节奏中断了，机车长长地鸣叫了一声，谨慎地进站了。一只手臂在摇着信号灯，有人在用土语打招呼，下车的猪仔在尖叫，已经到于扎斯特了。还有一站就是圣-克莱尔，从那儿乘马车完成去阿尔热卢兹的最后那段路程。苔蕾丝得准备自己的辩护词，她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三

阿尔热卢兹确实是大地的尽头，过了阿尔热卢兹就没法往前走了，当地人把这地方叫作区；没有教堂，没有镇公所，没有墓园，只有几座租佃农庄分散在稞麦地四周，一条唯一的颠簸不平的公路把阿尔热卢兹和十公里外的圣-克莱尔镇连接起来。这

条布满车辙和坎坷的道路过了阿尔热卢兹就变成一条沙土小径。从这里到大西洋有八十公里，一路上都是沼泽，礁湖，细长的松树和荒原。冬季将尽的时候，荒原上的绵羊都是灰色的。圣-克莱尔的大户人家都出身在这个偏僻的区里。他们从祖父那一代起便定居在圣-克莱尔；那是上世纪中叶，他们开始经营松脂和木材以补助微薄的畜牧业收入，于是他们在阿尔热卢兹的住处就成了租佃农庄。雕花的披檐大梁，间或还有大理石的烟囱，这些都是往日的气派的见证。庄园房子一年年往下塌，陈旧不堪的房顶的最大一边几乎下垂到地面了。

然而在这些旧房子中间，有两所还是主人住着。拉罗克和德斯盖鲁两家的房屋保持原样，和当初从祖上传下来时一样。谢罗姆·拉罗克是县城的市长和市议员，他的主要住宅就在县城附近。他从来不愿意对阿尔热卢兹庄园作任何改动，庄园是他妻子留给他的（当苔蕾丝还在摇篮里时，他妻子就在产后死去了）。他觉得年轻的姑娘喜欢到庄园里过假期，这是很自然的。一到七月份，苔蕾丝就在庄园里住下来，她父亲的姐姐克拉哈姑姑照料她。这是位耳聋的老姑娘，她也喜欢这里的寂静，因为她说在这里她看不见别人动嘴唇，而且她知道，除了松林中的风声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拉罗克先生庆幸阿尔热卢兹使他摆脱了女儿，并且使女儿和贝尔纳·德斯盖鲁互相接近了。虽然没有正式约定，但按照两家的心愿，苔蕾丝有一天得嫁给贝尔纳·德斯盖鲁。

贝尔纳·德斯盖鲁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所阿尔热卢兹的房子，就在拉罗克家旁边。不到打猎期，他从来不到这里来。只有十月，他在附近拉上了打野鸽的网罟以后，他才来这里过夜。冬天，这位理智的小伙子在巴黎学法律；夏天，他很少和家人呆

在一起。他的寡母嫁给了“身无分文”而在圣-克莱尔以挥霍出名的维克多·德拉特拉夫，这人使他十分恼怒。他的同母异父的妹妹安娜又太小，不足以引起他的注意。他想念得更多的是苔蕾丝吗？地方上的人都赞成他们结婚，因为，把他们的财产并在一起是再合适不过的事了，在这一点上，明理的小伙子是和大家一致的。但是他从不轻率从事，并且以善于安排生活而自豪。这位微微发胖的青年常常说：“人们的不幸，总是咎由自取的……”结婚以前，他对学习和娱乐并重，如果说他爱吃爱喝，特别是爱打猎，那么，用他母亲的话来说，他也拚命用功，因为丈夫总得比妻子有学问，而苔蕾丝的聪明已经出名了，她想必是很有头脑的人……但贝尔纳知道，女人们往往屈服于什么样的理性，何况，用他母亲的话说，“脚踩两条船”并不是坏事，拉罗克爸爸将来能帮他忙。贝尔纳·德斯盖鲁去意大利、西班牙、荷兰作过“事先周密准备”的旅行。二十六岁的他就要娶荒原上最有钱最聪明的姑娘了，也许她不算最漂亮的，“但是人们不问她算漂亮还是不算漂亮，她的魅力把人吸引住了”。

苔蕾丝想到头脑里给贝尔纳勾画的这副滑稽相，笑了。“老实说，比起可能娶我的大多数小伙子来，他要机灵些。”荒原上的妇女比男人强得多，男人们从中学起就生活在男人们的小圈子里，粗鲁的习性没有多大改变。他们把心留在了荒原上，并且在精神上也一直生活在荒原上，除了荒原给他们带来的乐趣以外，在他们眼里，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如果他们不再像自己的佃户，如果他们不再说土话，不再举止粗野了，那就是对荒原的背叛，就是离荒原更远了。在贝尔纳的粗糙的外皮下，不是有着一颗善良的心吗？当贝尔纳垂危的时候，他的佃户们说：“他死了以后，咱们这里再没有先生了。”是的，善良，有分寸，而且非常诚恳；他

很少谈他不了解的事，他承认自己的局限性。他少年时候不这么难看，这位希波利特①似的人物对在荒原上追逐野兔比追求少女更感兴趣……

苔蕾丝头靠着车窗，搭着眼皮在回想往事。早晨九点多钟，当天气还不是十分酷热的时候，有个人骑着车出现在圣-克莱尔到阿尔热卢兹的公路上，而这个人不是他，不是她那位冷漠的未婚夫，而是他的小妹妹安娜。她满脸通红——这时，松树上的知了鼓噪起来，此呼彼应，在烈日下，荒原这个大火盆熊熊地燃烧。从高高的灌木丛里飞出几百万只苍蝇。"进客厅要穿大衣；这是个冰窖。"克拉哈姑姑接着又说："孩子，等你的汗落了再给你喝点什么……"安娜对着聋姑姑大声喊着一些她听不见的客气话。"别大声叫，亲爱的，她看着你动嘴唇就什么都明白……"姑娘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弄得她的小嘴都变了形，但这也没有用，姑姑还是答非所问，最后，两位好友不得不跑开痛快地笑了一场。

苔蕾丝在昏暗的车厢里回想她生活中这些纯洁的日子，纯洁，但充满了一种脆弱的迷惘的幸福，而这一线朦胧的欢乐，她那时不知道这就是她在人世间唯一的欢乐。没有任何东西告诉她说她的幸福就在酷暑盛夏中的这间阴暗的客厅里，在这张红丝绒垫的长椅上，在双膝上捧着一本像册的安娜身旁。她的这个幸福是从哪里来的呢？安娜和她有任何共同的爱好吗？安娜讨厌看书，只喜欢缝纫和闲聊说笑。她对什么事情都没有自己的看法，而苔蕾丝却津津有味地读着乡间房屋的壁橱里零散放着的一切书籍，保罗·德科克②的小说啦，《星期一谈话

① 希波利特，希腊神话中的神，少年英俊，酷爱打猎。

② 保罗·德科克(1793—1871)，法国小说家。小说多描写资产阶级家庭。

集》① 啦，《总裁政府史》② 啦。她们没有任何共同爱好，除了一点：当炎热的阳光使人们呆在半明半暗的家中深居简出的时候，她们俩人喜欢在一起度过下午。安娜有时起身去看看炎热是否已经减退了，可是，百叶窗刚拉开一条缝，阳光像喷出来的一股金属熔液，仿佛要将席子烧着，于是她不得不赶紧关上门窗，蜷伏在阴凉的地方。

甚至到黄昏，当夕阳只染红松树的根部，最后一只知了在靠近地面的枝头上狂叫的时候，橡树下的暑热还没有散尽。两位好友躺在田野的边上，仿佛坐在湖边一样。暴风雨的乌云向她们展现了飘动的形象，安娜看到天空中一位长着翅膀的女人，可是苔蕾丝还来不及看出这个形象来，姑娘就说女人已经变成了一头躺卧着的怪兽。

到了九月，她们在吃完点心以后出门了，深入到这片干旱的地区；阿尔热卢兹一滴水也没有。在沙地上走很远才到达叫作于尔的小溪的源头。这些泉水形成无数细流，在赤杨树树根之间的草场洼地上纵横交错。两位姑娘的光脚在冰水里冻得麻木了，可是，脚刚一干就又热得发烫。那里有些为十月份打野鸽的猎人用的小屋，有一间小屋像过去阴凉的客厅一样接待她们。她们没有什么可以交谈的，没有一句话。这种长时间的无邪的停留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而姑娘们一点也不想动，就像一位猎人：他窥视着将出现的飞禽，一动不动，食指放在嘴上叫人别出声。两位姑娘也是这样，她们觉得稍微一动就会赶跑她们那浑纯而贞

---

① 《星期一谈话集》，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伯夫（1804—1869）的作品，评论当时的作品和名人。

② 《总裁政府史》全名为《总裁政府和帝国史》，作者是法国历史学家路易·马德兰（1871—1956）。

洁的幸福。安娜最先伸了伸懒腰，她急于在黄昏时去打云雀。苔蕾丝讨厌这种娱乐，然而还是跟着安娜去，和她在一起呆多长时间也嫌不够。安娜取下大门内走道里的无后座力 24 口径枪。她的女友留在斜坡上瞧她站在稞麦地里对着太阳端起了枪，仿佛想击中太阳。苔蕾丝捂着耳朵；蓝天上欢快的鸟啼声一下子中断了，于是女猎手捡起受伤的小鸟，小心翼翼地捏在手中，一面用嘴唇去亲抚温暖的羽毛，把小鸟闷死了。

"你明天来吗？"

"啊，不来；不天天来。"

安娜不盼望天天见面，这是理智的，不应该反驳，苔蕾丝自己也觉得，任何反驳都会显得莫名其妙。安娜明天不想来，要想来的话也不会有任何阻碍的，可是，何必天天见面呢？安娜说她们最后会"彼此厌烦的"，苔蕾丝回答："对……对……千万别把这当作义务，你心里想来的时候就来……你没有更有趣的事要干的时候就来。"小姑娘骑上自行车，响着车铃，消失在已经阴暗下来的大路上。

苔蕾丝回头向家里走去。佃户们远远地向她打招呼。孩子们不走近她。在这个时刻，羊群散放在橡树林间，突然它们都跑了起来，牧羊人叫喊着。姑姑在门口等她，像所有的聋子一样，她说个没完，不让苔蕾丝插嘴。哪里来的这种忧虑？她不想看书，什么也不想干；她又到处逛着。"别走远了，就吃饭啦。"她又回到大路旁，一眼望去，大路上空荡荡的。厨房门口姑姑在摇铃。今晚也许得点灯，这位有点迷惘的少女感到的寂静，并不下于双手交叉地放在桌布上的、木然不动的聋姑姑。

贝尔纳，贝尔纳，你属于盲目的种族，属于头脑单纯、铁面无

情的种族，怎么才能把你领进这个混沌的世界里去呢？苔蕾丝想：我刚一开口他就会打断我说："你为什么嫁给我呢？我并没有追求你……"她为什么嫁给他呢？他并不急于娶她，这是真的。苔蕾丝想起了贝尔纳的母亲，维克多·德拉特拉夫太太。这位妈妈逢人就说："他完全可以等些日子再结婚，可是她要结婚，她要结婚，她要结婚。可惜，她缺乏我们家的原则，比方说，她像个大兵似的抽烟，这是她的派头。不过，她生性正直，像黄金一样坦率。我们很快就能把她的思想引到正道上。当然啦，这门亲事也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是呀……外祖母贝拉德……我当然知道……不过这些都被人们忘记了，不是吗？不能说出了什么洋相，因为事情完全被掩饰过去了。你，你相信遗传？她父亲不信教，这不假，可是他给她作出了好榜样。他是一位世俗的圣人，再说，他也是有影响的人物。什么样的人对我们都有用。有些事就不要再提了。还有，你爱信不信，她比我们阔，这叫人难以置信，但这是事实。她对贝尔纳仰慕得五体投地，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是的，她对他仰慕得五体投地，对她来说，没有别的姿态比这更轻而易举了。在阿尔热卢兹的客厅里或是在田地旁的橡树下，她只要抬起眼睛望着他，眼中充满了天真的爱情，这是她的本领。小伙子看到这样一个捕获物匍伏在他脚下，洋洋得意，毫不吃惊。他母亲对他说："别跟她逗着玩，她在折磨自己。"

"我嫁给他，是因为……"苔蕾丝皱着眉，一只手蒙住眼睛，努力去回忆。当然，婚事一办，她就成为安娜的嫂嫂，这使她感到孩童般的喜悦，但是，感到有趣的主要是安娜。对苔蕾丝来说，这种关系并不占多大分量。其实，说出来又何必脸红呢？她对贝尔纳的两千公顷土地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她的血液里一

直有财产欲。”在长长的一顿饭以后，收拾完桌子，端上了酒，这时苔蕾丝常常留下来和男人们在一起，听他们谈论佃户啦，矿里的支柱啦，宝石啦，树脂啦。对产业的估价使她最动心。毫无疑问，统治这么大一片森林的念头使她着了迷。“再说，他也爱上了我的松林。”可是支配苔蕾丝的也许是一种更隐晦的感情，她正努力把它挖掘出来。也许她在这门亲事中追求的不是统治，不是占有，而是避难所。使她匆忙结婚的，难道不是一种慌张的情绪吗？这位讲实际的小姑娘，这个会料理家务的孩子，急于确定自己的地位，找到自己的归宿；她要避开一种她自己也不清楚的危险。她从来也没有像在订婚期间那样理智，她把自己镶嵌在家族这块石头里了，“她得到了安置”，她仿佛出家修道，躲开世俗！

他们订婚的那个春天，他俩在从阿尔热卢兹到维尔梅亚的沙土小路上走着。橡树的枯叶还挂在枝头，玷污了蔚蓝的天空，遍地是干枯的羊齿植物，从土中钻出酸绿色的弯弯的新芽。贝尔纳说：“当心你的烟头，那还会着火的。荒原上没有水了。”她问道：“羊齿植物里含有青酸，是真的吗？”贝尔纳不知道羊齿植物里的青酸是不是足以毒死人。他温柔地问她：“你想死？”她笑了。他说他希望她变得简单一点。苔蕾丝还记得她闭上了眼睛，他那两只大手捧着她的小脑袋，他的声音在她耳边说：“这里面有些不对头的想法。”她回答：“这得靠你来摧毁它们了，贝尔纳。”他们看着泥水匠干活，这些工人正在给维尔梅亚的庄园添盖一间房子。庄园主是波尔多人，他们想把最小的儿子安置在这里。“他的肺正在要他的命。”他姐姐也是这个病死的。贝尔纳很瞧不起阿泽韦多这一家。“他们指天发誓说他们出身不是犹太人……

可是只要看看他们的长相……外加肺结核，所有的病都……”苔蕾丝很平静。安娜要从圣-塞巴斯蒂安修道院回来参加婚礼。她要和小德基莱姆一起当傧相。她要求苔蕾丝“立即回信”时给她描绘一下其他女傧相的服装。她能得到这些服装的样品吗？挑选协调的颜色，这对她们大家都有好处……苔蕾丝从来没有感到像现在这么宁静，其实她认为的宁静只是半睡眠状态，只是因为她怀里的蛇处于麻木状态中。

四

举行婚礼的那天天气闷热，在圣-克莱尔狭小的教堂里，太太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声盖过了声嘶力竭的风琴，她们的气味压倒了香炉的青烟，就在这一天，苔蕾丝感到茫然失措。她像梦游病患者一样走进了牢笼，沉重的牢笼砰地关上了门，可怜的孩子才猛地惊醒过来。什么也没有改变，可是她感到自己以后再也不能独自迷路了。她将藏在家庭最隐蔽的地方慢慢地去酝酿，就像一个隐秘的火种在灌木丛中缓缓蔓延，点着了一棵又一棵松树，一片又一片，终于形成了森林大火。在这堆人之中，除了安娜的面孔以外，没有任何面孔值得她看，而安娜的孩子般的喜悦将她和苔蕾丝隔开了。她的喜悦！仿佛她不知道当天晚上她们就要分离，这不但指空间的距离，还因为苔蕾丝即将忍受痛苦，她清白的身体将忍受一种无可挽回的遭遇。安娜和完好无损的人们一起滞留在岸上，而苔蕾丝却将消失在已经被使用过的女人群中。她还记得她在圣器室低头亲吻朝她仰着的那张欢

喜的小脸蛋时，她突然看出，在她所创造的充满模糊不定的痛苦和欢乐的宇宙里，中心原来是一片虚无。在几秒钟里，她发现她心中的那种无名的力量和这张涂着脂粉的讨人喜欢的面孔之间是极端地不相称。

这天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圣-克莱尔和贝城的人们每逢谈起加马什的这次婚礼（在橡树下吃喝的有一百多个佃户和仆人），总要提起新娘子，"她大概不算一位端庄的美人，但她很迷人"，而婚礼这天，大家都觉得她丑，甚至难看极了。"她不像平时的样子，完全变了一个人……"人们只看出她一反常态，他们把这归罪于白纱礼服和酷暑，而没认出这就是她的本来面目。

这场半农民半资产阶级的婚礼举行完了，当天晚上，一群群人，其中有衣着鲜艳的姑娘们，拦住了新婚夫妇的汽车，不让它开快，并且向他们欢呼。他们的车在盖满豆球花的公路上超越了几辆小车，小车走着曲线，赶车的小伙子都喝了酒。苔蕾丝想起了那一夜，喃喃地说："真可怕……"接着又改正说："不……不是太可怕……"在他们游览意大利湖泊的旅行期间，她很受罪吗？不，不；她是假戏真做，不能暴露自己。一个未婚夫很容易受骗，而丈夫却不然！谁都会说假话，但是要身体撒谎却需要另一种本领。伪造情欲、欢乐、惬意的疲乏，这个，并不是人人都做得到的。苔蕾丝有本事使自己的身体屈从于这些伪装，而她也在其中尝到一种辛酸的乐趣。一个男人迫使她进入到这个陌生的感官世界，而她的想象力帮助她去设想她也可能在那里找到幸福——但这是什么样的幸福呀？好比我们对着一片大雨中的风景去设想在阳光下景色又会如何如何，苔蕾丝就是这样发现了肉体的陶醉。

贝尔纳这个目光无神的小伙子，总是担心画幅的编号和贝

德克旅行指南有出入。他很满意在尽量短的时间里看了该看的东西。他多么容易受骗呀！他沉溺于肉欲中，就像那些可爱的小猪一样。隔着栅门瞧它们可有意思啦，它们在食槽前快活地响着鼻子。（苔蕾丝想："食槽就是我。"）贝尔纳也像它们那样急迫，忙碌，认真。他有条不紊。"你真觉得这样好吗？"惊奇的苔蕾丝有时冒失地这样问。他笑了，叫她放心。他从哪里学会将一切有关肉体的事分门别类的呢？正人君子的欢爱和色情狂的欢爱是不同的。在这点上，他从不含糊。归途中，他们在巴黎停留。一天晚上，贝尔纳大模大样地走出一家音乐厅，那里的演出使他难以忍受。"让外国人看这种玩意！多丢脸！人家就根据这个来评判我们……"苔蕾丝佩服的是这个一本正经的男人再过不到一小时就将不厌其烦地用暧昧的乐趣来折磨她。

"可怜的贝尔纳——他并不比别人坏！可是欲念使接近我们的人变成了另一个样，变成了魔鬼。正是我们的同谋人的狂欢把我们和他们分隔开来，我总是看见贝尔纳沉溺在肉欲中，而我呢，我装做死人，仿佛只要我动一动，这个疯子，这个癫痫病人就会把我掐死。常常，他在最后欢乐的边缘，突然发现他是孤独的，于是不愉快的狂暴中止了。贝尔纳原路回来，又找到了我；我咬着牙，冷冰冰的，仿佛被丢弃在海滩上。"

安娜只来了一封信，小姑娘不太爱写信；可是，奇妙的是，信里没有一句话不使苔蕾丝高兴。信所表达的往往不是我们的真实感情，而是为了使收信人高兴所必须感受的感情。安娜抱怨说自从阿泽韦多家的儿子来了以后，她不能去维尔梅亚了；她远远望见在羊齿植物中间放着他的躺椅，她很厌恶肺痨病人。

苔蕾丝常常反复读着这封信，她不等别的信了。有一天，在取信的时候(就是在音乐厅只看了半场演出的第二天)，她发现有三封信的信封上都是安娜·德拉特拉夫的笔迹，她十分惊奇。这扎信上有好几个“保留信箱”的标记，表明信是辗转才来到巴黎的，因为他们在旅行中有好几个该去的地方没有去，用贝尔纳的话来说，他们“急于回到自己的窝里去”，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呆够了。离开他的枪，他的狗，还有出售独特风味的皮贡牌石榴酒的小旅店，他觉得非常烦闷，这个女人又这么冷淡，这么爱嘲弄人，她从来不表露出鱼水的欢乐，也不爱谈有趣的事！……而苔蕾丝呢，她盼望回到圣-克莱尔，她好像是个流放犯，在临时监狱里呆腻了，好奇地想知道她将消磨余生的岛屿到底是什么样子。苔蕾丝辨认出每封信上的邮戳日期，她正拆开最早的那封信的时候，贝尔纳惊呼了一声，大声说着什么，她没听懂，因为窗子是开着的，而公共汽车在这个十字路口上都减速行驶。贝尔纳停止了刮胡子，读着他母亲的信。苔蕾丝现在还记得他那件大网眼的背心，肌肉发达的光胳膊，苍白的皮肤，还有突然变得通红的脖子和面孔。这是七月的一个早晨，可是已经热得炙人。在晦暗的太阳下，阳台对过的死寂的房屋正面显得更脏。贝尔纳走近苔蕾丝，大声嚷道：“这姑娘太不像话了！瞧！你的朋友安娜，她可真行。谁会想到我妹妹……”

苔蕾丝疑问地看着他。

“她爱上了阿泽韦多小子，你想得到吗？是的，没错，就是那个痨病鬼，他们为他在维尔梅亚扩建房子……是真的，她不是开玩笑……她说她要坚持到成年……妈妈说她简直发疯了。这事可别让德基莱姆家知道了！不然小德基莱姆可能不会提出求婚。你收到她的信了？这下子我们就会明白……你拆信呀！”

“我要按先后顺序。再说，我也不能给你看。”

他知道她是这个脾气。她总是把一切都复杂化。不过，主要是要她使小姑娘恢复理性。

“我父母都盼着你了，她什么都听你的……是的……真的……他们把你当救星，盼你回去。”

她穿衣服的时候，他出去拍了一封电报，还订购了两张南方快车的车票。她可以着手往箱子里收拾东西了。

“你还等什么，干吗不看小家伙的信？”

“等你走了我再看。”

他关上门以后，苔蕾丝还久久地躺着，一面抽着烟，眼睛盯着对面阳台上变黑了的大金字，然后她拆开第一封信。不，不，这不是那个亲爱的小傻瓜；那个在修道院里长大的、思想贫乏的姑娘不可能想出这火热的词句，这首赞美诗中的赞美诗不可能是从这颗枯燥的心中迸发出来——因为她的心确实是枯燥的，苔蕾丝也许知道。这封信是一个被占有的女人，一个第一次接触男性就欣喜若狂的肉体所发出的长长的幸福的叹息：

……当我遇见他时，我不能相信这就是他。他喊叫着，和狗赛跑玩。我怎么能想象他就是那位重病人呢……可是他没有病，这只是预防罢了，因为他家里发生过不幸的事。甚至他也不算单薄，可以说是瘦长个子吧，而且习惯于受人疼爱，百般照顾……你认不出我来了。天一凉下来，是我去给他拿披风……

如果贝尔纳这一刹那回到房间里，他会发现坐在床上的女人不是他妻子，而是一个他不认识的人，一个没有名字的奇怪的人。她扔掉烟头，拆开第二封信：

……要等多久我就等多久；任何阻力都吓不倒我，我的爱情甚至感觉不到阻力。他们把我留在圣-克莱尔，可是阿尔热卢兹并不那么远，若望和我还是可以见面的。你还记得打野鸽的那间小屋吗？亲爱的，是你预先挑选了这个地点，我在那里尝到多么大的欢乐……啊，千万别以为我们干了什么坏事。他是多么文雅！你完全不了解这种类型的小伙子。他学过很多东西，读过很多书，跟你一样，不过在一位年轻男子身上，这并不使我讨厌，我也从来没想到要取笑他。要是我能像你那样博学可有多好！亲爱的，这种幸福到底是什么滋味呢？你今天已经占有它了，而我还没体验过，但是哪怕稍稍靠近这种幸福就感到多大的快乐呀。就在你总是要我们带点心去吃的那间小屋里，我呆在他身边，感到幸福就在我身上，幸福仿佛是我用手摸得着的东西。可是，我对自己说，过了这种欢乐还有一种欢乐。当若望脸色苍白，走开以后，对温存爱抚的回忆和对明天的期待使我听不见那些抱怨，恳求，责骂。这些可怜的人，他们不体会……他们从来不体会……亲爱的，原谅我，我对你谈这种幸福，仿佛你没有尝过它似的，其实，和你比较，我是新手，所以，我肯定你会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那些伤害我们的人……

苔蕾丝拆开第三封信，只有寥寥数语：

来吧，亲爱的，他们把我们分开了。我被看管起来。他们以为你会站在他们那一边。我说了我要听从你的判断。我要向你解释一切，他没有病……我很幸福，可我也痛苦。为他受苦，我感到幸福，我也喜爱他的痛苦，那是他对我的爱情的标记……

苔蕾丝不再往下念了。她把信纸塞回信封时，看到一张照片，她刚才没有看见。她走近窗子，端详这张面孔。这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一头浓发，脑袋显得略大，苔蕾丝认出照片上的地点，这是个斜坡（斜坡后面是放牧绵羊的荒原），若望·阿泽韦多站在

那里，像大卫①一样。他胳膊上挎着外衣，衬衫微微敞开着……“这就是他所谓的可容许的最后温存……”苔蕾丝抬起眼睛，对镜子里她的面孔感到惊奇。她使劲松开咬紧的牙，咽下唾液，用花露水擦着她的太阳穴和额头。“她尝到这种欢乐了……而我呢？我呢？为什么我没有尝到？”照片放在桌子上，近旁有一枚别针在闪烁发光。

“我做了这件事。是我做了这件事……”火车正在下坡，冲得很快。苔蕾丝坐在颠簸的车厢里重复说：“这已经是两年前在旅馆里发生的事了。我拿起别针，对着照片上小伙子的心戳了一个洞，我不是气呼呼的，而是非常平静，仿佛我做的是一件平常的事，我把刺破的照片扔进了厕所，然后拉水冲掉了。”

当贝尔纳回来的时候，她神气严肃，仿佛作过一番考虑，并且已经决定了一个行动方案似的。他十分赞赏，只是她不该抽这么多烟，她要中毒的。苔蕾丝的意思是不要把小姑娘的任性看得过于认真了，她担保能开导她……贝尔纳盼望苔蕾丝能使他放心；他摸着口袋里的回家的车票乐滋滋的，他尤其得意的是，家里人已经求他妻子帮忙了。他对她说该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他们要到布洛尼森林一家餐厅吃结束这次旅行的最后一顿午餐。他在出租汽车里谈到开始打猎的计划，巴利翁给他训练了一条猎狗，他急于试试，他母亲信中说，牝马进行了灼疗以后，也不瘸了……餐厅里顾客还到得不多，可是服务人员多得使他们有点紧张。苔蕾丝还记得天竺葵加酸菜的气味。贝尔纳从来没有喝过莱茵河边出产的葡萄酒：“咄，这酒贵得惊人！”可是，反

① 大卫，意大利雕刻家米开朗琪罗的作品。

正他们也不是每天都大吃大喝。贝尔纳的宽肩使苔蕾丝看不到大厅。在大玻璃窗外面，汽车静静地滑动和停住。她看到贝尔纳耳旁的筋抽动了，她知道这叫太阳穴筋。他喝了几口酒以后，脸马上红了。几个星期以来，这个漂亮的农村小伙子没有宽阔的地方去消耗他每天吃的食物和喝的酒。她不恨他，但她多么想单独一人去思索她的痛苦，去找出她的痛处，只要他不在那里就好了，她就可以不再勉强吃饭和强作欢笑；她不用再摆出一副假面孔，不用再隐藏眼光中的感情；她的精神可以自由地思考这种莫名其妙的失望：你原来以为有一个人会生活在你身旁，一直到死，而现在，她逃出了你生活的荒凉的小岛，她越过把你和别人隔开的深渊，她和他们会合在一起了，总之，她换了一个星球……啊不，从来有谁换过星球？安娜一直属于生活单纯的这类人，然而，在她们单独相处的假期里，苔蕾丝看到的枕在她膝头上熟睡的脑袋只是一个幻影，真正的安娜·德拉特拉夫，她一直不认识，真正的安娜此刻正在圣-克莱尔和阿尔热卢兹之间无人住的打猎小屋中和若望·阿泽韦多相会。

“你怎么了？你不吃东西？别给他们剩下，这么贵，剩下就太可惜了。天气太热了吧？你不会晕倒吧？要不就是感觉身子不大舒服……这么快。”

她微微一笑，只用她的嘴微微一笑。她说她刚在想安娜这件事（她必须谈到安娜）。贝尔纳说既然她答应管这件事，他也就很放心了，于是这位年轻女人问他，为什么他父母反对这门亲事呢，他以为她在开他的玩笑，恳求她别尽说些荒唐话：

“首先，你很清楚，他们是犹太人，妈妈认识阿泽韦多的爷爷，就是那个不肯接受洗礼的人。”

可是苔蕾丝说，这些葡萄牙的以色列人是波尔多最古老的

家族了。

“当我们的祖先，可怜的牧民们，还在沼地边上高烧发抖的时候，阿泽韦多家已很有地位了。”

“瞧你，苔蕾丝，你别为争论而争论；所有的犹太人都一样……而且这是一个退化的家庭，一直到骨髓里都是肺痨病，这谁都知道。”

她点着了香烟，这个动作总是使贝尔纳看不惯。

“那你说说，你的祖父，曾祖父都是得什么病死的。你和我结婚时打听过我母亲是得什么病死的吗？你以为我们的祖辈里就没有足以毒化宇宙的肺痨病人和花柳病人吗？”

“你扯得太远了，苔蕾丝，请允许我提醒你。即使是开玩笑，捉弄我，也不该瞎议论家族。”

他昂着头，很不高兴。他想显出傲慢的神气，又不让苔蕾丝觉得可笑。可是她坚持说：

“我们家庭那种田鼠般的谨慎真叫我发笑。他们对明显的污点疾恶如仇，而对数目多得多的隐藏的污点却根本无动于衷……你自己也用这种说法：隐病……不是吗？对一个种族来说，最可怕的疾病难道不正是被称为隐秘的疾病吗？我们的家庭从来不去想这些病，反而齐心合力去掩盖，去埋葬他们的脏东西。要是没有仆人，我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幸亏有仆人……”

“我不回答；你谈上劲了，最好是等你谈完。你跟我谈这些还不要紧，我知道你是说着玩的。可是你知道，要是在家里说这些可不行。在家族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不开玩笑的。”

家族！苔蕾丝让香烟自己熄灭了。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这个牢笼，牢笼的无数根铁栅是由活人构成的，笼子的四壁尽是耳朵和眼睛，而她将一动不动地蹲在笼里，下腭放在双膝上，双肩

抱着腿，在那里等待死亡。

"瞧你，苔蕾丝，别摆出这副面孔，你要能看见自己……"

她笑了，又戴上假面具。

"我是说着玩的……你真傻，亲爱的。"

可是当贝尔纳在出租汽车里挨近她的时候，她用手把他推开了，拒绝了他。

回家以前的最后这一晚，他们刚九点就上床了。苔蕾丝吃了一片药，可是她等待睡意的心太切，以至睡意迟迟不来。有一会儿，她精神恍惚，直到贝尔纳转过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说些什么，于是她觉得这个发烫的高大身躯靠着自己，她推开他，避开灼热，躺在床的边沿上，可是，几分钟以后，他又朝她滚过来，仿佛他的精神虽然已经不在，肉体还活着，而且还在胡乱地寻找他经常的猎获物。她用手粗暴地推开他，可又没弄醒他……啊！一劳永逸地，永远推开他！把他推到床外去，推到黑暗中去。

巴黎的夜，汽车喇叭声彼此呼应，好比在有月亮的夜里，阿尔热卢兹的鸡啼狗吠一样。苔蕾丝开了灯，手肘撑在枕头上，看着身旁这个一动不动的男人，这个二十七岁的男人；他蹬开了毯子，她连他的呼吸声甚至也听不见。他蓬乱的头发盖着那张还很纯净的前额，太阳穴上一条皱纹也没有。他像解除武装的、赤身裸体的亚当①。他在熟睡，好像在长眠。女人把毯子扔在他身上，起床去找一封她没有读完的信，走到灯旁。

如果他叫我跟他走，我就头也不回，抛弃一切。我们在最后的温

① 亚当，基督教《圣经》中的第一个男人。

存爱抚的边缘上，最边的边缘上止住了，这是他愿意的，而不是由于我不顺从，或者还不如说是他不顺从我，因为我想到达那些陌生的极端境界，他常对我说只要接近这种境界就会感到一种什么也无法比拟的欢乐；照他的意思，永远得呆在境界的这一边了。他很自豪，能在斜坡上刹车，他说别人一旦走上了斜坡，就无法遏止地往下滑……

苔蕾丝打开窗，把信撕得粉碎。她俯身望着石头的深渊。在黎明前的这个时刻，只有一辆载重车在响动。碎纸片飘着，落在下面几层楼的阳台上。这年轻的女人呼吸着植物的气味，是哪个农村把这气味一直送到这片沥青的荒漠中来的呢？她想象她跌得粉碎的身体躺在街心，周围是挤挤攘攘的警察和看热闹的人……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不会自杀的，苔蕾丝。老实说，她不想死。有一项紧急的工作在召唤她，不是报仇，也不是仇恨。在圣-克莱尔的那个小傻瓜，她以为幸福是可能的事，得让她像苔蕾丝一样明白幸福是不存在的。如果说她们没有别的共同点，那么让她们至少有这一点是共同的吧：烦闷，缺乏高尚的使命和崇高的义务，除了庸俗的日常习惯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期待——得不到安慰的孤独。黎明已经使屋顶发白了，她回到床上那位一动不动的男人那里去，可是她刚在他身旁躺下，他又挨了过来。

她醒来的时候理智非常清醒。她想那么多干吗？她的家庭向她求援，她将按照家庭的要求去做，这样她一定不会走错路了。贝尔纳说，如果安娜错过和德基莱姆的婚事，就太倒楣了，这一点苔蕾丝同意。德基莱姆家和他们不是一个阶层：德基莱姆的爷爷是牧人……是真的，不过他们拥有当地最好的松林，而归根到底，安娜也不是那么有钱的，她从父亲那里只能得到一些葡萄园，它们坐落在朗贡附近两年倒有一年涝的沼泽地上。怎

么说，安娜也绝不能错过和德基莱姆的婚事。房间里的朱古力的气味使苔蕾丝感到恶心，这轻微的不舒服证实了其他迹象：她已经怀孕了。贝尔纳说："还不如马上就有，以后就用不着再想要了。"他怀着敬意看着女人，她肚里正怀着无数棵松树的唯一主人。

五

圣-克莱尔，马上就到了！圣-克莱尔……苔蕾丝用眼睛测量她思想走过的这段路程。她能使贝尔纳跟着她一直走到这儿吗？她不敢希望他能答应在这弯弯曲曲的路上这么慢步走着，然而，主要的事还没有说呢。"当我把他领到了我现在所在的隘道时，一切还有待我去发掘呢。"她俯身看着自己的谜，询问那位年轻的资产者新娘——当她在圣-克莱尔安家时，人人都夸她明智，重温在她公婆阴凉的家里度过的那头几个星期。靠大广场那一面的百叶窗总是关着的，可是靠左边，眼光越过铁栅，可以看到被天芥菜类、天竺葵和牵牛花映得通红的花园。德拉特拉夫夫妇呆在底层一间阴暗的小客厅的僻静处，而安娜在花园里徘徊，她被禁止走出花园。苔蕾丝在他们双方之间往返奔走，她是他们的亲信和同谋。她对德拉特拉夫夫妇说："你们得主动让让步，在作出任何决定以前先带她去旅行，我会想办法让她在这一点上听从你们。等你们走了，我就行动。"怎么行动？德拉特拉夫夫妇猜她要去找小阿泽韦多。"直接进攻是不会收效的，母亲。"照德拉特拉夫太太说，这件事一点没有泄露出去，上帝保佑。只有

邮局职员莫诺小姐知道这件事，她截住了安娜的几封信。"不过，这个姑娘守口如瓶，而且她在我们手心里，她不会随便说的。"

艾克多·德拉特拉夫反复说："尽量少让她受罪……"以前，无论安娜任性到何等荒谬的地步，他都纵容，可是现在他也只好同意他妻子的意见，他说："不打碎鸡蛋就做不成炒鸡蛋。"还说："有一天她会感谢我们的。"说得对。可是，在这期间，她不会病倒吗？夫妻俩不说话了，眼神恍惚，他们的思想一定伴着在烈日下徘徊的孩子。她厌恶一切食物，十分憔悴；她看不见花，把花踩碎，像牝鹿一样沿着铁栅寻找出路……德拉特拉夫太太摇摇头说："我总不能代替她喝肉汤吧。她在花园里吃饱水果，这样就可以在饭桌上连盘子也不碰。"艾克多·德拉特拉夫说："我们要是答应了，她将来会埋怨我们的……哪怕是为了她将来生育的可怜的孩子们……"他的妻子埋怨他那副于心有愧的神气。"幸亏德基莱姆一家还没有回来。他们像看待自己的眼珠一样地看重这门亲事，这是我们的运气好……"他们等苔蕾丝离开了客厅才彼此问道："可是修道院往她脑子里灌些什么了？她在这儿看到的只是好的榜样呀，她读的书我们也检查过……苔蕾丝说让姑娘们晕头转向的最坏的书莫过于修身养性丛书中的爱情小说了。不过苔蕾丝也是那么自相矛盾。而且，上帝保佑，安娜并没有读书的怪癖呀，关于这个，我从来没有可以指摘她的。在这一点上，她倒确实是我们家的人。说实话，要是我们能让她换换空气……你还记得，她得了麻疹加气管炎的大病以后，去了撒利斯一趟，那次旅行对她身体有多好。她愿意去哪儿，我们就去哪儿，话也只能说到这儿了。这孩子实在可怜。"德拉特拉夫先生低声叹气说："啊！和我们一起旅行……"他妻子有点耳聋，问他："你说什么？"他回答说："没什么！没什么！"这位在财富堆里筑了

安乐窝的、上了年纪的男人突然回想起哪一次爱情旅行呢？回想起他青春恋爱时期哪些无比幸福的时光呢？

苔蕾丝在花园里找到了少女，她身上穿着去年的衣裙，它已经显得太宽大了。

“怎么样？”等女友一走近，安娜就叫了起来。小径上的灰土，沙沙响的干枯的草地，晒焦的天竺葵的气味，还有这位在八月的下午比任何植物都要憔悴的姑娘，这一切都留在苔蕾丝心里。有时候，暴雨使她们不得不躲进花房；小冰雹打得玻璃窗上直响。

“你出门旅行有什么关系呢？反正你见不到他。”

“我见不到他，可是我知道他在离我十公里的地方呼吸。刮东风的时候，我知道他和我同时听见钟声。贝尔纳在阿尔热卢兹还是在巴黎，这对你都无所谓吗？我见不到若望，但是我知道他离我不远。礼拜天做弥撒的时候，我连头都不用回，因为从我们的位子上只看得见圣台，一根柱子把我们和其他人分开。可是，出教堂的时候……”

“他上个礼拜天没去？”

苔蕾丝知道，她知道被母亲拖着走的安娜曾经在人群中寻找一张没有出现的面孔。

“也许他病了……他们截住他的信；我什么也没法知道。”

“他就没有办法给你捎几个字，这可真奇怪。”

“要是你肯的话，苔蕾丝……是呀，我知道你处境为难……”

“你答应去旅行吧，你不在家的时候，也许……”

“我不能远离他。”

“不管怎么说，他要走的，亲爱的。再过几个星期，他就要离开阿尔热卢兹了。”

"啊！别说了。想到这点我就受不了。收不到他片言只语来帮我活下去。我已经快死了。我必须时时刻刻回忆他那些给了我莫大快乐的话语，我不断重复这些话，久而久之，我自己也没有把握他是不是真这么说的，听，这一句话，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此刻仿佛听见他说：'在我的生活中，除了你没有任何人……'这是他说的，要不就是这么说的：'你是我生活中最宝贵的……'我记不确切了。"

她皱起眉头，寻找这句使她宽慰的话的余音，她把这句话的意思无限地引申。

他到底怎么样，这小伙子？"

你想象不出的。"

他那样的与众不同？"

"我很愿意给你描述一番…… 可是他远远超过我用言语所能表达的……不过，你也许认为他很一般……但我肯定他不一般。"

在由于她的爱情而显得光辉夺目的年轻人身上，她再看不出任何特别的地方。苔蕾丝想道："对我来说，热情使我清醒，我所追求的人，他身上任何一点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苔蕾丝，如果我答应去旅行，你会去看他吗？你会给我转达他的话吗？你会把我的信转给他吗？要是我离开这儿，要是我有勇气离开……"

苔蕾丝离开了光与热的王国，像一只深色的马蜂一样又走进书房。父母正在那里盼着天凉下来，盼着女儿屈服。苔蕾丝来回往返多次，才终于说服安娜去旅行。要不是德基莱姆家很快就要回来，苔蕾丝恐怕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安娜面对着这个新的危险十分担心。苔蕾丝对她说，作为一个有钱的小伙子，

"他长得不坏，这个德基莱姆。"

"可是，苔蕾丝，我几乎没有瞧他，他戴着眼镜，秃着头，是个老头。"

"他二十九岁……"

"我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个老头，再说，不管老不老……"

晚饭时，德拉特拉夫夫妇俩谈到比阿里兹，打听一家旅馆。苔蕾丝观察安娜，这个失魂落魄的、木然不动的身体。"勉强吃一点……得强迫自己，"德拉特拉夫太太反复说。安娜把匙子往嘴里送，姿势就像个机器人。她的眼睛黯然无光。除了那位不在场的人以外，任何事，任何人，在她眼中都不存在。她的嘴唇上有时掠过一丝微笑，她想起了听到的一句话，或者受到的一次爱抚；那时他们呆在荒原上的小屋里，若望·阿泽韦多的手过度使劲，把她的衬衣撕破了一点。苔蕾丝看着贝尔纳上半身俯在餐盘上，由于他是背着光坐着，她瞧不见他的脸，但她听见这缓慢的咀嚼声，这对神圣的食物的反刍。她离开了饭桌。她的婆婆说："她不愿意别人看出来。我倒想多多疼爱她，可她不喜欢受人照顾。她感到不舒服，这是在她这种情况下最轻的反应了。不过她尽管说不抽烟了，仍然抽得很凶。"于是这位太太便谈起她怀孕时的往事了："我还记得，当我怀孕的时候，我得闻一个橡皮球的气味，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使胃恢复原状。"

"苔蕾丝，你在哪里？"

"在这儿，在长凳上。"

"啊！是的，我看见你的烟了。"

安娜坐下来，头靠在一动不动的肩膀上，看着天空说："他也看到这些星星，他也听到晚祷的钟声……"她又说："亲亲我，苔

蕾丝。”可是苔蕾丝没有俯下身去亲吻这个对她充满信任的脑袋，她只问了一句：

“你痛苦吗？”

“不，今晚我不痛苦。我明白了，不管怎么样，我会和他团圆的。我现在很放心。主要是让他知道这一点，而他会从你那里知道的。我决定去旅行了。可是，旅行回来，我要冲破一切障碍，迟早会扑到他怀里。这一点，我好比对我自己的生命一样深信不疑。不，苔蕾丝，不，至少你别教训我，别跟我谈家族……”

“我想的不是家族，亲爱的，我想的是他。总不能这样闯进一个男人的生活中去吧。他也有他的家族，他的利益，他的工作，也许还有情人……”

“不，他对我说过‘我的生活中只有你……’还有一次他说：‘我们的爱情，这是我此刻唯一珍惜的……’”

“‘此刻’？”

“你想到哪儿去了？你以为他只是指当时那一分钟？”

苔蕾丝不需要再问她是不是痛苦，她听见安娜在黑暗中痛苦，但她毫不怜悯她。她为什么要怜悯安娜呢？反复念着一个和自己心贴心的人的姓名，这该是多么甜蜜呀？只要想到他活着，他在呼吸，他晚上枕在手臂上睡着了，他早晨醒了，他年轻的身体穿过浓雾……

“你哭了，苔蕾丝？你是为我哭的吗？你爱我。”

小姑娘跪下来，把头倚在苔蕾丝的腰上，突然她站起来：

“我前额上感到有什么东西在动……”

“是的，好几天了，他在动。”

“小家伙？”

“是的，他已经活着了。”

她们走进屋子，互相搂着腰，就像以前在尼桑大路上，在阿尔热卢兹大路上一样。苔蕾丝记得她多么害怕她身上那个跳动的负荷。在她的心灵深处，该有多少激情浸透了这个还未成形的肉球呀！她想起那天晚上，她坐在房间里，坐在开着的窗户前。(贝尔纳从花园里对她喊道："别点灯，有蚊子。")她算了算，到分娩前还有几个月。她真想寻找一个上帝，求他答应让这个和她的脏腑息息相通的陌生的生命永远不出世。

六

奇怪的是，当苔蕾丝回忆起安娜和德拉特拉夫夫妇走后的日子时，总感到那是一段麻木的时期。原来讲好她要想办法向阿泽韦多施加影响，让他罢手，可是，到了阿尔热卢兹以后，她只想休息，睡觉。贝尔纳答应不住他家的房子，而住在苔蕾丝家的房子里，因为那里比较舒适，又有克拉哈姑姑给他们料理一切家务琐事。别人怎么样，这与苔蕾丝有什么相干呢？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在她分娩以前，除了这种陶醉状态，她什么也不喜欢。每天早晨，贝尔纳都提醒她说她答应过要去找若望·阿泽韦多的，她听了很恼火，反驳他，开始忍受不了他。她的怀孕可能与这种脾气有关，正像贝尔纳想的那样。他自己也开始被一种摆脱不开的念头缠住了，这念头在他的家族中是那么普遍，虽然很少在三十岁以前表现出来。一个结结实实的小伙子害怕自己会死，这首先就使人奇怪。可他说："你不知道我有什么感觉？"回答他什么好呢？这些出身于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家族的人，他们

那能吃能喝的体格，看起来异常健壮。把一棵松树栽到施过肥的那块土壤里，它长得很快，但树心很快就腐烂了，于是，在它长得正旺的时候就得把它砍掉。“这是神经性的，”人们对贝尔纳这样说。可是他感觉到金属表面上的这个瑕疵——一道裂纹。而且，不可想象的是，他不吃了，也不觉得饿了。“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大夫呢？”他耸耸肩，装出无所谓的样子，事实上，他也许觉得死亡判决书比疑惑不定更可怕。夜里，苔蕾丝有时突然被喘气声惊醒，贝尔纳的手抓起了她的手，把它贴在左胸上，让她感到心跳的间隙。她点起蜡烛，往一杯水里倒了点野蒿苣汁。多巧呀，这种混合饮料能治病，她想。为什么就不能致命呢？什么也不能止痛，什么也不能真正使人入睡，除非是长眠。这个呻吟的男人，为什么他如此害怕能使他永远不再痛苦的东西呢？他比她先睡着了。这个宽大的身躯发出有时带有焦虑的鼾声，躺在他旁边怎么睡得着呢？谢谢上帝，他再不接近她了——他觉得在一切活动中，房事是对他的心脏最危险的。黎明的鸡叫唤醒了农庄。圣-克莱尔的晨祷的钟声在东风中响着，苔蕾丝终于闭上了眼睛。这时，那个男人的身躯又活动起来，他像农民一样，穿衣很快（他把脑袋稍稍在凉水里浸一下），然后像狗一样地跑到厨房去，贪馋地寻找食橱里的剩餐，他就站在那里啃一只鸡骨架，吃一片凉腌肉，或是一串葡萄和一块用蒜摩擦过的硬面包，这是他一天里唯一的一顿好饭。他扔给弗朗博和狄安内一些吃的，这两条狗的腭骨咬得格格响。雾也散发着秋天的气味。在这个时刻，贝尔纳不再难受了，他身上又感到青春的无限活力。野鸽很快就要回来了，得准备饵鸟，给它们挖去眼睛。十一点钟他进屋的时候，苔蕾丝还躺着。

“怎么样？小阿泽韦多的事？你知道，母亲在比阿里兹等你的

消息哩，等你寄到'保留保箱'的信。"

"你的心脏怎么样？"

"别提我的心脏了。你一提我就感到不舒服。显然，这证明是神经性的……你也认为是神经性的吗？"

她的回答从来不是他所期待的。

"谁知道呢。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感觉如何。不能因为你父亲是心绞痛死的，你就……尤其在你这个年纪……当然，心脏是德斯盖鲁家的弱点。你多可笑，贝尔纳，那么怕死！难道你从没有像我那样深深感到自己是废物吗？没有？你不觉得我们这类人生活得多像行尸走肉吗？"

他耸耸肩，她的奇谈怪论使他厌烦。要出语惊人也不难，只要事事和理性唱反调。他又接着说，她不该和他浪费嘴舌，还不如留着去对付小阿泽韦多呢。

"你知道他十月中就要离开维尔梅亚了？"

到维昂德罗了，圣-克莱尔前一站，苔蕾丝想："怎么才能使贝尔纳相信我没有爱过这小伙子呢？他一定以为我迷过这小伙子。和所有那些对爱情一无所知的人一样，他以为人家指控我的这类罪行只能归咎于爱情。"一定要让贝尔纳明白，在那段日子里，她对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虽然她常常觉得他讨厌，她不相信换一个男人就能对她有什么帮助。话说回来，贝尔纳也不是那么糟糕的。她憎恶小说里描绘的，而在生活中永远遇不到的奇特的人物。

她认为自己认识的唯一高尚的男人就是她父亲。她竭力把这位激进派分子想得形象高大。他固执，多疑，脚踩几条船：地主兼工业家（除了他在贝城的锯木厂以外，他还在圣-克莱尔开了

一家工厂，给自己和三亲六戚加工松脂），但他主要还是政客，他那斩钉截铁的态度使他吃过亏，可是在省里他说话还是很管用的。他多么瞧不起女人！当人人都夸苔蕾丝聪明的时候，他连她也瞧不起。而自从出了这件大祸以后，他常常对律师说："她们不是白痴就是歇斯底里神经质。"这位反教会分子却不好意思接近女人。他有时也哼哼贝朗瑞①的小调，但是他不能容忍别人当他面谈论某些事情，他像少年一样地满脸通红。贝尔纳从德拉特拉夫先生那里听说，拉罗克先生结婚的时候还是个童男。"他死了妻子以后，这些先生们还常跟我说他没有情妇。你父亲是个人物！"是的，他是个人物。可是，如果说，她从远处美化了他的形象，那么，他一走近，苔蕾丝就看出了他的卑鄙。他很少来圣-克莱尔，更多的是去阿尔热卢兹，因为他不喜欢和德拉特拉夫一家见面。虽然约好不谈政治，可是，每逢德拉特拉夫夫妇在场，汤一端上来就开始了愚蠢的辩论，辩论很快就变得十分激烈。苔蕾丝觉得参加进去很丢脸，她高傲地不开口，除非人们谈到宗教问题。要是这样，她赶紧去声援拉罗克先生。人人都大声嚷，连克拉哈姑姑也听见了片言只语，投入这场混战，用聋子的可怕的嗓门叫着，发泄她这个老激进派的热情，"谁知道修道院里干些什么勾当。"其实，苔蕾丝想，姑姑比德拉特拉夫家谁都虔诚，只是她公开反对上帝，上帝竟能容许她长得又聋又丑，容许她从来没被男人爱恋过、占有过就死去。从德拉特拉夫太太离开饭桌那一天起，大家都同意以后避免抽象的争辩。况且，政治虽然足以使这些人大动肝火，他们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在这个基本原则上却是一致的：财产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好东西。除

①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谣作家。

非占有土地，否则生活没有价值。可是应不应该忍痛作出必要的牺牲呢？如果应该的话，牺牲到什么程度呢？苔蕾丝的"血液里有的是财产欲"，她真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她恨拉罗克和德拉特拉夫两家人故作姿态，用假象来遮盖共同的欲望。当父亲扬言"对民主忠心耿耿"的时候，她打断他的话："用不着这么说，这里没有外人。"她说政治上的崇高伟大使她恶心，她不理解阶级斗争的悲剧，因为在这个地区，最穷的人也有产业，而且一心还想多要点产业，这里，对土地、打猎、吃喝的共同喜好在所有人之间，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产生了密切的友情。而且贝尔纳还受过教育，人们谈起他时总说他出类拔萃。苔蕾丝也私下庆幸他是一位可以交谈的人。"总的来说，他是个鹤立鸡群的人……"她是这样看他的，直到她遇见了若望·阿泽韦多那天。

在那个季节，夜里的寒意滞留在整个上午，下午吃点心的时间刚过，虽然太阳还很炙热，薄雾早早就预告了黄昏的来临。第一批野鸽飞来了，贝尔纳往往到傍晚才回家。不过这一天他直接去波尔多检查身体了，昨天夜里睡得很不好。

"那时我什么也不想干，"苔蕾丝回想，"我在大路上走了一个钟头，因为怀孕的女人应该走动走动。我避开树林，那里有一些捕野鸽的机关，走路随时都得停下来，吹口哨，一直等到猎人喊了一声，你才能继续往前走。可有时一声长长的哨声回答你，一群野鸽落在橡树丛里了；于是你得藏起来。然后我就回家了，我坐在客厅或厨房的火前打盹，完全由克拉哈姑姑服侍我。正和上帝眼中没有他的女仆一样，我也毫不注意这个老姑娘，她总是瓮声瓮气地讲着厨房和农庄的事。她说着，说着，为的是不用费

力去听别人说话，她讲的都是佃户们的凄惨的琐闻；她看护病人，怀着清醒的热忱夜里守护他们；快饿死的老头，干活一直干到死的老头，被人遗弃的残废人，像奴隶一样劳动的精疲力竭的妇女。克拉哈姑姑愉快地说着天真无邪的土语来引述他们最伤心的字眼。确实她只爱我一人，她跪下来给我解鞋带，脱袜子，用苍老的双手给我暖脚，而这一切，我都视而不见。”

巴利翁去圣-克莱尔的前一天来问有什么吩咐，克拉哈姑姑给了他一张要办的事情的清单，还把阿尔热卢兹的病人们的药方收集在一起。“你先去药房，达尔凯要配这些药，一整天也不嫌多……”

我和若望的第一次见面……我得回忆每一个细节。我决定到没人用的打野鸽小屋去一趟，以前我和安娜一起在那里吃点心，我知道后来她喜欢在那里和阿泽韦多幽会。不，在我思想上，这完全不是朝圣。这边的松树长得很高，没法在这里打野鸽，这样我就不会惊动猎人了。小屋也没法再用，因为周围的树林挡住了视线。树梢向四处伸展，破坏了天空中宽阔的大道，而猎手窥伺的野鸽总是出现在这些大道上。你别忘了：十月的太阳还能烤人，我在沙土小路上蹒跚地走着，苍蝇向我围攻，我的肚子多么沉重！我渴望着在小屋里腐烂的长凳上坐一坐。当我推开小屋门的时候，一个青年走了出来，他光着头。我一眼就认出是若望·阿泽韦多，他的脸显得慌张不安，我以为我打扰了他的约会。我想走开，但办不到，说也奇怪，他直想挽留我。“别走，进来吧，夫人，我向你发誓你一点也不打扰我。”

在他再三邀请下，我走进小屋，我诧异里面寂静无人。也许一个牧羊姑娘从别的门跑了。但是没有树枝折断声。他也认出了我，他首先提到的是安娜·德拉特拉夫的名字。我坐着，他站

着，就像照片上一样。透过他的薄绸衬衫，我瞧着我扎进针的地方，这不过是没有任何特殊用意的好奇心而已。他漂亮吗？端正的额头，他那家族所特有的温柔的眼睛，过于肥胖的两颊，还有这个年龄的男孩子使我最讨厌的东西：痱粒——热血奔腾的标志，还有那些流脓的东西，尤其是那双发湿的手。他用手绢擦擦手，然后跟我握手。他那美丽的目光在燃烧，我喜欢那张大嘴，它总是微微开着，露出尖尖的耳齿：一副全身发热的小狗的面孔，而我，我是什么样子呢？家族味十足，我还记得。一上来我就傲慢地、郑重其事地指责他"把混乱和分裂带进了一个体面的家庭"。啊！想想他当时真大吃一惊。年轻人大笑了起来："那么你以为我要娶她？你以为我追求这个荣誉？"我呆住了．我一眼看出在安娜的热情和这小伙子的冷漠之间隔着一道深渊。他热烈地为自己辩解，当然啦，怎么能不屈服于一个可爱的小姑娘的魅力呢？玩玩，这谁也没有禁止，而且正因为他们之间不可能谈到婚姻问题，所以他觉得这个游戏就更没有危险了。当然，他曾经装出和安娜有同样的打算……我趾高气扬地打断了他以后，他又激烈地辩解起来，说安娜本人可以为他作证，他克制自己没有走得太远，况且，他毫不怀疑，德拉特拉夫小姐将感谢他使她在忧郁寡欢的一生中经历这段唯一的、真正热情的时光。"你会说她在痛苦，夫人，可是你以为她对命运能期待什么比这个痛苦更美好的东西吗？我听说过你，我知道这些话可以对你说，你和这里的人不一样。当安娜在圣-克莱尔的一所老房子里安顿下来，开始她最阴郁的生活航程以前，我给了她一笔感情和梦想的资本，它也许能拯救她不至于绝望，至少，不至于变得粗俗。"他这种过分的狂妄和矫揉造作是使我气愤还是打动了我，这我已经记不清了。事实上，他说得那么快，一开始我跟不上，可是我的思想很

快就适应了这滔滔不绝的议论。"你们以为我会盼望这门婚姻，我会在这沙洲上下锚，或者带个小姑娘上巴黎？当然，我会记住安娜迷人的形象，你刚才惊动我的时候，我正巧在思念她……可是，怎么能一成不变呢，夫人？每分钟都带来每分钟的欢乐，和以前截然不同的欢乐。"

这种青春期动物的贪婪和这种智慧竟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觉得很奇怪，我听着他讲，没有打断他。是的，我肯定感到眼花缭乱。我还记得远处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铃声、牧人们粗野的喊声，羊群就要走近了。我对青年说我们俩人呆在小屋里也许会显得奇怪，我希望他回答说最好别出声，一直等羊群过去，那样的话，我们静静地呆在一起，彼此默契，我会觉得很高兴的（我的要求也高了，我盼望每一分钟都带来值得生活的东西）。但是若望·阿泽韦多一言不发，拉开小屋的门，然后很有礼貌地让我先出去。他看我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适，才跟我走到阿尔热卢兹。这位伙伴在回家路上谈到多少话题啊！而我却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有些我自认多少有所了解的问题在他嘴里奇妙地变得新鲜了，比如宗教问题吧。我重复我经常在家里发表的那番议论，他打断我说："是呀，当然……可是问题比这复杂……"确实，他在辩论上投下一种使我佩服的光辉……真是那么可佩服吗？我相信如果我今天听完这些无聊的话会感到恶心。他说他很久以来就相信，除了探索和追求上帝之外，其他什么都无关紧要。"坐上一条船去海外，像避开死亡一样避开这些人，他们自以为找到了上帝，所以呆在那里不动，筑起避难所在里面睡大觉；我一直瞧不起他们……"

他问我读过雷内·巴赞①的《福戈神父传》没有，我勉强笑了一声，他又说这本书使他大为感动。他说："危险的生活，从深

刻的意义上来说，恐怕不在于寻求上帝，而在于找到上帝，并且，一旦找到上帝，永远生活在上帝的轨道上。”他给我描述了“神秘主义者的奇遇”，抱怨说他的气质使他不能过这种生活，“就他所记得的，他从来没有纯洁过”。这样无拘无束，这么轻易地把自己和盘托出，这对我是多么新鲜！这和我们外省人个个谨小慎微，闭口不谈自己的内心生活多么不同。圣-克莱尔的流言蜚语也只牵涉到表面现象，心灵是从来不暴露的。关于贝尔纳，究竟我知道什么？当我要向自己描绘他时，我总满足于那幅漫画，难道他身上没有比这多得多的东西吗？若望继续在说，我沉默着。我想到的只是家庭讨论中的老生常谈。我们这里，所有的车子都要“合乎车辙”，也就是说，车子的尺寸必须使车轮和车辙正好吻合，我也一样，一直到这一天为止，我的思想也是按照我父亲和我公婆的“车辙”的。若望·阿泽韦多光着头走路，我现在又看到他敞开的衬衫下露出孩子般的胸脯和那粗壮的脖子。我被一种生理的魅力迷住了吗？啊，上帝，没有！他是我遇见的人中，第一个把精神生活看得高于一切的男人。他不停地给我讲他在巴黎的老师和朋友们说了些什么话，写了些什么书。我不能把他看成特殊现象，他属于人数众多的优秀分子，“存在的人”，他说。他列举了一些名字，甚至没想到我居然连这些名字都不知道，而我也假装我并不是头一次听到这些名字。

拐过弯就看到了阿尔热卢兹的田地。“这么快！”我惊呼了一声。在这块生长过稞麦的贫瘠的土地上，沿着地面弥漫着燃烧的干草的青烟，在斜坡的凹处，一群羊像脏牛奶一样往下泻，

---

① 雷内·巴赞(1853—1932)，法国小说家。福戈神父(1859—1916)，曾去北非传道，并死于北非。

仿佛在啃着沙粒。若望得穿过田地才能到达维尔梅亚。我对他说："我陪你走，这些问题都使我非常感兴趣。"可是我们再找不到话说了。割剩的稞麦秆穿透了凉鞋，使我脚疼。我感觉出他希望独自一人呆着，大概是为了从容地思考刚才想到的一个念头吧。我提醒他我们没有谈到安娜，他说我们不能随意选择我们谈话或沉思的主题。"要不，"他超脱地说，"就得遵循神秘主义者发明的办法……像我们这样的人总是顺着某些潮流，服从某些倾向……"于是他又谈到他当时正在读什么书。我们约好再见面来决定如何处理安娜的问题。他说话时心不在焉，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他不作答，弯下身去，用孩子的姿势，将一个蘑菇在我眼前晃一晃，然后将它凑近鼻子和嘴唇。

七

贝尔纳站在门口盼着苔蕾丝回来。他一看见她的连衣裙在暗处出现，就叫了起来："我没病！我没病！像我这样的小伙子居然贫血，你想得到吗？真叫人不敢相信，不过这是真的，不能只看外表。我要进行治疗，弗勒疗法，这是砒霜，要紧的是我得恢复食欲……"

苔蕾丝记得她最初并不生气，贝尔纳说的话比往常更加碰不着她（仿佛它们来自更远的地方）。她听不见他在说什么，她的身心都向往另一个世界，那里生活着一些贪心的人，一些一心只想知道，只想了解的人，一些只想"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人——这是若望非常满意地反复说的一句话。在饭桌上，她终于

谈起了这次见面，贝尔纳叫了起来："你刚才没告诉我。你真是个怪人！怎么样？你们决定怎么办？"

她临时编了一个后来果然实行了的方案：若望·阿泽韦多同意给安娜写一封信，委婉地叫她不要再抱任何希望。苔蕾丝说这年轻人并不追求这门亲事，贝尔纳大声笑了起来：阿泽韦多家的人居然不想娶安娜·德拉特拉夫！"啊，有这种事！你疯了？没别的，他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些人呀，当他们知道肯定要输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冒险的。你还是太天真了，我的小姑娘。"

由于有蚊子，贝尔纳没让点灯，这样他就没有看到苔蕾丝的眼神。像他说的那样，"他又恢复了食欲"。波尔多的这位医生已经救了他的命。

"我常常会见若望·阿泽韦多吗？他在十月底离开了阿尔热卢兹……我们可能有五六次一块散步；我只记得我们一道给安娜写信的那一次。这天真的小伙子采用了一些他认为能安慰人的话语，而我觉得这些话是十分可憎的，虽然我对他什么也没说。我们的最后几次散步，在我的记忆中都融化在一起了。若望·阿泽韦多给我描述巴黎，描述他的友情，于是我想象出一个王国，那里的法律就是'成为自己'。'在这里你不得不撒谎一辈子，一直到死。'他是有意这样说的吗？他在怀疑我什么吗？照他的说法，我是忍受不了这种令人窒息的空气的。他对我说：'你瞧瞧这单调的茫茫冰原，心灵都在这里冻住了，有时候冰裂开了一道缝，露出黑水，有人挣扎，消失了，又结了一层冰……这儿和别处一样，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他自己的规律，这儿和别处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命运，然而都得服从这个阴郁的共同命运，

有些人反抗，就产生了悲剧，对于这些悲剧，家族里是绝口不提的，正如这儿的人常说：不要声张……'"

"啊，对！"我叫了起来：我有时打听一位叔祖，一位奶奶，他们的照片从所有的像册上消失了，而且我从来得不到答复，只有一次，他们承认说："他消失了……人们使他消失了。"

若望·阿泽韦多也怕我遭到这种命运吗？他说他不会想到和安娜谈这些事的，因为，尽管安娜恋着他，她的心灵十分简单，不太倔强，而且很快就会屈服。"可是你呢！在你所有的话里，我感到一种对诚挚的需求和渴望……"这些话是不是应该原原本本地告诉贝尔纳呢？要想他能了解，简直是痴心妄想！不过至少让他明白我不是不战而降的。我记得我曾反驳那小伙子，说他用最巧妙的辞句来掩饰他对堕落行为的最卑鄙的赞许。我甚至引用我记得曾经读过的中学伦理书。"成为自己？"我重复说。"可是我们把自己塑造成什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样。"（用不着再发挥了；不过对贝尔纳来说，可能还得发挥。）阿泽韦多不承认有比自我否认更卑鄙的堕落行为了。他认为，没有一个英雄或圣人不是一再反省自己，不是先达到自己的限度。"得超过自己才能找到上帝，"他重复说。还有："承认自己，这就迫使我们中间最优秀的人自己与自己对峙，脱去面具，进行无诈的战斗。因此，这些摆脱思想束缚的人往往改信最狭隘的宗教。"

不要和贝尔纳讨论这种伦理学究竟站不站得住，甚至同意他说这些都是些可怜的诡辩，但是要让他明白，要他努力明白像我这样的女人可能受害到什么程度，而晚上，在阿尔热卢兹的饭厅里，我又有些什么感觉。贝尔纳在近旁厨房的顶里头脱靴子，一面用土话讲述一天打猎的收获。被捕获的野鸽在挣扎，使扔在桌子上的口袋一鼓一鼓的。贝尔纳慢慢地吃着，因为恢复了食

欲而感到衷心欢喜。他满怀深情地数着几滴"弗勒"药水，说："这就是健康。"屋子里炉火熊熊，吃饭后点心的时候，他只要转一下安乐椅就能把穿着毡底鞋的脚放在火上取暖。他手拿着《小吉隆德报》闭上了眼睛，有时他打鼾，可是常常我连他的呼吸也听不见。巴利翁老婆穿着破鞋还在厨房里走来走去，然后送来了蜡烛台。接着就是一片寂静，阿尔热卢兹的寂静。不了解这个偏僻的荒原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寂静；寂静包围了这所房子，它仿佛在这大片的密林中化成了固体，树林里偶尔有只猫头鹰在叫，此外没有任何动静（在夜里，我们仿佛听见我们抑止住的抽泣声）。

"我体会这种寂静，主要还是在阿泽韦多走了以后。只要我知道天亮以后若望又会出现在我眼前，他的存在就使得外界的黑暗不能为害，有他睡在附近，荒原和黑夜就都不是空荡荡的。自从他不在阿尔热卢兹，最后那次见面他约我一年以后再见。他说他满怀希望，希望我到那时会得到解脱（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他是随便这么说的还是另有意思。我想这位巴黎人忍受不了寂静，阿尔热卢兹的寂静，而且他仰慕我，把我当作他唯一的听众），自从我离开了他，我仿佛走进了一个没有尽头的隧道，仿佛跌进了愈来愈浓的黑暗中，有时我自问我能不能在窒息以前到达有自由空气的地方。一月里我分娩，一直到那时，没有发生什么事……"

想到这里，苔蕾丝犹豫了。她竭力不去回想若望走后第二天在阿尔热卢兹发生的事。"不，不，"她想道，"这事和我一会儿要向贝尔纳解释的事毫不相干，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在毫无结果的线索上。"但是她的思想是不驯服的，它想跑到什么地方

去，你是无法阻拦的。苔蕾丝在她的记忆中抹不掉这个十月的夜晚。贝尔纳正在二楼脱衣，苔蕾丝在等待，等木头烧完了再去他那儿，她很高兴能单独呆一会儿。若望·阿泽韦多这一刻正在干什么呢？也许他正在和她谈起过的小酒吧间里喝酒，也许（夜是那么温柔）他正坐着汽车和一位朋友在寂静无人的布洛尼森林里兜风，也许他正伏案工作，而巴黎正在远处喧嚣。寂静，这是他创造的，是他征服的，用来压倒尘世的嘈杂，而不是由外界强加给他的，不像使苔蕾丝透不过气来的那种寂静。寂静是他的作品，而且它不越过灯光的范围，不越出摆满了书籍的书架……苔蕾丝正这么沉思着，突然狗叫了起来，接着又呻吟了几声，一个熟悉的声音，无力的声音，在大门内的走道里喝住了狗。安娜·德拉特拉夫打开了门。她是从圣-克莱尔一路摸黑走来的，鞋上满是泥。在她那衰老的小脸蛋上，眼睛闪着光。她把帽子往安乐椅上一扔，问道："他在哪儿？"

苔蕾丝和若望在写完信并且寄出以后，以为这件事就了结了，仿佛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一个人会屈从于某些理由，接受某些劝说！他们万没想到安娜不肯放手。她躲过母亲的监视，坐上火车。在阿尔热卢兹黑暗的道路上，树梢之间的晴朗天空的亮光引导她前进。"关键在于见到他，如果她见到他，他会被她重新征服的；一定得见他。"她那么急切地要回到阿尔热卢兹，一路跌跌撞撞，踩在车辙里扭伤了脚。而现在苔蕾丝竟然对她说若望已经走了，他已经去巴黎了。安娜摇摇头，她不信，她不能信，否则她会因疲乏和失望而倒下来的。

"你撒谎，你一直在撒谎。"

苔蕾丝想分辩，安娜又说：

"啊！你呀，你可真有家族性！你装出一副没有偏见的样

子……可是，结婚以后，你马上就成为家族里的人了……对，对，你以为是为我好，你出卖我，为的是救我，嗯？别辩解了吧。”

她又打开门，苔蕾丝问她去哪儿。

“去维尔梅亚，去他家。”

“我跟你说他已经走了两天了。”

“我不信。”

她出去了，苔蕾丝于是点着了挂在大门内走道上的灯，赶上了她：

“你走错路了，小安娜，这是去毕乌尔吉的路，维尔梅亚在那边。”

她们穿过草场上散发的浓雾。几条狗被惊醒了。这儿就是维尔梅亚的橡树，那座房子不是沉睡而是死去了。安娜围着这座空墓转，用两只拳头捶门。苔蕾丝把灯放在草地上，木然地站着。她看到她好友的轻盈的身影贴近楼下的每扇窗子。安娜一定在呼唤一个名字，但她没有大声叫，知道叫也没用。有一会儿，房子遮住了她；她又出现了，又走到门口，靠着门槛瘫了下来，双臂抱着膝盖，头埋在膝盖中间。苔蕾丝把她扶起来，拉着她回家。安娜踉踉跄跄，一面说："我明天就去巴黎，巴黎也不见得那么大，总能在巴黎找到他的……”但她的声调像一个顶不下去，已经开始屈服的孩子。

被她们的话声惊醒的贝尔纳，穿着睡衣，在客厅里等她们。兄妹之间吵了一架，苔蕾丝不该回避这段往事。这个男人居然粗暴地抓住疲乏不堪的小姑娘的手腕，把她一直拖到三楼的一间房里，锁上房门，这个男人就是你的丈夫，苔蕾丝，再过两小时，这个贝尔纳就将是你的审判官。家族性支配他的思想，使他毫不犹豫。在任何情况下，他都知道为了家族的利益他该怎么

办。你满心忧郁地在准备一个长长的辩护词，可是，只有无原则的男人才会接受外来的理由。贝尔纳才不理会你这套辩解呢。“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他永远知道他该怎么办。万一他犹豫了，他会说：“我们家里谈过这件事，我们认为……”他已经准备好了判决词，这你怎能不信呢？你的命运已经永远决定了，你还不如睡觉吧。

八

德拉特拉夫夫妇把被征服的安娜带回到圣-克莱尔，从这以后，一直到分娩以前，苔蕾丝再没离开阿尔热卢兹。在十一月的漫漫长夜里，她真正体会到阿尔热卢兹的寂静。给若望·阿泽韦多的信杳无回音。也许他认为这个外省女人不值得他招惹上通信的麻烦。首先，一个怀孕的女人永远不会留下美好的回忆。也许，他从远处看苔蕾丝，认为她平淡乏味，这个傻瓜，她要是矫揉造作，装腔作势，就会把他留住的。她那容易使人误解的单纯，那毫无掩饰的眼光，那从不犹豫的举止，这一切，他能明白多少呢？事实上，他以为她像小安娜一样相信他的话，愿意抛弃一切跟他走。若望·阿泽韦多对在进攻者还来不及拆除围攻以前就缴械投降的女人存有戒心。他最害怕的是胜利，是胜利的果实。然而，苔蕾丝努力生活在这个小伙子的世界里，可是若望所欣赏的那些书，她让人从波尔多买来的那些书，是多么莫名其妙。她整日无所事事！不能要求她为婴儿做衣服。“这不是她干的活，”德拉特拉夫太太说。在农村，很多妇女生孩子时死去。苔

蕾丝说她也会和她母亲一样死去，她一定逃不过这一关，这些话惹得克拉哈姑姑哭哭啼啼，苔蕾丝还总要添一句说，死了就算了，她才不在乎哩。撒谎！她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热望活下去，贝尔纳从来没有那样体贴过她。"他关心的不是我，而是我怀着的孩子。他操着那难听的口音老是说：'再吃点土豆泥……别吃鱼……你今天走路够多的了……'"这些话我听着无动于衷，正像一个陌生的妈妈对别人为了她的好奶汁而对她殷勤照料一样无动于衷。德拉特拉夫一家崇敬我，把我当作一个圣瓶，保存他们的后代根苗的容器。毫无疑问，必要的话，他们会为了保全胎儿而牺牲我的生命，我失去了我个人生命的感觉。我只是一根蔓枝，在家族眼中，只有我怀中的果实才有价值。

一直到十二月底都得生活在这黑暗中。仿佛这数不清的松树还不够似的，雨又下个不停，在阴暗的屋子四周又竖起了几百万条活动的栅栏。当圣-克莱尔唯一的大路即将不能通行的时候，我被带回镇上，住在一所和阿尔热卢兹的房子差不多阴暗的屋子里。广场上的老梧桐树还在和风雨争夺树叶。克拉哈姑姑除了阿尔热卢兹以外在别处都住不惯，所以她不愿意呆在我身边，但她常常坐着她那"合乎车辙"的马车来，风雨无阻，她给我带来我小时候爱吃的，她以为我当时仍然爱吃的食品，一种叫作米克的稞麦和蜂蜜做成的灰色团子，一种叫作福加斯或者鲁马扎德的糕点。只有在餐桌上我才见到安娜，她不再理睬我，她似乎认命了，屈服了，一下子失去了她红润的脸色。她的头发梳得太紧，一对难看的苍白的耳朵露在外面。没有人提起小德基莱姆的名字，但是德拉特拉夫太太说，安娜虽然还没说"行"，但她已经不再说"不行"了。啊，若望没有看错她，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

用缰绳套住她，让她乖乖听话。贝尔纳身体不好，因为他又喝上开胃酒了。这些人在我周围说了些什么？我记得，他们老是谈本堂神父（我们住在神父宿舍对过）。他们在琢磨，比如："他为什么一天四次穿过广场，而每次回去一定是走另一条路……"

听若望·阿泽韦多提过几次，苔蕾丝比较注意这位年纪不太大的神父了，他和他的教民没有交往，他们都说他骄傲："他不是咱们这儿需要的那种人。"他来德拉特拉夫家拜访了有数的几次，苔蕾丝注视他发白的两鬓和高耸的额头。没有一个朋友，他每天夜晚是怎么过的呢？他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呢？"他很守时，"德拉特拉夫太太说，"他每天晚上礼拜圣像，但他缺乏热情，我觉得他不是所谓虔诚的人，至于慈善事业，他根本置之不理。"她叹息他取消了慈善会的鼓号队，家长们抱怨他不陪孩子们去足球场玩。"整天埋头看书，这倒不错，可是教区很快就给丢了。"苔蕾丝为了听他讲道，常去教堂。"你有身孕可以不去教堂，孩子，而你偏偏在这个时候要去教堂。"神父宣讲教义或伦理不带一点个人情感。但是苔蕾丝对声音的抑扬顿挫，对手势，都很感兴趣，有时候，一个字仿佛比别的字分量重……啊！他，也许他能帮助她清理她混乱的内心世界。他和别人不同，他也作了一个悲剧性的选择，除了他的内心孤独之外，黑袍又给穿黑袍的人带来了周围的空寂。他从每日的礼仪中吸取什么安慰呢？苔蕾丝很想参加平日的弥撒，那时教堂里只有唱圣诗的孩童，神父俯身对着一块面包，喃喃说些什么。但是这样做会使家里和镇上的人感到奇怪，人们会叫嚷这是改宗。

苔蕾丝在这段期间尽管很痛苦，但她真正忍受不了这种生活还是从分娩以后。外表上什么也看不出，她和贝尔纳从来没

有吵过架，而且她对公婆的恭敬胜过她丈夫自己。悲剧就在这里。悲剧就在于没有任何决裂的理由，不可能预料会发生一件事来阻止生活按自己的规律发展，直至死亡。不和睦意味着在相遇的地方相互顶撞，但是苔蕾丝和贝尔纳从来没有相遇过，更说不到她和她的公婆了。他们说的话碰不着她，她也从未想到有回答的必要。他们用的字眼是共同的词汇吗？他们给予主要的字眼不一般的意思。苔蕾丝有时情不自禁地惊叫起来，而全家人都认定这位年轻女人爱说俏皮话。"我假装听不见，"德拉特拉夫太太说，"她要坚持的话，我假装不在乎，她知道这一套对我们不起作用……"

然而，德拉特拉夫太太忍受不了苔蕾丝的这种矫揉造作，苔蕾丝听不得别人感叹地说她和小玛丽多么相像。这种经常的感叹（"这小家伙，你可不能说不是你生的……"）使年轻女人处在一种极端的感情中，而她却不总是善于掩饰自己感情的。"这孩子没有一点像我，"她坚持说，"瞧瞧这深色的皮肤，这对黑眼睛，再瞧瞧我的照片，我小时候是苍白的。"

她不愿意玛丽长得像她。这块肉体从她的肉体中分离出去了，她希望不再和她有任何共同点。流言蜚语传开了，说她可没被过多的母爱挤得喘不过气来。但德拉特拉夫太太说苔蕾丝是照她自己的方式爱女儿的："当然啦，不能要求她看着小家伙洗澡，或是换尿布，这不是她的调调；不过我看见她整晚整晚地坐在摇篮旁边，也不抽烟，瞧着婴儿睡觉……再说我们有一个很认真的保姆，而且还有安娜，啊！这个女孩子，我向你担保她将来一定是个出色的小妈妈……"自从家里有了一个婴儿，安娜确实开始了新生活。摇篮总是吸引女人的，特别是安娜。她怀着极大的欢乐摆弄孩子。为了能自由地去看婴儿，她和苔蕾丝和解了，然

而，除了一些姿势，一些亲昵的称呼以外，两人间往日的温爱已经荡然无存了。这女孩子特别担心作为母亲的苔蕾丝会妒忌。“小家伙跟我比跟她母亲更熟。她一见我就笑。那天我抱着她，苔蕾丝想接过去，孩子就哭叫起来。孩子喜欢我，弄得我有时很为难。”

安娜没有理由感到为难。生活在这一时刻的苔蕾丝对她女儿，如同对其他的一切，毫不留恋。她远远看着人、物、她自己的身体、甚至她自己的精神，这些都是海市蜃楼，是悬挂在她身外的一种雾气。在这一片空虚中，只有贝尔纳是可怕的现实，他的肥胖，他的鼻音，还有那种盛气凌人的声调，那种自满。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怎样离开呢？而且到哪里去呢？天热了刚不多几天，苔蕾丝就觉得萎靡不振，没有任何迹象预示她将干出什么事来。那一年发生了什么事呢？她不记得有任何意外事件，有任何争吵，她只记得，在基督圣体节那天，当她从半开的百叶窗里窥视外面的宗教游行时，她比往常更厌恶她丈夫。贝尔纳几乎是走在华盖后面的唯一的人。几秒钟的工夫，村里变得空寂无人，仿佛放到街上来的不是一只羔羊，而是一头狮子……人们都藏在家里，免得被迫脱帽或者跪下。一旦危险过去，大门才一扇扇重新打开。苔蕾丝端详着神父，他几乎是闭着眼走路，两只手捧着那古怪的东西。他的嘴唇在微动，他的神情这么痛苦，是在跟谁说话呢？而紧跟在他后面的是贝尔纳，“他在尽自己的义务”。

几个星期过去了，没下一滴雨。贝尔纳生活在对火灾的恐惧之中，而且他的心脏又难受起来。在卢夏那边，五百公顷的森林烧光了。“要是刮北风的话，我的巴利萨克松林也完了。”苔蕾丝期望这无法变更的天气给她带来点什么，是什么，她也不清楚，也许永远就没有雨了……有一天，周围的森林都会噼噼啪啪地

燃烧，连镇子也不能幸免。为什么荒原上的村子从来不着火呢？火灾总是选上了松林，而从不选人，她觉得这不公平。在家里，人们没完没了地讨论起火的原因：是扔了一个烟头吗？还是故意放火？苔蕾丝梦想有一天她夜里起来，走出房子，走进灌木最茂密的森林，扔下她的香烟，直到漫天的浓烟污染了晨空……但是她驱散了这个念头，因为她血液里流着对松林的爱，她恨的不是树。

现在该正视她干的那件事了。怎样对贝尔纳解释呢？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点点地告诉他事情是怎样发生的。那是马诺发生大火的那一天。他们一家正在匆忙地吃午饭，有人走进饭厅。一些人说火离圣-克莱尔仿佛还老远，另一些人坚持要敲警钟。燃烧的松脂的香味弥漫在炽热的空气中，太阳仿佛也被污染了。苔蕾丝还记得，贝尔纳转过头去听巴利翁的汇报，他那只毛茸茸的大手放在水杯上，忘了缩回来，"弗勒"药水一滴滴掉在水杯里。他一口喝下药水，而热得发蒙的苔蕾丝就没想到提醒他，他喝了双倍的剂量。大家都离开了饭桌，只有她还在那里剥开新鲜杏仁，冷冷冰冰，置身于这番骚动之外，对这场灾祸无动于衷，如同对除她自己的灾祸以外的一切灾祸一样。警钟没有敲。贝尔纳终于回来了。"你不惊惶失措，这一回算是做对了，是马诺那边着火了……"他又问道："我喝过药水了吗？"不等苔蕾丝回答，他往水杯里又倒了几滴，她没有说话，大概是因为懒吧，因为累吧。她当时希望什么呢？"我可不是故意沉默的。"

然而，那天晚上，当帕德梅医生来到呕吐哭闹的贝尔纳床前，问苔蕾丝白天的经过的时候，苔蕾丝却对餐桌上所见到的事

只字不提，而原来她可以轻而易举地提醒医生注意贝尔纳经常服用砒霜，这不会连累她。她可以想出这样的话："当时我没有意识到……我们都被火灾吓坏了……可是我现在可以起誓，他服用了双倍的剂量……"但她沉默不语，她有丝毫想开口的意思吗？午饭的时候，这个行动就在她心里，不过她没意识到，而现在，行动从她心灵深处露了头，虽然它还不成形，但已被她模糊意识到了。

医生走了以后，她看着终于入睡的贝尔纳，她想："没有证明就是这个，这也可能是盲肠炎，虽然没有任何别的征象……或者是传染性感冒。"可是第三天贝尔纳就起床了。"很可能就是这个。"她没有起誓，她想证实一下。"是的，我丝毫不觉得自己受到了可怕的诱惑；我只是想满足一下稍微有点危险的好奇心。我记得头一次我在贝尔纳进饭厅以前往他的水杯里倒了几滴弗勒药水，我说：'就这一次，为了弄明白……我这就知道是不是这个使他病倒的。就这一次，以后不干了。'"

火车减速，然后长鸣了一声就又开动了。黑暗中有两三处火光，这是圣-克莱尔车站。可是苔蕾丝再没有什么可审查的，她陷在张着大嘴的罪恶深渊中，她被罪恶吞吃了。接着发生的事，贝尔纳和她一样清楚。他突然又犯了病，苔蕾丝日夜守着他，虽然她显得精疲力竭，而且什么也吃不下（以至于他劝她试试弗勒药水，她还请帕德梅医生开了一张处方）。可怜的医生！他对贝尔纳吐出的发绿的液体感到吃惊，他真不敢相信一位病人的脉搏和体温竟会如此不协调，他曾多次见过伤寒病人脉搏平稳，虽然发着高烧，而贝尔纳的脉搏十分快，但体温却在正常体温之下，这意味着什么？大概是传染性感冒，感冒，这就解释了

一切。

德拉特拉夫太太想请一位名医来会诊，可又怕帕德梅医生不高兴，他是家里的老朋友了。再说，苔蕾丝也害怕刺激贝尔纳。可是，八月中，在一次更可怕的发作以后，帕德梅主动提出请一位同事来会诊，幸好，第二天，贝尔纳的病情好转，三个星期以后，就剩下病后的休养了。“我好险，”帕德梅说，“如果那位名医赶上来了一趟，这次治疗的整个功劳就归他了。”

贝尔纳坐车来到阿尔热卢兹，他想打打野鸽来恢复健康。苔蕾丝这时十分劳累，克拉哈姑姑得了急性关节炎，起不了床，一切都落在这个年轻女人身上：两个病人，一个孩子，还有克拉哈姑姑没干完的那么多事。苔蕾丝一片热忱代替克拉哈姑姑来照顾阿尔热卢兹的穷人。她走遍各个农庄，像姑姑一样，让人按处方治疗，自己掏腰包给人买药。看到维尔梅亚农庄一直关闭着，她也没有感到忧愁，她不再想若望·阿泽韦多了，不再想世界上任何人。她独自穿过隧道，晕头晕脑的。她正处在最暗的地方。一定得不假思索地，不顾一切地，走出这片黑暗，这片烟雾，走到自由空气里去，快！快！

十二月初，贝尔纳旧病复发，躺倒了。一天早上，他醒过来的时候全身发抖，两腿失去知觉动不了。从此大难临头！德拉特拉夫先生一天晚上从波尔多请来了一位会诊医生，他检查了病人以后，很久不说话（苔蕾丝举着灯，巴利翁的老婆还记得当时苔蕾丝的脸色煞白），在昏暗的楼梯口，帕德梅怕苔蕾丝偷听，压低嗓子对他的同事说，药剂师达尔凯给他看了两张有人篡改的处方，一只罪恶的手在第一张处方上添上了：弗勒药水。第二张处方上有大剂量的哥罗仿、洋地黄溶液和乌头碱。是巴利翁把这两张处方连同别的处方一起送到药房的。达尔凯照付了这些毒品

以后，焦灼不安，第二天就跑去找帕德梅……是的，这些事情，贝尔纳和苔蕾丝本人一样清楚。一辆救护车将贝尔纳火速送往波尔多住院。从这一天起，他的病势好转。苔蕾丝一人留在阿尔热卢兹。尽管她多么孤独，她感到周围一片嘈杂；好像一头藏匿的野兽听见一群猎狗从四面逼近；她精疲力竭，仿佛急跑了一段路；她似乎快到终点了，她已经伸出手去了，却突然重重摔倒在地，两条腿累得动弹不了。冬天将尽的时候，有天晚上她父亲来看她，恳求她为自己申辩。一切还可以挽回。帕德梅已经答应撤回起诉，他也不能肯定说有一张处方不完全是他的手迹。至于乌头碱、哥罗仿和洋地黄溶液，他不可能开这么大的剂量，可是，既然在病人的血液中没有发现一丝一毫这种毒品……

苔蕾丝还记得她和父亲在克拉哈姑姑床前的那次争吵。木柴的火光照亮了房间，他们谁也不想点灯。她用孩童背书（这课书是她在夜里睡不着的时候记熟的）的单调声音解释说："我在路上遇见了一个男人，他不是阿尔热卢兹本地人，他跟我说，既然我派人去达尔凯那里，他希望我能捎上他的处方；他欠达尔凯钱，所以不愿意亲自去药房……他说好到我家里来取药，可是他没给我留下姓名，也没有地址……"

"想个别的借口吧，苔蕾丝，我以家族的名义请求你，想个别的借口吧，倒楣的孩子！"

拉罗克爸爸顽固地重复他的请求：聋姑姑靠着枕头半坐半躺着，她觉得苔蕾丝正受到致命的威胁，呻吟道："他跟你说什么？他们要你干什么？他们为什么伤害你？"

苔蕾丝居然还有力气对姑姑微微一笑，并且拉着她的手，一面像上教理问答课的小姑娘一样背诵："这是在路上遇到的一个人，天太黑，我看不清他的脸，他没告诉我他住在哪个农庄。"有

一天晚上，他来把药取走了。可惜，家里人谁也没有看见他。

九

圣-克莱尔终于到了。苔蕾丝在下车时没被人认出来。巴利翁去交车票的时候，她已经绕过车站，越过堆在那里的木材，走上了大路，路上停着家里的双轮马车。

这辆车现在就成为她的避难所了。在坑坑洼洼的路上，她再不怕会碰见人了。她费了好大劲才重新拼凑起来的那篇叙述一下子崩溃了，这个准备好的忏悔词烟消云散了。不，没有什么可以说出来为自己辩护的。就连一个理由也提不出，最简单的是沉默，或者只回答问题。她害怕什么呢？今夜和别的夜晚一样也将过去，太阳明天照样升起，她肯定，不管发生什么事，她总能脱身的。而且，除了这种麻木冷漠，除了将她与世界甚至与她自己隔绝的这种绝对的超脱以外，还能发生什么更糟的事呢？是的，虽生犹死，她体验到死亡，在一个活人还能达到的最大程度上体验到死亡。

在大路拐弯的地方，她的习惯于黑暗的眼睛认出了那个庄园，它那几所矮矮的房屋很像几头躺着睡熟了的牲口。以前，安娜总怕这里的一条狗窜到她的自行车轮子中间去。再过去，榛树那边是洼地，在最炎热的天气里，一股微微的凉气吹拂在年轻姑娘们灼热的双颊上。一个孩子骑着车，遮阳帽下露出雪白的牙齿，他按着车铃，一面叫道："你们瞧，我两手放把了！"这个

模糊的印象，还有她对那些流逝的岁月的一切回忆挽留她，好让她那疲惫不堪的心灵在这里得到休息。她合着马蹄小跑的节奏机械地重复说："我的生命毫无意义——我的生命一片空虚——无边无际的孤独——看不到出路的命运。"啊！唯一可能的举动，贝尔纳是不会做的。要是他张开双臂，什么也不问！要是她能把头靠在一个人的胸脯上，要是她能倚着一个活人的身体哭泣！

她望见那个斜坡了，一个热天，若望·阿泽韦多曾经在那块地里坐过。她竟然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她能在那里施展才能，她周围的人也都理解她，也许还赞赏她，爱她！然而，孤独紧紧缠住她，比脓疮缠住麻风病人还厉害。"谁也不能帮助我，谁也不能伤害我。"

"先生和克拉哈小姐来啦。"

巴利翁拉住缰绳，两个人影走过来。还很虚弱的贝尔纳前来迎接她了，他急于知道那个消息，好放心。苔蕾丝欠身起来，远远地就喊道："撤销诉讼！"回答只是："早就料到了！"贝尔纳挽着姑姑爬上马车，接过缰绳。巴利翁走着回去。克拉哈姑姑坐在这对夫妻中间。得凑近她的耳朵大声嚷，告诉她一切都解决了（再说她对这个悲剧一知半解）。聋姑姑照往常一样，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起来，她说他们总是用这套策略，她说这是德累菲斯事件[1]的重演。"毁谤吧，毁谤吧，总会留下破绽的。那时他们强大得很，而共和派不该放松警惕的。只要对他们稍微放松，这些发臭的畜生就会扑上来……"有了她在那里叨唠不休，夫妻两

---

[1] 德累菲斯事件，法国军官、犹太人德累菲斯（1859—1935）被诬告犯叛国罪，此案件在当时的法国引起轩然大波。

人就免得交谈了。

克拉哈姑姑喘着粗气上楼，手里拿着一个烛台：

“你们还不睡？苔蕾丝一定累坏了。睡房里有一杯汤和冷鸡。”

然而夫妻两人在大门内走道里站着。老姑姑看见贝尔纳推开客厅的门，让苔蕾丝先进去，他跟着也消失了。老姑姑要是不聋的话，她会贴着耳朵听……不过用不着对她，这个活埋在四堵墙壁中间的人存戒心，但她还是吹灭了蜡烛，摸着黑下楼，眼睛凑到钥匙孔前往里看：贝尔纳正在挪动一盏灯，他的面孔被照亮了，显得既胆怯又庄严。姑姑看见坐着的苔蕾丝的背影，她已经把大衣和帽子扔在安乐椅上了，火烤得她的湿鞋冒烟。有一会儿，她转过头来看她丈夫，老太婆很高兴地看到苔蕾丝在微笑。

苔蕾丝在微笑。在从马厩到住屋的这短暂的空间和时间里，她走在贝尔纳身边，突然明白，或者以为明白，她该怎么做。她稍一接近这男人，想解释，想倾吐衷肠的希望就化为乌有了。当我们最了解的人不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使他们完全变了样！在整段旅程中，苔蕾丝不自觉地努力塑造一个能理解她，能试图理解她的贝尔纳的形象，可是，她头一眼就看出了他的原形。这个人一辈子从来没有为别人设身处地想过，他从来没有设法摆脱自己的偏见，好看看对方是怎么想的。贝尔纳当真肯听她说吗？他在那间低矮而潮湿的大房间里来回踱着，有几处腐烂的地板在他脚下嘎嘎作响。他不瞧他妻子，他有经过长久考虑的满肚子话要说。苔蕾丝也一样，她知道她要说什么。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往往是我们从未想到的那个办法。她想说：“我走，贝

尔纳。你别为我担心。我可以马上走，消失在黑夜里。我不怕森林，也不怕黑暗。它们都很熟悉我，我们相互很熟悉。我的形象就是按照这块贫瘠不毛的土地塑造的。除了过路的小鸟和流窜的野猪以外，一片死寂。我同意被抛弃，把我的照片全部烧掉，甚至别让女儿知道我的名字，让家里人觉得仿佛从来没有我这个人。”

苔蕾丝已经开口了，她说：

“让我销声匿迹吧，贝尔纳。”

贝尔纳一听见这个声音，转过身来。他脸上的青筋暴起，从房间的那一头直奔过来，结结巴巴地说：

“什么？你还敢表示意见？表示愿望？够了，一个字也别再说了。你只有听着，接受我的命令，照我的不能更改的决定去办。”

他不再结巴了，他说的是细心准备好的词句。他靠在壁炉上，语调严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瞧着。苔蕾丝不再害怕了，她想笑，他真滑稽可笑；这个人真滑稽可笑。他这副可憎的腔调除了在圣-克莱尔以外，谁听了都会发笑，不管他说了些什么，她一定要走。为什么有这场轩然大波？让这个傻瓜从活人中消失掉，这有什么了不起呢？她注意到他那拿着抖动的纸片的手指甲十分肮脏，他没戴衬衫假袖，他属于这类乡巴佬，他们一走出自己那个窝就显得十分可笑，他们的生命对任何事业，任何思想，任何人都无足轻重。人们给一个人的生命以无限的重要性，这只是出于习惯。罗伯斯庇尔有道理；还有拿破仑，还有列宁……他看见她在笑，更生气了，提高了声音，于是她只得听着：

“你在我手掌中了，你明白吗？你必须服从家族的决定，不然……”

“不然……怎么样？”

她不想再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她用一种挑衅嘲弄的声调喊道：

“太晚了！你已经作了替我辩护的见证，你再没法反悔了，不然你就得承认做了假见证……”

“什么时候都能发现新线索。那个没用过的证据，我把它藏在书桌里了。没有起诉期限的规定，上帝保佑！”

苔蕾丝打了一个冷战，问道：

“你要我干什么？”

他瞧着他纸上记的纲要，在这几秒钟的时间里，苔蕾丝谛听阿尔热卢兹的寂静。离鸡叫的时间还早，在这片荒漠上没有一泓流水，没有一丝微风吹动数不清的树梢。

“我决不在任何个人考虑前面让步。我，我不算数，只有家族算数。我的一切决定都是从家族的利益着眼的。为了家族的名誉，我同意了做欺骗国家法律的事。上帝会审判我的。”

苔蕾丝十分讨厌这种夸张的声调，她真想恳求他说得简单一些。

“为了家族的利益，一定得使人们相信我们很和睦，使他们觉得我对你的清白无辜深信不疑。另一方面，我要尽可能地保护我自己……”

“我使你害怕了，贝尔纳？”

他喃喃地说：“害怕？不，是憎恶。”接着又说：

“咱们得快一点，一次都讲清楚。明天我们就离开这座房子，住到旁边德斯盖鲁家的房子里去。我不要你姑姑住在我家。你的饭菜由巴利翁老婆端到你房间里。禁止你走进任何别的房间，不过我不阻止你到树林里跑跑。礼拜天我们一起去圣-克莱

尔教堂做大弥撒。一定要让人看见我们挽着手臂，每月第一个礼拜四，我们坐着敞篷马车去贝城赶集，和以前一样去你父亲家。”

“那玛丽呢？”

“玛丽明天就由保姆带到圣-克莱尔去，然后，我母亲带她去南方。我们可以找一个健康的理由。你总不能希望我们把玛丽留给你吧？她也一样，一定得保护起来。我去世了，就该她在二十一岁时接受产业了。害死丈夫以后再害孩子……为什么不呢？”

苔蕾丝站了起来，抑制自己没有叫出来：

“那么你以为我是为了松林才……”

看来，在促使她行动的千条隐秘的动机中间，他一条也没有找到，却臆想出一个最卑鄙的动机：

“这是当然，为了松林……为什么？只要采取淘汰的办法就行了。我看你能举出任何别的动机吗……再说，这无关紧要，我也不再感兴趣了。我不再琢磨这些问题，你再什么也不是了，存在的只有你用的姓，唉！再过几个月，等人家都相信我们夫妻和睦，等安娜和德基莱姆儿子结了婚……你知道，德基莱姆家要求推迟婚期，他们要考虑……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在圣-克莱尔住下去，而你，你就留在这儿。你得了神经衰弱症或是别的什么病……”

“比方说，疯狂症？”

“不，那样对玛丽不利。反正不愁找不到叫人相信的理由。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苔蕾丝低声说道：“呆在阿尔热卢兹……一直到死……”她走到窗前，推开窗。贝尔纳在这一刻真正感到欢乐。这个一直

使他受窘，受侮辱的女人，今晚总算被他制服了！她一定感到多么受鄙视！他为自己的节制感到骄傲。德拉特拉夫太太总对他说他是个圣人，全家人也夸他有高尚的心灵，今晚他头一次感到自己的伟大。他在疗养院的时候，别人十分委婉地告诉他苔蕾丝想谋害他，而他呢，处之泰然地保持着自己备受赞扬的冷静。在没有能力热爱别人的人眼中，不存在任何真正严重的事。贝尔纳既然没有爱，在严重的危险被排除以后，就只感到一种战栗的欢乐，仿佛一个人得知长期和自己朝夕相处的人原来是个狂暴的疯子。可是，今晚贝尔纳感到自己的力量；他制服了生活。他欣赏的是：一个正直而头脑清楚的人是能克服一切困难的；即使在这个乱子以后，他也要坚持说一个人的不幸总是咎由自取的。最严重的灾祸，瞧他已经处理了，就和处理其他任何事情一样。这件事几乎不会有人知道，他会保住面子，不会再有人可怜他，他不愿意别人可怜他。既然决定权在自己，那么，和一个怪物结了婚又有什么屈辱的地方呢？再说，单身汉的生活也有它的好处，而且，由于他接近了一次死亡，很奇妙地，他更爱好产业，打猎，汽车，一切吃的喝的，一句话，爱好生活。

苔蕾丝一直站在窗前；她看见了一些铺地的白沙石，闻见了被防羊群的栅栏围住的菊花的香味。更远一点，黑黝黝的一片橡树遮住了松林，但是松脂的气味却弥漫在夜空。苔蕾丝知道松林包围着这所房子，它们像一支敌军，虽然看不见，却近在咫尺。她谛听这些卫兵们的低沉的哀怨，它们将看着她奄奄一息地打发冬天，气喘吁吁地度过三伏天；它们将是这个慢性窒息死亡的见证人。她关上窗，走近贝尔纳：

“那么你以为你能用武力把我扣在这里吗？”

“随你便……不过你要明白，你只有捆着手才能走出去。”

“太夸张了吧！我了解你，别装出一副不是出于你本性的凶相。你不会让家族蒙受这个耻辱的！我完全放心。”

于是，他像一个反复权衡过利害得失的人开导她，说明出走就等于承认有罪。那样的话，要避免玷污家族的声誉就只有将坏死的肢体切除掉，抛弃掉，并当众唾弃它。

“这正是我母亲原来想让我们采取的方案，你想想！我们已经打算让审判按常规进行下去了；要不是有安娜和玛丽……不过，还有时间，你不用急于回答。我等你到天亮。”

苔蕾丝低声说：

“我还有父亲。”

“你父亲？可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有他的事业，他的党派，他代表的思想，他一心只想掩饰这件丑事，不惜一切代价。你至少得承认他给你出了不少力。这件案子草草了事，正是亏了他……再说，他一定把他的意见正式告诉你了吧……没有？”

贝尔纳不再提高嗓门了，变得几乎彬彬有礼，并不是他有丝毫的同情心。而是这个连呼吸声几乎都没有的女人终于倒下了，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一切都恢复了正常。换了另一个男人，他的幸福是经不起如此打击的。而贝尔纳因为顺利地纠正了一切而感到骄傲，谁都会出差错的，而且，在苔蕾丝的问题上，大家都看错了，连德拉特拉夫太太也不例外——而她一向能对周围的人作出敏捷的判断。这是因为人们现在不太考虑原则，他们不再相信像苔蕾丝所受的那种教育会有什么危险；她是个怪物，这是无疑的；可是说也枉然：要是她信上帝……恐惧就是明智的开始，贝尔纳这么沉思着。他还在想，全镇的人都急着看他们丢脸，礼拜天，当他们看到一对和睦的夫妻时，会大失所望的！他差不多盼着礼拜天快来，好看看这些人的嘴脸！……再说，

法律也毫无所失。他拿起灯，抬起胳膊，灯光照着苔雷丝的后颈：

“你还不上楼？”

她仿佛没听见。他走出去了，把她留在黑暗中。克拉哈姑姑蹲坐在楼梯下面第一级上。老妇人打量他，他勉强笑了一下，搀着她的胳膊要扶她起来。可是她不肯，像一条倚在垂死的主人床前的老狗。贝尔纳把灯放在方砖地上，对着老妇人的耳朵大声喊，说苔蕾丝已经感觉好多了，可是她还想独自呆一会再去睡觉。

“你知道这是她的怪脾气！”

是的，姑姑知道。当年轻的女人想独自呆一会儿的时候，姑姑总是不凑巧地闯进苔蕾丝的房间。往往，老太婆刚刚推开门就感到自己不受欢迎。

她艰难地站起来，倚着贝尔纳的手臂回到大客厅上面她住的房间里。贝尔纳跟着她进去，细心点着了桌上的蜡烛，然后，吻了一下她的前额就走开了。姑姑一直盯着他。她听不见人们说话，然而，从这些人脸上她有什么琢磨不出来？她估计贝尔纳已经回到了他的房间，轻轻开了门……可是他还站在楼梯口上，扶着楼梯，卷着一支纸烟；她赶紧回来，两腿发抖，喘着粗气，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有。她躺在床上，睁着两眼。

十

苔蕾丝坐在黑暗的客厅里。灰烬下面有些着了火的木柴还没有熄灭。她呆若木鸡。从她的记忆深处涌现了在旅途中准备好

的忏悔词的片断，但是现在已经晚了；可是又为什么责备自己没有用这篇忏悔词呢？这段编造得太完美的故事确实和现实毫无关系。她乐于认为小阿泽韦多的言谈影响重大，这多么愚蠢！仿佛这些话有任何价值似的！不，不，她服从了一个深刻的法则，一个严酷的法则。她没有毁灭这个家族，那么就该她遭到毁灭了。他们认为她是怪物是有道理的，而她也认为他们狰狞可怕。他们要用一种缓慢的办法来消灭她，表面上不露声色。“从今以后，这个家族的强大机器就用来对付我了——因为我没有能够制止它，也没能及时逃出它的机关。用不着去找别的理由了，就这一条‘因为是他们，因为是我’……装出一副假面孔，保全面子，用假象骗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我是努力这样做的，我想象别人（和我一样的人）常常能坚持这样做，一直到死，也许他们逐步适应，因而得救，他们被习惯麻醉了，变得迟钝了，躺在强大的娘家家族的怀里熟睡，而我，而我，而我呢……”

她站起来推开窗，感到黎明的凉意。为什么不逃跑呢？只要迈过这扇窗子就行。他们会追赶她吗？会把她重新交给法庭吗？这是个机会，可以试试。什么都比这没有尽头的苟延残喘要强。苔蕾丝已经拖过一张安乐椅，把它靠在窗前。可是她没有钱，上千棵松树都是她的，这也没用，贝尔纳不出面，她一分钱也拿不到。这等于深入荒原，就像达盖尔一样。达盖尔是个被追捕的杀人犯，苔蕾丝小时候十分怜悯他（她还记得在阿尔热卢兹的厨房里，巴利翁的老婆给宪兵们端酒喝），正是德斯盖鲁家的狗发现了这个可怜人的踪迹。他在灌木丛里被人发现，已是饿得半死了。苔蕾丝看见他被绑在一辆装稻草的大车上，据说他没有到圭亚那就死在船上了。船……监狱……难道他们不会像他们声称的那样把她交给法庭吗？贝尔纳说他掌握的那

个证据……多半是撒谎，除非他在那件旧斗篷的口袋里发现了那包毒药……

苔蕾丝要把事情弄明白。她摸索着走上楼梯。越往上走，她看得越清楚，因为晨光照亮了上面的玻璃窗。这儿，在顶楼的梯口上有一个衣柜，里面挂着旧衣服——这些衣服是不给人的，打猎的时候要穿。那件褪了色的斗篷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克拉哈姑姑以前坐在单人"儒盖"① 里等着捕捉野鸽时，常常把毛活放在里面。苔蕾丝伸进手去，取出一个漆封的小包：

哥罗仿	30克
乌头碱颗粒	20克
洋地黄溶液	20克

她重新念着这些字，这些数字。死亡，她一直是害怕死亡的。要紧的是避免面对面地看着死亡，而只作那些必不可少的动作：倒水，把药粉溶化，一口气喝下去，上床躺着，闭上眼睛。这以后的事就什么也别去想。为什么害怕这个睡眠甚于任何其他睡眠呢？她打了一个冷战，因为大清早是很凉的。她走下楼，在玛丽睡觉的房间门口站住了。保姆打着鼾，像野兽在低声咕噜。苔蕾丝推开房门。从百叶窗里透进了晨曦。在阴影中小铁床显得很白。两只小小的拳头放在毯子上。枕头淹没了一个还未定形的面影。苔蕾丝认出那个大耳朵，她的耳朵。人们说得对，她的复制品就在那里，没有知觉，在熟睡中。"我要走了，可是我的这一部分留在这里，还有这注定的命运要一直活到底，丝毫也不能改变。"倾向，偏好，血缘的规律，无法违抗的规律。苔蕾丝曾经读

① 儒盖是土语，疑为"窥探的小棚子"之意。

过报道，说有些绝望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一道去死，好心的人们松手丢下报纸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苔蕾丝是个怪物，所以她深深感到这种事是会有的，而且，毫不费劲……她跪下来，用嘴唇轻轻碰着放在那里的小手，她惊异地感到有什么东西从她的心灵深处升起，涌到她的眼睛里，烧炙着她的双颊：几滴可怜的眼泪，而她是从来不哭的！

苔蕾丝站起身，又看了看孩子，然后走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倒了满满一杯水，拆开封漆，面对三盒毒药犹豫不决。

窗户开着，雄鸡的啼声似乎撕碎了浓雾，透明的、支离破碎的浓雾还挂在松林的枝头上。浸满晨曦的田野。怎么能放弃这一片光明呢？死亡是什么？不知道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虚无境界，苔蕾丝没有把握。她不敢绝对相信那是无人的世界。她恨自己感到如此恐惧。她以前把人推向虚无，毫不犹豫，而现在她却在虚无面前裹足不前。她的怯弱是多大的耻辱！要是这个上帝存在的话（一刹那间，她又看到那个热得透不过气来的基督圣体节，那个在金色道袍下被压抑的孤独人，还有他双手捧着的那东西，还有那微动的嘴唇，还有那痛苦的神情），既然上帝存在，那就让他在不太晚的这一刻拨开罪恶的手吧；如果他的意志正是要让这个可怜的盲目的灵魂越过这条界线的话，愿他至少要怀着怜爱来欢迎他所创造的这个怪物。苔蕾丝把哥罗仿倒在水里。哥罗仿这个名字她比较熟悉，它使人联想到睡眠，所以不太使她害怕。她得快一点！家里人都醒了。巴利翁的老婆在克拉哈姑姑的房间里放下百叶窗。她在对聋姑姑喊什么？平时，这位女仆总是用嘴唇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开门关门和急促的脚步声。苔蕾丝刚来得及把披巾扔到桌子上盖住毒药，巴利翁的老婆不敲门就进来了：

“小姐死了！我看见她死了，没脱衣服躺在床上，身子已经凉了。”

人们还是在这位不信教的老妇人手中放了一串念珠，在她胸前放了一个十字架。佃户们进来，下跪，出去，都免不了长久凝视站在床脚边的苔蕾丝。（“谁知道这回是不是又是她下的毒手？”）贝尔纳去圣-克莱尔通知家里人和办手续。他一定在想这件意外的事来得正巧，可以转移人们的注意力。苔蕾丝看着这个躯体，这个忠实的衰老的躯体。当她正要投身于死亡的时候，这个躯体在她脚下躺倒了。偶然性，碰巧。如果有人对她说这是天意，她会耸耸肩。人们相互说：“你看见了吗？她连假哭都没哭一声！”苔蕾丝心里在对死者说话。活着，可是不要像死尸一样任凭她的仇人们摆布。这以后的事就什么也别去想了。

举行葬礼时，苔蕾丝站在她该站的位置上。第二个礼拜天，她和贝尔纳一起走进教堂，贝尔纳没有像往常一样从旁边进去，而是大模大样地穿过教堂中央。苔蕾丝在她婆婆和丈夫之间坐定后才掀开黑面纱。她被一根柱子挡着，别人看不见她。在她前面只有唱诗的孩童。她四面被困，身后是人群，右面是贝尔纳，左面是德拉特拉夫太太，只有这一面是对她开放的，就好像斗牛场对刚从黑暗中冲出来的雄牛开放一样，这是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在两个孩童中间站着一个伪装的人，他张着双臂，口中念念有词。

十一

贝尔纳和苔蕾丝晚上回到德斯盖鲁在阿尔热卢兹的房子里，这房子多年来几乎没有人住。壁炉漏烟，窗子关不上，风从被耗子啃坏的门底下吹进来。不过，这年秋天特别明媚，所以一开始苔蕾丝并没有感到不方便。贝尔纳打猎一直到傍晚。他一回家就呆在厨房里，和巴利翁夫妻俩一起吃晚饭。苔蕾丝听见刀叉的碰撞声和单调的话声。十月里，黑夜很早就降临了。她从旁边的房子里弄来的几本书已经被她读得烂熟了。她请贝尔纳向波尔多的书商订书，贝尔纳置之不理。他只允许苔蕾丝抽完烟以后买烟。拨火……可是发出松脂味的倒灌的青烟熏她的眼睛，使她那因为抽烟太多而不舒服的嗓子发呛。等巴利翁老婆把她草草吃过的饭菜端走以后，苔蕾丝就吹灭灯躺下。她这样躺上几个钟头，得不到睡眠的解脱！阿尔热卢兹的寂静使她不能入睡，她更喜欢刮风的夜里，树梢如泣如诉，发出含糊的叹息，包含一种人性的温柔。苔蕾丝沉浸在这个摇篮曲中。在秋分时节动荡不安的夜里，她比在平静的夜里睡得更好。

尽管她觉得漫长的夜晚没有尽头，她有时还是在黄昏以前就回家了，或者是因为有位母亲一看见她就拉起孩子的手，粗暴地把孩子拉进了田庄，或者是因为苔蕾丝叫得出名字来的一位牛倌没有理睬她向他打招呼。啊！要是能消失，能淹没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深处该有多好！在阿尔热卢兹，没有一个牧民不知道她的故事(连克拉哈姑姑的死也算在她帐上)。她不敢走进任

何一家，她出门走的是边门，避着人家，一听见大车在远处颠簸，她便赶紧走上一条岔路，她走得很快，像被猎人追赶的动物一样心中惴惴不安，往往躲进灌木丛来等自行车过去。

礼拜天去圣-克莱尔做弥撒的时候，她就没有这种恐惧，精神稍微放松一下。镇子上的舆论似乎对她好多了。她不知道她父亲和德拉特拉夫家是怎样把她描绘成受了致命打击的无辜的牺牲品的："我们怕可怜的孩子再也恢复不过来了。她谁都不想见，大夫说不要勉强她。贝尔纳对她十分体贴，可是她精神受了损伤……"

十月的最后一个夜晚，从大西洋吹来的狂风长久地折腾着树梢，半醒半睡的苔蕾丝谛听着这个大洋的声音。可是，清晨她是被另一种哀怨声叫醒的。她推开窗，房间里仍然阴暗，密密麻麻的小雨点在下房的瓦片上，在还很厚实的橡树叶上往下流。这天贝尔纳没有出去。苔蕾丝抽烟，扔下烟头，走到楼梯口，听见她丈夫在楼下从这个房间踱到那个房间，烟斗的气味一直传到她房里，盖过了她抽的金黄色烟草的气味，她认出来这是她旧日生活的气味。第一个坏天气……她还得在这奄奄一息的炉火旁度过多少个坏天气？房间四角上的糊墙纸因为潮湿都脱落了。墙上还有挂过肖像的痕迹，这些肖像全被贝尔纳拿去装饰圣-克莱尔的客厅了，生锈的钉子上空荡荡的。在壁炉上，一个假贝壳做的三层镜框里放着一些苍白的照片，仿佛照片上的死者又一次死去似的，这儿有贝尔纳的父亲，他的祖母，还有贝尔纳自己，他戴着"爱德华的孩子们"① 那种帽子。得在房间里度过这整整

① 《爱德华的孩子们》是卢浮宫的一幅画。画家保尔·德拉罗什画的是英王爱德华四世的两个儿子被他们的叔父囚禁在伦敦塔里的情景。

一天，然后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

夜来临了，苔蕾丝再也受不了，轻轻打开房门，下楼走进厨房。她看见贝尔纳坐在炉火前的一张矮椅子上，他猛然站了起来。巴利翁停止了擦枪，他老婆一松手，手中的毛活也掉了。三个人都带着一种特别的表情瞧着她，她问道：

“我使你们害怕了？”

“不允许你进厨房，难道你不知道吗？”

她一言不发，朝门口退去。贝尔纳叫住她：

“既然我见到你……我就告诉你，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再呆下去了。我们在圣-克莱尔制造了一种同情的舆论，人们认为，或者假装认为，你有点神经衰弱。谁都知道你喜欢独自生活，而我常常来看你。从现在起，你可以不做弥撒……”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一点也不讨厌做弥撒。”他回答说这不是她高兴不高兴的事。预期的效果已经达到了：

“而且，弥撒，对你来说，毫无意义……”

她张开嘴，仿佛要说什么，可是停住不说了。他强调，不允许她说任何话，做出任何举动，来破坏这个如此迅速又如此意外地达到的效果。她问玛丽怎么样。他说她很好，第二天她要同安娜和德拉特拉夫太太一道去博利厄。他自己也要去那里住几个星期，最多两个月。他打开门，站在一边让苔蕾丝出去。

天蒙蒙亮，她听见巴利翁在套车，又听见贝尔纳的声音，马蹄踏地的声音，以及渐渐远去的马车的颠撞声。最后是雨声，雨落在瓦片上，模糊的玻璃窗上，荒凉的田野上，一百公里的荒原和沼泽上，最后几堆活动的沙丘上，大西洋上。

苔蕾丝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快四点钟的时候，她披上一件

雨衣钻到雨里去了。她害怕黑夜，又回到房间里。炉火已经灭了，她全身发抖，便上床了。快七点钟的时候，巴利翁的老婆端来了火腿煎鸡蛋，她不吃，这种油腻味道终于使她恶心！总是腌肉，要不就是香肠。巴利翁的老婆说她没有更好吃的给她，因为贝尔纳先生不许她吃鸡肉。她抱怨苔蕾丝让她无缘无故楼上楼下跑（她有心脏病，两腿发肿），这个差事对她已经太繁重了，她这么干全是为了贝尔纳先生。

这天夜里苔蕾丝发烧，可是她的神志出奇地清醒，她设想在巴黎的生活情景。她又看到了她去过的那家布洛尼森林餐厅，这回不是和贝尔纳在一起，而是和若望·阿泽韦多以及几位年轻女人在一起。她把自己的贝壳烟盒放在桌上，点着了一支阿布杜拉牌香烟。她谈论着，剖析自己的感情，乐队在轻声奏乐。她使一圈熟悉而毫不惊异的面孔着了迷。一个妇女说："和我一样……我呀，我也有过这种感受。"一个文学家把她拉到一旁说："你应该把你的一切思想都写出来。我们将在我们的杂志上发表这篇今日妇女的日记。"一位爱上她的青年用汽车送她回家。他们驶在布洛尼森林大道上。这个不知所措的年轻的身体坐在她的左面，她毫不慌乱，而只感到一种乐趣。"不，今晚不行，"她对他说，"今晚我要和一位朋友一同吃晚饭。""那明天晚上呢？""也不行。""你晚上就总是没有空？""差不多是这样……可以说是这样……"

她的生活中有一个人，有了他，世界上的其他一切在她眼中都无足轻重，她的周围谁也不认识这个人，一个非常卑微、极不显眼的人，但是苔蕾丝的整个生命绕着这个太阳转，只有她的眼睛能看见这太阳，只有她的肉体能感到这个太阳的温暖。巴黎发出隆隆的声音，好似松林中的风声。这个身体紧靠着她的身

体，不管他多么轻，也使她透不过气来，但她宁可透不过气来也不愿把他推开（苔蕾丝做出拥抱的姿势，右手紧抱着左肩，左手的指甲深深掐住右肩）。

她起床，光着脚，打开窗子，黑夜并不冷，可是怎么能想象有一天会不下雨了？雨会一直下到世界的末日。她要有钱的话，可以逃到巴黎去，一直去找若望·阿泽韦多，把自己托付给他，他会给她找工作的。在巴黎过独身女人的生活，自己养活自己，不靠任何人……没有家庭！只由她的心来挑选家庭，不是按照血缘，而是按照精神，也按照肉体；去发现真正的亲属，不管他们是多么稀少，多么分散。她终于入睡了，窗户仍然开着。寒冷而潮湿的黎明将她惊醒；她冷得牙齿格格响，但没有勇气起来关窗，甚至都没有力气伸出手臂把毯子拉过来。

这天她没有起床，也没有梳洗。她咽下几口腌肉，喝了一点咖啡，为的是能够抽烟（她空肚抽烟，胃再也受不了）。她努力回忆夜里幻想的景象，何况，阿尔热卢兹仍和夜里一样寂静，下午和夜里一样昏暗。在一年中最短的这些日子里，大雨使时间都变得一样，分不出几点钟，在纹丝不动的寂静中，一个黄昏紧接着一个黄昏。可是苔蕾丝毫无睡意，她的幻想变得更确切了。她有条不紊地在记忆中寻找某些忘却了的面孔，某些她曾从远处爱恋过的嘴唇，某些蒙眬的身体：由于偶然的相遇或者夜间的意外，它们曾经接近过她清白的身体。她编造幸福，臆想欢乐，拼凑一种不可能的爱情。

“她再不起床了，腌肉和面包都不吃，”这是不久以后巴利翁的老婆对她男人说的。“我发誓，她的酒可是全喝光。这个婆娘，给她多少酒她都喝光。这还不算，她用香烟烧被单。总有一天

会引起大火的。她抽那么多烟，手指和指甲都黄了，就像在阿尼卡酊剂里泡过一样。也真倒楣！这些被单是庄园里自己织的。再等等我就该天天给她换被单了！”

她还说她不是不肯打扫房间或是整理床铺，只是这个懒鬼不肯起床。她也犯不上迈着发肿的腿往楼上提热水，她早上把热水壶放在房门口，晚上发现那壶热水还在原处。

苔蕾丝的思想离开了她为寻求欢乐而臆想出的那个陌生的身体，她对她的幸福感到厌倦，对虚构的乐趣也感到餍足，于是想出另一种逃遁的办法。人们都围着她的破床跪着。阿尔热卢兹的一个孩子（看见她就逃跑的孩子中的一个）被人抬到苔蕾丝的房间里来，他已是奄奄一息了，她把被尼古丁熏得黄黄的手放在他身上，他就站了起来，痊愈了。她还做了一些更渺小的梦：她在海边有一所房子，她想象它的花园和平台是怎样的，她安排房间的布局，挑选一件件家具，找地方来安放她在圣-克莱尔的家具，自己和自己争论挑什么样的布料好。接着，这个布景乱了，模糊了，于是只剩下一条林荫小道和面对大海的一条长椅。苔蕾丝坐着，头靠在一个人的肩上，这时响起了吃饭的铃声，她站起来，走进黑暗的树荫里，一个人在她身旁走着，他突然双手抱住她，把她往身边拉。在亲吻中时间该是停住不动的吧，她想。她想象爱情中的时刻该是无限长久的，但这是她的想象，她永远也不会知道。她又看见那所白房子，那口井，一个抽水机在隆隆响，被浇灌的天芥菜在庭园里散发着香气；晚饭是在享受夜晚幸福之前的一种休息，这种幸福一定是无法正视的，因为它超过了我们心灵的力量；苔蕾丝比任何人都更缺少爱情，而现在这种爱情占有了她，浸透了她。她几乎听不见巴利翁的老婆在吵吵嚷嚷。老太婆在喊什么？她说贝尔纳先生不定哪天从南方

回来，不预先通知，"他看到房间这么乱会说什么？简直是猪圈！不管乐意不乐意，太太都得起床。"苔蕾丝坐在床上，惊恐地看着那双瘦骨嶙峋的腿，一双脚显得特别大。巴利翁的老婆给她披上睡衣，把她推到安乐椅上坐着。她向旁边伸手找香烟，但她的手什么也没摸着。寒冷的阳光从开着的窗子里射进来。巴利翁的老婆手里拿着一把扫帚东跑西颠，呼哧呼哧地喘气，一面嘟嘟囔囔地骂人。巴利翁的老婆可是个好心肠的人，家里人都讲，每逢圣诞节，她看到自己喂肥的猪被宰杀总是流泪。她怨苔蕾丝不答理她，她认为沉默就是辱骂，就是鄙视的表示。

可是苔蕾丝说不说话不由得自己。当她身上感到干净被单的清凉时，她以为已经说过谢谢了，而实际上，一个字也没有从她嘴里吐出来。巴利翁的老婆临走的时候说："这些被单，你总不能再烧焦了吧！"苔蕾丝害怕她把香烟拿走了，伸手去摸桌子，香烟不在了。不抽烟怎么活呢？她的手指必须时时刻刻摸着这个干而热的小玩意，然后，她必须没完没了地闻着它，她用嘴吸进去又吐出来的烟雾弄得房间烟雾腾腾。巴利翁的老婆晚上才上楼，整个下午没烟抽！她闭上眼，而她那发黄的手指还在作夹住香烟的习惯动作。

七点钟，巴利翁的老婆拿着一支蜡烛进来，把托盘放在桌上：牛奶，咖啡，一片面包。"那您不要别的什么了？"她捉弄地等着苔蕾丝开口要她的烟，可是苔蕾丝脸贴着墙，没有转过身来。

巴利翁的老婆大概忘了把窗关严实，一阵风把窗吹开了，房间里充满了寒气和黑暗。苔蕾丝感到没有勇气掀开毯子，起来，光着脚跑到窗前。她呆着一动不动，身子缩成一团，被单一直拉到眼睛，只有眼皮和前额上感到冰凉的风。松林的一片喧哗声

充斥在阿尔热卢兹，然而，尽管有大西洋的这种噪声，阿尔热卢兹仍旧是寂静的。苔蕾丝想，如果她喜欢痛苦的话，那她就不该深深地钻在毯子里。她试试把毯子往下稍微推一推，可是她在寒冷里只能呆上几秒钟。接着又试了几次，她可以呆得更久了，好像是闹着玩的。就这样，虽然不是故意的，她的痛苦变成了她的消遣，而且，——谁知道呢？——也许这就是她活在世上的理由。

十二

“先生来信了。”

苔蕾丝没有伸手去接信，所以巴利翁的老婆又说了一遍，先生来信一定说他什么时候回来，她得知道，好作准备。

“要是太太让我念……”

苔蕾丝说：“念吧！念吧！”接着，她转过脸去对着墙，巴利翁的老婆在场的时候，她总是这样的。然而，当巴利翁的老婆吃力地念信的时候，苔蕾丝从麻木中清醒了。

“我很高兴地从巴利翁的报告里知道，在阿尔热卢兹一切都好……”

贝尔纳说他将从陆路回来，他打算在好几个城市停留，所以不能确定他准确的归期。

“肯定不会过十二月二十日。我和安娜以及小德基莱姆一道回来，你看到我们不要惊奇。他们两人在博利厄订了婚，但这还不是正式的。小德基莱姆一定要先见见你，他说这是礼节问

题。可是我呢，我感觉他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明白是指什么。你很聪明，一定能对付这个考验。要记住，你身体不大好，你的精神受了刺激。总之，我相信你。你不会破坏安娜的幸福，不会妨碍这个从各方面来说都使家里人称心如意的计划取得圆满结果，我会感激你的；不然，如果你有任何破坏的企图，我也会毫不犹豫地重重惩罚你，但是我确信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

这是一个明亮而寒冷的晴天。苔蕾丝听从巴利翁老婆的一再要求，从床上起来，挽着她的胳膊在花园里走了几步，可是她怎么也吃不下那份鸡胸脯。离十二月二十日还有十天。太太要是想振作一下，用不了这十天就能复原。“不能说她不愿好好干，”巴利翁的老婆对她男人说，“她也尽力而为了。贝尔纳先生对训练不听话的狗可是个内行。你知道他给它们套上‘强制的颈圈’？这个女人，他没有用多少时间就把她驯服了，可是也别大意……”

确实，苔蕾丝尽一切努力摆脱幻想、困倦和颓丧。她勉强自己走路，进食，尤其是强迫自己恢复清醒的神志，用她的肉眼来观察人和物。她仿佛回到被她放火烧过的荒原上，踏着那片灰烬，在烧得焦黑的松树间走着；在这个家庭——她的家庭里，她也要试着说话，试着微笑。

十八日下午快三点钟的时候，天空多云但没下雨，苔蕾丝在房间里坐在炉火前，头靠着椅背，闭着眼。一阵发动机的震动声惊醒了她。她听出是贝尔纳在大门内走道里说话，还有德拉特拉夫太太的声音。当巴利翁的老婆上气不接下气地顾不上敲门就闯进来的时候，苔蕾丝已经站在镜前了。她正在抹胭脂搽口红，她说：“一定不能吓着这小伙子。”

但是，贝尔纳没有先上楼去看他妻子，这是失策。小德基莱姆答应过他家里人"不把眼睛藏在衣兜里"，他这一会儿心里在想："这至少是缺乏殷勤，这一点值得深思。"他稍稍离安娜远一点，竖起他的皮领，一面说："农村的客厅，没法让它暖和。"他问贝尔纳："你们下面没有地窖吗？你们的地板会烂掉的，除非请人涂上一层水泥……"

安娜·德拉特拉夫穿着一件灰鼠皮大衣，戴着一顶既无花边又无花结的软帽。（德拉特拉夫太太说："这帽子没有任何装饰，反而更值钱，比我们以前戴的装有各种羽饰的帽子要贵。软帽确实漂亮极了，是在莱拉卡商店买的，但样式是勒布商店的。"）德拉特拉夫太太把她的小靴子伸向炉火，转过她那既专横又软弱的面孔瞧着房门。她答应过贝尔纳要举止得体以应付这个场面。可是她警告过他："别要求我吻她。你不能这样要求你母亲。碰碰她的手就足够使我恶心的了。你明白，上帝知道，她干的事多么骇人听闻，可是，最使我反感的还不是这个。我早就知道有的人是能下毒手杀人的……使我反感的是她的伪善，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你还记得她说过：'母亲，坐这把椅子吧，更舒服一些……'你还记得她那么害怕你受刺激？'可怜的宝贝非常怕死，去看大夫会要他的命……'上帝知道，我当时蒙在鼓里，可是从她嘴里说出'可怜的宝贝'，我真吃惊……"

现在，在阿尔热卢兹的客厅里，德拉特拉夫太太最敏感的只是大家都那么拘束。她见小德基莱姆那双喜鹊眼睛盯着贝尔纳。

"贝尔纳，你该去看看苔蕾丝……也许她的病更重了。"

安娜（无动于衷，仿佛可能发生的事与她毫不相干）第一个听出熟悉的脚步声。她说："我听见她下楼来了。"贝尔纳一只手

按在胸前，心跳得难受。他头天晚上没有来，真蠢，要不然他可以和苔蕾丝预先安排这个场面。她会说些什么呢？她无须做任何可以招致非议的事情就能断送一切。她下楼走得多慢！他们都站着，瞧着门口，苔蕾丝终于推开了门。

多少年以后，贝尔纳还该记得，当这个被毁灭的身体，这张涂着脂粉的苍白的小面孔走近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刑事法庭。可这并不是由于苔蕾丝犯的罪。在一刹那间，他又看到《小巴黎人报》上那张涂上色彩的图片，这张图片和别的图片一起装饰着阿尔热卢兹花园里的小木板房子，苍蝇嗡嗡飞，知了在烈日下吱吱叫，那时，他那孩童的眼睛端详着《普瓦蒂埃的女囚》① 这幅红绿图片。

他现在也是这样端详着苔蕾丝，她面无血色，瘦骨嶙峋。当初他没有不顾一切地把这个可怕的女人扔掉，就好像把一个随时会爆炸的武器扔到水里一样，这简直是发疯。不管苔蕾丝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她招来了祸事，比祸事还糟糕，她成了一条社会新闻，肯定她不是罪犯就是受害者……家里人发生了一阵惊讶和怜悯的骚动，这是自然的流露，以至小德基莱姆不知得出什么结论好，不知该怎么看。苔蕾丝说：

“很简单，坏天气使我出不去。我原来就没有食欲，后来几乎什么也不吃了。瘦总比发胖好。还是谈谈你吧，安娜，我很高兴……”

她握住安娜的双手（她坐着，安娜站着），凝视安娜。安娜在

---

① 《普瓦蒂埃的女囚》是法国作家纪德的作品，讲的是一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女孩子被家里人囚禁了二十五年的故事。作品是《刑事法庭回忆录》的一部分。

这张可以说是完全损坏了的面孔上，认出了往日使她十分恼火的那种目不转睛的眼光，她记得曾经对苔蕾丝说过："你这么看我，什么时候才看够！"

"我为你的幸福感到高兴，我的小安娜。"

她微微地对"安娜的幸福"，对小德基莱姆笑了一笑。瞧他那个秃脑袋，宪兵式的大胡须，下垂的肩膀，那件拖到膝盖的礼服，黑灰条裤子里肥胖的短腿（怎么！他也是和别的男人一样的男人，总之，是一个丈夫）。随后，她转过眼来看着安娜，说：

"脱下你的帽子……啊，这样我又认出你来了，亲爱的。"

现在，安娜看见近在咫尺的那张嘴，它好像在苦笑，还有那双没有眼泪、永远干枯的眼睛，但是她不知道苔蕾丝在想什么。小德基莱姆说，对一个爱家庭生活的妇女来说，农村的冬天并不那么可怕："家里总是有那么多的活要干。"

"你不问我玛丽怎么样？"

"对了……给我讲讲她吧……"

安娜又露出不相信和敌视的神气。好几个月以来，她常常操着她母亲的腔调说："我什么都能原谅她，因为她究竟算个病人，可是她对玛丽漠不关心，这点我咽不下去。作母亲的不关心自己的孩子，不管你找出什么理由，我总认为这是卑鄙。"

苔蕾丝看出了女孩子的思想："她鄙视我，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和她谈起玛丽。怎么向她解释呢？她不会理解的，我是充满了我自己，全神贯注在我自己身上。安娜她呢，她只等有了孩子好让自己消失在孩子身上，就像她母亲，就像家族里所有的女人一样。而我，我总要找到自己，我努力忠实于自己。这个小矮个儿甚至连礼服也不脱就会让安娜怀孩子，等孩子呱呱坠地，安娜就会忘记她和我一起度过的少年时代，会忘记若望·阿泽韦多的

温存。家族里的女人向往的是失去一切个人生活。确实很美，这种对家族的完全献身，我也觉得这种献身，这种自我消失很美，可是我，我……"

她尽力不去听人家在说什么，尽力去想玛丽。小家伙现在该会说话了。"听她说话，可能在几秒钟内我感到有趣，但不要多久我就会厌烦了，我就会急于独自呆在一边了……"她问安娜：

"她该会说话了吧，玛丽？"

"你要她学什么话，她都会说，让人笑痛肚子。只要听见鸡叫或汽车喇叭叫，她就伸起小拇指说：'你听见乐乐了吗？'真可爱，真叫人疼她。"

苔蕾丝想："我一定得听他们说。我脑子里空空的。小德基莱姆在讲什么？"她使出很大的力气来注意听。

"在我的巴利萨克庄园里，收树脂的工人可没有这儿的勤快，只收四次，而阿尔热卢兹的农民却收七八次。"

"照树脂现在的行价，这些人可真是懒鬼！"

"你知道，一个收树脂的工人现在每天挣一百法郎……可是我们大概使德斯盖鲁夫人倦乏了……"

苔蕾丝后脑靠在椅背上。大家都站起来。贝尔纳决定不回圣-克莱尔。小德基莱姆同意开车，第二天让司机再把车开回阿尔热卢兹，把贝尔纳的行李也捎来。苔蕾丝竭力想站起来，但是她的婆婆阻止了她。

她闭上眼，听见贝尔纳在对德拉特拉夫太太说话："巴利翁这两口子，太不像话了！我得好好教训他们……让他们尝尝厉害。""当心一点，别过火了，别把他们弄走了；首先他们知道的事太多，另外，对我们的产业来说……巴利翁是唯一知道底细

的人。"

贝尔纳说了一句话，苔蕾丝没听见，只听见德拉特拉夫太太回答他说："可还得当心一点，不要太相信她，注意她的动作，千万别让她一人去厨房或是餐厅……啊不，她没有昏倒，她睡了，要不就是装睡。"

苔蕾丝又睁开眼睛，贝尔纳站在她面前，拿着一个玻璃杯说："把这喝了，这是西班牙酒，很提神的。"他决定要干的事一定要干，所以走进厨房发了一通脾气。苔蕾丝听见巴利翁的老婆尖声地说着土话。她想："贝尔纳显然是害怕了。害怕什么呢？"他回来了：

"依我看，你在餐厅吃饭比在房间里吃饭胃口可能好一些。我吩咐他们把你的餐具摆在饭厅里，和原来一样。"

苔蕾丝又看到了打官司期间的贝尔纳，一个无论如何也要帮她摆脱困境的盟友。他希望她痊愈，不惜一切代价。是的，他显然是害怕了。他坐在她对面，拨着炉火，苔蕾丝注视他，但没有猜到他那凸出的眼睛正瞪着火焰中的一张图片：《小巴黎人报》上的红绿插画《普瓦蒂埃的女囚》。

不管下了多少雨，阿尔热卢兹的沙土上存不了一点点水。在严冬，只要太阳晒了一个小时，人们便可以放心大胆地穿着帆布鞋在盖满干燥而有弹性的针叶的小道上行走。贝尔纳整天打猎，但是每顿饭都回家吃，他担心苔蕾丝，照顾她，他从来没有这样照顾过她。他们的关系中很少带有勉强。他要她每三天量一次体重，每顿饭后只许她抽两支烟。苔蕾丝听从贝尔纳的劝告，走很多路："锻炼是最好的开胃酒。"

她不再害怕阿尔热卢兹了，她觉得松树也仿佛闪开一条道，叫她远走。一天晚上，贝尔纳对她说："我要求你等到安娜结婚；

一定得让地方上所有的人都又一次看见我们在一起，在这以后，你就自由了。"那天夜里，她没有睡着。一种不安的欢乐使她不能合眼。黎明时，她听见无数的鸡在叫，它们仿佛不是此呼彼应，而是同时叫，同样的喧哗充斥天地间。贝尔纳将释放她到世界上去，正如以前他把没能驯服的野母猪释放到荒原上去一样。等安娜结了婚，人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贝尔纳将把苔蕾丝淹没在巴黎的最深处，然后就逃开。他们已经说好了，不离婚，也不正式分居；对外人可以编造一个健康的理由（"她只有旅行时身体才好"）。在每年的诸圣节，他会忠实地给她结算松脂的收入。

贝尔纳不问苔蕾丝有什么打算，随她上别处去让人吊死吧。他对他母亲说："只有她离开家以后，我才放心。……我很想让她再用她娘家的姓……不过，她要是照样胡闹，人家总还是会找到你的。"可是贝尔纳说，苔蕾丝只是在驾辕的时候才闹。让她自由，也许她就理智多了。无论如何得试试这个机会。拉罗克先生也是这个看法。说来说去，让苔蕾丝消失隐没是比较好的办法。人们很快就会遗忘她，不再谈起她了。重要的是不要张扬。这个念头在他们的脑子里扎了根，什么也不能使他们放弃：一定要给苔蕾丝解除辕驾。他们多急切呀！

将尽的冬天使已经赤裸裸的大地显得更加光秃秃，苔蕾丝喜欢这种景象，然而枯叶像坚韧的粗布一样挂在橡树上。她发现阿尔热卢兹的寂静并不存在。在最平静的天气里，树林发出哀啸，仿佛人们在为自己哭泣，在催自己入睡，而夜晚是一片模糊的耳语声。在她未来的生活中，在那无法想象的生活中，将有黎明，如此荒寂的黎明，以至于她可能怀念阿尔热卢兹的清晨，怀念数不清的公鸡的同声啼唱。在未来的夏天里，她会想起白

天的知了和夜间的蟋蟀。巴黎：再没有被撕裂的松树了，有的是可怕的人；在成堆的树木以后，将是成堆的人。

夫妻俩都觉得奇怪，他们中间再很少感到拘束了。苔蕾丝想，当我们肯定要离开某些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忍受他们了。贝尔纳不但对苔蕾丝的体重感兴趣，对她的言谈也感兴趣。她在他面前说话随便多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巴黎……当我到达巴黎时……"她要住旅馆，也许租一套房间。她打算去听课，听讲座，听音乐会，"从基础学起，再受一次教育"。贝尔纳也想不到要提防她了。他毫无顾虑地喝汤，饮酒。帕德梅医生有时在阿尔热卢兹的路上遇见他们，他回家对妻子说："奇怪，他们完全不像在做戏。"

十三

三月里一个炎热的上午，快十点钟的时候，人流就开始活动了，在和平咖啡店的露天茶座前来来往往。贝尔纳和苔蕾丝坐在茶座里。她扔掉烟头，像生长在荒原的人一样，小心地踩灭烟头。

"你怕人行道着火吗？"

贝尔纳勉强笑了。他怪自己不该陪苔蕾丝来巴黎。他陪她来，可能是因为安娜头一天才结婚，得考虑舆论，可主要是这个年轻女人要求他陪同来。他提醒自己说，她有逢场作戏的本领，只要她还在他的生活中占一席地位，他还可能冒这种危险，那就是委曲求全做出不理智的事。这个疯女人对于即使像他这样头

脑冷静和脚踏实地的人来说也还是有些影响的。在即将和她分手的这一刻，他不禁感到难过，这是他从来也不会承认的感情。别人（特别是苔蕾丝……这简直不能想象）居然能在他身上引起这种感情，这是破天荒第一回。他多么急于摆脱这种困惑的心情！只有坐上了去南方的火车，他才能自由呼吸。今晚，汽车将在朗贡等着他。出了车站，驶上维昂德罗公路，很快就到松林。他看着苔蕾丝的侧面，苔蕾丝的眼珠有时凝视着人群中的一个面孔，盯着它，一直到它消失不见了。突然间，他问道：

"苔蕾丝……我想问你……"

他从来就不敢直视这个女人的目光，所以把眼睛转过去，然后很快地说：

"我想知道……是因为你讨厌我？因为你厌恶我？"

他听着自己的话，惊异而恼怒。苔蕾丝笑了一笑，然后神情严肃地看着他。贝尔纳终于向她提问题了！如果她处于贝尔纳的地位，她首先想到的就会是这个问题。她先后在尼桑公路的四轮马车上和圣-克莱尔的小火车里所长时间准备的忏悔词，那一夜的思考，那耐心的探索，为了追根寻源而作的那番努力，总之，那费心伤神的反省也许就要得到报偿了。她在不知不觉中使贝尔纳感到困惑，使他变得复杂起来，因此他向她提出问题，仿佛他弄不清楚，犹豫徘徊。不那么单纯了……也就是说不那么铁面无情了。苔蕾丝对这个新人投去一瞥殷勤的、几乎是母性的目光。然而，她用嘲讽的声调回答说：

"你不是知道是为了你的松林吗？是的，我想独占你的松林。"

他耸耸肩：

"要是我以前这样想的话，现在可不这样想了。你为什么要

那样干呢？你现在完全可以告诉我了。”

她茫然凝视远处。在人行道上，在这个夹着污泥和拥挤的人群的河流边上，她就要跳下去了，在里面挣扎，或者陷下去，这时她看到了一线光明，一线曙光。她想象她又回到那个隐秘而郁闷的地方，在阿尔热卢兹的寂静中整日沉思，修性：内心的探索，对上帝的追求……一位卖毯子和玻璃颈饰的摩洛哥人以为她在对他微笑，走了过来。她还是带着嘲弄的神气说：

“我刚才正想告诉你，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可是我现在也许知道了，你想想！也许是为了能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不安，好奇，一句话，烦恼，就是刚才我在你的眼睛里发现的这一切。”

他责备的声调使苔蕾丝想起了他们的蜜月旅行，他说：

“这么说，你的俏皮话得一直说到底了……说真的，为什么？”

她不再笑了，问他：

“像你这样的人，贝尔纳，你知道自己行动的全部动机，是吧？”

“当然啦……大概……至少我觉得是知道的。”

“可是我呢，我真愿意让你明白一切。要是你知道我多受罪，为了弄清楚……可是，你明白，我能给你提出的一切理由，我要是把它说出口，马上我就会觉得那是假话……”

贝尔纳不耐烦了：

“不管怎么说，有一天你是下了决心的……你是采取了行动的？”

“是的，马诺起大火的那一天。”

他们互相挨近，低声谈起来。在巴黎的这个十字街头，在这

淡淡的阳光下，在夹带着海外烟草味和吹动黄红两色帘子的、稍有凉意的微风里，她谈起了那个叫人喘不过气来的下午，天空中烟雾腾腾，蓝天熏成了黑色，燃烧的松林发出刺鼻的火炬气味，还有她那颗昏昏欲睡的心——在那里，罪行正慢慢地成形。谈起这一切，苔蕾丝觉得多么奇怪。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那是在餐厅里，它像每天中午一样，十分阴暗。你在说话，稍稍转过头去看着巴利翁，你忘了数你往水杯里倒了几滴药。"

苔蕾丝不看贝尔纳，她全神贯注，不漏过最小的细节，可是她听见他笑，于是她看着他，是的，他在笑，在呆笑，他说："不！你把我当什么人了？"他不相信她。（说真的，她的话可信吗？）他在冷笑，她又看到了那个非常自信，不会轻易上当的贝尔纳。他恢复了镇静，而她又感到不知所措。他嘲笑地说：

"这么说，你就是这样，突如其来地起了这个念头，是由于圣灵的启示吧？"

他多么恨自己向苔蕾丝提出这个问题呀！他原先使这个疯女人被鄙视压得抬不起头，而现在，他的优势全部丧失，她重新抬起头来了，是呀！他为什么突然想了解她呢？仿佛这些疯疯癫癫的女人有什么东西值得了解似的。他是不由自主地提出这个问题，没有思考过……

"听我说，贝尔纳，我不是要你相信我清白无罪，完全不是这样！"

她带着一种古怪的热情来控诉自己，既然她像梦游者一样干了这件事，那么，她一定好几个月以来在心里产生和孕育了这个罪恶的念头。再说，第一个动作完成以后，她怀着多么清醒的狂热继续自己的计划！又是何等的固执！

“只有当我的手犹豫的时候，我才感到自己残忍。我怨自己延长了你的痛苦。一定要干到底，而且要快！我在执行一项可怕的义务。是的，这仿佛是一项义务。”

贝尔纳打断了她：

“这都是废话！你还是好好告诉我，你当时想要什么？我看你能说出来吗？”

“我想要什么？我不想要什么，可能还容易说清楚些。我不想扮演角色，装腔作势，说些俗套话，总之，每分钟都背叛另一个苔蕾丝，她……可是，不，贝尔纳，你瞧，我只想说实话，我跟你说的这些话怎么听上去那么假呢？”

“低声点，我们前面的那位先生转过头来了。”

贝尔纳什么也不想，只希望快些结束这一切。可是他知道这个怪僻的女人，她就喜欢使事情复杂化。苔蕾丝也明白，这个在几秒钟内接近她的男人又远离她了，老远老远。可她还在坚持，施展她那媚人的笑容，用他爱听的低哑的喉音说话。

“可是，贝尔纳，有这样一个苔蕾丝，她本能地踩灭烟头，因为她怕一点点火星会引起丛林大火，她以前喜欢亲自去数松树，计算她的松脂收入，她曾经以嫁到德斯盖鲁家而自豪，以能进入这个荒原上的大家族而自豪，她高兴自己找到了人们所说的归宿，这个苔蕾丝，我现在确实感到她和另一个苔蕾丝一样真实，一样活生生的，不，不，没有理由牺牲这个以成全那个。”

“那个是谁？”

她不知如何回答。他看看手表。她说：

“我有时还得回去，处理我的事物……还看看玛丽。”

“什么事务？我来管理全家财产。说好的事咱们就别反悔了，是吧？凡是正式仪式都有你的份，为了家族的声誉和玛丽

的利益，有时候我们必须一起露面。在我们这样的大家族中，婚礼是少不了的，感谢上帝！丧事也少不了。首先就是马丁叔叔，他能活到秋天才怪哩，这对你是一个机会，既然你似乎已经腻了……"

一位骑警把哨子凑到唇边，看不见的闸门打开了，一大群行人赶紧穿过黑色的街心，抢在潮水般的出租汽车之前。"我本来应该像达盖尔一样，乘黑夜出发去南方的荒原。我应该穿过那片不毛之地，在佝偻的松树之间行走，一直走到精疲力竭。我没有勇气把头埋在礁湖的水里（阿尔热卢兹的那位牧人去年就是这样做的，因为他的儿媳不给他吃的）。可是，我原来可以躺在沙地里，闭上眼睛……确实，乌鸦和蚂蚁，它们可不等……"

她凝视着人流，这个活动的庞然大物，它将在她身下张开，把她卷进去，带走。毫无办法。贝尔纳又掏出他的手表。

"十一点差一刻，刚来得及去旅馆……"

"你现在旅行不会太热的。"

"今晚坐在汽车里，我甚至还得披点东西。"

她想象他将坐车驶过的那条路，她觉得冷风吹着她的面孔，在风里她闻到沼泽，含松脂的木片，野草火，薄荷，以及浓雾的气味。她瞧着贝尔纳笑了一笑。往日这个微笑总是引起荒原上妇女们的议论："不能说她漂亮，可她是魅力的化身。"要是贝尔纳跟她说："我原谅你，来吧……"她就会站起来跟他走。但是，贝尔纳刚才因为动了感情而恼怒自己，此刻只是感到憎恶，憎恶自己做出了反常的举动，说出了一反常态的话。贝尔纳和他的马车一样，是合车辙的。他需要他的车辙。今晚，当他在圣-克莱尔的饭厅里重新找到他的车辙以后，他将会感到平静和

安宁。

"我要最后一次请你宽恕，贝尔纳。"

她说这话的时候，过分庄严而不抱希望，她在作最后的努力，想继续谈下去。可是他拒绝说："不要再提这些事了……"

"你将会感到很孤独。我虽然不在那儿，还是占着一个位子，我死了倒对你更好。"

他稍微耸耸肩，然后几乎是轻快地请她"别为他担心"。

"德斯盖鲁家每代都有独身汉！现在正该轮到我了。我一切条件都具备。（你不会不同意我这样说吧？）只是我遗憾我们生的是一个女儿，因为家族的姓就该断绝了。不过，即使我们呆在一起，我们也不会再要一个孩子的……所以，总的说来，一切都好……别起来，坐着吧！"

他给一辆出租汽车打了个招呼，又走回来提醒苔蕾丝他们喝的饮料已经付过钱了。

她长久注视着贝尔纳杯底的那滴波文图葡萄酒；随后她转头看着行人。有些人来来去去地走着，仿佛在等人。一个女人两次回过头来对苔蕾丝笑。（是女工还是假装的女工？）这正是裁缝作坊都下班的时候。苔蕾丝不想走开，她既不烦闷也不忧愁。她决定今天下午不去看若望·阿泽韦多，而且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她不想看他。又是高谈阔论！坐而论道！她认识若望·阿泽韦多，可是她盼望去接触的那些人，她却不认识，她只知道他们不要求过多的议论。苔蕾丝再不害怕孤独了。在这里，她呆着不动就能感到在她肉体的周围产生了模糊的骚动，旋涡，就好比当她躺在南方的荒原上时，她会招来蚂蚁和狗一样。她饿了，站起来，在"老英吉利"商店的一面镜子里照见她这个年轻女人的身影。她穿着这件非常合身的旅行装很好看，但是她还保

留着阿尔热卢兹时期的那张仿佛忧伤过度的面孔：高高的颧骨，短鼻子。她想："人家看不出我的年龄。"她在罗阿亚尔街吃午饭（正如她常梦想的那样）。既然她不想回旅馆，那干吗要回去呢？她喝了半瓶布伊利酒，感到一种温暖的满足。她要了香烟。邻桌的一位年轻人递过来点着火的打火机，她微微一笑。维昂德罗大路，夜晚，凶恶的松树林，想想看，不到一小时前，她还盼望和贝尔纳一起钻进这松林呢！喜欢这个地方还是那个地方，松树还是梧桐树，大西洋还是平原，这都有什么关系呢？最使她感兴趣的还是活着的东西，还是有血有肉的人。"我喜爱的不是石头的城市，不是讲座，不是博物馆，而是在那里骚动的、被比任何风暴都更强烈的激情打上烙印的、活人的树林。阿尔热卢兹的松林在夜间呻吟，它之所以感人，正是因为仿佛是人在呻吟。"

苔蕾丝喝了一点酒，抽了很多烟。她独自笑着，像个有福的人。她细心地抹上胭脂口红，然后上了街，漫无目的地走着。

蛇　　结

金志平
施康强　译

"……主啊，请作如是观：我们不明白自己的意图，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们背离自己的愿望越走越远。"

圣女苔蕾丝·德·阿维拉①

此人与自家人为敌，这颗心被怨恨和贪吝败坏，但是不管他怎样卑下，我愿你们怜悯他；我愿你们的心对他表示关切。在他漫长而忧闷的一生中，可悲的欲念遮蔽了他的视线，使他看不清近在眼前的光明，其实偶尔有道光线照到他，差点把他点燃；他诚然多欲……但首先是那些庸俗的基督教徒在暗中窥伺他，同时也受到他的折磨。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就这样摈弃这个罪人，使他看不清真理，因为这个真理经过他们的歪曲之后便不再光芒四射！

不对，这个吝啬鬼珍视的并不是金钱，这个发狂的人渴望的也不是报复。什么才是他真正热爱的对象，读者只要有毅力和勇气听完这个人被死亡打断的自白，自然便会了解……

---

① 苔蕾丝(1515—1582)，宗教改革家，生于西班牙的阿维拉市。

第一部

一

你在我的保险柜里一扎证券上面发现这封信，肯定会吃一惊。也许最好把信托付给公证人，让他在我过世后转交给你，或者把信放在我写字台的抽屉里，孩子们等不及我尸体变凉就会撬开的第一个抽屉里。但我之所以没那样做，是因为多年以来我在头脑里改写了这封信，失眠的时候，我也总是清楚地想象它躺在保险柜里——一个空无所有的保险柜的搁板上，信的内容无非是我盘算了近半个世纪的一个报复计划。你不用担心，何况你也已定下心来："证券都在那儿呢。"我似乎听见你从银行回来，刚踏进前厅时发出的这声叫喊。是的，你将透过你戴的黑面纱，对孩子们嚷道："证券都在那儿呢。"

这些证券差点儿不在保险柜里，我早就采取了周密的措施。倘若我真要那样办，除了房地产以外，今天你们就会什么也得不到。你们运气不错：我摆脱了仇恨心，居然还能活下去。长期以来，我以为仇恨是我身上最富生气的动力。好吧，至少今天我没有这种感觉了。我已变成一个老头儿，很难想象自己不久前还是个躁狂的病人，整宵不眠策划报复（对这颗我处心积虑安装的定时炸弹，我颇为得意），设法能及身而见报复成功。我本来想尽量延年益寿，以便看见你们从银行回来时的表情。我的办法是不把授权开启保险柜的委托书过早交给你，要尽量推迟，直到

我有这最后的快乐，能听见你们绝望地询问："证券在哪儿呢？"到那时，似乎最难以忍受的临终痛苦也败坏不了我这个乐趣。不错，我曾经用过这种心计。可我生来并不是怪物，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

现在是四点钟，我午饭用的托盘和脏碟子还胡乱地摊在饭桌上，招来不少苍蝇。我徒然打铃；铃声在乡下从来不起作用。我在这间屋子里耐心等着。我从小就在这儿睡，大概也将在这儿去世。到了那天，我们的女儿热纳维埃芙的第一个念头肯定是为她的孩子争取这个房间。如今我独占这间最宽敞、坐向最好的卧室。你们该给我说句公道话，我曾向热纳维埃芙提议为她让出这个地方，要不是拉卡兹医生担心底层的潮气对我的支气管有害，我早就搬下去了。也许我表面同意，实际上怨气冲天，所以我受到劝阻反而感到庆幸（我整个一生都在作出牺牲中度过，对这些牺牲的回忆，使我心灵深受毒害，助长了诸如此类怨恨的情绪，而且日益加深）。

爱好吵架拌嘴是我们的家风。我经常听母亲说，我父亲同他父母闹翻了，而祖父母他们在三十年前把女儿赶出家门，至死不再见她（她生于马赛的我那些表兄弟，我们全不认识）。我们从不知道所有这些不和的缘由，但我们相信祖辈之间的矛盾不会没有道理；直到今天，如若我碰见哪个生在马赛的小表弟，我还会向他转过背去。远亲可以不认；儿女、妻子却躲不开。当然，和睦的家庭并不缺乏；但是想到大量的家庭中，夫妻俩坐在同一张餐桌旁，使用同一个洗脸池，同床共寝，却互相怄气，彼此嫌恶，而结果离婚的却那么少，真叫人惊异！他们互相憎恨，在这些屋子里又无法彼此逃避……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执着地写下去，这股写作狂是怎么回事?我年满六十八岁了,这只有我自己知道。热纳维埃芙、于培尔和他们的孩子,每次过生日总有蛋糕、小蜡烛、鲜花……好些年来我却什么生日礼物也没送给你，这并不是我忘记了你的生日，而是借机报复。这就够了……我过生日收到的最后一束鲜花,还是我那可怜的母亲用她变了形的双手采来的;她不顾心脏病，最后一次挪着艰难的步子，一直走到种着玫瑰花丛的小径上。

刚才我写到哪里了?对啦,你奇怪我从哪儿冒出来这股写作狂。"狂"字用得恰如其分。你从我的笔迹上,从仿佛被西风吹刮的松树那样歪向一边的字体上,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你听着，我先向你谈了我长期策划而后放弃的一个报复计划。但是你身上还有某种东西,某种你特有的东西,我一定要制服它，那便是你的沉默。噢!理解我的意思吧:你是一个长舌妇，你和卡佐谈起家禽或菜园,可以说上几个小时。同儿孙们,甚至同最小的孩子在一起,你也整天叽叽喳喳,说不完的废话。啊!这一日三餐，我离开餐桌时头脑空乏,被我的事情,我的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心事折磨得精疲力尽……尤其从维勒纳夫案件起，就像报上说的那样，我突然之间成了刑事法庭上的大律师。我越是自命不凡,你便越使我感到自己一钱不值……可是不对,问题还不在这儿,我要报复的是另一种沉默,在涉及我们的家务，我们深刻的矛盾时你一味保持的沉默。多少次,在观剧或读小说时,我寻思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这样的情妇或妻子:她们经常发"脾气",她们坦率地表明意见,她们把话都倒出来也就得到慰藉。

在这我们一起生活共同忍受痛苦的四十年间，你竟然不说

一句稍微出自肺腑的话，你总是欲言又止。

长期以来，我以为你性格刻板，对事情抱有偏见，可我不知其所以然。直到有一天我才明白，其实理由很简单，你对一切不感兴趣。我压根儿在你所关心的事物之外，你避开我，不是出于害怕，而是由于厌烦。你有敏锐的嗅觉，能远远察觉我的到来；倘若我出其不意把你抓住，你也不难找到借口，或者拍拍我的面颊，拥抱我一下，随即夺门而走。

大概我会担心你读过这封信的头几行便把信撕碎。噢，不会的，因为近几个月以来，我使你感到惊奇，使你大惑不解。尽管你极少注意我，你怎么会觉察不出我的情绪发生了某些变化？对啦，这一回，我确信你不会避开我。我要你知道，我要你们——你、你儿子、你女儿、你女婿、你的孙儿们都知道，在你们这个抱得很紧的集团对面，那个过着孤独生活的老头是怎样的人，我也要你们知道那个劳碌过度的律师是怎样的人，他掌握着钱袋，所以不能得罪，但他在另一个星球上受苦。什么样的星球？你从来不肯去看看。你放心好了，这封信既不是为我自己事先撰写的悼词，也不是对你们的起诉书。我个性的主要特点，除你以外会使任何女人感到震惊的，便是可怕的头脑清醒。

我从来不善于自我欺骗，虽然这能帮助大部分人活下去。任何卑劣的行径我都能一眼看清，因此从未遭受其害……

我不得不中止写信……没有人拿灯来，也没有人来关百叶窗。我眺望酒库的屋顶，上面的瓦片闪着鸟脖子和花卉的鲜明光泽。我听见画眉在攀缘着常春藤的钻天杨上鸣啭，还有一只大酒桶滚动的声响。这儿一切依然如故，和我记忆中的没什么两样，唯有发动机的喧闹声取代了从前由母驴拉转的戽斗水车

的嘎吱声（还有那架讨厌的邮政飞机每天在吃点心的时刻飞过，污染天空），我在这样一个举世无双的地方等死真是一件幸事。

只有当他们有勇气和耐心回忆时才在一般人脑海里浮现的那个世界，很少有人能在现实生活中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找到。我把手按在胸口上，摸摸心脏。我望着镶镜衣橱，这个橱的一个角落里放着医疗注射器，硝酸甘油安瓿，心脏病发作时一切必需的药物。倘若我呼喊，有人听得见吗？他们但愿我这是假性心绞痛。他们并不怎么坚持说服我确信这一点，但他们要使自己相信，以便心安理得地睡大觉。现在我喘过气来了。仿佛有只手按在我左肩上，硬使这只肩膀脱了臼而动弹不得，就像某个人偏要对我提醒他的存在。对我来说，死神不会像小偷似的光顾。她在我周围徘徊好几年了，我听见她的声响，闻到她的气息；她对我耐心等待，我不冒犯她，对她来临时强制我遵守的戒规唯命是从。我将披着睡衣，带着患有不治之症的重病号的专用设备，埋在我母亲曾经等死的那张带靠垫的扶手椅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像她老人家似的坐在放满药水的桌边，胡子刮得不干不净，散发着恶臭，摆脱不了好些令人厌恶的怪癖。然而你不要信以为真：在两次病情发作之间，我又会重新振作起精神。诉讼代理人布吕曾以为我死了，想不到看见我再一次露面，而且还有力气接连几个小时待在银行的地下室里，亲自把息票[1]逐张剪下来。

我必须再活相当长时间才能写完这封自白信，才能最终迫使你了解我的思想。你这个女人，我俩同床共寝的年月里，夜晚

---

① 附印于公债票、公司债票等上面的利息票券。按期剪下，凭以支取利息。

只要我想和你亲近，你总免不了对我说："我困得不行，我已经睡着了，睡着了……"

你这样躲避的，根本不是我的抚摸，而是我的话语。

确实，我俩的不幸就起源于没完没了的交谈。作为一对年轻夫妻，我们曾热衷于那样的谈话。当时我二十三岁，你才十八岁，简直还是两个孩子；在我们看来，也许爱情还不如说心腹话，互诉衷肠来得有趣。我们两小无猜，发誓彼此要开诚布公。我自己没多少隐情可向你吐露，只得将一些无足轻重的遭遇加以渲染，我不怀疑你跟我一样没有什么私情可说。我甚至想象不出，你在叫我的名字之前会叫过另外一个未婚男子的名字。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直到那天晚上……

事情发生在我今天正在写信的这间卧室里。糊墙纸更换过了；可桃花心木的家具还在原地；桌上有一只乳白玻璃杯和一套摸彩赢得的茶具。月光照亮席子。南风从朗德省方向吹来，把热气吹到我们的床头。

这个朋友名叫罗多尔夫，你早先常跟我提起他，而且总是在夜间黑黢黢的卧室内，仿佛他的幽灵应当在咱俩最隐秘的结合时插进来。那天晚上，你再次提到他的名字——你忘了吗？但你不再以此为满足了：

"亲爱的，有些事我本该在订婚之前就告诉你的。我后悔当初未向你承认……噢！没什么严重的，你放心好了……"

当下我没有不安，也不曾做什么要你招认。可你滔滔不绝地说开了，那种得意忘形的神态一开头就使我非常难堪。你毫无顾忌，对我不再有温存的爱情，那是你一向对我宣称有的，而且还自信有的。

不，你沉醉在甜蜜的回忆之中，已不能自持。也许你在这样

做时已觉察出对咱俩幸福的某种威胁；然而，正像俗话所说，你已无能为力。这个罗多尔夫的影子在我们的床第周围游荡，已不取决于你的意志了。

千万别以为咱俩的不幸植根于嫉妒之中。我呢，往后确实变成了一个醋罐子，可在我跟你提起的那个夏夜，我却丝毫感觉不到这种激情。一八八五年的一个夜晚，你向我承认，也是一个夏天，在埃克斯市[1]度假期间，你曾与这个素昧平生的青年男子订婚。

没想到四十五年之后，我才得以有机会对这点作出解释！可是你会不会念我的信？你对这一切很少有兴趣！凡是和我有关的事都使你感到厌烦。子女们已经妨碍你来见我，听我说话；而自孙儿们出生以来……情况越发糟了！我要试试这个最后的机会。也许我死后比活着能对你有更大的影响。至少头几天会这样。我将在你的生活中重新占据几个星期的位置。即使只是出于义务，你也会把这封信一直读到底。我需要这种信念。我深信不疑。

二

不，在你表白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嫉妒之情。怎样才能让你明了我内心为此受到的毁灭性打击呢？我是个寡妇的独生子，与其说你认得这位孀居的女人，不如说你在她身边生活了多年却并不了解她。我们母子之间相依为命的关系，即使曾令你感到兴趣，但由于你出生在一个人多势众，组织完善，等级森严，因循守旧的家庭，大概你对此也难以理解。不，你想象不出一个省政

---

[1] 埃克斯市位于法国东南的罗讷河口省，旅游胜地。

府的科长，一个卑微的公务员的遗孀能够给予她的儿子，她在世上仅剩的亲人怎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在学业上取得的成绩使她无比自豪，同时也是我唯一的欢乐。那时节，我毫不怀疑我们家很穷。只消看看我们拮据度日，我母亲厉行节约，我便心中明白了。当然，我什么都不缺少。今天我才懂得，自己是个被宠到何种程度的孩子。我母亲在奥斯坦的一些分成制庄园[①]廉价向我们提供食物，倘若当时有人对我说我家的饭菜非常精致，我准会大吃一惊。用黍米粪喂肥的小母鸡、野兔、山鸡在我看来算不得什么珍品。我一向听说，这些田产进益甚微。确实，我祖父小时在那里亲自放过牲口，我母亲继承时还是一大片不毛之地。可我不知道，我父母首先关心的是叫人在上面播种，所以我到二十一岁时，就拥有了二千公顷长势茂盛的森林，出产的木料已经供给矿井做支柱用了。我母亲还对微薄的息金收入省吃俭用。父母在世时，他们已"罄其所有"买下卡累兹（花了四万法郎，这大片的葡萄园如今作价一百万我也不肯脱手！）。我们住在圣卡特琳街属于自己的一幢房屋的四层楼上（这幢房屋连同几块没有建筑物的地皮是我父亲所得的奁产）。每周两次，从农村送来一篮食品；妈妈尽可能少去"肉铺"。至于我呢，我一心准备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每逢星期四和星期天，必须死拖活拽才能逼我去"户外散步"。有些孩子考试名列前茅，却总是装出得来全不费工夫，我跟这种学生迥然不同。我靠"死记硬背"，并以此自负：一个死记硬背的人，仅此而已。我记不起中学时学习维吉尔或拉辛的作品尝到过什么乐趣。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教材。我把

① 分成制亦称"分成经营"，佃农同庄园主按比例共分土地总收获物的租制，曾盛行于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

列入教学大纲的课文从人文科学著作里孤立地抽出来，只有这些课文在我眼中才是重要的；我按照题目写出为了取悦考官必须写的内容，即历届师范学校学生早已说过和写过的陈词滥调。我就是这样一个书呆子，要不是咯了血也许会一直依然故我；那次咯血吓坏了我母亲，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入学会考前两个月，迫使我放弃了一切学业。

这是少年时期过分用功，青年时期不讲卫生所付出的代价；一个正在发育的小伙子常年累月伏案用功，缩着肩膀熬夜，轻视一切体育活动，这不会不受到惩罚。

我使你厌烦了吗？我唯恐你感到厌烦。可是你不要跳过任何一行字句。请放心，我严格控制自己，只写必须写的事情：我们夫妻俩的悲剧就是在你不知道或者遗忘了的这些事件中酿成的。

何况，通过这开头的几页，你已经看到我对自己并不宽容。这里面有满足你仇恨心的东西……噢，不，别抗议；你一想到我，就会增强你的敌意。

可我担心，这样看待一个整天趴在词典堆上的孱弱的小男孩是不公正的。我读别人的童年回忆录，看到他们都留恋那个乐园时，总是苦恼地自问："然而我呢？为什么我的生活一开头就像凄凉的荒原？也许我把别人记得起来的事物忘光了？也许我也尝到过同样奇妙的乐趣……"唉！除了那种奋不顾身的狂热，除了争夺第一名的竞争，除了跟一个名叫埃诺什和另一个名叫罗德里克的同学充满仇恨的角逐，如今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我出于本能一向拒绝任何同情。我记得，我以优秀的成绩赢得的威信，甚至我那好寻衅的脾气，还吸引过某些同学。甚至对于自称

爱我的人，我也是个冷酷无情的孩子。我讨厌“感情”。

即使我以写作为业，我中学时代的生活也不可能使我写出令人感动的篇章。等一下……只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可又几乎微不足道：那就是我的父亲，我勉强记得他，有时我相信他没有死，各种奇异情况的凑合使他消失了。从中学回来，我沿着圣卡特琳街往家跑，在马路上的车辆中间穿行，因为人行道过分拥挤会耽搁我奔走的速度。我一跨几个台阶地登上楼梯。我母亲总是待在窗边缝补衣衫。我父亲的照片挂在老地方，床的右边。我听任母亲拥抱我；我勉强回吻她一下，就打开书本开始用功。

那次咯血改变了我的命运，这以后我在阿尔卡雄①的一所木板房子中度过凄凉的几个月；我的健康已经垮掉，考入大学的雄心壮志终于彻底破灭。可怜的母亲使我生气，因为在她看来这算不得什么，我认为她不大把我的前途放在心上。每天，她的生活就是等待“量体温的时刻”。她的痛苦或欢乐全部取决于我每周称得的体重。后来我生病时，再也没有人来关心我的病情，因而我十分伤心。我承认作为一个过分得宠的孩子，我当初的冷酷无情受到了应得的惩罚。

春暖花开的日子一到，就像我母亲说的，我又“恢复健康”。我名副其实地痊愈了。肩膀长宽，变得强壮。因为我强迫自己过度用功，我的身体大受其害，现在却在这个长满染料木和野草莓的干燥的森林中茁壮成长了，当时阿尔卡雄仅仅是个村庄。

同时我从母亲那里得知，我用不着为前途担心，我家拥有一

---

① 阿尔卡雄位于法国纪龙德省的波尔多区，是著名的气候疗养站和海水浴疗养地。

笔巨大的，而且在逐年增长的财富。我什么都不用着急，何况我大概可以免服兵役。我口才很好，教过我的老师无不感到惊异。母亲要我研习法律，相信我不必费大劲就能成为一名大律师，除非我受到政治的吸引……她说着，说着，一下子向我和盘托出她的计划。我呢，我赌着气听她劝导，满怀对立情绪，眼睛转向窗子。

我开始"追逐女性"。母亲用一种不无担心的宽容态度观察我。此后，在你的亲人中间生活时，我才懂得一个信教的家庭把这类放荡行为看得多么严重。我母亲除了怕对我的健康可能有害之外，倒不认为会有其他什么坏处。当她确信我并不过分寻欢作乐之后，便对我的夜出闭眼不管，只要我能在半夜前回家。不，别担心我跟你讲述我当时的风流韵事。我知道你厌恶这类事情，何况这是一些不足挂齿的艳遇！

这些艳遇已经使我付出相当昂贵的代价。我为此痛苦。我为自己那么缺乏魅力而难受，我的青春也帮不了我什么忙。看来，并不是我长得丑。我的五官是"端正"的，热纳维埃芙活像我，她曾是个美丽的少女。可我属于人们所谓没有朝气的那种人：青少年期过得闷闷不乐，没精打采。只要我一露面，准叫别人扫兴。我越意识到这一点，举止就越呆板。我不善打扮，不会挑选领带，系好领结。我从不善于纵情欢乐、嬉笑、胡闹。无法想象我会加入任何一帮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们的行列：我属于那种一出场准把事情搞糟的人。何况我爱生气，不能容忍最轻微的嘲弄。相反，当我想开玩笑时，我违反本意地得罪别人，他们不会原谅我给他们的打击。我直截了当奚落别人，讥笑人家生理上的缺陷，而这本来应当是忌讳不谈的。由于羞怯和高傲，我用高人一等和学究气的腔调对待女人，引起她们的嫌弃。我

不懂得欣赏她们的衣着。我越感到不讨她们的喜欢，就越自暴自弃，竭力使她们厌恶。我的青春简直成了慢性的自杀。与其担心生来不讨人喜欢，倒不如赶紧故意惹人讨厌。

不管对不对，我把自己遭遇的一切都怨在我母亲身上。依我看，正因为我不幸从小受到过分的娇养、溺爱和服侍，我才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那时节，我用凶狠冷酷的态度对待母亲。我指责她的溺爱，不原谅她给予我过多的抚爱。没想到这种爱世上唯有她一个人才会献给我，毕竟我只有通过她才可能领略到。请原谅我又回过头来讲这一点，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我才觉得有勇气经得住孤寂的生活或者说你对我的抛弃。我付出的代价是公平的。这位多年以来长眠地下的可怜的女人，如今只有我这个极度衰弱的老头还在心里怀念她；倘若她预见到命运将怎样替她向我报复，她一定会非常痛苦！

不错，我是冷酷的：在那所木板屋的小餐厅内，在照亮我们的饭菜的吊灯下，我对母亲怯生生的提问只是以哼哈作为回答；要不然我就找任何细小的借口，甚至平白无故地勃然大怒。

她不想弄明白，也猜不出我经常发火的原因，她像忍受一位神明的愤怒那样忍受下来。“这是病，”她说，“应当放松一下我的神经……”她又补充说，她太无知了，不可能理解我的思想：“我承认，像我这把年纪的老太婆，对你这样岁数的小伙子不是一个十分可心的伴侣……”她呀，在我看来一向那样撙节，倘若不说是吝啬的话，给我的钱却超出我的需求，促使我挥霍浪费；她还从波尔多给我捎来一些可笑的领带，我根本不佩带。

我们同邻家交往，我向他们的一位姑娘大献殷勤，并非她讨我喜欢，而是我存心跟母亲过不去。因为她到阿尔卡雄来过冬是为了养病，母亲一想到我可能传染上什么就急坏了，她还担心

我不由自主地坠入情网，使姑娘的名誉受到影响。今天我深信不疑，正是为了让母亲焦急不安，我才一个劲地追求这位姑娘，虽说没有结果。

离别一年以后，我们又回到波尔多。我家已经迁居。母亲在林荫大道区买了一座楼房，可对我瞒得严严的，想叫我喜出望外。当仆人替我们打开大门时，我惊得发呆了。二层楼是留给我的。一切都显得崭新。那种奢华的陈设今天想来大概是丑陋的，当时我却为之目眩神迷，可我却横下心来只管挑毛病，还为花掉的钱表示不安。

就在这时，母亲得意洋洋地向我报账，其实她不必这样做（既然绝大部分财产来自她的娘家）。五万法郎的年金，采伐林木的收入不计在内，这在当时，尤其是在外省已构成一笔"可观"的财产，换了任何别的小伙子准会用来往上爬，一直挤到城里最上层的社交界中去。我也不缺乏这种奢望，只是担心如何向法学院的那些同学掩饰我的敌对情绪。

他们几乎都是富贵人家子弟，由耶稣会教士教养成人；尽管在我看来他们是些低能儿，然而他们的风度引起我可怕的艳羡之情，我这个公立中学毕业生和牧羊人的孙子，不原谅自己产生这样的感情。艳羡我所蔑视的那些人，这种可耻的情绪里包藏了足以败坏我整个一生的因素。

我既艳羡他们又蔑视他们；他们的傲慢（也许是想象中的）越发激起我的怨恨。我一会儿也没有想过要争取他们，反而每天在他们的对立面中越陷越深，这便是我的本性。对宗教的憎恨长期以来是我压倒一切的情绪，你为之非常痛苦，我们因而永远敌对；这种憎恨起源于一八七九至一八八〇年间我在法学院

的时候，就在那年投票表决第七条款，通过著名的法令①，把耶稣会教士逐出学校。

在这以前，我对这些问题一直不感兴趣。母亲谈到时向来只是说："我确信无疑，要是我们这种人家都不能得救，那就没有人能得救了。"她让我受了洗礼。上中学时初领圣体，我觉得这是一种讨厌的仪式，仅仅保持模糊的记忆。不管怎样，后来我再未遵行过任何别的仪式。我在这方面是极端无知的。小时候，街上的那些教士在我看来都是伪装的人，戴着形形色色的假面具。我从未考虑这些问题，当我终于接触这些问题时，也是从政治角度出发的。

我建立了一个学习小组，经常在伏尔泰咖啡馆内聚会，我去那儿锻炼口才。我在私生活方面如此腼腆，公开辩论时却好像换了一个人。我有一些拥护者，我洋洋自得地做了他们的首领，但实际上我蔑视他们不下于蔑视那些纨袴子弟。我怪他们天真地显示出卑鄙的动机，这些动机也就是我的动机，正是他们迫使我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小职员的孩子，一向领取助学金上学，个个精明强干、野心勃勃，然而心里充满怨恨，他们奉承我却并不爱戴我。我请他们吃过几顿饭，这竟然成为值得纪念的大事，后来他们谈论了好久。可我讨厌他们的举止，有时不禁嘲弄一番，触到他们的痛处，为此他们对我怀恨在心。

然而我憎恨宗教的情绪是真诚的。对社会正义的某种向往也使我感到苦恼。我想迫使母亲拆掉那些土坯草房，我家的分成制佃农一向住在里面，以玉米饼和黑面包勉强餬口。母亲第

① 指一八八〇年法国政府公布把耶稣会教士逐出学校的法令，但执行得相当不力。

一次企图违抗我："你真以为他们会对你感恩戴德？……"

可我也就说说而已，不再多做什么。我痛苦地承认，我和我的那些对手，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土地，金钱。世上存在着有产阶级，也存在着别的阶级。我明白，我将永远站在有产者这一边。我的财产并不少于，甚至超过所有那些装得煞有介事的纨袴子弟，我想，他们一向看见我便扭过头去，但如果我伸出手来，他们大概不会拒绝。何况在公开集会上，左翼和右翼都有人抨击我拥有两千公顷森林和那些葡萄园。

请原谅我这样啰啰唆唆。但不讲清所有这些细节，也许你就不会理解，对于我这样一个满腹怨恨的小伙子，与你相逢，同你恋爱意味着什么。我这个农民的孩子，被母亲"用围巾包过头"的，竟然娶了丰都台日家一位小姐！这超出了想象力，实在不可思议……

三

我搁笔不写了，因为光线暗下来，而且我听见楼下有人在谈话。并不是你们发出很大的声响。相反，你们把声音压得很低，正是这个才使我心烦意乱。从前，我在这间卧室能听清你们的对话，可眼下你们预加提防，转为窃窃私语了。有一天，你说我耳朵重听。不对；我听得见旱桥上火车驶过的隆隆声。不，不对，我并不聋。是你们压低了嗓音，不愿我无意中听到你们的谈话。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呢？生意做得不顺利？他们都在那儿围着你转悠，对家产垂涎三尺：经营朗姆酒的女婿，游手好闲的外孙女婿，以及我们的儿子，证券经纪人于倍尔……这小子尽管可以支配大家伙的钱，却还出二分利去购进证券！

你们别指望我；我决不会松口的。"很简单，砍些松树就行

了……"今晚上你就要对我悄悄建议说。你将提醒我，于倍尔的两个女儿婚后没有钱置家具，一直住在公婆家。"我们的阁楼上有成堆的家具白白烂掉，借给她们使用又不花我们什么钱……"这就是你准备待会儿向我提出的要求。"她们怪我们了，再不愿踏进这儿的门。我失去了见孙女的机会……"你们之间关心的准是这个问题，并且正在低声议论着。…………………………

……………………………………………………………………

我重读了昨晚在一种类似谵妄的状态中写下的这几行字。我怎么会陷于这种狂热的境地呢？这不再是一封信，而是一篇断断续续的日记……我要抹掉这些，重新写起？不可能：时间紧迫。写了就是写了。再说，我期望什么呢？不就是在你面前完全敞开心扉，迫使你彻底了解我的思想？三十年来，我在你的心目中不是别的，只不过是一架分发面额一千法郎钞票的机器，这架机器运转得不好，需要不断摇晃，直到有朝一日你们终于可以把它打开、捅破，大把大把地掏尽其中包藏的财宝为止。

我又怒不可遏。狂怒使我回到一度打住的地方：应当对这种怒气探本穷源，追忆那命中注定的夜晚……可首先请你回想一下我们初次相遇的情景。

一八八三年八月，我同母亲正住在吕雄[①]。当时的萨卡隆大旅社摆满软垫家具、软墩、比利牛斯岩羚羊标本。埃蒂尼林荫道上的椴树，过了那么多年，每逢这种树开花时，我好像依然闻到它们当年的香气。早晨，毛驴的碎步小跑声，它们脖上的铃铛声，鞭子的劈啪声把我唤醒。山中的溪水一直流到街上。小商

① 吕雄，又名巴涅尔-德-吕雄，位于法国南部的上加龙省，为矿泉疗养区。

贩叫卖着羊角面包和奶油面包。向导们策马驰过；我观看一批批男女骑马出游。

丰都台日一家包下旅馆的第二层。他们占了利奥波德[①]国王用过的一套房间。"哟，这些人想必都是乱花钱的！"我母亲说。他们虽然如此摆阔，可每逢该付款时却总是拖欠(为存放中转货物，他们租下了我家在码头上拥有的大片场地)。

我和母亲在旅馆的客饭席用晚餐；可是你们丰都台日家却单独另开一桌。我还记得那张靠窗的圆桌子：你祖母是个大胖子，用黑色花边蒙住秃顶，花边上的黑珠子颤动不已。我总以为她在冲我微笑，但这是她眯起来的眼睛和特大的嘴巴缝隙给我造成的错觉。一个脸孔浮肿，面色蜡黄，穿着上浆衬衣的修女服侍着她。你母亲……她多美啊！身穿黑衣服，一直为她死去的两个孩子服丧。我私下里赞赏的首先是她，而不是你。她赤露着的脖颈、胳膊和双手使我心荡神驰。她未戴任何首饰。我想象着司丹达尔式的挑战[②]，准备挨到晚上跟她搭讪，或者塞给她一封信。至于你，我几乎没有注意。我相信，少女们跟我无缘。何况你那副傲慢样子，对别人从来不瞅不睬，这是你无视别人存在的一种态度。

在一天，我从俱乐部回来，撞见母亲正在同丰都台日夫人谈话。丰都台日夫人卑躬屈节，过于曲意奉承，但是怎么努力也做不到把自己降低到与对话者相等的水平上去。相反，妈妈嗓音洪亮：这是一个她抓在手心里的承租人，丰都台日一家在她眼中算不得什么，只不过是些不按时缴纳租金的人。她作为一个农

---

① 利奥波德(1790—1865)，比利时国王(1831—1865)。

② 司丹达尔(1783—1842)，法国作家。这里指他的长篇小说《红与黑》第九章中一个情节：主人公于连决心向比他年长的德·雷纳尔夫人进攻，在晚上十点大胆握住她的手。

妇、土地所有者，对批发交易和不断受到威胁的、不牢靠的财产是疑虑的。她说道："当然，我对丰都台日先生的签字是信得过的，然而……"这时我打断了她的话。

我第一次干预有关生意的会谈。丰都台日夫人获得了她要求延长的期限。从此以后，我经常想，我母亲这种农民的本能没有看错：你的家庭使我付出相当高的代价，要是我让人吞噬的话，你的儿子、女儿、外孙女婿早就将我的财产败光，葬送在他们做买卖的无底洞里了。哼，他们的买卖！还不就是底层一间事务所，一架电话，一个女打字员……在这套布景后面，几十万法郎的钞票化为乌有。可我离题了……当时是一八八三年，我们住在巴涅尔-德-吕雄。

现在我看到这个豪门大族向我笑逐颜开。你的祖母不断地唠叨，因为她是聋子。但是，自从我在饭后豁出去同你母亲交谈几句之后，她使我非常扫兴，搅扰了我对她怀有的浪漫想法。你不会怪我旧事重提吧：她的谈话枯燥无味，她生活的领域是那样狭小，使用的词汇又极其贫乏，三分钟之后，我灰心失望，无法继续谈下去了。

我的注意力从母亲身上移开，全神贯注到女儿身上。我没有立刻发觉，我们两人之间的谈话未遇到任何人为的障碍。我怎么可能想象，丰都台日一家把我看作有利可图的婚姻对象呢？我记得那次去百合山谷的郊游。你祖母和修女坐在四轮敞篷马车的后座，我们两人待在折叠式座席上。吕雄确确实实不缺车子！只有丰都台日家老夫人才会自备专车。

马儿慢步走着，成群的苍蝇在周围飞舞。修女的脸因反光而发亮，半闭着眼睛。你祖母只管摇着那把在埃蒂尼林荫道上买来的扇子，扇面上绘着一个斗牛士用长剑刺死了一头黑牛。尽

管天气很热，你仍然戴着长手套。你穿一身素白的衣服，连高筒皮靴也是白的。你对我说，自从你两个兄弟死后，你被家长“许了愿穿素白衣服”①。我不知道“许了愿穿素白衣服”意味着什么。往后我才了解，你家里的人多么热衷于这种近乎荒谬的宗教习俗。当时在我那种精神状态下，我却认为这颇有诗意。怎么使你明白你在我身上引起的变化呢？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招人讨厌，不再惹姑娘们厌恶，不再是可憎的了。那天晚上，你冲我说："一个小伙子长这样长的睫毛，真是不同寻常！"这一天成了我一生最重要的纪念日之一。

我留神隐瞒自己的激进思想。记得在这次郊游过程中，上坡时为了减轻马车的负重，我们两人一起下车步行，这时你祖母和那个修女拿起念珠祈祷，受过多年训练的老车夫则从座位高声应答圣母经。你呢，望着我微笑。可我却保持沉着。每星期天陪你们去望弥撒，这对我算不得什么。在我看来，这种仪式同任何玄学思想都没有联系。这是一个阶级的礼拜（我因被接纳而感到自豪），一种为资产阶级专用的祖传宗教，一套除了社会意义之外已失去任何其他含义的礼仪。

由于你不时偷看我一眼，如今回忆那些弥撒，还使我联想到自己当时的惊喜发现：我能引人注意，能讨人喜欢，能动人心弦了。我所感到的爱跟我所引起的、我自以为引起的爱混淆起来了。我自己的感情没有任何真实性，重要的是我深信你对我的爱。我在另一个人的眼里照见自己，而这样照出来的形象竟毫无令人厌恶之处。我甜滋滋地松了一口气，心花怒放。我记得在你的目光下我整个身子都融化了，热情迸发，犹如泉水喷涌不

---

① 表示许给圣母，以求保佑。

止。最普通的表示亲热的姿态，握一握手，在书中夹一朵花，这一切对我都是新奇的，一切都叫我着迷。

只有母亲未从我的这种新生中得益。首先我觉得她反对我心中慢慢形成的梦想（我发疯般的相信这种梦想）。我怪她没感到大喜过望。“你看不出这些人在设法勾引你？”她反复说；我因终于博得一位少女的欢心而无限喜悦，她没想到这番话会败坏我的心情。世上存在一位中意我、也许希望嫁给我的姑娘：我不顾母亲表示怀疑，坚决这样认为；因为你们家太高贵太显赫了，不可能通过与我们家结亲获得什么好处。尽管如此，母亲不相信我的幸福，我还是对她产生了一种近乎仇恨的怨怼情绪。

母亲在几家主要的银行中有内线，她没有少作打听。我获胜了，有一天她不得不承认，丰都台日商行虽然有过暂时周转不开的情况，可仍然享有卓著的信誉。妈妈说：“他们挣的钱不知其数，但是生活过于阔绰。一切都在大肆饲养骏马、雇用仆从中挥霍掉了。他们喜欢摆排场，不愿攒钱……”

调查银行的结果终于使我对自己的福气安心了。我证实了你们家的慷慨无私：你的亲属冲我微笑是因为我讨他们喜欢；突然，我觉得大家喜欢我是很自然的事。傍晚，他们让我单独同你待在俱乐部的小径上。多么奇怪，在这种生活的开始阶段，我们刚分享到一点儿幸福时，竟没有人来提醒我们：“不管你能活到多大岁数，你在世上只有这几个小时的欢乐，再不会有别的乐趣了。尽情享受吧，因为错过这个机会，你就什么也没有了。你遇见的这第一口甘泉，也是最后的甘泉。开怀畅饮，彻底止渴吧：你将来再也喝不上了。”

可是我认为相反，这只是我俩来日方长的热恋生活的开始，因而我对那些夜晚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同你待在沉睡的

叶丛下，一动不动。

然而就在当时也有些迹象，可我解释错了。你还记得我俩同坐一条长凳的那个夜晚（在矿泉疗养所后面蜿蜒上升的小径上）？突然，没有明显的原因，你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我至今记得你湿润的面颊发出的气息，那莫名其妙的悲伤的气息。我以为这是出自爱情的幸福的泪水。我太年轻，不懂得猜度使你哭得嗓子嘶哑、透不过气来的原因。确实，你对我说："没关系，这是由于待在你的身边……"

爱说谎的女人，这次你没有说谎。你之所以哭泣，正是由于待在我的身边——待在我的身边而不是待在另一个人的身边，不是待在几个月之后，你终于在这间卧室内向我透露名字的那个人身边；眼下我就在这间卧室内写信，我成了个垂死的老头儿，全家人正围着我虎视眈眈，守候着瓜分遗产的那个时刻来临。

而我呢，当时坐在那条长凳上，就在苏佩巴涅尔曲折的小径旁，我把脸靠在你的肩膀和脖子之间，闻着你这个泪流满面的小姑娘的气息。比利牛斯山湿润温暖的夜晚弥漫着沾上露水的杂草和薄荷的幽香，仿佛也染上了你的香气。我们俯视矿泉疗养所广场，音乐亭周围的椴树叶被许多装有反射镜的路灯照得透明。一位年老的英国旅客用一个长柄网兜捕捉着被灯光吸引来的夜蛾。你对我说："把你的手绢借给我……"我擦干你的泪水，把这块手绢珍藏在我的衬衣里，紧贴着心口。

我已变得判若两人，这样说就足够了。甚至我的脸色也变得容光焕发。从女人们的眼神中，我了解到这一点。在你哭成泪人儿似的那个夜晚之后，我从未起过任何疑心。况且，你只哭过一回，别的夜晚你总是兴高采烈，偎依在我身旁，挽着我的胳臂！

我走得太快时，你气喘吁吁地跟在我后边。我是个正派的未婚夫，你唤醒了我纯真无邪的感情。我没有一次想要滥用你亲人们的信任，可我万万想不到这种信任会是经过算计的。

是的，我已判若两人，以至有一天——经过四十年之后，我终于敢向你坦白，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想必你也不会因为我这番招认而沾沾自喜——有一天，在去百合山谷的路上，我们两人从敞篷马车上下来。溪水潺潺地流着；我在手指间捻搓茴香叶；山脚下，暮霭越积越浓，可在山顶上还残存一些光明的区域……我突然产生一种敏锐的感觉，几乎身临其境地确信存在着另一个天地，一个我们只了解其阴影的现实世界……

这只是一刹那的感觉——在我凄惨的一生中，这种感觉极少重新出现。但正是它的特殊性才在我眼里增加了它的价值。所以，在后来使我们痛苦的长期宗教辩论中，我必须排除这样一种回忆……我应当向你说明真相。但现在还不到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用不着再追忆我俩的订婚仪式。一个晚上，婚约就缔结了；我本来并不想这样做。我认为，你把我说过的一句话完全理解反了：我同你结合，连我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用不着追忆这一切了。然而有一件不痛快的事，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

你立即向我提出一项要求。“为了保持和睦”，你拒绝和我母亲共同持家，甚至拒绝和她住在同一幢房屋里。你的父母和你本人，你们下决心在这方面不妥协。

过了那么多年之后，对旅馆里那间使人气闷的卧室，对那扇朝向埃蒂尼林荫道的窗子，我还记忆犹新！黄澄澄的尘土、赶车的鞭子呼哨声、铃铛声、蒂罗尔地区的山歌声，这些都透过关

闭的百叶窗钻进室内。我母亲患偏头痛，躺在沙发上，穿着一条裙子和一件短衫（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室内便服、晨衣、睡衣）。她告诉我，她准备把家中底层的会客室都让给我们，她只要四楼的一间卧室就够了，我乘机进言：

“妈妈，你听着，伊莎认为最好是……”我一边往下说，一边偷觑这张苍老的脸，接着我就转过眼睛去。妈妈用变了形的手指揉着短衫的齿形花边。倘若她争起来，我倒可以找到对付的办法，然而她的沉默使我无法发脾气。

妈妈假装没有遭到伤害，甚至不觉得意外。她终于开口了，临时编出一些话来，想使我相信她早就期待着我们的分居。她说：

“以后我几乎可以整年住在奥里涅了，那是我们家所有的庄园中最适宜居住的地方。我把卡累兹留给你们。我要叫人在奥里涅盖一幢小屋；我只需要三个房间就足够了。尽管花钱不多，但明年我说不定会死去，花这样一笔开销真叫人心疼。不过，以后你去打斑尾林鸽时可以利用这房屋。十月份住在那里是挺合适的。你不喜欢打猎，但你可能会有孩子，他们会喜欢的。”

不管我多么忘恩负义，都损害不了这种至高无上的母爱。它在自己的阵地上被赶走以后，又在别处重整旗鼓。只要我给这种爱留下一些余地，它就能另作安排，适应新的局面。可是那天晚上，你问我：

“你母亲究竟怎么啦？”

第二天，她就恢复了常态。你父亲带着长女和女婿从波尔多来了。肯定有人把情况预先告诉了他们。他们把我上下打量一番。我好像听见他们在互相询问：“你觉得他的样子还‘拿得

出去'吗？……他母亲是不上台面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姐姐玛丽-路易丝在我心中引起的惊讶，你们都管她叫玛丽内特。她比你大一岁，看起来却好像是你妹妹，纤细优美的身材，长长的脖子，重甸甸的发髻底下闪着一双孩子气的眼睛。你父亲作主把她许配给一个名叫菲力波男爵的老头，这老家伙直叫我恶心。但自从他死后，我经常想起这个六、七十岁的老年人，把他看作我曾经认识的一个最不幸的人。这个傻瓜为了年轻的夫人不再想到他的老态龙钟，不知受了多少活罪！一件紧身衣将他裹得喘不过气来。上浆的衣领又高又宽，遮掩着松弛的脸颊和颏下的垂皮。染了色的唇髭和颊髯带有光泽，使得紫色的老年斑更加显眼。别人跟他讲话，他几乎不听，总是在寻找镜子，一旦找着了，这可怜虫就没完没了地端详自己的尊容，你还记得吧，要是我们无意中发现他那顾影自怜的目光，每次我们都乐不可支。他满口假牙不敢启齿微笑，就以绝不动摇的意志紧闭双唇。我们也注意到他戴胎羊羔皮帽子时小心翼翼，唯恐弄乱一绺特别的头发，这绺头发从颈窝长出，像浅河三角洲似地披散在头顶上。

你父亲和他是同一辈人，尽管胡子雪白，头发秃光，大腹便便，依旧讨女人喜欢，甚至做买卖时还擅长灌迷汤。只有我母亲抵得住他。不久前我给她的打击也许使她的态度变得更为强硬。她对婚约的每项条款都进行争议，就像签订出售和租赁契约一样。我假装对她的苛求感到愤慨，表示反对，可是私下窃喜自己的利益得到了可靠的保障。今天我的财产之所以同你的财产清楚地分开，你们之所以对我无可奈何，都得归功于母亲，因为她坚持执行最严格的嫁资制①，就好像我是个决心要嫁给一

① 法国"上流社会"的习俗，缔婚双方需签署婚约，详细确定女方的产权。

个浪子的姑娘。

丰都台日家面对这样的苛求没有绝交，于是我可以高枕无忧了：我心想，他们舍不得我，是因为你舍不得我。

妈妈不愿讨论年金；她坚持给你的嫁资要付现款。她说：“他们要我以菲力波男爵为榜样，他不要一个子儿的嫁资就娶了大女儿……这我当然理解！把这可怜的女孩儿许配给这么个老头子，他们总该有利可图！至于咱们，那是另一码事，他们以为我同他们联姻会受宠若惊：他们不了解我的为人……”

我们这对“年轻的恋人”假装对两家的争执不感兴趣。我想，你对你父亲才能的信任决不会低于我对我母亲的信任。毕竟，也许我们当时彼此都不知道自己是多么贪财！……

不，这样说是不公正的。你贪财从来只是为了孩子们。为了使他们有钱，你也许会把我谋害，但为了他们你可以省吃俭用。

然而我呢……我爱钱，这我承认，有了钱我觉得放心。只要我依旧掌握着财产，你们就奈何不了我。你不断向我重复说：“我们这把年纪，所需不多了。”哼，大谬不然！一个老头儿只有掌握钱财才能生存下来。一旦他身无分文，就会被人家扔到垃圾堆上。我们在养老院、收容所和财产之间没有选择余地。农民把老人的钱财搜括一空之后让他们活活饿死，这种事我在资产阶级家庭中也屡见不鲜，只不过比农民稍微讲究些方式方法罢了！唉！是的，我生怕变穷。我好像永远攒不够钱似的。金钱吸引着你们，可是保护着我。

念三钟经[1]的时刻过了，我没听到钟声……噢，教堂没有敲

[1] 三钟经是天主教徒早晨、中午、晚上所做的三次祈祷。

过钟，今天是耶稣受难日①。今晚上，家里的男人都会乘汽车到来；我要下楼用晚餐。我愿见到他们聚集在一起；我觉得，我同他们全体较量比个别交谈时更为坚强。再说，我一心要在这个赎罪日吃块牛排，这倒不是出于假充好汉，而是为了向你们表示，我的意志坚不可摧，决不在任何一点上让步。

四十五年以来我占领着所有的阵地，你一直无法将我赶走，但只要我作出一次让步，这些阵地就会逐一陷落。面对这个吃菜豆和油焖沙丁鱼的家庭，我在耶稣受难日啃块牛排，这就意味着你们休想在我有生之年掠夺我的财富。

四

我没有搞错。昨天晚上我在你们中间露面，打乱了你们的计划。唯有孩子们那一桌是欢乐的，因为他们在耶稣受难日的晚餐桌上吃到了巧克力和涂黄油的面包片。我分辨不清周围孩子们的面貌：我的外孙女雅妮娜已经有一个会走路的小孩……我给大家表演了旺盛的食欲。你提到我的健康状况和高龄，好在孩子们面前为我吃牛排辩护。我觉得相当可怕的是于倍尔的乐观情绪。他声称交易所的行情不久一定会回升，那种自以为是的口气说明这对他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他总归是我的儿子。我知道，这个四十多岁的人是我儿子，可我没有这种体会。我无法正视这个事实。但万一他的买卖不顺当怎么办？一个证券经纪人出那样高的股息，这是在孤注一掷，冒很大的风险……

---

① 据《新约圣经》载，耶稣于复活前第三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据此教会规定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为纪念“耶稣受难”的节日。虔诚的天主教徒一般于此日不食肉。

到了家庭的荣誉受牵连的那天……家庭的荣誉！这是我决不肯为之牺牲的一个偶像。但愿我的决心及早下定。必须坚持下去，决不心软。因为老丈人丰都台日还健在，要是我袖手旁观，他总不会见死不救的……但我在东拉西扯，胡思乱想……或者更恰当地说，我在躲避对一个夜晚的回忆，就在那天晚上，你不知不觉地摧毁了我们两人的幸福。

想起来真怪，这事你竟记不起来。就是在这间卧室里度过的既暖和又黑暗的几个小时决定了我们的命运。你说的每句话都增加我们的隔阂，而你却毫无觉察。你的头脑里充塞着无数微不足道的往事，就是没有记住这场灾难。你想想，对你这个公开信奉永生的人来说，那天夜晚你所抵押和损害的正是我的来世呀。因为我俩的初恋使我感受到笼罩着你的生活的那种信仰和崇拜的气氛。我爱你，也爱你身上的精神素质。见到你穿着女学生的长衬衫跪拜时，我经常由衷地感动……

我们住的就是我现在写东西的这个房间。我们旅行结婚归来，干吗回到卡果兹我母亲这儿呢？（母亲把卡果兹赠送给我们，我没有接受，因为卡果兹是她的业绩，她非常珍爱的。）有些情景最初我并不在意或转过眼睛看的，可从那天晚上起，为了增强我的仇恨，我又一一回忆起来。首先，你家借口死了个远房叔父要求取消婚礼的庆贺活动。显然你们对如此不光彩的联姻感到羞耻。菲力波男爵逢人便说，他的小姨子在巴涅尔-德-吕雄“痴恋”上一个年轻人，这青年尽管模样可爱，前程远大，非常有钱，但却出身卑微。他说：“总之，这不是门当户对。”他谈论我的口气就像我是私生子似的。但是权衡一切之后，他认为有意思的是我没有见不得人的家庭成员。总的说来，我的老母亲是挺像样

的，并且似乎愿意待在原来的位子上。最后，按他的说法，你是个受到溺爱的小女儿，父母对你百依百顺，加上我的经济情况看来又相当好，这才使得丰都台日家同意这门亲事，对其余的一切佯装不见。

这些流言蜚语传到我耳朵里时，其实我早已知道了，没什么新鲜的。当时我沉浸在幸福之中，根本没将这些闲话放在心上。应当承认，这种近乎私下举行的婚礼也符合我的利益：在我充当过领袖的那一小帮穷哥们中间，哪儿找得出男傧相呢？我出于高傲，不愿主动求助往日的敌人。这次光大门楣的婚事本来可以使我不难接近他们；但在这封自白信中，我往自己脸上抹黑已经够了，没有必要掩饰我的个性特点：独立不羁，不折不挠。我不向任何人低首下心，我对自己的思想观点坚持不渝。在这一点上，我的婚姻曾在我心中引起某些内疚。我曾答应你的父母，决不干涉你从事宗教活动，但只作了我不参加共济会[①]的许诺。何况你们也没打算提出其他任何要求。那些年月，宗教只跟妇女们有关。在你那个圈子里，丈夫"陪妻子望弥撒"本是定规。而在吕雄，我已向你们证明，我并不反对这样做。

一八八五年九月，我们从威尼斯回来时，你父母借口他们的朋友和菲力波的朋友把所有的房间都占满了，不能在他们的瑟农[②]别墅内接待我们。这样倒好，我们可以去我母亲处住一阵子了。我们想起过去对她无情并没感到任何难堪。只要我们觉得方便，我们就同意在她身边生活。

---

① 共济会发源于石工工会，秘密结社，后发展到世界一些地方。

② 瑟农是离波尔多不远的小市镇。

她小心翼翼，避免流露得意的神情。她声称，这所房屋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喜欢谁就可以接待谁；她尽量藏藏躲躲，不让别人看见。她说："我会销声匿迹。"她又说："我从早到晚待在外边。"确实，她收拾葡萄园，管理酒库，养家禽，洗衣服，忙得不可开交。每次吃完饭，她就上楼到自己的卧室歇会儿，回客厅重新见到我们时总要道歉一番。她进来之前必定敲门，我不得不提醒她没必要这样做。她甚至提议由你主持家务。你若真的接管家务，她不定会有多伤心。好在根本没有这种念头。啊！你对她多么屈尊俯就！她对你又是多么谦卑，多么感激！

你没像母亲所担心的那样把我和她隔开。我甚至比婚前表现得更可人意。我们的狂笑使她惊奇不已：她的儿子长期以来如此孤僻，如此无情，如今可成了个年轻而快活的丈夫。她想，她一向不善于理解我，我对她太高不可攀了。你弥补了她早先的过失。

当你在壁炉的隔热屏上和羊皮球拍上胡涂乱抹时，当你唱歌，或在钢琴上弹奏门德尔松① 一首《无歌词浪漫曲》，老在某些段落上卡住时，我记得她总是赞叹不已。

有时候，一些年轻的女友来看你。你告诉她们："你们一定要瞧瞧我的婆婆，她是个怪人，一位地地道道的乡间贵妇人，这类人今天已经绝迹了。"你发现她有许多"特色"。她对仆人们讲一种土话，你觉得声调很动听。你甚至拿出一张达格雷② 照片给朋友们看，照片上的妈妈十五岁时还戴着方头巾。你会唱一

① 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主要作品有五部交响曲及钢琴曲集《无歌词浪漫曲》等。

② 达格雷（1787—1851），法国发明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发明达格雷照相机。

段歌词，描述古老的农民家庭“比许多贵族更高贵……”那时你是多么依从习俗啊！后来有了孩子你才显露本性。

我总是对叙述那天夜晚的事一再拖延。那晚天气酷热，尽管你害怕蝙蝠，我们也没关上百叶窗。明知紧挨屋子有株椴树的叶子在簌簌作响，我们总觉得这是某个人躲在卧室里头出气。有时一阵风吹进树叶丛中，发出下暴雨似的声响。明月西斜，把地板和我们凌乱堆放的、幽灵般的衣服照亮。草地上常有的一片低沉的杂音已归宁静，不再传到我们的耳里。

你对我说：“咱们睡吧。该睡了……”可是，有个阴影在我们疲乏的身子周围游荡。我们在爱河中沉溺，浮到水面上时却多了一个人：那个陌生的鲁道夫也突然出现。我刚用双臂搂住你，就把他从你心中唤醒了。

当我松开胳膊时，我俩已觉察到他的来临。我不愿自找苦吃，我害怕痛苦。自卫的本能也在起作用，要我维护幸福。我知道不该向你打听他。我想让这个名字像附在我俩生活表面上的气泡那样自行爆裂。我根本不愿把这种沉睡在一潭死水里的东西，这种腐败的根子，这种发臭的隐秘从淤泥中挖掘出来。可是你呀，贱人，你需要用语言发泄这种落了空的、得不到满足的情欲。只要我随口提个问题就够了：

“嗯？这个鲁道夫究竟是谁？”

“有些事我早该跟你说了……哦！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放心好了。”

你说话时嗓音既低沉又急促，你的头不再枕在我的肩窝上。我们俩平躺着的身体之间隔着一道细小的空隙，它已经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是北方一个大企业家同一个奥地利女人的孩子……我们俩在吕雄相遇的前一年，你陪祖母去埃克斯，就在那里认识了他。他是从剑桥大学来的。你没有为我描绘他，但我把自知缺乏的魅力统统赋予他。月光洒在我们的床单上，照亮我一只农民的大粗手，关节凸出，指甲扁平。你说，虽然他不如我这样尊重女性，可你们没做过什么真正越轨的事。从你的供认中，我没有记住任何确切的情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问题不在这里。倘若你真的没有爱过他，我知道一位姑娘因一时感情冲动而失足，倒也不必深究。但我已起了疑心："如此热恋之后不满一年，她怎么又能爱上我呢？"我吓得浑身冰凉，心里想："全都是假的，她对我撒了谎，我并没有得救。我怎么能相信一位少女会爱慕我！我是个没人爱的男子！"

晨星还在天空闪烁。一只乌鸫醒了。在我们感到微风拂身之前，早就听见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了。风把窗帘吹得鼓起来，使我的眼睛凉爽，就像我在幸福的时刻所感受到的一样。这种幸福十分钟以前还存在着，——而我已经在想："我那幸福的时刻……"我提出一个问题：

"是他不要你了吧？"

我记得，你立即争辩起来。这触犯了你的虚荣心，我耳朵里至今还回响着当时你那种特别的语调。你说，恰恰相反，他若能娶一位丰都台日家的姑娘，自然是喜出望外，洋洋得意。可是他的父母早就打听到，你有两个兄弟都是在青少年期被肺痨夺走生命的。由于鲁道夫本人身体孱弱，他的家庭坚决反对这门亲事。

我心平气和地询问你。没有任何迹象提醒你注意你正在毁掉什么。

你对我说："亲爱的，这一切对于我们俩都是天意。你知道我的父母多么自高自大，——简直有点儿可笑，这我承认。完全可以不瞒你说：必须那门未办成的婚事把他们搞得头晕脑涨，我们的幸福才有可能实现。你不会不知道，我们上流社会一涉及婚姻大事，对健康特别重视。妈妈以为全城都已知道我的遭遇，没有人再肯娶我了。她形成这么一种固执的想法，认定我要一辈子做姑娘了。接连好几个月，她让我不得安生！就好像我自己还不够苦恼似的……她终于使我们父女俩相信，我是'嫁不出去'的了。"

我克制自己，不讲任何可能引起你怀疑的话。你翻来复去对我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天有意促成我们的姻缘。

"我对你是一见钟情。我们家到吕雄去之前，在卢尔德① 作过多次祈祷。我一见到你，就晓得我们将如愿以偿了。"

你没有料到这样的话正在激怒我。你们的对方私下对宗教的看法比你们想象的高尚得多，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要不然，你们出于卑劣的用心去参加宗教活动，他们怎么会生气呢？除非在你们看来，甚至向这位你们称为圣父的上帝索取世俗的财物也是天经地义的？……但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从你的谈话中可以得出结论，你和你的家庭结成一体，贪婪地扑到路上遇见的第一只可供食用的蜗牛身上。

直到这一分钟之前，我从来没有认识到我们俩的婚姻是多么不般配。想必是你母亲一时荒唐，并把她的傻念头灌输给你们父女俩的结果……你告诉我，菲力波一家甚至威胁你说，如果你嫁给我就不认你。是的，在吕雄，当我们嘲笑这个蠢货时，他

---

① 卢尔德，法国南部上比利牛斯省一座山城。一八五八年，该地有个牧羊女产生幻觉，声称看到圣母显灵，从此卢尔德成为信徒朝拜的圣地。

为促使丰都台日家下决心断掉这门亲事已尽了一切努力。

“但我非要你不可，亲爱的，结果他枉费心机，无可奈何。”

你再三向我保证，说你确实没什么可后悔的。我凝神屏气由你说下去。你断言，你同这个鲁道夫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他太漂亮了。他不爱恋别人而是让别人爱他。不论是谁都会把他从你身边抢走的。

你没有觉察，你一提起他的名字，嗓音就变了，——变得不那么尖，而是带点儿发颤，喉咙里咕咕作响，仿佛胸腔内憋着昔日的叹息，只有直呼鲁道夫的名字才能抒发出来。

他不会使你幸福的，因为他长得漂亮，富于魅力，令人爱慕。这就意味着，我呢，多亏我面目可憎，态度拒人于千里之外，反倒成了你的快乐。你说，他上过剑桥大学，装腔作势地仿效英国派头，这样的小伙子叫人难以忍受……难道你宁愿要一个不会选衣料、不会系领带的人做丈夫，宁愿嫁给一个厌恶体育运动，不在细小琐事上花心思，不回避严肃的谈话，不拒绝坦白，不否认错误，不懂得及时行乐的处世哲学的人？不，你之所以选中这个不幸的人，是因为那年他恰巧与你母亲同在一地，而你母亲到更年期后心浮气躁，以为你“嫁不出去”，——是因为你自己既不愿也不能再做六个月的闺女，是因为他有相当多的钱，这在世人的眼中足以弥补一切……

当时我屏住急促的呼吸，攥紧双拳，咬住下嘴唇。今天当我自怨自艾，甚至愤不欲生时，我又想到一八八五年的这个小伙子，这个二十三岁的新郎，他双臂勒紧胸膛，拚命扼杀他青春的情爱。

我浑身哆嗦。你发觉后打住话头问：

“路易，你感到冷吗？”

我回答说，只不过打了个寒战。没关系。

“至少，你不至于嫉妒吧？这可是太傻了……”

我向你保证我毫无嫉妒的意思，我并没有说谎。你怎么会理解这场悲剧已远远超出嫉妒的范围？

你根本没揣测到我内心的创伤有多深，却为我的沉默不语感到不安。你的手在暗处寻找我的前额，抚摩我的面颊。尽管那上边没有一滴泪水，然而在这张牙关紧咬、肌肤绷紧的脸上，这只手可能已认不出熟悉的面容。你害怕了。为了点燃蜡烛，你上半身压在我身上，却连火柴也划不着。我在你讨厌的身子下喘不过气来。

“你怎么啦？别总是一声不吭；你叫我害怕了。”

我假装吃惊，向你保证我没有什么可以使你不安的。

“亲爱的，你叫我担惊受怕，多么傻啊！我把蜡烛熄掉了。我要睡了。”

你不再说话了。我眼睁睁瞧着这新的一天——我新生活的第一天降临。燕子在瓦楞上呢喃。有个人拖着木屐穿过庭院。四十五年后我还在听的一切，当时我都听到了：公鸡打鸣，教堂敲钟，高架铁路上货车轰隆隆驶过；当时我闻到的一切，今天也还在闻：我所喜爱的那股气味，就是海滨荆棘丛生的荒野焚烧时，由海风吹来的灰烬味儿。突然，我坐了起来。

“伊莎，你哭泣的那天晚上，也就是在苏佩巴涅尔，我们坐在曲折的小径旁一条长凳上的那天晚上，你是为他而哭的吧？”

由于你不答理，我一把抓住你的胳臂，你挣脱了，发出一声近乎野兽般的吼叫。你翻身侧卧，枕着长发睡着了。拂晓寒意袭人，你已把被单拉上来，胡乱盖在你那条小动物似的蜷成一团

的身子上。把你从这种孩子般的睡眠中弄醒又有什么用呢？我想从你口中了解的隐秘，不都已经知道了吗？

我不声不响地起身，赤脚走到衣橱的镜子前，镜中人仿佛已变成另一个人，或者不如说我又恢复了本来面貌：一个没人爱过的人，一个世上没人关切的人。我怜惜自己的青春。我那农民的大手沿着没有刮过的脸颊滑下来，脸上已是胡子拉碴，泛出焦黄的光泽。

我默默穿好衣服，走下台阶进了花园。妈妈已经在玫瑰花径上忙活。她赶在所有的仆役之前起床，打开门窗让屋子通通风。她对我说：

“你清早出来呼吸凉爽空气？”

又指着笼罩在平原上空的晨雾说道：

“今天肯定热得叫人受不了。一到八点，我就得把门窗全部关起来。”

我比往常更温存地拥抱她。她低声说：“亲爱的……”我的心（我提到自己的心使你惊讶吗？），我的心几乎要爆裂了。一些犹豫不决的话涌到我的嘴边。从何说起呢？她能理解我的心情吗？沉默最便当，最后我总是缄口不语。

我往下走向平台。细长的果树在葡萄园上方露出隐隐约约的身影。起伏的山脊扛起晨雾，又将其撕裂。一座钟楼从云雾中显现，然后教堂也像有生命似的钻了出来。你以为我对所有这些事物向来冥顽不灵……可就在这瞬息间，我感到像我这样黯然神伤的人也可以探索失败的原因和道理；这场失败可能包含某种意义，人生的种种事件，尤其是情感方面的事件，也许是些信使，对它们带来的奥秘应该作出解释……不错，在我一生的某些时刻，我曾有可能瞥见那些本来可以使我跟你和解的事物。

况且，那天早晨，大概也只是几秒钟的激动。现在我好像又看到自己踱回屋里去。还不到八点，这太阳已经烤人。你垂头待在窗台前，一手握发，另一手用梳子梳理。你没看见我。我站住片刻，抬头望着你，心里充满怨恨。事隔那么多年，我仍能感觉到留在口中的这股苦涩味道。

我径直跑到我的写字台旁，打开锁着的抽屉，取出一条揉皱了的小手绢，就是在苏佩巴涅尔的那个夜晚你用来擦干泪水的那条手绢，我这个可怜的傻瓜还曾把它紧贴在心口上珍藏过呢。我拿起这条手绢，绑上一块石头，就像要淹毙一条活狗似的，我把它扔进当地人叫做"水坑"的那个池塘里。

五

于是默默不语的时期开始了，四十年来这种沉默几乎从未打破过。家庭已崩溃，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来。一切与我感到幸福的时候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仍然保持肉体的结合，但鲁道夫的幽灵不再在我们拥抱时出现，你从此绝口不提这个吓人的名字。他曾应你的召唤而来，在我们的床第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悠，完成了他的破坏使命。如今，他只消一声不吭待着就行了，等候一系列的影响，一连串的后果自动产生。

或许你感到跟我讲这件事是失策。你不以为这会非常严重，因而仅仅认定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在咱俩的谈话中不再提及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你可曾觉察，我们晚上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谈心了。我们那些没完没了的交谈已告结束。我们已没有任何情投意合的话可说。我们彼此都存着戒心。

我经常半夜里醒来，痛苦得睡不着觉。我跟你结合好比狐狸掉进了陷阱。我想象着，如果我粗暴地把你摇醒，如果我把你

推落床外，咱俩之间会怎样对话。“不，我没有欺骗你，”你准会大叫起来，“既然我爱着你……”——不错，你是万不得已才拿我当代用品。再说，用毫不说明问题的肉欲迷惑对方，让他相信你爱他，这总是不难做到的。我不是怪物，第一个肯来爱我的少女尽可以玩弄我于股掌之上。有时我在黑夜里呻吟，你却熟睡不醒。

况且，你的初次怀孕逐渐改变咱俩的关系，使得任何解释都没有必要了。你是在葡萄收获时节之前声称有身子的。我们返回城里，你小产了，不得不卧床休养好几个星期。下一年春天，你又妊娠，必须小心照顾你。就这样接连几年你怀孕、小产、分娩，使我有足够的借口疏远你。我沉溺于秘密的放荡生活之中，确实极其隐秘，因为我出庭为人辩护的次数开始增多，就像妈妈说的，我“忙于自己的业务”，对我来说重要的是顾全面子。我有自己的作息时间，自己的生活习惯。我在外省城市做荡子自然练就狡诈的本能，学会像被追逐的猎物一般躲闪。你放心，伊莎，我不会跟你详细叙述那些令你厌恶的事。不用害怕我会对自己几乎每天沉沦的地狱生活作任何描写。把我从这个地狱中拉出来的是你，把我重新推下去的也是你。

其实，即使我不那么小心从事，你也看不出来。于倍尔一出生，你就表露出你真正的本性：你是个母亲，仅此而已。你的注意力从我身上移开了。你不再看我一眼；千真万确，你的心里只有孩子。我使你怀了胎，便完成了你期待于我的使命。

只要孩子都还小，我对他们不感兴趣，你我之间就不会发生任何冲突。咱俩只在惯常行房时才相会，这时候，身子动作如仪，可这一男一女的心灵却在他们各自肉体的千里之外。

当我也围绕着子女转来转去时，你才注意到我的存在。当

我声称对他们也享有权利时，你就开始怨恨我。现在你尽可以对我的表白感到高兴，我敢于向你承认，并不是做父亲的天性促使我这样行动的，而是他们在你心中激起的那片热情很快使我产生嫉妒。不错，我曾想方设法要从你怀里夺走他们，以便惩罚你。我给自己安上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首先强调责无旁贷。我不愿把孩子们的头脑交给一个过分信教的妇女去培养。这就是我津津乐道的理由。可事实也正是如此！

我这篇东西还写得完吗？我起初是为你写的，但我已经感到你不大可能继续往下读了。归根结底，我还是为自己写的。我这个年迈的律师正在整理自己的档案，把我的一生——这场业已打输的官司的文件归档。钟声传来……明天是复活节[①]。我将下楼纪念这个神圣的节日，我已经答应你了。今天早晨你对我说："孩子们都在抱怨见不着你。"当时我们的女儿热纳维埃芙跟你一起站在我的床边。你随即走开，好让她能同我单独谈谈：她有什么事要求我帮助。我早就听见你们在过道里窃窃私语，你对热纳维埃芙说："还是由你首先提出好。"……肯定是关于她的女婿菲利那个无赖的事。若要转移话题，不让对方把问题提出来，我比谁都精明！热纳维埃芙离开时什么都没能对我说。我知道她想要什么。有一天我都听见了：每当我窗口下的客厅开着窗时，我只消略微向前俯身就可以听清。还不就是菲利需要借一笔资金去买下一个证券经纪人事务所的四分之一。当然，这是一种投资，就像别的投资一样……要我照他们说的去做，除非我看不到风暴来临，不懂眼下该把钱锁起来……如果他们知道

---

① 复活节，基督教重要节日之一，纪念耶稣钉死十字架后第三日"复活"。每年春分月圆后第一个星期日（于 3 月 21 日至 4 月 25 日之间）为复活节。

上个月我预感到跌风，抛出股票赚了大钱……

他们都已出发去做晚祷。今天是复活节，屋里、田间寂无一人。我独自留在家中，犹如无情的晚年把浮士德①老人与人间的欢乐隔绝。他们不知道风烛残年的滋味。吃午饭时，他们个个聚精会神听取从我口中吐露的有关交易所和股票买卖的议论。我尤其是说给于倍尔听的，好让他来得及的话赶紧刹车。他听得愁眉苦脸……这可不是一个不露声色的人！他让自己面前的盘子空着，你执拗地把食物装满他的盘子，可怜做母亲的看到儿子忧心如焚就硬要他们吃东西，似乎多吃就有利，多吃就万事大吉！可他却粗暴地斥退你，就像从前我粗暴地斥退妈妈一样。

年轻的菲利给我斟酒时显得多么殷勤！他的妻子小雅妮娜假装关心地说："外公，您不该吸烟。抽一支都太多了。这咖啡去掉了咖啡碱吗？您肯定人家没弄错吗？"她的演技不高明，可怜的小家伙，听起来很假。她的嗓子，她的发音把她的做作暴露无遗。你也一样，当你还是年轻的夫人的时候，你也曾装腔作势。但从你第一次怀孕起，你就恢复了本来面貌。至于雅妮娜，她至死也将是这样一种女子，到处打听消息，传播听到的在她看来是新奇的事情，对一切都人云亦云，偏又什么都不懂。菲利生性像狗一般机灵，他跟这个浑妞儿生活在一起怎么忍受得了？哦，不对；她身上的一切都是假的，唯独对他的激情却是真的。她之所以演糟了，就是因为她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认为除了她的爱情之外世上其他事物都不存在。

---

① 浮士德是德国作家歌德根据民间传说写成的同名诗剧中的主人公。

吃完午饭，我们大家都坐在台阶上。雅妮娜和菲利用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们的母亲热纳维埃芙，而她又转过头来看看你。你以不易觉察的动作示意爱莫能助。于是热纳维埃芙站起来问我：

"爸爸，你愿意同我一起散散步吗？"

瞧，我把你们大家吓成什么样啦！我可怜她；尽管我原先决意坐着不动，我还是站起身子，挽住她的胳膊。我们环绕草地兜一圈。全家人都从台阶上注视着我们。她立即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跟你谈谈菲利的事。"

她在打哆嗦。把亲生的子女吓成这副模样实在不像话。但你们以为一个人活到六十八岁还能随意收起他冷酷无情的模样吗？一到这个年龄，脸部的表情就改变不了啦。内心的情感无由表达，结果必然消退……热纳维埃芙急忙把事先准备好的一套话统统倒出来。果真是关于买下四分之一个证券经纪人事务所的事。她强调了自以为最能使我感到不安的理由：据她说，菲利的无所事事已经危及小家庭的前途。菲利开始有不规矩行为。我回答说，对于像她女婿这样的小伙子，所谓的"四分之一个证券经纪人事务所"只会给他在外面沾花惹草提供托词，绝对起不了别的作用。她为他辩护。大家都喜欢他，这个菲利。"不应该比雅妮娜对待他的态度更严厉……"我反驳说，我对他既没审判也没定罪。我对这位少爷的情场生涯压根儿不感兴趣。

"他关心过我吗？干吗要我关心他？"

"他对你极其钦佩……"

这句没羞没臊的谎话正好帮我把积压在心头的话统统倾吐出来：

"尽管如此，我的孩子，你的菲利还是仅仅叫我'老鳄鱼'。你

不用分辩；我听见他背地里这样叫过我多次了。我不否认：我是头鳄鱼，还将永远做鳄鱼。从老鳄鱼身上不要期望获得任何东西，除了他的死亡，你们什么都得不到。即便死了……”我不慎补充了一句，“即便死了，他还能造孽。”（这句话引起她的疑虑，我为此后悔不迭！）

热纳维埃芙吓坏了，赶紧分辩，真以为我对这个侮辱性的绰号十分介意。其实我厌恶的是菲利的青春。她怎么想象得出，在一个遭人憎恨因而绝望的老人眼中，这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代表着什么？他从少年时期起就享尽人间欢乐，而我年过半百却一次尚未领略。我嫌恶、仇视所有的年轻人，尤其痛恨这个菲利。他像一只为腥味吸引的猫，悄悄地从窗口爬进来，收缩利爪侵入我的家。我的外孙女虽不能带给他丰厚的嫁妆，可她却有继承遗产的美好“希望”。啊，我们家孩子们的希望！为了实现这种希望，他们必须从我们身上踩过去。

我看到热纳维埃芙在抽缩鼻子，擦拭眼睛，便用委婉的口气对她说：

“终究你还有丈夫，一个经营朗姆酒的丈夫。这位正直的阿尔弗莱只要给他女婿安插一下不就妥了。我又何必要比你们做父母的更大方呢？”

谈起可怜的阿尔弗莱，她顿时改变了声调，显得多么鄙夷多么厌恶！据她说，他是个胆小怕事的懦夫，买卖越做越小。他的公司不久以前还生意兴隆，如今连两个人的工作都安排不下了。

我祝贺她有个这种类型的丈夫：风暴逼近时，就应该收帆上桁。未来属于像阿尔弗莱这样目光短浅的人。今天，缺乏魄力是经商最需要的长处。她以为我在说着玩，其实这是我根深蒂

固的思想：我把自己的钱锁藏起来，甚至认为存在储蓄银行里也有风险。

我们返身朝家走。热纳维埃芙再也不敢吭声，我也不再靠在她的胳膊上。全家人坐成一圈，紧盯着我们走来，大概已经猜出是不祥之兆。我们回来显然打断了于倍尔和热纳维埃芙两家之间的一场争论。啊！如果有一天我同意放弃财产，围绕这些钱财必定有一番激烈的争斗！只有菲利站了起来，翘起的头发迎风飘动。他穿着一件短袖敞领衬衫。我厌恶这些时髦的小伙子，这些健美的大姑娘。当下，雅妮娜提出一个愚蠢的问题："怎么！你们聊过了吧？"我低声回答说："我们谈到了一头老鳄鱼……"菲利那孩子般的面颊顿时涨得通红。

再说一遍，我不是由于这句侮辱性的话才恨菲利的。他们不知道暮年意味着什么。你们无法想象这样的折磨：一生什么都没有获得，临死也不期望能得到什么。但愿人世以外一无所有，不存在任何解释，我们也绝不会了解那个谜底……可你呢，你没受过我一向所受的痛苦，你也不会受到我现在所受的折磨。孩子们并不盼望你死。他们以各自的方式爱着你，依恋你。他们很快就决定站在你一边。我疼爱过他们。热纳维埃芙这个已四十岁的胖女人，刚才为了她的无赖女婿竭力想从我手中诈四十万法郎，我还记得她小时候坐在我膝上的模样。从前你看见我抱着她，就把她叫走……不过，要是我继续像这样把现在和过去搅和在一起，这篇自白就可能永远写不完了。我要力求把思路理清一些。

六

我并不认为，我是从那不幸的夜晚的下一年起才开始恨你

的。我的怨恨随着我的一种感觉逐渐产生，我越来越感到你对我无动于衷，在你眼中除了那几个哇哇啼哭，既吵闹又贪吃的小家伙以外，什么都不存在。你甚至没有觉察，我不到三十岁就成了一名应接不暇的商务律师，已被推崇为法国赫赫有名（仅次于巴黎）的这个律师公会的后起之秀。从一八九三年经办维勒纳夫案件以来，我还表现出一位刑事法庭大律师的才智（同时在两类业务中出类拔萃的律师极为罕见），只有你不了解我的辩护词引起的广泛反响。也正是在这一年，我们的不和发展成公开的冲突。

这起著名的维勒纳夫案件使我一举成名，但也像老虎钳似的夹得我喘不过气来：以前也许我还存着某种希望，这一案件却向我证明你心目中根本就没有我。

维勒纳夫这对夫妇——你还记得他们的故事吧？——结婚二十年以后情爱弥笃，一时传为佳话。大家常说"像维勒纳夫夫妇一样恩爱"。他俩同一个年约十五岁的独生子住在城关的瑟农邸宅内，很少接待客人，彼此有对方也就满足了："就像书本上的美满姻缘"，你母亲说话常用现成的套话，她的外孙女热纳维埃芙后来继承了这种本事。我敢打赌你把这起惨案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倘若我向你讲述，你就会嘲笑我，如同我在饭桌上追忆自己当年通过历届考试和会考时一样……但我不能不讲！有一天早晨，仆人正在楼下收拾房间，忽然听见二楼传来一声枪响，一声痛苦的尖叫；他立刻冲上楼去，主人的房门是关着的。他意外听到一阵轻微的说话声，低沉的挪动家具声，匆忙进入盥洗间的脚步声。过了一会，由于插销在他不断摇晃下脱落，门终于打开了。德·维勒纳夫穿着衬衫躺在床上，浑身浴血。德·维勒纳夫太太披头散发，穿着便袍，站在床脚边，手里握着一支手枪。她

说："我打伤了德·维勒纳夫先生，赶快去把医生、外科大夫和警长找来。我不会跑开的。"从她口中什么都问不出来，只有这句供词："我打伤了丈夫。"德·维勒纳夫先生一恢复讲话能力也证实了这种说法。他本人拒绝提供任何其他情况。

被告不愿选聘律师。我是他们一位朋友的女婿，被法庭指定为她辩护，但我虽然每天去探监，从那个执拗的女人口中却什么也了解不到。城里流传着有关她的种种荒诞无稽的谣言；至于我，打第一天起，我就相信她是清白无辜的：她自愿承担罪责，而一向钟爱她的丈夫也同意她认罪。啊，我这个没人爱的男子在发现别人的激情方面嗅觉有多灵！伉俪之爱完全支配着这个女人。她并没有对她丈夫开枪。难道是他用自己的身体作掩护，使她免遭某个被她拒绝的求爱者的伤害？然而出事前夕谁都没有走进这所房屋，他们家也没有任何串门的常客……好了，我还是别再把这个陈旧的故事对你重述了。

在我该为她辩护的那天早晨之前，我本来已决定对这件案子限于采取消极的态度，仅仅指出德·维勒纳夫太太不可能犯下她所招认的那种罪行。审讯的最后一刻，她的儿子出庭作证，正是这个年轻的伊夫的证词，或者不如说（因为他的证词毫无意义，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正是他母亲盯住他看的苦苦哀求的目光，以及他离开证人席时她所流露的那副如释重负的表情，为我突然揭示出事实真相：我告发了儿子，这个因父亲获得太多的爱而不胜嫉妒的病态少年。我以合乎逻辑的推理慷慨激昂地作了一次至今闻名的即席演讲，后来F教授自己承认他的体系的主要论点脱胎于我所发表的意见，这篇演讲还同时革新了青春心理学和青春期精神病治疗学。

亲爱的伊莎，我之所以重提这件往事，并非因为四十年以后

我希望激起你前所未有的赞赏。即使当我获得成功，新旧大陆的报纸都登出我的相片时，你也没有对我表示过钦佩。但正是在我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期，我通过你的冷漠无情，了解到自己是多么孤单和无依无靠。与此同时，接连几个星期，在一间牢房的四壁之间，这个女人就处在我的眼皮底下，她的命运握在我的手心。她并非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却为了救她丈夫的儿子——他的姓氏的继承人而牺牲了自己。正是他这个受害者本人向她恳求："你把罪名揽下来吧……"她将爱情发挥到极端，甚至让世人相信她是一名罪犯，是谋害她唯一所爱的男人的凶手。促使她这样做的动力是夫妻的恩爱，而不是母爱……（结局完全证实了这一点：从此她和儿子分开居住，以种种借口始终离他远远的。）我本来也可以像维勒纳夫那样做一个有妻子爱恋的男人。在受理这个案件的时候，我曾多次见到他。哦，他比我强在哪里呢？也许相当漂亮，出身高贵，但不见得很聪明。审判后他对我的敌意就是明证。而我却拥有某种才华。要是那时有个妻子爱我，什么高的地位我爬不上去呢？一个人无法单独保持自信。需要有位裁判证实我们的力量：计算积分，表示庆贺，在发奖那天给我们戴上花冠，——就像从前在学校的授奖仪式上，我手上捧着许多书本，目光在人群中寻找妈妈，而她在军乐声中把金色的桂冠戴到我新剃的头上。

在维勒纳夫案件审理时期，妈妈开始衰老。我只是逐渐有所发觉：她对一只小黑狗的关注是她衰退的最初征兆，这只狗一见我走近就狂吠不已。每次我去看她，她的话题几乎不离这只小狗。她不再听我讲述与我切身有关的事了。

何况，在我一生的这个转折关头，妈妈本来也替代不了可以挽救我的爱情。她的缺点是太爱金钱，她把这个毛病传给我了；

我的血液中流着这种激情。要不然，她就非得竭尽全力，才能使我继续从事她所谓的“赚大钱”的行业。那时我被文学吸引，各大报刊杂志纷纷向我拉稿，选举时左翼政党一致推举我作拉巴斯蒂德市① 的候选人（代替我接受提名的那个人毫无困难地当选了）。我不受这种抱负的诱惑，因为我不愿放弃“赚大钱”。

这也是你的愿望，你曾向我透露你决不离开本省。换了一个爱我的妻子一定会珍视我的荣誉。她会劝导我，说生活的艺术在于舍弃卑微的欲念而追求比较高尚的欲念。某律师利用做议员或部长的身分捞取微不足道的外快，那些愚蠢的记者便像煞有介事似地表示愤慨；他们最好还是去赞美另一种人的品行，这种人善于把自己的欲念分成不同的等级，精明地宁可争取政治上的荣誉也不去经营最能盈利的买卖。倘若你那时爱我的话，本来可以治好我的毛病——把眼前利益放在一切之上，不肯为了权势的影子而放弃蝇头小利，其实有影子必有实体，影子就是一种实体。如今怎么样！我没有别的指望，只能像街角的杂货商那样用“赚大钱”来聊以自慰。

眼下我只剩下在那些可怕的岁月中赚来的钱，而这笔钱你们竟想入非非要我放弃。唉！一想到在我身后由你们享用这些钱，我就受不了。开始时我对你说过，我最初采取的措施是什么都不给你们留下。接着我也向你透露过，我放弃了这项报复的计划……但这是低估了我心中潮汐般起伏的仇恨。一会儿它退下去，我的心软了……一会儿它涨上来，这股汹涌的浊流又把我淹没。

---

① 拉巴斯蒂德市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大西洋省。

在今天这个复活节，你们为了菲利向我发起掠夺财产的攻势，我再次见到家里这伙追逼猎物的人，一个不缺地围坐在门前窥伺我。从这时起，我的脑海里就萦回着你们竞相瓜分财产的幻象——这一争夺将使你们彼此扑向对方：围绕我的地产，围绕我的证券，你们会像狗一样厮咬。地产将落到你们手里，可是证券不再存在。我在这封信开头跟你提到的那些证券，上星期涨到最高价时我把它们抛售了，此后每天都在跌价。凡是我放弃的船只，一定马上沉没；我绝不会失算。几百万现金、也能归你们所有，只要我同意，你们就能到手。有些日子我决计让你们连一个子儿也找不到……

我听见你们这一伙叽叽喳喳地登上楼梯。你们停下来；只顾交谈，不怕我还没有入睡（反正以为我耳朵聋）；我看到门下透过来你们的烛光。我听出菲利的假声（似乎他还处在变嗓子的发育时期），以及年轻女子突然压低的咯咯笑声。你叱责他们，过去对他们说："我肯定他没睡……"你走近我的门口，侧耳细听，通过锁眼往里瞧：室内的灯光把我暴露了：你向这伙人走回去，想必悄悄对他们通气说："他还没睡，在听你们说话呢……"

他们踮着脚走开。楼梯嘎吱作响；房门一扇接一扇地关上。复活节夜里，家中尽是成双配对的夫妻。而我呢，我本来可以成为这些新枝嫩芽的生机盎然的树干。大多数父亲都受到子女的敬爱。你却是我的敌人，我的孩子们全投到敌人一边去了。

现在这一仗终于打起来了。我没有力气再写下去。可是我讨厌睡觉、躺卧，即便我的心脏状况需要我这样做。像我这把年纪，睡眠会招致死神的注意。只要我站着不倒，就觉得死神不会光顾。我对死亡的畏惧，就是怕肉体痛苦，最后咽气时的痛苦？

不，那是因为死亡意味着不再存在，意味着只能用负号表示的虚无。

七

只要我们的三个孩子还处在混沌的童年时期，我俩之间的嫌怨就掩饰着；家中的气氛是沉闷的。你对我很冷淡，对有关我的一切事情都漠不关心，也就不会因这种家庭气氛而痛苦，甚至感觉不到。何况，我从不待在家里。每天十一点，我独自吃午饭，以便中午十二点以前赶到法院。律师的事务使我忙得不可开交，本来可以安排在家里的有限时间，你也猜得出我都花在哪方面了。我为什么去过那种单调得叫人受不了的放荡生活呢？为什么连通常用来为这种生活作辩解的托辞都抛得精光，使它变为纯粹的丑恶，不讲任何感情，甚至没有一点虚情假意呢？我本来不难有一些为上流社会所欣赏的外遇。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律师，怎么可能不经受某些撩拨呢？许多少妇愿意打动的不止是我这个事业家，还是我这个人……但是我对女性失去了信心，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已没有信心能博得她们当中任何一个的欢心。我一眼就识破这些女人的用意，觉察她们共同的计谋，看穿她们对我的引诱。想到她们都在设法谋取一个牢靠的社会地位，这种先入之见使我的心全凉了。我痛苦地确信自己不为女人所爱，作为一个多疑的有钱人，我还担心上当受骗，生怕被别人利用。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至于你，我早已付给你"津贴费"；你太了解我的为人，不会期待从我这里得到比规定的数额多一个子儿的钱。这是笔相当大的整数，你从未超支过。你这一边我没有感到任何威胁。然而别的女子就难说了！我是这样的傻瓜，以为世界上一方面存在着无私而多情的女人，另一方面

又存在着不择手段追求金钱的女人。似乎在大部分女子身上，一往情深和需要得到男子的赡养、保护、宠爱是不能并行不悖的！活到六十八岁，我才清晰地看到，我之所以拒绝一切艳遇，并非出于什么美德，而是出于猜疑和吝啬。这种观察问题的清醒程度，有时使我惊叫起来。我同几个女人之间的暧昧关系突然结束，也许是我疑神疑鬼，曲解了对方无可指摘的要求，也许是我那些你最了解不过的怪癖使我变得可憎：往往为几个小费同饭店的侍者或马车夫斤斤计较。我喜欢事先知道我应付的代价。我喜欢一切都明码标价；我敢于承认这样可耻的事吗？我乐意寻花问柳，就是为了按价付款。但在我这样的男人身上，爱情的渴望与寻欢作乐之间能有什么关联呢？对爱情的渴望，我不再幻想有朝一日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渴望刚一萌生就被我克制下去了。每当我们处在激情的边缘，对沉溺其中或恢复冷静尚可作出自由抉择的时刻，每当意志在爱情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刻，我总是变成善于摧残一切感情的大师。我去做最简便的事——按议定的价格可以做到的事。我最恨别人欺骗我，但该付的钱，我都付清。你们指责我吝啬；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容许自己赊账，一切买卖我都用现金结算。我的供货人都了解这一点，对我赞扬备至。哪怕是欠一丁点儿钱的念头，我也忍受不了。正因为这样，我所理解的"爱情"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多么令人恶心！

不对，我过分挖苦自己了；我在给自己脸上抹黑：我爱过女人，可能也被女人爱过……这发生在一九〇九年，我的青春行将消逝的时候。何必对这次艳遇秘而不宣呢？你已经知道了；你逼我立即作出抉择的那天，没有忘记提起它。

我在预审中救了那个矮小的小学女教员（她被指控犯有杀

害婴儿罪)。起初，她出于感激而委身于我；但是后来……对，对，就在那一年我尝到了爱情的滋味；是我的贪得无厌使我丧失了已得的一切。我使她陷入难堪的、几乎是悲惨的境地，这还不够，她必须随时听候我吩咐，不与任何人见面，以便我能在我极少的业余时间内占有她，丢下她，再找到她。她成了我的玩物。我的支配、使用、滥用的癖好从物扩展到了人。看来我需要一些奴隶。只有这一回，我相信找到了这种符合我的要求的牺牲品。我监视着她，连她的眼神都不放过……哦，我忘了曾答应不跟你谈这些事情的。后来她再也受不了，跑到巴黎去啦。

你经常对我叨唠："要是你仅仅跟我们合不来，那还好办，但大家都怕你，躲着你，路易，这你看得很清楚！"不错，我看得出来……在法院，我始终是孤独的。他们迟迟不把我选入律师公会理事会。既然他们宁要傻子不要我，那我宁愿不当首席律师。其实，我又何尝垂涎这个职位？一旦做了首席律师就必须讲究派头，接待宾客。这种显要地位花费很大，得不偿失。至于你，为孩子们的前途，你希望我谋求这个职位。你从来不为我本人着想："为了孩子们，你干吧！"

我们婚后的下一年，你父亲初次犯病，瑟农邸宅的大门对我们关闭了。你很快选定卡累兹。你真正看中我的只不过是我老家的庄园。你在我的土地里扎了根，而我们的根须却没能相连在一起。你的孩子们在这幢房子里，在这座花园里度过了他们所有的假期。我们的小玛丽就病死在这里；她的死远没有使你产生恐惧之感，你反而赋予她临终受苦的房间一种神圣的性质。就是在这幢房屋里，你生下你的一群儿女，护理他们的病，守在摇篮边彻夜不眠，与保姆和女教员争执。就是在这几株苹果树

之间拉着的绳子上，晾着玛丽的小连衣裙，那些洗好的洁白的衣衫。就是在这个客厅里，阿都因神甫把孩子们召集在钢琴周围，教他们合唱歌曲。为了不让我生气，他们唱的不总是感恩歌。

夏天的傍晚，我在屋前一边抽烟一边倾听孩子们用清脆的嗓音，唱吕利① 的歌曲："啊！但愿这些树林，这些悬岩，这些泉水……"如此宁静的幸福，我自知被排除在外；那洁净的如梦之境，对我是个禁区。恬静的爱，舒缓的声浪在离我这块悬岩几步远的地方逐渐消失。

我走进客厅，歌声立即停止。我一走近，所有的谈话顿时中断。热纳维埃芙拿起一本书走开。只有玛丽一个人不怕我；我叫她名字，她应声跑来。我强行将她抱住，她也乐意偎依在我的怀里。我听见她那小鸟般的心在扑扑地跳动。我刚一松手，她就飞也似的向花园里奔去……哦，玛丽！

我不望弥撒，又在受难节吃牛排很早就引起孩子们的不安。但在他们面前，我俩之间的争吵难得激烈地爆发。每一爆发，常常是我败北。每次失败之后，一场隐蔽的战争就继续进行。卡累兹成了战场，因为住在城里时我从不回家。然而法院休庭与学校放假恰好同时，八、九两个月我们全家都聚集在这里。

我想起那一天我俩面对面交锋的情景（起因是我在热纳维埃芙背诵《圣史》时当她面说了一句笑话）：我要求恢复维护我的子女们思想意识的权利，而你却用你有保护他们灵魂的责任来和我对抗。以前第一次较量时我曾败退，同意把于倍尔托付给

① 吕利(1632—1687)，法国作曲家，原籍是意大利，一六六一年获准加入法国国籍，为法国歌剧创始人。

耶稣会神甫，把两个女孩交托给圣心会修女。丰都台日家的宗教传统在我心目中一直保持着威望，我屈服了。但我渴望着报复；因此，对我来说，那天最重要的是发现了唯一能使你怒不可遏的问题，发现了使你不得不放弃漠然态度而对我加以注意的问题，哪怕这种注意表现为仇恨也行。我终于找到了决斗的场所。至少，我迫使你交手了。不久前，无信仰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只空模子，我曾在这只模子中注入一个小农的屈辱——他发了财仍受到那些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学的蔑视；如今我用自己在情场上的失意和几乎无穷的怨恨把它填满了。

吃午饭时，我俩又发生了争吵（我问你上帝看见你吃橙红色的鳟鱼而不吃炖牛肉会感到什么乐趣）。你当即离席而去。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孩子们的目光。我跟到你房里去找你。你的眼中没有泪水。你用十分冷静的口气同我说话。那天我才知道你对我的生活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漫不经心。你早就扣留了一些信件，用这几封信足以获准夫妻分居。“我是为了孩子们才和你待在一起的。但要是你在这里威胁到孩子们的灵魂，那我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你。”

对，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我，抛弃我这个人和我的钱财。尽管你也私心很重，但为了使子女们心目中的信条不受到损害，要他们遵守全部的习俗、礼仪——保持这种狂热的信仰，你可以不惜任何牺牲。

当时我还没有掌握玛丽死后你写给我的那封辱骂信，因而你占了上风。何况我俩之间一打官司，就会严重危及我的社会地位：那个时期，省、社会对这类问题决不含糊。已经有风声说我是个共济会会员；我由于自己的思想观点被摒弃于社交圈

外；要是没有你娘家的声望，这些观点就会使我遭受莫大的损失。尤其是……一旦分居，就不得不将你嫁资中的苏伊士股票全部退还。可我已习惯于把这些有价证券看成我自己的财产。一想到必须放弃这些股票（你父亲赠给我们的年金尚未计算在内……），我就心烦意乱。

我赶快让步，同意你的一切要求，但我决定利用我的业余时间努力赢得孩子们的心。我在一八九六年八月初下定这个决心；在我脑子里，那几个酷热的夏天里发生的令人不快的事情已在时间上混淆起来，总之我向你提起的这些往事大约都是在五年(1895—1900年)内发生的。

那时我不相信重新掌握这些小孩子会有什么困难。我所指望的是我作为一家之主的权威和我的才智。我以为把一个十岁的小男孩和两个小姑娘吸引到我身边来，这还不易如反掌？记得那一天，我向孩子们提议跟爸爸一起去散步时，他们显示出既惊愕又不安的神情。你坐在院子里那株银白色的椴树下；他们用目光征询你的意见。

"哦，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不必征得我的允许。"

我们动身了。该怎样对孩子们讲话呢？我是这样一种人，一向习惯于对抗检察机关，习惯于替民事原告打官司时顶住对方的辩护人，同全场的反对者相抗衡，在刑事法庭上使庭长感到畏惧，然而我却害怕对付孩子、下层民众，甚至那些养育我的农民。在他们面前，我惊慌失措，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孩子们对我很亲切，但也有所戒备。你早就抢先占有了这三颗幼小的心灵，看守得严严的。未经你的允许不可能接近他们的内心世界。虽然你用心良苦，不在他们面前贬抑我，可你却

不加掩饰地对他们说，应该为“可怜的爸爸”多多祷告。无论我做什么，我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地位是固定的：我是可怜的爸爸，应该为他多多祷告，争取他早日皈依。一切我可能讲过或影射过的涉及宗教的话，都加强了他们对我的天真的成见。

他们生活在一个美妙的世界里，不时虔诚地庆祝一些节日。你只要和他们谈谈他们刚刚参加或准备参加的初领圣体仪式①，就可以赢得他们的全部身心。夜晚，他们在卡累兹房前台阶上唱歌时，并不常唱我爱听的吕利的曲子，而总是唱些感恩歌。我从远处依稀看见你们聚在一起，每当月色皎洁的时候，我还能辨认出三张朝天仰望的小脸。我踏在砂砾地上走近的脚步声往往打断你们的歌声。

每个星期天早上，我都被全家匆匆出发去望弥撒的喧嚷声吵醒。你老是担心错过望弥撒的时刻。马儿在喷鼻息。有人呼喊落在后面的女厨师。一个孩子忘了带祈祷书。有副尖嗓子在大声打听：“今儿是圣灵降临节②之后第几个星期天？”

孩子们一回家就来拥抱我，发现我还在床上躺着。小玛丽想必为我念诵了她所学会的全部祈祷文，关切地注视着我。不用说，她希望看到我的精神状态有哪怕极其微小的改善。

只有她不使我气恼。她的哥哥姐姐早已皈依你所信奉的宗教，同时并未放弃有产者追求安逸的本能，这种本能后来使他们偏离一切见义勇为的美德和基督教崇高的狂热。相反，小玛丽

① 天主教“圣事”之一。该教认为经过祝圣的饼实质上已变成耶稣基督的身体，做弥撒时让信徒轮流领“圣体”。据《福音书》载，这种仪式系耶稣受难前夕同使徒共进晚餐时建立。

② 天主教会规定每年复活节后第五十日为圣灵降临节。

却有一种感人肺腑的虔诚，一股对仆人、对佃农、对穷人的出自内心的热忱。人们这样谈论她："她会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贡献出来；钱财在她手中保不住。这当然好，但还得多加管教……"又说："谁也不拂她的心意，连她父亲都顺着她。"晚上，她常常主动跑来坐在我的膝上。有一回，她靠着我的肩膀睡着了。她的环形鬈发使我的面颊发痒。我因不敢动弹而感到难受，很想抽支烟。可我坚持一动不动。九点钟，她的保姆来找她时，我才将她一直抱回她的卧室里；你们都惊讶地盯着我，好像我是一头正舐着小殉教者双脚的猛兽。过不几天以后，八月十四日早上，玛丽对我说（你了解孩子们的把戏）：

"我要求你做件事，答应我吧……你先答应了，我才告诉你……"

她提醒我，你将在第二天十一点钟的弥撒仪式上唱圣歌，又说要是我也去听你唱，那就再好不过了。

"你答应了，你答应了！"她一边重复叫着一边吻我。"说到做到！"

我回吻她，她以为这是我向她表示允诺。全家人都知道了。我感到每个人都在注意我。先生从来不进教堂大门，明天要去望弥撒啦！这可是一桩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

那天晚上，我在餐桌旁坐下来，一股怒气再也掩饰不住。于倍尔问你一个有关德雷福斯[①]的问题，什么内容我已想不起来，

---

① 德雷福斯（1859—1935），犹太血统的法国军官，一八九四年被法国军事当局指控把国防机密出卖给德国，判处终身监禁。不久事实证明为诬告后，当局却坚拒重审，导致民主力量（德雷福斯派）与反动势力（反德雷福斯派）之间的尖锐政治斗争。一八九九年，法国政府被迫重审此案，一九〇六年宣告德雷福斯无罪，恢复军职。

只记得我狂怒地反驳你对他的答复。然后我离开餐桌，再不露面。我收拾好了旅行箱．八月十五日一大早，搭乘六点钟的火车，到沉闷的波尔多凄凉地度过可怕的一天。

这次出走之后，你们还能在卡累兹再见到我，这确是怪事。为什么我总是跟你们一起度假而不出外旅游呢？我尽可以杜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我是不愿两头开支。不预先熄灭炉灶并锁上房门就花大量的钱出去旅游，这在我是绝不可能设想的事。明知道在我身后照样有笔家庭开销，我在旅途中也不会感到任何乐趣。所以我终于回家吃大锅饭。既然在卡累兹已为我备下一份饭菜，我何必到别处去进食呢？这种节俭精神是母亲传给我的，我把它视为一种美德。

于是我回家了，然而心怀怨恨，连玛丽也没法平息。我开始用一种新战术来对付你。不再正面抨击你的宗教信仰，而是竭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使你和自己的信仰陷于矛盾。我可怜的伊莎，不管你是多么虔诚的基督徒，你也得承认我占了上风。慈善原是爱的同义词，即使你曾经明白这个道理，那也早已忘了。你把对贫苦人应该承担的某些义务也都纳入慈善的名下，为了自己的来世而兢兢业业地尽责任。我承认，你在这方面变化不小：如今，你护理女性癌症患者，这没得说的！但是，那时候，贫苦人——你的那些贫苦人——一旦受到周济，你就更加心安理得地向依附你生活的人们索取应得的权益。你对待家庭主妇的职责是决不马虎的，这种职责就是花尽可能少的钱而获得最大的劳务效益。那个每天清早推着菜车沿街叫卖的穷老太婆，如果她向你伸手乞讨，你会慷慨解囊施舍，可她每次把生菜卖给你时，你不从她的薄利中克扣几个小钱就似乎有损你的面子似的。

佣人和帮工为增加工资而怯声怯气地提出的要求，先是引起你的惊愕，接着你就大发雷霆，盛怒转化成你的力量，保证你永远获胜。你有一种天资，能向这些人论证他们什么都不需要。你泛泛地列举好处，顿时使他们的收益翻了几番："你们有住所，有一大桶酒，能对半分享用我的土豆喂养的一头猪，还有一片园子可以收获蔬菜。"这些可怜虫十分惊异，没想到自己竟然如此富裕。你断言，你的侍女能把你每月付给她的四十法郎工资全部存入储蓄银行："我把所有的旧连衣裙、衬裙和鞋子都给了她，钱对她又有什么用？还不是拿来给她家里人买礼物……"

何况，他们病了，你还悉心护理他们，从来不将他们抛弃不管；我也承认，一般来说，你总是受到他们的尊敬，甚至通常赢得他们的爱戴，这些人对软弱的东家是瞧不起的。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你一贯宣扬你那个阶层和你所属的那个时代的观点。可你从来不承认《福音书》是谴责这些观点的。"哟，"我说，"我还以为基督讲过……"你随即住口，狼狈不堪，由于孩子们在场而极为恼火。最后你总是上当，结结巴巴地申辩："不应该按照字面意义去理解……"对此我轻而易举就可取胜，我向你列举大量范例，证明圣洁恰恰在于要按照字面意义对《福音书》的训诲照办不误。如果你该当倒霉，声明自己不是圣人，我就向你引用这句训言："要像上帝那样使自己成为十全十美。"

承认吧，我可怜的伊莎，承认我用自己的方式对你大有教益，今天你能照料癌症病人，他们也应该部分地感谢我！那时候，你对孩子们的母爱占据了你整个身心；子女耗尽你内心蕴藏的仁慈和牺牲精神。他们挡住你的视线，使你看不见别人。他们不仅把你从我身边引开，而且使你脱离世上其余一切。甚至对上帝，你除了祈求保佑子女的健康和前途之外，也再说不出什

么。正是在这方面，我碰到有利的取胜机会。我问你，从基督教徒的观点看，是否应当祝愿孩子们遭受一切苦难、贫穷、疾病的磨练。你当即打断我的话："我再不回答你了，你尽说些你不懂的事……"

然而对你不幸的是，这儿还有孩子们的家庭教师，一个二十三岁的神学院学生阿都因神甫。我冷酷无情地要他表态，弄得他很尴尬，因为我只在确信自己有理时才让他介入；在这种争辩中，他不可能不把他的思想和盘托出。随着德雷福斯案件的发展，我找到无数的话题，调唆这个可怜的神甫反驳你。"为了一个无耻的犹太人而不惜让军队解体……"你说。仅听到这句话，我就假装怒不可遏，直到迫使阿都因神甫承认，即使为了拯救祖国，一个基督教徒也不能赞同对一个无辜者的判处，这时我才平静下来。

况且，我也不试图说服你们——你和孩子们，你们只通过一些正统报纸上的歪曲报道来了解这个案件。你们紧紧抱成一团，不可分割。即使看来我的理由充足，你们也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由于我不断狡辩的结果。你们后来竟至于在我面前保持缄默。我一走近，你们的讨论就戛然而止，直到今天还依然如此。但有时你们不知道我躲在灌木丛后边，我突然跳出来，你们来不及撤退，只好被迫接受挑战。

"他是个年轻的圣徒，"你谈到阿都因神甫时这样说，"然而是个不信世上有恶的名副其实的孩子。我丈夫捉弄他，就像猫捉弄小老鼠似的；所以我丈夫尽管憎恶教士，却能容忍他。"

其实，我最初赞成聘一个教士当家庭教师，是因为没有任何平民教员肯答应上整整一个假期的课而只收一百五十法郎的薄薪。头几天，我把这个穿黑袍、近视眼、畏畏缩缩的高个子青年

看成是个微不足道的人；我压根儿不予以注意，就当他是件家具一样。他教孩子们做功课，领他们散步，吃得很少，默默不语。刚咽下最后一口饭，他就上楼回自己卧室去了。有时候，屋里没有人，他便坐下来弹钢琴。我对音乐一窍不通，但是正像你说的那样："他使人高兴。"

有件事大概你还没有忘记，可你决不会想到它在阿都因神甫和我之间建立起一种隐秘的好感。有一天，孩子们示意本堂神甫来了。按照惯例，我立刻朝葡萄园方向逃避。然而你派于倍尔来找我，说本堂神甫有紧急的事要告诉我。我一边嘀咕一边回家，因为我非常怕那个小老头。他对我说，他来使良心得到安宁。他曾把阿都因神甫当作一个优秀的神学院学生推荐给我们，以为这个年轻人内定的副助祭职位是由于健康原因才被推迟的。可是他在避静① 期间刚刚听说，这次任命的延期原来是属于一种惩戒措施。阿都因神甫尽管很虔诚，却对音乐着迷；他在一个同学的带动下，为到大剧院去听一场慈善音乐会而在校外过了夜。虽然他俩换了便服，还是被人家认了出来，并受到告发。最糟的是，《泰绮丝》② 一剧的女演员乔泽特·勒布伦夫人也登台献技；看到她光着脚，披一件古希腊式长内衣，由一条银带系在双腋下（据说"就这些了，连极细的肩带都没有！"），有人气愤地"啊！"了一声。在"慈善协会"的包厢里，有位老先生大声感叹："这未免有点不像话……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呀？"这就是阿

---

① 避静，天主教内的一种宗教活动。在一定时期内，避开"俗务"，进行宗教静修。

② 泰绮丝，古希腊名妓（公元前4世纪）。法国作家法朗士根据她的生平写了小说《泰绮丝》（1890），后由马斯内改编成歌剧（1894），充满对教徒修道的怀疑。

都因神甫和他的同学看过的场面！两个罪犯中的一个立即被逐出修道院；这一个得到宽恕：他是一名优等生，但是众位长老把他的任职推迟了两年。

我们全家一致声明，说阿都因神甫完全取得我们的信任。但本堂神甫从此对这个神学院学生仍然极为冷淡，他说自己遭到了这个年轻人的欺骗。你至今记得这件事，但你始终不知的是，就在那天晚上，我在平台上抽烟时，月光下瞥见这个罪犯瘦长的身影向我移来。他笨嘴拙舌地跟我攀谈，就他未把自己可耻的事告诉我便进入我家而请求原谅。我肯定地对他说，他的卤莽行动反倒使我对他产生好感，这时他突然坚决表示反对，斥责自己的行为。他说，我无法估计他的错误的严重程度：他造的孽同时既违背教规，渎犯天职，又有伤风化。他犯了做坏表率的罪。这个罪孽他一辈子都赎不清……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他那伛偻的细长身影，在月光下被平台的栏杆截成两段。

尽管我对于他这一行的人存有戒心，面对他如此羞愧和痛苦的表情，我也无法怀疑他有任何口是心非的地方。他为对我们隐瞒了这件事而道歉，说要不然他就得依靠母亲负担两个月的生活费用，他母亲是个贫苦的寡妇，在利布恩① 打零工。当我回答他，据我看来，他没有必要把一件涉及神学院风纪的事非告诉我们不可时，他抓起我的手，对我说了一些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的异乎寻常的话，使我感到不胜惊讶：

“您真是好心肠。”

你熟悉我的笑声，甚至在我俩共同生活的初期，这种笑也会惹你恼火，——我的笑声极其缺乏感染力，还在我的青年时代，

---

① 利布恩市位于法国纪龙德省，在波尔多东面。

就能使我周围的一切欢乐场面大杀风景。那天夜晚，我在这个高尚而遭贬斥的神学院学生面前笑岔了气。后来，我终于能说话了：

“神甫先生，您不知道自己讲的话有多可笑。去问问那些认识我的人，我是不是心肠好。去向我的家属、我的同行打听：恶毒才是我做人的准则。”

他尴尬地回答，真正的坏人是不会说自己恶毒的。

“我不信您能在我的生活中找出一件您所谓的好心肠的行为来。”我补充说。

他向我引用了一句基督的话，间接提及我所从事的职业：“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①

“那是因为我有利可图，神甫先生。我出于职业的利益行事。前不久，为了使我的名字能在适当时候悄悄传入刑事被告的耳内，我还向狱吏行贿呢……所以，你明白了吧！”

我已记不起他的反应了。我们在那些椴树下散步。如果我对你说，我在这个身穿教袍的青年陪伴下感到几分愉快，你准会惊奇不已！可这是实话。

有时我在日出时起床，下楼去呼吸黎明时分清冽的空气。我看见阿都因神甫出发去做弥撒，迈着急匆匆的步子，那么全神贯注，往往从我身边几米远的地方走过却没有发现我。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对你大肆讽刺挖苦，拚命使你跟你自己的宗教信念发生冲突……尽管如此，我还不是心安理得的：每次我当场抓住你吝啬或冷酷的毛病时，我都装作相信基督的精神在你们中间已不复存在，然而我并不是不晓得就在我的家里，有一个人正按

① 引自《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六节。

照这种精神生活着，只是不为众人所知罢了。

八

可是在一种情况下，我不必费劲就觉得你是可憎的。一八九六或一八九七年，你大概记得确切的日期，我们的姐夫菲力波男爵死了。你姐姐玛丽内特早晨醒来跟他说话，他没答理。她打开百叶窗，看见老人两眼翻白，下巴松垂，她竟没有马上明白自己已和一具尸体共床睡了好几个小时。

我不信你们中间会有人对这个混蛋的遗嘱感到可憎：他留给妻子一大笔财产 条件是她不能再嫁。否则，绝大部分遗产就得归他的侄子们所有。

“必须好好关心她，”你母亲再三说，“幸亏我们是个彼此照应的家庭。不应当让这孩子孤苦伶仃度日子。”

那时玛丽内特大约三十岁，但你回想一下她那少女般的面容。她曾顺从地任凭父母做主，嫁给一个老头子，不加反抗地忍受了。你们都认定她该不难遵守守寡的义务。你们忽视了这种解放引起的震撼，忽视了这种从隧道中突然出来，重见天日的感受。

不，伊莎，别怕我会在这件事情上得理不让人。希望这几百万遗产留在家中，让我们的子女将来也能受益，这种意愿本是人之常情。这十年来玛丽内特服侍了一个年老的丈夫，你们认为她不该丢掉用这个代价换来的好处。你们像好心的亲戚那样行事。在你们看来，守寡是理所当然的。你还记得不久前自己也曾是个少妇吗？不，那一章早已结束；你做了母亲，其他一概不再存在，无论对你或对别人都是这样。你们这家人从来不以想象力著称；在这方面，你们是既不会替牲口，也不会替别人设身处

地着想的。

我们商定，请玛丽内特到卡累兹来过她守寡后的第一个夏天。她欣然接受了，并非由于你俩关系多么密切，而是由于她喜爱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小玛丽。至于我呢，我对玛丽内特几乎不了解，可一开始她的风韵给我深刻的印象；她比你大一岁，反而显得比你小得多。你怀过几个孩子，腰身变得粗胖；她离开那个老头的卧床，体态却完美无缺。她的面容犹存稚气。按照当时时髦的发型，她梳着一个高高的发髻；金黄色的鬈发蓬松地披在颈背上（这种绝妙的景象今天已被忘却：披着松软鬈发的颈背）。她那双眼睛太圆了一点，仿佛永远在表示惊讶。我出于好玩，曾用两只手抱住她的“蜂腰”；可她那充分发育的胸部和臀部今天看来却近乎畸形：那时的妇女酷似人工促长提前开放的花朵。

玛丽内特那样快活，我觉得惊奇。她把孩子们逗得十分开心，在顶楼上组织他们玩捉迷藏游戏，又教他们扮演舞台造型。你说：“她太轻浮了点儿，不了解自己的身分。”

同意她除星期天以外平时可穿白色连衣裙，这已是太迁就了；但她不戴面纱去望弥撒，大衣上不镶黑纱边，你认为是不合礼仪的。在你看来，炎热不成其为这样做的一种理由。

她跟丈夫在一起时唯一的消遣是骑马。菲力波男爵是马术比赛的好手，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几乎从未中止过每天早上的骑马散步。玛丽内特已把她的骒马带到卡累兹来，由于没有人能伴随她，她便独自骑马，这在你看来是加倍的丢人露丑：一个守寡才三个月的孀妇是不该作任何体育运动的，而没有人监护单独骑马闲逛，这就更加逾礼了。

你一再唠叨：“我要把我们全家人对这件事的看法告诉她。”

你对她说了，但她仍然一意孤行。最后她懒得继续对抗，就要求我陪伴她。她负责给我提供一匹非常温驯的马(所需的一切费用自然都归她承担)。

因为要骑行两公里才能到达最近的松林，也为了避免蝇群骚扰，我们一清早就出发。两匹马在大门口的石阶前等着我们。玛丽内特向你那间窗户紧闭的卧室伸伸舌头，把一朵沾满露水的玫瑰花别在她骑马时穿的长裙上。她说："这种花是根本不允许寡妇佩戴的。"第一遍弥撒的钟声急促地敲响。阿都因神甫腼腆地向我们致意后，隐没在飘浮于葡萄园地面上的晨雾里。

抵达松林之前，我们一直闲聊着。我发现自己在大姨子眼里享有某种威望，——这远不是由于我在法院所处的地位，而是由于我在家中挺身捍卫的异端思想。你的信念同她丈夫的太相象了。对一个女人来说，一切宗教信仰和思想观点总呈现某个人的容貌，——不是可敬，便是可憎。

能不能在这个小叛逆者的心目中促进她对我的敬意，全看我自己了。然而问题就在这里！只要她生你们的气，我就不难跟上她的论调，但她对再嫁便会失去几百万钱财这一点所表示的蔑视，我却无法苟同。本来随声附和她，扮演高尚的心胸，这样做对我可能有利；可她把丧失这笔遗产看成无所谓时，我就作不了假，连装做同意她的观点都办不到。现在应当统统说出来吗？当时我无法排除这样一种假设，即她死后可以使我们成为她的财产继承人(我并未想到子女，只是想到我自己)。

我虽说事先作了准备，一再演习该说的话，到时候还是不由自主："七百万！玛丽内特，您没有仔细想过吧，谁也不肯放弃七百万的。世上没有一个男子值得您牺牲这笔财产，哪怕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由于她坚持要把幸福置于一切之上，我就向她断

言说，任何人牺牲了这一大笔钱财之后，都不可能幸福的。

"啊！"她叫了起来，"亏您还憎恶他们，您明明跟他们是一路货。"

她驱马疾驰而去，我远远跟随着她。我被她看穿了，完蛋了。这种爱钱如命的癖好，使我坐失多少良机！玛丽内特本来可以成为我的一个妹妹，一个女友……我为之牺牲了一切的东西，你们要我献给你们？不行，绝对不行。我的钱叫我付出的代价太昂贵了，我在最后咽气之前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们。

然而，你们并不放松。星期天我不得不接受于倍尔老婆的探望，我在寻思她是由你们派遣来的还是主动来的。这个可怜的奥琳普！（于吗菲利给她起了奥琳普这个外号？我们把她的真名反而给忘了……）我宁可相信她没有跟你们提起过她这番活动。你们没有接纳她，她算不上家里人。这个女人不懂"氏族"的律法，凡是跟她不直接有关的事，凡是她那小天地以外的事，她都漠不关心；她不知道我是敌人。这不是出于她的宽厚或天生的同情心：她从来不想到别人，哪怕是为了恨他们。人家在她面前提起我的名字时，奥琳普总是辩白说："他对我倒一向很随和的。"她不感到我态度粗暴。有时我出于和你们作对的心情维护她，对抗你们所有的人，她就以为我对她有好感。

通过她含糊其辞的谈话，我听得出于倍尔已及时悬崖勒马，但为了挽救他经纪人的职位，他个人的财产以及妻子的陪嫁已全部抵押出去。"他说他肯定能把钱再赚回来的，可他需要一笔垫款……他管这笔垫款叫做生前赠与……"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可又假装对她的要求压根儿不理解。此时此刻，我的神态是多么天真无邪！

但愿可怜的奥琳普知道，我在还有点青春活力时为金钱作出了什么样的牺牲！在我三十五岁那一年，我和你姐姐经常早晨并辔回家，缓步走在被阳光晒热的路上，路两旁的葡萄园已洒过硫酸铜。我总是规劝这位好奚落人的少妇不要丢弃几百万遗产。我念念不忘受到威胁的这几百万钱财，难得不去想时，她便取笑我，那神态既友善又带着轻蔑。我想辩解，却越发不能自拔：

"玛丽内特，我是为您的利益着想才一再劝您的。您以为我是一个念念不忘子女前途的人吗？只有伊莎，她才不愿您的财产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消失。可是我……"

她笑着，略微咬咬牙，悄声对我说：

"确实，您是个相当可怕的人。"

我分辩说，我一心只盼她幸福。她反感地搔搔头。实际上，虽然她没有承认，她所向往的与其说是婚姻，倒不如说是想满足母性的愿望。

尽管她蔑视我，但每当吃罢午饭，家里人分散躺在皮沙发或草垫椅上打瞌睡，我不顾酷暑而走出阴凉的屋子时，每当我把落地窗上实心的遮板打开一点，钻到火热的蓝天下时，我不用回头便知道她也会跟来的；我听见她踩在砂砾地上的脚步声。她走得很费劲，高跟鞋在坚硬的地面上歪来扭去。我们凭倚着平台的栏杆。她让赤裸的手臂贴在灼热的石头上，尽可能坚持得久一些，借此消遣。

我们脚下的平原暴晒在阳光下，就像在月光下沉睡时一样的岑寂。旷野在地平线处构成一张黑魆魆的大弓，上面压着金属般沉重的天空。四点钟以前不会有任何人或家畜出来。仅有一些苍蝇在原地振颤翅膀，与平原上那缕唯一的、未受任何气流干扰的青烟一样纹丝不动。

我知道这个伫立在旁边的女人不可能爱我，我身上没有一处不使她憎恶。然而只有我俩居住在这个偏僻的庄园里，周围一切昏昏欲睡。这个痛苦的少妇受到一家人严密监视，好像葵花转向太阳似的不知不觉在寻觅我的目光。可是，只要我说一句暧昧的话，除了嘲弄之外我不可能得到别的答复。我很清楚，哪怕我最羞怯的动作都会遭到她反感的拒绝。于是我们就这样待着，彼此挨得很近。身旁那片辽阔的、热气腾腾的葡萄园里、未来酿酒用的葡萄正在沉睡的青蓝色叶丛中发酵。

而你呢，伊莎，你对我们清晨结伴外出和午后别人打盹时的会面作何感想？我了解你的想法，因为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了。是的，透过客厅关着的百叶窗，我听见你对你的母亲（她到卡累兹来暂住大概是为了加强对玛丽内特的监视）说道：

“从思想观点看，他给她不良的影响……但除此之外，他缠住她，倒也没什么坏处。”

你母亲回答说：“不错，缠住她；这样做很要紧。”

你们为我缠住玛丽内特而感到高兴：“然而法院恢复开庭时，”你们一再说，“必须另找别的办法。”伊莎，不管我如何引起你的蔑视，我听见这样的议论更加瞧不起你。大概你不认为其中会隐藏任何危险。女人不会想到她们自己不再感觉到的事情。

午饭后，在这片平原的边缘，确实也不会出什么事；因为即使周围渺无人迹，我们仍像在前台亮相似的。只要有个农民不贪午睡，他就会看到这一男一女面对灼热的大地并肩站着，宛如两株椴树似的静止不动，而他们做任何动作都不可能不彼此触及。

我们夜间的散步也同样是规矩的。记得八月的一个夜晚，吃晚饭时由于德雷福斯案件引起激烈争论。玛丽内特和我代表主张重审此案的一派，她引逗阿都因神甫，迫使他表态的本事已胜过我了。由于你激动地谈到德吕蒙①的一篇文章，玛丽内特便像上教理课似的，用她稚气的嗓音问道：

"神甫先生，仇视犹太人是允许的吗？"

那天晚上，使我们大为高兴的是，阿都因神甫没有含糊地敷衍塞责。他谈到选民②的伟大，谈到他们作为耶稣见证人的可敬作用，谈到预言中他们的皈依是世界末日的预兆。由于于倍尔争辩说应当憎恨所有杀害耶稣基督的刽子手，神甫回答，我们每个人只有权憎恨杀害基督的唯一刽子手："那就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

你感到困惑，反驳说按照这种美妙的理论，只好把法兰西拱手送给外国。幸而对于神甫来说，你终于提起贞德③，这位爱国少女使你们言归于好。台阶上有个孩子在大声赞叹：

"哦！多美的月光！"

我向平台走去，知道玛丽内特一定会跟来。果然，我听见她气喘吁吁的声音："等等我……"她脖子上披着一条"蟒蛇"式长围巾。

一轮明月从东方冉冉升起。少妇观赏着千金榆投在草地上的细长斜影。门户紧闭的农舍沐浴着月光。有些狗在吠叫。她

① 爱德华·德吕蒙（1844—1917），法国政界人物，天主教记者，创办反犹太主义的《自由论坛》报（1892），反对重审德雷福斯案。

② 《旧约圣经》称以色列民族为上帝之"选民"。

③ 贞德（约1412—1431），一译冉·达克。百年战争时期法国女民族英雄，曾大败英军，后因封建主出卖而被俘。教会法庭秉承英人意旨，诬为"女巫"，判处火刑。一四三一年牺牲。

问我是不是月亮照得树木静止不动的。她对我说，在这样的夜晚，一切都引起孤独者的苦恼。“唉，这一切都是空虚的！”她感叹说。此时此刻，有多少情人耳鬓厮磨！彼此多么情投意合！我清楚地看到她的睫毛梢上挂着泪珠。在这万籁俱寂的世界里，只有她的呼吸透出一丝生机。她总是有些气喘……玛丽内特死于一九〇〇年，那天夜晚你留下了什么？埋葬已三十年的一具尸体还能剩下什么？我记得你夜间身上的芳香。要相信肉体的复活，也许先得克制肉欲。纵欲过度的人甚至不能想象肉体还会复活，这便是他们受到的惩罚。

我像对待一个不幸的孩子那样拉住她的手；她也像孩子似的把头靠在我肩上。我接受她的依偎是因为我正好在那儿，就像泥地接住从树上掉下来的一只熟透的桃子一样。人类中的大多数并不比树木更多彼此挑选的机会；树木并排生长，它们的枝丫各自伸展，便相互交错起来。

然而那会儿，伊莎，我的卑劣就在于想起了你，在于设想了报复的可能性：利用玛丽内特来让你痛苦。尽管那念头在我脑海里仅仅一闪而过，但我确实有过这个罪恶的计划。我俩避开月光区，往山梅花和石榴树的小树林迟疑不决地走了几步。这时命运注定我听到葡萄园小路上的脚步声——每天清晨阿都因神甫都要经过这条小路去做弥撒。大概就是他……我想起有天晚上他对我说过的那句话：“您真是好心肠……”啊，万一他这会儿看透我的心思怎么办！救了我的，可能就是我为此感到的羞愧。

我把玛丽内特领回到月光下，让她在一张长凳上坐下。我

用手绢擦干她的眼泪。我对她说了几句哄孩子的话，就像小玛丽在椴树夹道上摔倒，我将她扶起后会对她说的话一样。我假装没有发现她的信赖和泪水中可能包含的暧昧之情。

九

下一天早上，她没有骑马。我动身到波尔多去（虽说是法院的休庭期，我仍每周去那儿两天，以免中断我的咨询业务）。

当我乘火车返回卡累兹时，南行快车正停在站上，车厢上写明开往比亚里茨[1]。我瞥见车窗后边坐着玛丽内特，不由大吃一惊。她穿着一套灰色女服，没有戴面纱。我记起有个女友长期以来催她到圣让-德吕兹[2]去相会。她在翻阅一份画报，没看见我向她打招呼。晚上，我讲给你听时，你掉以轻心，以为这只是一次短期的出走。你说在我动身后不久，玛丽内特就接到她女友发来的一封电报。你对我毫不知情似乎感到惊讶。也许你曾怀疑我们是到波尔多去幽会的。何况，小玛丽正躺着发高烧；她接连几天拉肚子使你心慌意乱。替你说句公道话，只要有个孩子生病，你就什么都置之度外了。

以后的事我想一笔带过。过了三十几年，我不作巨大的努力就无法凝神回想这些往事。我知道你指责我什么。你竟敢当面诬蔑我那时不愿请医生诊病。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派人把阿诺赞教授请来，他会确诊这种症状不是所谓的流行性感冒，而是斑疹伤寒。可是你回想一下，你只问过我一次："咱们去请阿诺

① 比亚里茨，法国东南部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濒海城市。

② 圣让-德吕兹，与比亚里茨同为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濒海城市。

赞来怎么样?”我答复你:“奥布鲁大夫担保说，他在村里医治二十几个病例，都是同样的流感……”你没有坚持你的意见。如今你硬说第二天又曾求我打电报给阿诺赞。倘若你真这样做过，我应该记得的。确实，我日夜反复回忆这些往事，却总是想不起来。就算我小气吧……但事关玛丽的健康，我还不至于这样斤斤计较。尤其是阿诺赞教授一向出于对上帝和人类的爱而行医，这就越发不大可能了:我之所以没有请他来诊治，那是因为我们当时确信玛丽仅仅患了普通的感冒，“影响到肠胃”。那个奥布鲁为了使玛丽的身体不再衰弱下去，就让她吃东西。是他断送了玛丽的性命，而不是我。不，我俩的意见是一致的。你没坚持要派人请阿诺赞来，撒谎的女人。我对玛丽的死没有责任。指责我害了她真是岂有此理;而你却这么认定!始终这么认定!

那年的酷暑多么无情!天气奇热，知了拚命聒噪……我们弄不到冰块。在那些长得没完没了的下午，我擦着玛丽汗津津的小脸蛋，她脸上的汗水招来苍蝇。阿诺赞来得太晚了。改正玛丽的饮食时，她早已不可救药了。她一再喊着:“要爸爸!要爸爸!”的时候，很可能是在说胡话。你记得她用什么样的声调叫嚷:“天哪，我只不过是个孩子呢……”接着，她又说:“不，我还能忍受痛苦。”阿都因神甫让她喝卢尔德泉水①。在这个弥留的病体上方，我俩的头挨近了，我俩的手接触了。她断气时，你却以为我无动于衷。

你想知道我那时的内心活动吗?我觉得奇怪的是，你身为基督教徒，竟不忍离开尸体。大家求你吃东西，一再说你需要恢复

---

① 根据天主教会神奇的传说，卢尔德的泉水能治种种绝症。

体力。但除非用强力就没法把你拉出房间。你一直紧挨那张床坐着，摸索着抚摩小玛丽冷却的面颊和前额。你用嘴唇去吻她那还有生机的头发；有时你下跪，不是为了祈祷，而是为了将你的额头贴在她那双冰凉发硬的小手上。

阿都因神甫扶你起来，向你讲述那些纯洁的孩子，必须跟他们相像才能进入天国："她还活着，正瞧着你们，等着你们呢。"你摇摇头；这些话甚至未能进入你的头脑；你的信仰对你毫无帮助。你一心想着你的亲生骨肉即将被人埋葬，正在开始腐烂。至于我这个不信宗教的人，面对身故的玛丽，却感受到"遗体"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我有一种抑制不住的依依惜别之情。她不再在人世了；这不再是她了。"你们寻找玛丽？她不在这里……"①

后来，你谴责我快把她忘掉。可是我知道，当我最后一次亲吻躺在棺材内的玛丽时，我心里失去了什么。但那已不再是她了。你几乎天天去她墓地，我没有伴随你去，你为此瞧不起我。"他从没去过墓地，"你一再对别人说，"可玛丽还是他似乎唯一喜欢的亲人呢……他没有心肝。"

玛丽内特回来参加葬礼，可三天之后又走了。悲痛使你失去判断力，你看不见来自那方面的威胁正在呈现，反倒由于姐姐离去好像松了口气。两个月以后，我们获悉她跟那个文人，也就是她在比亚里茨邂逅的那个记者订婚的消息，已经来不及采取对策了。你毫不容情——似乎有一股郁积的怨气突然冲玛丽内特发作；你不肯认那个"家伙"——一个普通人，跟其他许多人没什么不同；他唯一的罪过就是剥夺了我们的子女的一份财产，可

① 套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中天使说耶稣已复活的话。

他自己并没有受益，既然遗产的绝大部分都归菲力波的侄子们继承。

可你从来就不讲理；你没有感到丝毫良心不安；比你更不公正而又心安理得的人，我还没有见过。天知道你平时忏悔些什么无足轻重的小过失！“真福八端”① 中没有一端你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你能毫不为难地拼凑一些借口逐走你所仇恨的人。关于你那位姐夫，虽然你从未见过也不了解，你却说：“她在比亚里茨上了一个骗子的当，中了一个贼胚的圈套……”

当这个薄命女子死于难产时（啊！我不愿议论你，像你谈到玛丽时对我本人那样严厉！），说你几乎没有表现出悲伤是不为过的。事实早已证明你有理；结局不可能不是这样；她咎由自取；你没什么可自责的；你已做到仁至义尽；那个不幸的女人明明知道家里的大门永远对她敞开，大家在等她回来，她只消点头示意就行了。至少你可以辩白说，你没有迁就她。坚决不妥协曾使你很难受：“但有些场合非狠心不可。”

不，我不会一个劲地谴责你。你母亲生前曾一直照顾玛丽内特的儿子，那个小吕克，我承认你在母亲故世后待他很好。你在学校放假期间负责照管他。每年冬天，你到巴柒讷② 市郊那所中学去看他一次：“你在尽你的义务，既然那个做父亲的没尽到责任……”

我从未对你讲过，一九一四年九月我在波尔多怎样认识了

---

① “真福八端”，出自《新约圣经》所记“耶稣之言”，认为有八类人将得到恩宠而享天堂“真福”，载于《马太福音》第5章。

② 巴柒讷，法国比利牛斯-大西洋省的城市。

吕克的父亲。我到银行去设法租借一口保险柜；逃难的巴黎人① 把保险柜早就租完了。最后里昂信贷银行的经理告诉我，他的一个储户返回巴黎，或许会同意把他租用的保险柜让给我。他给我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时，我发现原来就是吕克的父亲。啊！不，他不是你想象中的妖怪。在这个三十八岁的男子身上，我徒然寻找十四年前在玛丽内特的葬礼上见过一面，并谈过一次生意的那个人的身影。他变得瘦骨嶙峋，神色惊慌，被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吓得魂不附体。他跟我开诚布公地交谈。他和一个女人同居，想避免吕克跟她接触。正是为孩子的利益着想，他才把吕克交托给外祖母丰都台日的。我可怜的伊莎，倘若你和孩子们知道了那天我向这个人提出的建议，你们会气坏的！现在我可以如实告诉你。他把那口保险柜仍留在他名下，我将持有他的全权委托书。我把全部动产存入这口保险柜，外加一张证明这笔财产都属于吕克的字据。只要我还活着，他父亲便不能动用保险柜。但我死后，他就有权占有而你们却丝毫不会觉察……

显然，我将自己交托给了这个人，包括我的身家财产。一定是那时候我把你们恨极了。末了，他不愿接受。他没有胆量。他说事关名誉。

我怎么能做出这件荒唐事呢？那时节，两个孩子都快三十岁了，他们结了婚，最终投到你的一边，时时处处反对我。你们暗地里活动；我是敌人。其实你跟他们，特别是跟热纳维埃芙并不很合得来。你责怪她老把你撇在一边，什么都不征求你的意见，然而在与我作对时你们又恢复统一战线。何况，一切都私下进行，除了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就这样，在子女结婚时，爆发了几次

① 一九一四年九月，许多巴黎人因害怕德军进攻巴黎而逃离首都。

激烈的争吵。我不愿送嫁资，而只肯给一份年金。我拒绝让有关亲家了解我的财产状况。我毫不妥协，占了上风。仇恨支持着我，——是仇恨，然而也有爱，我对小吕克的爱。即便如此，那些亲家也不在乎，因为他们对我家的巨额家产深信无疑。

然而我的沉默使你们惶恐不安。你们想打听原因。热纳维埃芙有时通过亲热的表示来笼络我；这个既笨拙又可怜的孩子，我老远就能听见她穿着一双大木屐走来！我经常对她说："我死时，你们必定会为我祝福的！"我这样说不为别的，只是想看到她眼里迸发出贪婪的光，聊以自娱而已。她总是把这种妙语向你复述。全家人越发感到凶多吉少。这期间，我一直在想方设法，除了不可能隐藏的东西之外，什么也不给你们留下。我一心只想着小吕克。我甚至打算把土地抵押出去……

唉，不管怎样，有一回我仍然上了你们虚情假意的当，这事发生在玛丽死后的下一年。我病倒了。某些症状使人想起夺去我们的小女儿生命的那种病。我讨厌被人护理，对医生和药物深恶痛绝。你不断地劝说，直到我同意躺在床上，派人把阿诺赞请来。

你尽心看护我，这是不在话下的，甚至为我的病情担忧；有时你问我感觉如何，我从你的嗓音里还似乎体会到焦虑的心情。你摸我的额头，那动作就像对待病孩一样。你坚持要睡在我的卧室内。如果夜里我辗转反侧，你就起来拿水给我喝。"她还是关心我的，"我心里想，"以前谁能相信呢？……也许是由于我会挣钱吧？"可是不对，你并不为金钱而爱金钱……莫非是因为我的死会降低儿女们的社会地位？这样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然而还不是这个原因。

阿诺赞给我做过检查之后，你到大门口的石阶上找他说话，

你那副尖嗓子常常泄露你的心机："大夫，请您对大家说说清楚，玛丽是得伤寒死的。由于我两个可怜的兄弟死于肺结核，外边就有谣传，说是肺结核夺去了玛丽的生命。人心太坏，他们不肯松口。我担心这会给于倍尔和热纳维埃芙带来莫大的损害。如果我丈夫病得很重，所有这些流言就会变得煞有介事。他让我提心吊胆了好几天；我一直惦记着两个可怜的孩子。您知道，他婚前也得过肺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什么都隐瞒不住；人们就喜欢说长道短！哪怕他死于传染病，大家也不肯相信，如同他们不信玛丽是得伤寒死的一样。而我那两个可怜的孩子又得为此付出代价。我看他这样不当心身体，都快气疯了。他甚至不肯上床歇息！好像这只关系到他个人似的！他从来不为别人考虑，甚至不替自己的孩子着想……不，不，大夫，像您这样的人不会相信有他那种人存在。您跟阿都因神甫一样，不信世上有恶。"

我躺在床上独自笑了起来；你回来时问我笑什么。我以我俩之间平常用惯的那几个字答复你："不为什么。""你为什么笑？""不为什么。""你在想什么？""不想什么。"

十

我大病了一场，处在你们的控制下近一个月，现在重新拿起这个本子写下去。病魔一解除我的武装，家属的包围圈就紧缩到我的床铺四周。你们都簇拥在这儿，注意观察着我。

有一个星期日，菲利来陪伴我。天气甚热，我哼儿哈儿地敷衍他的问话，随后就昏昏沉沉睡去……这样过了多久？我说不清楚。他的声响把我吵醒。我在朦胧中看见他竖着双耳，一对狼崽似的眼睛闪闪发亮。他的手腕上，手表的上方，戴着一条金链子。他的衬衫半敞着，露出孩子般的胸膛。我再次昏昏入睡。他

的皮鞋的走动声又把我吵醒，我透过睫毛注视他。他用手摸着我的上衣，就摸在我装钱包的内口袋的地方。尽管我的心在狂跳，我还是强制自己一动不动。也许他起疑我已发觉，他又坐回原处。

我假装刚醒过来，问他我是否睡了很久。

“才几分钟，外公。”

我体验到了被一个年轻人窥伺的孤独老人的恐怖心情。我发疯了吗？我觉得这小子很有可能把我宰了。于倍尔有一天曾经承认，菲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伊莎，你瞧我多么不幸。当你谈到这些时，要想向我表示怜悯，已经为时过晚。但我们希望你会有点恻隐之心，这在我也是一种安慰。我不信你那座永恒的地狱，然而作为世上一个受罪的人，一个被摈弃的人，一个处处走错路的人，一个永远在岐途上徘徊的人，我知道活着是什么滋味；我是个不善于生活的人——不是说不解如世人们理解的那样享受人生，而是在绝对意义上违背处世之道。伊莎，我感到难受。南风吹得周围的空气热烘烘的。我口渴了，可除了盥洗间内的温水，我没有别的饮料。唉，身为百万富翁，却喝不上一杯凉水。

我之所以容忍令我毛骨悚然的菲利在我跟前，这可能是因为他叫我想起了另一个男孩，我们的外甥小吕克，他如能活到今天应该三十开外了。我从来没有否认你的美德，这个孩子给了你行善的机会。你并不爱他：这个玛丽内特的儿子一点不像丰都台日家的人，他眼珠漆黑，长得很低的头发从耳边卷向两侧太阳穴，于倍尔称之为“钩心鬈”。他在巴荣讷那所中学当寄宿生，很不用功。然而，你说这与你无关。放假期间，你负责照顾他就已够好了。

不，使他感兴趣的并不是书本。在这个没有什么可以猎取的地方，他几乎每天都有办法打到野味。每年只要有一只野兔在草丛里藏身，他总能给我们捉回来；他一只手牢牢拎着嘴角流血的野兔的双耳，走在葡萄园之间的大路上，那副兴高采烈的模样，我至今历历在目。天刚破晓，我便听见他出发了。我打开窗子，晨雾中传来他冲我叫喊的清脆嗓音："我去收投放在河里的钓鱼线。"

他经常正面瞧我，经受得住我的目光，对我并不戒惧；甚至怕我的念头他都未必有过。

每逢我外出几天之后出其不意地归来，闻到满屋子雪茄烟味，每逢我发现客厅里的地毯卷了起来，呈现出一片社交聚会突然中止后杂乱的痕迹(只要我一转身出门，热纳维埃芙和于倍尔就不顾我的明令禁止，邀来朋友，组织"突击聚会"；你也跟他们串通一气违抗我，说什么"做人应当礼尚往来……")，每逢这种情况，你们总是把吕克派到我跟前来平息我的怒气。他觉得你们对我这样害怕极为滑稽可笑："他们正旋转得起劲时，我走进客厅大叫一声：'姨父来了！是抄近路来的……'你若看见他们一哄而散的样子就好了！伊莎姨妈和热纳维埃芙赶紧把三明治送回厨房，真是乱作一团！"

世上只有这个小男孩不把我看成老妖怪。有时他去钓鱼，我就跟他一直走到河畔。这个整天又跑又跳的孩子竟能接连几个钟头垂钓，一动不动，专心致志，仿佛化作一株柳树——连手臂也像柳条似的缓慢、无声地颤悠。热纳维埃芙说得不错，他当不了"文人"。他决不会走到平台上去观赏明月。他对大自然没有感情，因为他就是大自然本身，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了。他是自然力的一种表现，是众多泉水中的一股活泉。

我经常思考这个年轻生命的种种悲剧性遭遇：他的母亲已经亡故；父亲连名字都不准在我们家里提起；自己在外地寄读，无人照料。换了我用不着经历那么多不幸，早就叫苦不迭，怨天尤人。可他总是笑嘻嘻的。大家都喜爱他。在我这个人人憎恨的老头看来，这真是不可思议！大家都喜爱他，连我也不例外。他对每个人都笑脸相迎，对我也一样，不偏不倚。

随着他逐渐长大，他的天性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纯洁，天真无邪，无忧无虑。我们的儿女都是好孩子，我但愿如此。于倍尔曾经是个模范青年，就像你说的那样。在这方面，我承认你的教育有了成果。假若吕克能长大成人，他总不至于有什么问题吧？他的纯洁好似奔流在卵石间的溪水那样清澈透明，不像是后天有意识地获得的。他的纯洁在他身上闪耀着光芒，宛如草上的露珠。我之所以这样反复描述我的印象，是因为他的纯洁在我心中引起过深刻的反响。你卖弄的那套道德原则，你那些含沙射影的话，你那副吹毛求疵的神态，你那张紧绷的嘴，这些都未能让我懂得恶的含义，可这个孩子却在我不知不觉之中教会了我；我只是过了很久才觉察到这一点。如果真像你想象的那样，人类的肋部带有原罪① 的烙印，那么任何肉眼都不可能在吕克身上发现这种痕迹：他出自造物主之手，完好无疵，尽善尽美。而我呢，在他身边不免自惭形秽。

我能说我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疼他吗？不能。因为我在他身上所爱的优点，正是我自己所不具备的。我清楚地知道于倍尔和热纳维埃芙从我身上继承了什么：他们的贪婪，他们在生活

---

① 据基督教教义，人类身上有着“原罪”的痕迹，所有人都在为违背上帝禁令的世祖亚当的堕落承担责任。

中把世俗的财富看得高于一切的观点，他们盛气凌人的恶习（热纳维埃芙对待她丈夫阿尔弗莱极为冷酷无情，这种态度就打上了我的印记）。在吕克身上，我肯定碰不见自己可憎的面目。

一年里的其他时候，我很少想到他。元旦和复活节期间，他父亲把他接走，放暑假时我们把他领回来。到了十月，他和其他候鸟一起又飞离故乡。

他虔诚吗？你谈到他时说："甚至在吕克这样的野孩子身上，也可以看出上帝的影响。他从来不错过星期天的领圣体仪式……话说回来，他的感恩祈祷敷衍了事。不过我们对别人不能要求过高。"他从来不跟我提这类事，也不作任何暗示。他说话的内容都是最具体的。有时，他从衣袋里往外掏刀子、浮子、引诱云雀的哨子，连带把他那串小黑念珠也扯了出来，掉在草地上，便眼明手快地捡起来。也许星期天上午，他显得比平时较安静一些，不那么轻松活跃，也不那么随随便便，仿佛承担了一种不为人知的负荷。

在所有把我和吕克联系在一起的因由之中，有一点可能会使你感到惊讶：在那些星期天里，我不止一次地发现，这只不再欢蹦乱跳的小鹿活脱是我们的小女儿，十二年前长眠地下的玛丽的兄弟；尽管玛丽的天性跟他很不相同，她连别人踩死一只虫子都于心不忍，她的乐事是把青苔铺在树洞里，再在上面摆一尊圣母像——你还记得吧？好啊，在玛丽内特的儿子身上，在这个你称之为野孩子的小人身上，我觉得正是我们的玛丽又复活了，或者不如说，那股曾经在她身上涌出而又随她返回地下的清泉，再一次在我跟前喷涌。

战争爆发时，吕克即将十五岁。于倍尔被动员到辅助部门

服役。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使你忧心忡忡，他却泰然自若地去接受检查。他窄小的胸部多年来一直是你的心病，如今你的希望反而寄托在这上面。单调的办公室生活以及偶尔受到的凌辱使得他很想入伍，几番奔走尚未达到目的，这时你终于把你一向竭力隐瞒的事情公开披露："他有隔代遗传的宿疾……"你不断放风说。

我可怜的伊莎，别怕我会指责你。我从来没引起过你的兴趣，你也从来没关注过我。但在那段时期，你表现得比平时尤其突出。你绝对料想不到，随着冬季战役接连发生，我的焦虑也与日俱增。吕克的父亲应征到一个部里去工作之后，不仅暑假，而且元旦和复活节我们也把这孩子接回来住。他对打仗很热心，生怕在他年满十八岁之前战争就结束了。从前他不爱打开书本，这时却如饥似渴地阅读军事专著，研究各种地图。他有计划地锻炼身体，十六岁时就已长成个成年人——一条硬汉子。无论面对伤员或死人都不会心软！我给他读一些描写战壕生活的阴森森的故事，可给他的印象却是一种可怕而豪华的体育运动，而且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参加的：必须加紧长大。哦，他多么担心赶不上趟啊！他衣袋里早已装着他那笨蛋父亲表示同意他入伍的证书。而我呢，随着一九一八年一月这个不祥的生日的来临，我心惊胆颤地监视着克列孟梭[1]老头的政治生涯，注意他的命运，就像那些囚徒的父母盼望罗伯斯比尔[2]失败，但愿这个暴

---

[1] 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总理（1906—1909，1917—1920），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出任战时内阁总理兼陆军部长，提出一切服从战争的口号。

[2] 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袖，主张实行革命恐怖统治，把大革命推向了高潮。但反对无偿平分土地，大批镇压反对派，破坏同人民群众的联盟。一七九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在热月政变中被捕，次日被处死。

君在他们的儿子受审之前就垮台一样。

吕克去苏热[1]兵营接受军事训练的时期,你给他寄去毛衣、糖果,然而我可怜的伊莎,听到你有些话我简直想把你杀了。你说:"这可怜的孩子,显然他的结局会十分悲惨……但他至少身后无人……"现在我承认,这些话里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有一天,我终于明白不能再指望战争会在吕克参战之前结束。达姆路防线被突破[2]之后,他来向我们辞行,比预计的日期提前了半个月。唉!我在这里鼓起勇气来回忆一件可怕的往事,这件事至今仍能在半夜里使我惊醒,失声大叫。那天,我到书房去取一条可以系在腰部的皮钱袋,这是我请马具皮件工依照我亲自提供的式样定做的。我爬上凳子,想把书柜顶上的德摩斯梯尼[3]石膏头像拉过来。可是没法移动。头像里装满了我在动员令发布之后藏进去的金路易。这些金币是我在世上最珍视的,我伸手进去,将皮钱袋塞得满满的。我从凳子上下来时,这钱袋活像一条吃饱金币而发呆的蟒蛇缠绕在我的脖子上,压弯了我的颈背。

我不好意思地把它递给吕克。起初他不明白我送给他的是什么东西。

"姨父,你要我拿这个干什么?"

"你到驻地会用得着的,万一你被俘……或在其他许多场

---

① 苏热位于波尔多附近。

② 指1918年5月德军在巴黎东北埃纳省达姆路高地一带所进行的正面突破。

③ 德摩斯梯尼(前384—前322),古雅典政治家,雄辩家。

合，有了这个什么都好办。”

“啊！”他笑着说，“我的装备已够沉的了……你怎么会以为我还能带这么一袋金币？一上前线，我就不得不把它扔进粪坑里……”

“可是，孩子，战争初期，凡是有钱人家都是把金子随身带走的。”

“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姨父。”

他站在房间中央。他已把装满金币的钱袋扔在长沙发上。这个壮小伙子穿上过分肥大的军服之后显得多么单弱！他已像军人子弟，从敞开的衣领里露出一大截脖子。剃平的头发使他的面貌失去了一切个性。他已做好效死疆场的准备。他已“整装待发”，跟别的士兵毫无差异，难以区别，早已成为无名氏，早已化为乌有了。他的目光在钱袋上停留了片刻，然后带着嘲讽和蔑视的神情转向我。尽管如此，他还是拥抱了我。我们陪他下楼一直走到大门口。他转过身来冲我叫喊，要我“把这一切都送回法兰西银行去”。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只听见你笑着对他说：

“哦，你别抱太大希望！这种要求对他太高了！”

大门关上后，我仍站在门厅里发愣，你对我说：

“老实承认吧，你早知道他不会接受你的金币的。你这是心里有数，故作姿态罢了。”

我记起钱袋还留在长沙发上，很可能已被某个仆人发现，什么都难以预料。我赶紧上楼，再度用双肩扛起钱袋，把金币统统倒回到德摩斯梯尼的头像里。

没过几天，我母亲去世了，但我几乎没有觉察。多年来她一

直头脑不清，不再同我们住在一起。如今，我天天都在思念她，想起我童年时代的母亲，我青年时代的母亲：她后来的模样我反而淡忘了。我这个人讨厌坟墓，有时还是去上她的坟。自从我发觉有人偷花以后，我就不再带鲜花去了。穷人来坟场偷走有钱人的玫瑰去祭奠他们已故的亲人。应该花钱修一道栅栏把坟墓围起来，但是这年头一切费用都太贵了，吕克呢，他没有坟墓。他消失了；他是一个失踪者。我的文件夹里保存着他抽空写给我的唯一的一张明信片："一切都好，包裹收到。致深切的情意。"他在上面写着："致深切的情意。"我总算从我可怜的孩子那儿得到了这句话。

十一

昨天夜里，我感到一阵憋气，突然醒来。我只好起床，拖着脚走去，坐到扶手椅上。在狂风怒号声中，我重读了最后写的这几页自白，它们照亮了我内心的阴暗角落，使我不胜惊讶。在接着写之前，我把胳膊支在窗台上眺望。风停了。卡累兹在满天星斗下悄没声儿地沉睡。突然，凌晨三点光景，暴风再次刮起，夹着隆隆的雷声，带来一场冰冷的大雨。沉重的雨点噼里啪拉地打在瓦片上，我生怕下冰雹，真以为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葡萄树刚"开过花"，即将成熟的葡萄覆盖在山坡上。然而这些葡萄宛如被猎人捆缚起来的小动物，丢弃在黑夜里引诱猛兽；轰鸣着的乌云在毫无防卫能力的葡萄树上空盘旋。

现在收成同我有什么关系？我在这世上再也收获不到任何东西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对自己了解得透彻一些。伊莎，你听着，我死后你会在我的文件里发现我的遗书。这遗书是在玛

丽死后几个月内写成的，那时我病了，你却在为孩子们忧虑。你会找到我对信仰的表白，大致是这样措词的："如果我临终时同意由教士举行的仪式，那么我趁现在意识完全清醒时就预先声明，我反对利用我体力和智力的衰竭，从我口中获得我的理性摈斥的一切。"

不过，我该对你承认：事实恰好相反，正是在我自我反省时——就像近两个月来我克服自己的厌倦、强打起精神所做的那样，也正是在我意识最清醒时，基督的诱惑使我不胜苦恼。我再也无法否认，我内心有一条路可以直通你的上帝。如果我能够对自己满意，我就会比较容易克制这种需求。如果我能无保留地蔑视自己，那么我就去皈依上帝。尽管我为人冷酷，无情无义，生来惹人憎恨并使自己陷于孤独，然而这一切都制止不了希望……伊莎，你会相信我吗？也许你的上帝并不是为了你们这些遵守教规的人才降临的——如果他当真降临的话，而是为了我们才降临的。你不了解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你刚念完的几页自白能使我在你心目中变得不那么丑恶吗？至少你看得出我身上有根秘密的心弦，玛丽只需依偎在我怀里就能使它振动；还有小吕克，星期天望曌弥撒回来，坐在屋前的长凳上凝视草地时也能使它振动。

啊！千万别以为我把自己看得过于崇高。我了解自己的心，这颗蛇结一般的心；这颗心尽管被毒蛇压得窒息，浸透了它们的毒液，却仍在这堆乱趱乱动的毒蛇底下搏动着。这个蛇结是无法解开的，必须用快刀、利剑一下子斩断："我给你们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利剑。"①

① 《福音书》中耶稣的话。

明天，我可能会否认此刻对你吐露的隐情，就像昨天夜里我否认了三十年前我的遗书一样。对于你所公开宣扬的一切，我似乎有过一种不能平息的憎恨，对于那些僭用基督名义的人，我至今仍同样厌恶；难道这些人不是在贬抑一种希望，不是在毁损一副容颜——这副“容颜”，这张“面孔”？你可能会问，像我这样丑恶的人有什么权利评断别人？伊莎，在我的卑劣行径中，难道没有某种我也说不清楚的东西，比他们的德行更接近于你所喜爱的“征兆”？在你看来，我现在写的东西大概是一派渎神的谬论。那么你就应当向我证实。为什么你不跟我讲话？为什么你从来不跟我讲话？也许，从你口中说出的某句话可以打开我的心扉？昨天夜里，我觉得重新开始我俩的生活为时还不算太晚。如果我不等到断气就把这篇自白交给你，那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以你的上帝的名义恳求你把它从头读到尾呢？如果我守候着你读完呢？如果我看到你泪流满面，回到我的房间里来呢？如果你能向我张开双臂呢？如果我请求你原谅呢？如果我俩相互跪倒在对方脚下呢？

暴风雨好像停息了。黎明前的星星在空中闪烁。我以为又下雨了，原来是树叶上的积水滴落下来。倘若现在我躺到床上去，我会再感到憋气吗？可是我再也写不动啦，不时将笔搁下，让头挨靠在坚硬的椅背上……

传来一阵类似牲畜的嘶叫声，然后伴随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一道闪光划破天空。接着在一片令人惊慌的沉寂中，炮弹在山坡上空爆炸，那是种植葡萄的人发射的，用来驱散冰雹云，或者使冰雹云融化为雨水。巴萨克和索泰纳两个地区的农民在战

战兢兢地等待灾害降临，几枚火箭从那黑暗的角落腾空而起。为了驱赶冰雹，圣樊尚教堂的大钟敲得震天价响，就像夜里有人出于害怕而大声歌唱一样。突然，瓦片上发出如同有人撒下一把碎石的声响……下雹粒了！若是不久以前，我早就向窗户跟前冲去了。我听见一些房间的百叶窗在砰砰关上。你冲一个匆忙穿过院子的人大声问道："情况严重吗？"他回答说："幸亏冰雹夹着雨水，但下得真够多的。"一个受惊的孩子光着脚在走廊里奔跑。我出于习惯不禁计算起来："损失达十万法郎……"可我纹丝不动。若是以前，什么力量也拦不住我冲下楼去，——如同有一天夜里那样，人家发现我呆在葡萄园内，穿着拖鞋，手中拿着一支熄灭的蜡烛，任凭雹子砸在头上。一种根深蒂固的农民本能促使我不顾一切地往前赶，好像我想伸开双臂扑过去，用自己的身体遮盖遭到冰雹袭击的葡萄似的。但今天晚上，我对这一切都无所谓了，尽管从深刻的含义来说，受灾的都是我的财产。我终于超然物外了。我不知是什么，也不知是谁使我超脱的，伊莎，缆绳已断；我在漂流。是什么力量把我席卷而去？一股盲目的力量？一种爱的力量？也许是一种爱……

第 二 部

十二

巴黎，勃雷阿街

我怎么会想到把这本笔记打到行李里头去的？现在我拿这连篇累牍的自白还有什么用？我和家里人已经一刀两断。我在这里为之披肝沥胆的那个人对我来说应该不再存在了。还有什么必要重新捡起这项工作呢？或许是因为，我不知不觉地从中得到某种宽慰、某种解脱。下霍子那夜写下的最后一篇话会留给人家什么印象啊！那时候我是不是快发疯了？不，不，别在这里说什么发疯不发疯的。连这两个字都不要提起。万一白纸黑字落到他们手里，他们会利用这一条来对付我的。这本笔记不再有写作对象。一旦健康恶化我就必须把它毁掉……除非我要把它留给我到巴黎来寻找的这个我还没有见过面的儿子。在提到我一九〇九年的情史的那儿页里，当我快要承认我的女友怀着身孕到巴黎去躲起来的时候，我多么想把我有个儿子这件事告诉伊莎啊……

因为我战前每年给娘儿俩寄去六千法郎，我便以为自己相当大方。我从来没有想过增加这个数目。如果我在这里找到两个被低贱的劳作奴役、压垮的人，那都是我的过错。借口他们住

在这一带，我在勃雷阿街的一家公寓里租了一间房。床和柜子之间的空间刚够坐下来写字。再说，这儿实在太闹！我那个时候蒙巴拿斯很清静。这地方现在住的人，似乎都是些不睡觉的疯子。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那天夜里，我全家人在卡累兹的台阶跟前也没有闹出这么大的响声。——回到这件事情上去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把这残酷的往事记载下来，于我却是一种解脱，即便为时不长……何况我为什么要毁掉这本笔记呢？我的儿子、我的继承人有权了解我。他一生下来我就疏远了他，而通过这本自白，我将能稍微补救我的过失。

可惜我只消见他两次便掂出他的斤两。他这号人对我写下的东西甚至不会产生最起码的兴趣。这个小职员、这个嗜赌赛马的笨蛋，又能从中理解到什么呢？

坐夜车从波尔多到巴黎的路上，我曾设想他会用什么话来责备我，我准备了辩护词。人们多么容易受小说和戏剧里的熟套头的影响啊！我不怀疑我将与一个满怀辛酸但又豁达大度的私生子打交道！一会儿我想象他具备吕克那样刚强高贵的品性，一会儿我又以为他像菲利那样一表堂堂。我什么都预料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他会像我。有没有这样的父亲，逢到人家对他们说"令郎酷肖足下"，他们会感到高兴？

看到这个活脱是我自己的影子站在我面前，我才测出我对自己的憎恨有多深。我喜爱吕克是因为我把他当作一个不像我的儿子。罗倍尔只有在一点上与我不同：他不管参加什么考试都通不过。屡试屡蹶之后，他只能放弃这条路。他母亲为了他所费不赀，也就是在这上头瞧不起他。她不能克制自己不提这件事；而他只有耷拉脑袋的份儿，他自己也不能原谅自己白花了那么多钱。在这一点上他倒真是我的儿子。可是我带给他的这

笔财产超过他贫乏的想象力。这笔钱对他来说不代表任何东西；他不相信有这么美的事。说实话，他母亲和他都害怕："这不合法……我们会被人家抓住的……"

这个面无血色、鬓发斑白的胖妇人已变成我曾经爱过的那个人的漫画像，她用那副仍旧很漂亮的眼睛盯着我说："要是我在街上碰到您，我准保不认识您……"而我会认出她来吗？我担心她会记恨，会报复。我什么都设想过，就是没有想到她这种阴沉、冷漠的神色。每天八个钟头坐在打字机跟前已使她变得迟钝、爱发牢骚，她怕惹麻烦。对于司法制度她怀有一种病态的戒心，因为她曾经受到法律的追究。我可是把花招给他们解释清楚了：罗倍尔在一家信贷银行里用他的名义租一口保险柜；我把我的财产存在里面。他给我一张委托书以便我能开启保险柜，他并且要保证在我死前不去碰它。当然我要求他亲笔写一份声明，承认装在柜子里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我可不能把自己完全交给这个陌生人。娘儿俩提出责难，说我死后人家会找到那份声明的。这两个白痴不愿意把一切都托付给我。

我努力使他们明白，布吕这个在乡间执业的诉讼代理人是可以信赖的。布吕全亏我才有今天，我跟他在业务上已往来四十年了。我交给他一个信封归他保存，我在信皮上写下："于本人去世之日立即焚毁"。我有把握，到那一天这个信封连同里头装的东西都会被销毁的。我就把罗倍尔的声明装在这个信封里。正因为毁掉装在密封的信函里的文件只会对布吕有利，我确信他一定会下手烧掉的。

但是罗倍尔和他母亲担心我死后布吕什么也不销毁，反过来讹诈他们。我也想到这一层。我将亲手交给他们一项证据：万一布吕不老实，他们可以打发他去服苦役。布吕将当着他们

的面焚毁罗倍尔签署的声明，然后他们才把我提供给他们的武器交还给布吕。此外他们还需要什么保证呢？

他们还是没有开窍。这个笨女人和这个傻小子固执己见。我给他们带来万贯家私，他们不但不如我想象的那样跪在我面前，反而跟我讲条件，百般挑剔……即便要担一点风险，这买卖可是划得来的！但是他俩就是不愿意在什么文书上签字："就这样，将来申报收入的时候已经不好办了……我们会遇到麻烦的……"

啊！若不是我对"人家"恨之入骨，我早就对这两个人发火了。他们还害怕"人家"："他们会发现秘密的……他们会起诉的……"罗倍尔和他母亲已经以为我家里人惊动了警察局，我的行踪已受到监视。他们只同意在夜里或在郊区跟我见面。好像我这种健康情况还能熬夜，还能整天待在出租汽车里似的！我不以为人家已产生疑心：我不是第一次单身出门。他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那天夜里，在卡累兹，我曾在暗地里窃听他们的军事会议。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没有发现我的行踪。这一次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我达到目的。从罗倍尔答应顺从我的意图那一天起，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个懦夫不会轻举妄动的。

今天七月十三日晚上，有一支乐队在露天演奏；勃雷阿街口上人们正在成双作对地跳舞。宁静的卡累兹啊！我回忆起我在那里度过的最后一夜：我不顾医生的禁令服了一片安眠药之后就昏睡过去。我突然醒来，看一眼表。时间是深夜一点。我听到好几个人的讲话声，感到惧怕：我屋里开着窗户；院子里和客厅里都没有人。我走进盥洗间，那间屋子的窗户开向北边的台阶。全家人一反常例，还聚在那儿没有散。深更半夜，他们用不着提防谁：只有盥洗间和走廊的窗户是朝台阶那一边开的。

夜又安静又闷热。没人说话的时候，我听出伊莎有点接不上气的呼吸声，还有擦火柴的声音。没有一丝微风吹动黑黝黝的榆树。我不敢探出身子，但是从嗓音、从笑声我能辨认出每一个敌人。他们不作争论。伊莎或热纳维埃芙发表一个意见之后有长时间的沉默。然后，突如其来，冲着于倍尔的一句话，菲利冒火了，于是七嘴八舌大家抢着说话。

"妈妈，你能肯定他书房的保险柜里装的都是没有价值的文书？吝啬鬼难免有不谨慎的时候。你还记得他想送给吕克的那些金币吧……他把金币藏到哪儿去了？"

"不清楚，他知道我晓得开启保险柜的密码是：玛丽。他只有为了查对保单、税单什么的，才去开柜子。"

"但是，我的母亲，这类单据可能泄露他把多少钱藏起来了。"

"那里面只有房产契据，我核实过。"

"你们不觉得这一点特别说明问题吗？看得出来他防范周密，万无一失。"

菲利打个呵欠，轻声说："真是头鳄鱼！我碰上这么一头鳄鱼才叫走运呢！"

热纳维埃芙开腔了："照我看，你们就是在里昂信贷银行的保险柜里也找不出什么来的。你的高见呢，雅妮娜？"

"话说回来，妈妈，有时候他好像对你还有几分情意。至于你们，你们小时候他不是偶尔也疼过你们嘛？不对吗？你们不懂得抓住他。你们不够机灵，应该设法包围他、征服他。要不是他那么厌恶菲利的话，我敢说我早就把他征服了。"

于倍尔没好气地打断他的外甥女：

"可以肯定的是，为了你丈夫的无礼行为，我们已付出不小

的代价……”

我听到菲利的笑声。我略为探出身子。打火机的火苗在一瞬间照亮他光滑的手，疲软的下巴，肥厚的嘴唇。

“瞧你们说的，他可不是等我来了以后才厌恶你们的。”

“不，从前他没有这样讨厌我们……”

“请诸位回忆外婆讲的情况，”菲利接着说。“他小女儿夭折的时候他是什么态度……他好像满不在乎……他从来不去上坟……”

“不，菲利，你太过分了。如果说他在世界上还爱过什么人，那就是玛丽。”

若不是伊莎用微弱的、颤抖的声音抗辩，我简直克制不住。我在一把矮椅子上坐下来，俯下身子，脑袋靠住窗台。热纳维埃芙说：

“假如玛丽还活着，这一切都不会发生的。他只会把大部分财产都留给她……”

“看你说的！他像讨厌别人一样讨厌玛丽。他是个怪物，不近人情……”

伊莎再一次抗辩：

“菲利，我请你不要在我、在他的孩子面前这样对待我丈夫。你应该尊重他。”

“尊重？尊重？”

我以为我听明白他在嘀咕些什么：“如果你们认为加入这样一个家庭对我来说是愉快的话……”他岳母老实不客气对他说：

“可谁也没有强迫过你。”

“但是有人拿大笔财产来引诱我……算了吧！雅妮娜哭鼻子了。怎么了？我说错什么话了？”

他不耐烦地嘟囔一声。除了雅妮娜擦鼻子的声音我什么也听不见了。然后我辨认不出是谁在轻声说："真是满天星斗啊！"圣樊尚教堂的大钟敲了两下。

"孩子们，该回去睡觉了。"

于偕尔不以为然，他说不能议而不决就散伙。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菲利表示赞同。他不相信我还能活多久。等我一死他们就束手无策了。想必我早有安排。

"说到底，我可怜的孩子们，你们要求我做些什么呢？我什么都试过了。我再也没法子了。"

"不见得吧，"于偕尔说。"你满可以……"

他悄悄地说了些什么？我偏偏没有听到我最想知道的话。从伊莎的口气，我明白她大为反感，气愤异常。

"不，不，我不太喜欢这么做。"

"问题不在于你喜欢做什么，妈妈，而在于拯救我们应得的遗产。"

又是一阵听不分明的低语声，最后被伊莎打断：

"这太凶了，孩子。"

"姥姥，您不要再做他的同谋了。他只有得到您的允许才能剥夺我们的继承权。您保持沉默就等于同意。"

"雅妮娜，我亲爱的，你怎么敢……"

可怜的伊莎，她在这个爱嚷嚷的孩子的床头熬过多少夜晚！她把孩子抱到自己房间里去，因为孩子父母想睡觉而又没有一个保姆受得了她的吵闹……雅妮娜冷冷地发话，她的语气差点使我失去自制。她补充说：

"跟您讲这些事情，我感到很难受，姥姥。但这是我的责任。"

她的责任！她竟然用这个名词来称呼她的肉体需要，称呼她想到自己可能被一个流氓遗弃时感到的恐惧！我听到这个流氓在一边傻笑……

热纳维埃芙赞同她的女儿：软弱确实会助长邪恶。伊莎叹口气：

"也许，孩子们，最方便的办法是给他写一封信。"

"可别！千万别写信！"于倍尔表示反对。"就是信件把我们给毁了。妈妈，但愿你还没有给他写过信。"

她承认给我写过两三封信。

"信里不带有威胁或者辱骂的措辞吧？"

伊莎犹豫着不敢承认。而我在一边窃笑……是的，她给我写过信，这几封信我都珍藏起来了。其中两封对我横加辱骂，第三封却有点情意绵绵。如果她这帮笨蛋孩子煽动她跟我打官司，要求拆产分居，凭这几封信我就能叫她败诉。这会儿他们全体都感到不安了，好比一条狗叫开了头，别的狗都跟着狺狺不已。

"姥姥，您没有给他写过信吧？他手里没有对咱们不利的信吧？"

"不，我想没有……这就是说，有一次，布吕，圣樊尚那个小诉讼代理人，哭哭啼啼对我说——这家伙是个流氓，伪君子，他肯定有把柄落在我丈夫手里。他对我说：'太太，您给他写信实在失策……'"

"你给他写了些什么？我希望你没有辱骂他吧？"

"有一次，在玛丽去世以后，我对他的责备有点过头。另一次是在一九〇九年：那时候他在外头搞了个女人，打得火热。"

于倍尔大声责备："这就严重了，太严重了……"伊莎于是对

他说，这以后她把事情处理妥善了，她曾表示遗憾，承认理亏。她以为这么说就能叫于倍尔放心。

“啊呀！就差这一着了……”

“这一来他就不用害怕打夫妻分居的官司了……”

“归根到底，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他的用心如此险恶？”

“除非瞎了眼才看不出来：他把他的金融业务搞得那么神秘莫测；他隐隐约约提到一些事情；还有布吕当着证人的面漏出来的那句话：‘老头儿一死，那时候才要他们的好看呢……’”

他们现在争论起来，就当老太婆不在场。她哼哼唧唧从扶手椅上站起来。她说她有风湿病，不应该深更半夜在外头坐那么久。孩子们甚至不答理她。我听到他们含含糊糊地跟她道晚安，并不因此中止讨论。倒是她需要走过来跟他们一一吻别，他们都懒得挪动身子。出于谨慎，我回到屋里重新躺下。楼梯上响起她笨重的脚步声。她一直走到我的房门口，我听到她的喘息。她把蜡烛搁在地板上，推开房门。她来到我的床跟前。她俯下身子，可能是为了弄清我是否睡着了。她待了多长时间啊！我怕暴露真相。她的呼吸很急促。她终于又把房门带上。等到她锁上她自己的房门以后，我又潜入盥洗间，回到我的窃听岗位上。

孩子们还在那儿。现在他们小声说话。好多话我听不见。

“他跟他那个圈子里的人合不来，”雅妮娜说。“这一点也有关系。菲利，我亲爱的，你咳嗽了。穿上你的大衣。”

“实际上他最讨厌的不是他的老婆，而是我们。简直没法想象！就是在书本上也见不到这种事情。”热纳维埃芙总结说：“我

们没有资格评论我们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妈妈对他恨得不够……”

“明摆着的事(这是菲利的声音)，她反正能捞回她的嫁资。丰都台日老爹的苏伊士股票……从一八八四年起应该猛往上涨吧……”

“苏伊士股票！早就脱手了……”

我认出这是热纳维埃芙的丈夫在那儿迟疑不决、结结巴巴地说话；这个可怜的阿尔弗莱迄今为止还没有插上嘴呢。热纳维埃芙用专门拿来对付他的尖酸刻薄腔调打断他的话：

“你疯了？苏伊士股票脱手了？”

阿尔弗莱说，五月份有一天，他到岳母房间里去，正好碰上她在什么文件上签字。他岳母对他说：“看来该把它们卖掉了。现在它们涨到顶点，以后就要往下跌了。”

“你怎么不跟我们打个招呼？”热纳维埃芙嚷开了。“你这个大傻瓜。他教她把苏伊士股票卖掉了？你轻描淡写跟我们说这件事，好像无关紧要似的……”

“可是，热纳维埃芙，我以为你母亲早告诉你了。既然他们在婚约上采用嫁资制……①”

“不错，但是这笔交易赚的钱难道没有落到他的腰包里去吗？你是怎么想的，于倍尔？这位老先生居然不跟我们打个招呼！说起来我还跟他过了一辈子呢！”

雅妮娜插进来，她劝他们小点声：他们眼看就要吵醒她的小女儿了。几分钟之内，我什么也听不清。然后又冒出于倍尔的

---

① 嫁资制规定丈夫可以管理妻子带来的陪嫁(产业、证券等)，但不得把该项财产据为己有。

嗓门：

“我在想你们刚才说的话。跟妈妈在这上头是讲不通的。至少需要让她慢慢习惯这种解决办法……”

“与其分居，她可能更喜欢这个办法。既然分居必然导致离婚，这就提出一个良心问题[1]……当然啰，菲利的提议乍一看叫人反感。但是又不是我们去当法官。最后作决定的不是我们，我们的作用仅在于促使事情提到日程上来。至于事情本身，只有主管当局确认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发生。”

“我跟你们再说一遍，你们这么做不过是抽刀断水，毫无用处。”奥琳普宣称。

于倍尔的老婆要不是气过头了，不会这么大声说话的。她声称我是个头脑冷静、精明练达的人。她补充说：“我应该说我经常跟他意见一致。若不是你们处处拆我的台，我早就把他捏在手心里了……”

我听不见菲利说了一句什么不逊的话；但是他们哄堂大笑，每逢奥琳普张嘴说话他们都这么笑个不停。我能抓住片言只语：

“他有五年没有出庭了，他再也不能出庭了。”

“是心脏病？”

“是的，现在他有心脏病。不过，他跟法院告别的时候病还不重。实际原因是他跟同行们闹纠纷。他们在法院休息室里吵过架，关于这件事我已收集到一些材料……”

我枉自竖起耳朵细听。菲利和于倍尔已把他们的坐椅并在一起。我只听到不分明的细语，然后是奥琳普的惊呼：

---

① 天主教反对离婚。伊莎笃信天主教，所以离婚对她是个良心问题。

“哪能这样啊！在这里我只有跟他还能谈论我读过的书，交换概括性的想法，而你们居然要……”

在菲利的回答里我只听清一个词：“疯婆子”。于倍尔的一个女婿，就是几乎从不说话的那一个，憋不过气来似的说道：

“请您对我岳母放礼貌一点。”

菲利表示他不过是开个玩笑。在这件事情上，他们大家难道不都是受害者吗？于倍尔的女婿颤着声说他并不把自己看成受害者，他是出于爱情才娶他的妻子的，于是他们大家齐声说：“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热纳维埃芙嘲弄他丈夫说：

“敢情你也是！你吹嘘自己娶我的时候不知道我父亲有许多财产？你还记得，订婚那天晚上你悄悄跟我说些什么：‘他不愿意透露他有多少财产对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知道这个数字了不起！’”

全场大笑，一片喧腾。于倍尔又提高嗓门，独自讲了一气。我只听到最后一句话：

“归根结蒂是一个法律问题，一个压倒一切的道德问题。我们保卫的是遗产，是家庭的神圣权利。”

黎明前万籁俱寂，他们的讲话声传到我这里格外分明。

“派人盯他的梢？他跟警察局来往密切，这上头我有证据；人家会给他通风报信的……（过了一会儿）人们知道他为人厉害、贪财；有那么两三笔交易，我们不能不说，颇有人怀疑他在里头做了什么手脚。不过要谈到明白事理、头脑清楚……”

“不管怎么着，总不能否认他对我们不近人情、不讲伦常，简直是妖怪……”

“你是否认为，我的小雅妮娜，”阿尔弗莱对她女儿说，“光凭这一些就能开诊断书？”

我正要悟出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下我完全明白了。我心里一片宁静，这是因为我现在确信不移：他们才是妖怪，而我是受害者。使我满意的是伊莎不在场。只要她还在场，她多多少少表示过抗议；在她面前他们不敢提到我刚才偷听到的计谋，再说他们的计谋也吓唬不了我。这帮笨蛋！好像我会听凭人家宣判禁治产①，或者把我关起来似的！在他们还没开始行动之前，我就能叫于倍尔走投无路。他不知道自己已落在我手心里了。至于菲利，我有关于他的材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有必要利用这些材料。不过我也用不着真的把它们抛出来：只消让他们明白我不是好惹的就行了。

我平生第一次因为别人比我更坏而对自己感到满意。我无意对他们行使报复。至少，除了从他们手里夺走这一份他们觊觎已久、深恐失去的遗产以外，我不想采取别的报复手段。

"一颗流星！"菲利叫道。"我都来不及提出一个愿望。"②

"人们总是来不及！"雅妮娜说。

她的丈夫童心未减；带着小孩子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头，他接着说：

"下回你看到一颗流星，你赶紧说：'黄金万两！'"

"这个菲利，简直是白痴！"

他们都站起身来。轻便椅子的腿擦过花园的细石路面。我听到大门上锁的响声，雅妮娜在过道里强压下去的笑声。卧室

① 法律名词：因精神失常等原因剥夺某人治理自己的产业的权利。

② 西方的迷信：看见流星时说出自己的愿望，日后定能实现。

的门一扇接一扇关上了。我已拿定主意。两个月以来，我没有犯过病。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到巴黎去。通常我每次出门事先都不告诉他们。但是我不愿意这次出门弄得像逃跑似的。我又拣起从前的计划，一直核计到天亮。我设想周全了。

十三

我中午十二点起床，毫无倦意。布吕接到电话，午饭后就赶来了。我们在椴树荫下踱来踱去，约莫三刻钟。伊莎、热纳维埃芙和雅妮娜在远处观察我们。看到她们焦虑万状，于我倒是一种乐趣。真遗憾，男人们都到波尔多去了！他们常说这个上了岁数的、小小的诉讼代理人"为了我不惜上刀山下火海"。可怜的布吕！他听我摆布赛过奴隶！为了使我不向我可能指定的继承人提供对他不利的武器，这倒霉鬼那天使尽全身解数……我对他说："不过，既然一待你焚毁他签字的证书，他就会放弃那个文件……"

临别他向太太们深深行一个礼，她们勉勉强强回了礼，然后他可怜巴巴地跨上自行车走了。我回到那三个女人身边，向她们宣布我当晚要到巴黎去。伊莎不赞成，她说我的健康状况不宜单身出远门。我回答说：

"我总得照料我的投资呀！表面上或许看不出来，实际上我老在为你们着想。"

她们不安地打量我。我的嘲讽口吻泄露了天机。雅妮娜望望她母亲，然后壮着胆子说：

"姥姥或者于倍尔舅舅可以代您走一趟，外公。"

"这倒是个主意，我的孩子……多好的主意！只不过我有事必躬亲的习惯，我知道这并不好，无奈我谁也不信任。"

“对您的子女也不信任吗？哟！外公！”

她在“外公”两个字上加重语气，有点拿腔拿调。她做出一副淘气模样，叫人难以不顺从她。唉！昨天夜里我还听到她那令人恼火的声音掺和在其他人的声音里……想到这里我一边咳嗽一边笑。我的笑声不善，显然使她们十分恐惧。我永远忘不了伊莎当时的苦恼面孔，她那不胜疲倦的神情。孩子们想必已多次撺掇她。我一转身，雅妮娜很可能会再一次发动攻势：“别让他走，姥……”

但是我老婆支撑不住，她已精疲力尽，无能为力了。那天我听到她对热纳维埃芙说：“我真想一觉睡过去，再也不醒……”

现在她叫我硬不起心肠，就像当年我可怜的母亲叫我心软一样。孩子们把这台用旧了的、不能效力的机器推出来跟我作对。也许他们自有他们爱她的方式：他们强迫她请医服药、节制饮食。等她女儿和外孙女走开以后，她走到我跟前，很快地说：

“听着，我需要钱。”

“今天十号。这个月的开销，我一号已经交给你了。”

“是的，不过我不得不借一笔钱给雅妮娜：他们十分拮据。我在卡累兹省着点儿过日子；你可以从八月份的开销里扣除这一笔……”

我回答说这与我无关，我没有必要供养这个名叫菲利的家伙。

“我还有肉铺、杂货铺的账单逾期未付……你瞧，都在这儿。”

她把账单从手提包里掏出来。她叫我可怜。我提出由我开支票，“这样我就有把握钱不会花在别的地方……”她同意了。我取出支票本，发觉雅妮娜和她母亲在玫瑰花圃那边盯着我们看。我说：

“我确信，她们还以为你在跟我讲别的事情呢……”

伊莎打了个颤。她低声问道：“讲什么事情？”这当口我感到胸口一阵收缩。我把双手按在胸前，这个动作伊莎很熟悉。她走拢来：

“你不舒服？”

我抓住她的胳膊，靠了一会儿。在椴树荫下的小径上，我们像一对多年和睦相处、于今白头偕老的夫妻。我低声说：“好过一些了。”她必定在想，最好在这个时候开口，否则就错过机会了。可是她已没有这份精力。我发现她也在喘气。尽管我有病，我还是顶住了。她却把自己整个儿都交出去了；她不再有属于她自己的东西。

她想找句话说，偷偷朝她女儿和外孙女那边瞟一眼，以便吸取勇气。她抬头看我，我在她的目光里发现某种不可名状的倦意，这里可能有怜悯，肯定还有些许羞耻心。孩子们昨天夜里必定伤害了她。

“我很不放心你单身出门。”

我回答说万一我在路上出事，没有必要把我运回此地。

她求我不要提到这类事情，我索性加上一句：

“犯不上花这笔钱，伊莎。哪儿的黄土都一样埋人。”

“我想的跟你一样，”她叹口气。“他们爱把我埋哪儿就埋哪儿吧。从前我特别想能在玛丽身边安息……可是玛丽还剩下些什么呢？”

这下我明白了，对于她来说，她的小玛丽不过是一抔尘土，一堆枯骨。我不敢反驳她说，多年以来，我感到我的孩子还活着，我闻到她的气息；她经常如一股突然吹来的清风穿过我暗淡的生涯。

热纳维埃芙和雅妮娜徒然在那里窥伺伊莎，她显得十分倦怠。她是否正在发现，她多年来为之奋斗的这一切原来如此虚无渺茫？热纳维埃芙和于倍尔受到他们自己的孩子们的撺掇，反过来他们又指使这个老太婆，伊莎·丰都台日，这个当年在巴涅尔的黑夜里遍体生香的少女来对付我。

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与她相互对抗。然而就在这个闷热的下午，两个对手感到，尽管斗了这么多年，由于双方都已进入暮年，彼此之间就产生一种联系。表面上我们相互仇恨，到头来我们还是找到相通之处。我们都只有等死的份儿，而彼岸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再有了。至少对于我是如此。对她来说，她还有她的上帝；她必定还相信上帝。她同我一样贪婪地追求的所有这一切，所有种种挡在她和上帝中间的贪欲，一下子对她都不复存在了。现在不再有任何东西把她和上帝隔开，她是否看见上帝了？不，她还保有她的孩子们的奢望和要求。她负责照管他们的欲望。她受他们的委托，必须为了他们重发狠心。为了钱财和健康而操心劳神，在奢望和嫉妒心的驱使下作尽打算，这一切都摊在她面前，像小学生的作业本，而老师在上头批了两个字："重做"。

她又把目光转向热纳维埃芙和雅妮娜那边。她们拿着剪子，假装在修剪玫瑰花。我已在一条长椅上坐下来喘口气，从那儿我目送我老婆低头走开，她的神情活像一个眼看就要挨大人训斥的孩子。火辣辣的阳光，预告雷雨即将来临。她的步履蹒跚，似乎走路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我好像听到她在抱怨："啊唷！腿不中用了！"一对老夫妻彼此厌恶的程度从来不如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厉害。

她已赶到孩子们身边。她们显然在责备她。突然我看到她满脸通红、气喘咻咻地回到我这边来。她在我身边坐下，哼哼不已：

“每逢要下雷雨，我的身子骨就特别乏。这两天我的血压升高了……听着，路易，有件事叫我担心……我嫁资里的苏伊士股票卖掉以后到手的钱，你是怎样支配的？我知道你曾经要求我在别的文书上签字……”

我告诉她，在股票回跌前夜我为她赚进多大一笔钱。我又给她解释，用卖股票得到的款子我给她买了债券：

“你的嫁资已经增多了，伊莎。即便考虑到法郎贬值，这笔财产也会叫你眼花缭乱。你原先的嫁资和后来的盈利，统统用你的名字存在威斯敏斯特银行①里……孩子们管不着这笔钱……你尽管放心。我自己的钱和我用自己的钱赚来的钱都归我支配，不过你带来的钱是属于你的。那边有两位处处为人家打算的天使。你去告诉她们，让她们放心好了。”

她突然揪住我的胳膊：

“路易，你为什么厌恶她们？你为什么恨家里的人？”

“是你们恨我。说得确切一点，是孩子们恨我。至于你……你只当没有我这个人，除非我惹你发火或者叫你害怕……”

“你满可以加上一句：‘或者我折磨你……’你以为我从前没有伤心难受过吗？”

“瞧你说的！你心目中只有孩子们……”

“我只有拿他们做寄托。除了他们，我还剩下什么呢？（然后低声说）你当然知道，结婚第一年你就遗弃我，就有外遇。”

---

① 一家英国银行。

"我可怜的伊莎，你没法叫我相信，我当年的逢场作戏曾使你十分难过……可能是因为你少妇的自尊心受到损伤……"

她作一苦笑：

"看样子你说的倒是心里话。我只要一想到你甚至没有觉察……"

我满怀希望，激动得发抖。这感情来得奇怪，因为讲的都是过去的、业已告终的事情。希望自己四十年以前曾被人在暗地里爱过……不，我不相信……

"但是你一言不发，一声不吭……有孩子们在对你就足够了。"

她用两手捂住脸。我以前从未如那一天那样注意到她手上青筋突起，布满斑点。

"有孩子们在！当初，从我们分开睡的那个时候起，好多年来，即便孩子们生病，不管我多么想照顾他们，我也不留一个在身边过夜，因为我老在等待，我总希望你会来的。"

泪水在她衰老的手上流淌。这就是伊莎；唯有我还能在这个体态臃肿、行动不便的女人身上找到当年，在通向百合山谷的路上，那个发愿穿一身素白的少女的倩影。

"我这么大岁数还提起这些事情，多不好意思，多可笑……真的，太可笑了。请原谅我，路易。"

我望着葡萄丛，没有答理她。此时此际我不由发生疑问。对于那个与我们同床共寝的人，我们观察了将近半个世纪，难道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她的一个方面？我们是否养成习惯，对她的言行有所取舍，只留下其中足以滋长我们的牢骚和怨恨的部分？我们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用简单化的眼光看待其他人；我们给他们画

一幅漫画像，故意去掉那些可能会减轻我们对他们的指控、并使他们显得较有人性的面部特征，因为我们只有丑化他们才能为我们的仇恨找到理由……可能伊莎看出我方寸已乱。火候还没到，她就想赢我一局：

"你今晚不动身了吧？"

我发现她眼睛一亮。每当她自以为我"中了她的计"的时候，她眼睛里就有这种闪光。我故作惊讶，回答说我没有任何理由推迟行期。我们一块儿往回走。由于我的心脏病犯了，我们不去爬那个栽着千金榆的斜坡，改走从房子边上绕过去的椴树夹道。尽管如此，我仍犹豫不决，心烦意乱。如果我不动身呢？如果我把这本笔记交给伊莎呢？如果……她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有多少年她没有做这个动作了？夹道一直通到房子北门。伊莎说：

"卡佐老是不把花园里的椅子收拾好……"

我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空椅子仍旧围成一个小圈子。坐这些椅子的人曾觉得需要彼此靠拢以便低声交谈。泥地上有很深的鞋后跟印子。到处是菲利扔下的烟头。昨天夜里敌人曾在这里安营扎寨，他们在星光下开会策划。他们就在此地，在我家里，在我父亲手栽下的树木面前，讲到要判我禁治产或者把我关起来。有一天晚上，我忽生谦卑之念，曾把我自己的心比做一个蛇结。不，不：蛇结在我身外；毒蛇从我身体里钻出来了，昨天夜里它们相互纠缠，就在台阶前形成这个可怖的圆圈，地上还留着它们的痕迹。

我想道：伊莎，我已使你的钱获利生息，你将收回你的钱。不过仅此而已，此外什么也没有。就是这些产业，我也有办法叫他们得不到手。我将卖掉卡累兹，卖掉荒地。凡是来自我的家

族的财富都将归这个我还不认识的儿子所有，明天我就要和这个孩子见面谈话了。不管他是怎样一个人，至少他不认识你们，他没有参与你们的密谋，他在远离我的情况下长大成人，不可能恨我；就算他也恨我，他仇恨的对象是一个抽象的人，与我本人无关……

我生气地挣脱伊莎，匆匆迈过大门口那几级台阶，忘了自己有心脏病。伊莎喊道："路易！"我连头也不回。

十四

我睡不着，起来穿好衣服，走到街上。我需要在一对对舞伴中间开出一条通路才能到达蒙巴拿斯林荫道。想当年，即便是像我这样坚定不移的共和主义者也躲避七月十四日[①]的庆祝活动。没有一个正经人会转念头到街上去寻欢作乐。今天晚上在勒雷阿街和圆厅咖啡馆前面跳舞的倒不是流氓阿飞。没有下流的行径；小伙子们身强力壮，不戴帽子；有几个穿着短袖敞领衬衫。女人中间，很少有卖春的。遇上出租汽车开过来，打乱他们的舞步，他们就挨蹭车轮子，即便如此也还是一团和气、兴致勃勃。一个年轻人不小心撞了我一下，立即叫道："给老爷子让个路！"我从两行兴高采烈的人中间穿过去。一个褐色头发留得很低的小伙子冲我说："你不困吗，老爹？"吕克本来也能学会像这些人一样嬉笑，在街上跳舞；而我这个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轻松、什么叫娱乐的人，也能从我可怜的孩子那里学到这些名堂。他本应该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有钱一切愿望都能得到满足……结

① 七月十四日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节。

果他得到的满足是满嘴黄土……我想着想着，已经踱到一家咖啡馆门口的露天座上，拣个位子坐下。那儿一派欢腾景象，但我胸口又感到那种熟悉的痛苦，像被人勒紧了似的。

突然，在两排人行道中间蠕动的人流里面，我看见我自己的影子：这是罗倍尔，还跟着一个相貌猥琐的同伴。我厌恶罗倍尔长得跟我一模一样：腿长、上身短、两肩高耸像把脑袋埋在中间。在他身上，我的缺点莫不更加明显。我的一副长脸，到他那里就变成马脸——驼子特有的那种脸型。他的嗓门听起来也像是驼子的。我招呼他。他撇下同伴，不安地打量四周。

“别在这儿，”他对我说。“我在附郭街右边的人行道上等您。”

我向他指出，我们若要避人耳目，最好不过混在这个喧闹的人群里。他被说服了，跟他的同伴道别后就在我那张桌子边上坐下来。

他手里拿着一份体育新闻。为了不冷场，我就试着谈论赛马。从前丰都台日老头经常和我谈论这个题目。我跟罗倍尔说，我岳父决定在哪匹马身上押赌注之前，要考虑各种各样的因素；不仅追溯马的血缘，还得调查这匹马喜欢什么样的场地……他打断我的话头：

“我在戴尔马斯（这是小田街上一家纺织品商店的字号，他在那里混事）那里消息灵通。”

再说，他感兴趣的是赢钱。马匹本身只会使他生厌。他接着说：

“我呀，我喜欢自行车。”

他的眼神一亮。我对他说：

“很快您就会有汽车……”

“哪会啊！”

他用大拇指蘸上一点唾沫，掏出一张卷烟纸，卷起烟来。又是冷场。我问他这次不景气是否波及他那家商店。他回答说，部分职员已被解雇，不过他用不着担心。他的想法从不越出他个人利害关系的小圈子。这么说，我的百万家私将要掉到这个傻瓜蛋的头上。我暗自思忖，如果我把钱捐赠给慈善事业，或者亲手散发掉呢？不行，“他们”会让法院判我禁治产……通过遗嘱来捐赠呢？不可能超过法律允许的遗赠额。啊！吕克，假如你还活着……当然他不会接受的……不过我自有办法让他发财而不怀疑到是我在暗中帮助他……譬如说赠一笔嫁资给他总会爱上的一个女人……

“是这样的，先生……”

罗倍尔抚摩他的脸颊；他的手通红，手指肥得像灌肠。

“我想过了：要是这个名叫布吕的诉讼代理人死在我们还没有烧掉字据以前……”

“那样的话，他儿子会继承他的事业。我交给您用来对付布吕的武器，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来对付他的儿子。”

罗倍尔继续抚摩他的脸颊。我不再找话说。我胸口一阵一阵紧缩，十分难受，没有精力关心别的事情了。

“是这样的，先生……作一个假定……布吕把字据烧掉；我把您交给我的那个能迫使他遵守诺言的文件还给他。不过，这以后，他满可以去找您家里的人，跟您的子女们说：‘我知道钱在哪儿。我把秘密卖给你们：你们给我多少钱我就告诉你们，事成之后你们再给我多少……’他可以要求不泄露他的名字……到那个时候他不会再担任何风险：人家会去调查，会发现我当真是您的儿子，自从您去世以后我母亲和我的花销大为增加……

结果我们若不如实呈报应交的所得税，就必须隐蔽我们的财产……”

他讲得有条有理。他的脑子正在转动。他这架从事思考的机器慢慢地开始运行，一旦转起来就不会停止。这个小职员身上还顽强地保留着农民的本能：遇事看得远，处处戒备，深怕冒险，一切都要预先安排妥贴。想必他与其得到一笔需要隐匿的巨额财产，毋宁接受当场交割的十万法郎。

我等到我的心头略觉宽舒，胸口的憋闷减轻了，才能开口：

“您说的不无道理。好吧，我同意。您用不着在任何文件上签字。我相信您。再说我终归有办法证明这些钱是属于我的。这一点已无关紧要；过六个月，最多再过一年，我就不在人世了。”

他没有做任何姿态表示我不应该这样想；换一个人在这种场合总会说句把平平常常的安慰话，而他就找不到该说的话。并非他比和他同年龄的男孩子们更冷酷：他只不过是缺乏教养。他说：

“要这样就差不多了。”

他先把他的想法琢磨片刻，然后才补充说：

“我还需要不时到保险柜那里去看看，即便您还在世的时候也得去……为的是让银行里的人认识我的模样。我可以代您去取钱……”

“说实在的，”我接着说，“我在国外租了好几口保险柜。如果您喜欢，如果您觉得这样做更安全……”

“要离开巴拿姆①？那可不行！”

① 巴黎的黑话，巴拿姆即指巴黎。

我告诉他，他可以住在巴黎，遇有必要才出远门。他问我，我的财产是证券还是现款，然后说：

“我觉得您最好给我写一封信，信上比如说，您在神志清爽的情况下把您的财产赠给我，归我自由支配……以防万一机关拆穿，人家会控告我犯盗窃罪，什么都难说。再说，这一来我良心上也可以安稳。”

他又不作声了，买来一包花生，津津有味地嚼起来，好像他肚子饿似的；突然间又冒出一句话：

“说到底，人家怎么待您不好了？”

“给您什么您就收下，”我生硬地回答说。“别再提什么问题。”

他那淡棕色、像熟过头的水果似的脸颊泛出一道红晕。他若断若续地苦笑，笑时露出一排健康、尖利的牙齿，这张不讨人喜欢的脸上唯有牙齿还有可取之处。他想必习惯用这副苦笑来回答老板的训斥。

他埋头剥花生，一言不发。看不出他有喜出望外、目眩神迷的样子。显然他在动脑筋。世上只有他对飞来的横财不敢伸手去接，一味考虑微乎其微的风险，而我偏偏碰上这么一个人。我一定要使他目眩神迷：

“您有个女朋友吧？”我单刀直入地问道。“您可以娶她，像有钱人那样过日子。”

由于他做了一个含糊的动作，摇摇他那个不中看的脑袋，我便重申我的意思：

“您想娶谁就能娶谁。您周围是不是有个女子对您显得高不可攀……”

他竖起耳朵。我第一次看到他眼睛里闪出青春的火光。

“那我可以娶布吕瑞尔小姐了?”

“布吕瑞尔小姐是什么人?”

“不,我说着玩儿的;她是戴尔马斯商店的女领班,您想想看!真是个美人!她理都不理我;她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我——您想一想!”

由于我向他保证,只消用他的财产的二十分之一他就可以娶巴黎任何一个“女领班”做老婆,他便再次赞叹:

“布吕瑞尔小姐!(然后,耸一下肩膀)不!您以为……”

我胸口作痛,招呼侍者过来。罗倍尔这个时候的举动却叫我惊讶:

“不,先生,别这样:这点小意思我还请得起。”

我满意地把钱放回口袋。我们站起来。乐师们正在归置乐器。彩绳上挂的电灯已经熄灭。罗倍尔不必担心被人发现和我在一起了。

“我送您回去。”他说。

我要求他慢慢地走,因为我有心脏病。我满意他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加速实行我的计划。我对他说,如果我今天夜里去世,他的财产就落空了。他撅一下嘴,表示不在乎。总之,好像是我打扰了这个年轻人似的。他的个头和我差不多。他将来会像一个上等人吗?我的儿子,我的继承人显得多么小里小气!我试图把话头引向比较亲切的题目上去。我向他表白说,我常因为想起自己遗弃了他们娘儿俩而感到的内疚。他露出惊讶的神情;他觉得我定期给他们寄钱,这已经“够漂亮”的了。“有的是人不见得会象您这么办。”他还加上一句令人发指的话:“反正您又不是她第一个相好的……”显然他对自己的母亲也不宽容。走到我的住所门口,他突然说:

“假定说……我换个职业，由于职业的关系我需要经常上交易所……这样就能解释我的财产来源……”

“千万别这么做，”我说。“您会把家当都输光的。”

他顾虑重重地瞅着人行道：“这是为了所得税的问题；万一税务局来调查……”

“可是我给您的都是现金，是存在保险柜里的匿名的财产。世界上除了您谁也无权开启这几口保险柜。”

“是啊，那当然好，只不过……”

我烦透了，冲着他的鼻子猛地把门碰上。

十五

卡累兹

有一只苍蝇在撞击玻璃窗，我隔着窗户眺望昏沉的丘山。萧萧的风扯动厚重的云块，云影掠过原野。世间万物都在这死一般的寂静中等待第一声惊雷。“葡萄树害怕了……”三十年前，一个像今天这样沉闷的夏日，玛丽这么说过。我又打开这本笔记。没错，是我的笔迹。我仔细查看每一个字母，还有我用小拇指甲在行下划的道道。我一定要把话说完。我现在知道我这本笔记是为谁写的了，我必须完成我的自白；不过我应该取消其中好几页，因为他们读到这些地方一定会受不了的。我本人重温这几页的时候也不能一气读完。每时每刻我都要停下来，用双手捂住脸。这就是那个人，就是众人中间的一个人，就是我。你们可以唾弃我，但我还是存在的。

七月十三日和十四日之间的夜里，离开罗倍尔之后，我费了好大劲才脱掉衣服，倒在床上。我感到重压，透不过气来；然而

我并没有憋死过去。窗户敞开着：倘若我住在六层楼……不过，从二楼摔下去未必能死，要不是想到这一层，我就往下跳了。我仅有伸手拿药的力气，通常服药以后病情会减轻。

到天亮，人们终于听到我在打铃。附近一个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透过气来。他要我绝对卧床。我们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会变得比小孩子更听话。我当然不会瞎动。这间屋子、这套家具那么丑陋，气味那么难闻，人们在这个七月十四日又是那么闹腾，只要我不再感到痛苦，这一切我都能忍受：我没有别的要求。罗倍尔有天晚上来过，以后再也不露面。倒是他母亲下班后都到我这里来待上两个钟头，帮我干点零碎活，还从邮局取回我的信件（没有一封家信）。

我不抱怨，我的脾气很温和，我服下给我开的各种药物。每次我一提到我们的计划，她就把话题岔开。"别着急，"她反复说。我叹口气说："我自有着急的理由……"然后我指点我的胸口。

"我母亲犯起病来比您还厉害，可她一直活到八十岁。"

有一天早上，我自觉好久以来都没有那么舒坦过。我感到饿，而这家公寓里开的饭简直不堪下咽。我起了奢望，想到圣日耳曼林荫道一家价廉物美的小饭馆去吃饭。我怕多花钱，经常光顾的是小饭馆。除了这一家，在别的馆子里每当付账的时候我都要大吃一惊，火冒三丈。

出租汽车把我送到瑞纳街口。我迈了几步，试试自己的体力。情况良好。刚到中午：我决定先到双瓷人咖啡馆去喝一小瓶维希矿泉水。我在屋里找个软垫长椅坐下，漫不经心地张望外面的马路。

我感到心口一震：就在店门口的露天座位上，跟我只隔一层玻璃窗，我看到这副窄肩膀、这个秃脑瓜、这个长着灰白头发的

后颈窝、这对扁平的招风耳朵……于倍尔在那里看报，他那双近视眼恨不得把鼻子尖贴在报纸上。显然他没有发觉我进来。我那有病的心脏的跳动缓下来了。我不由一阵狂喜：我在窥伺他的行动而他不知道我在这里。

我本来不能设想，除了林荫道某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于倍尔还会在别处出现。他到这一带来干什么呢？他肯定怀有明确的目的。我只消付过账以后坐在这儿等，一有需要随时可以站起来走人。

显然他在守候一个人，不时看看表。我以为已经猜到什么人将要穿过桌子中间的通路来到他跟前，所以当我看到热纳维埃芙的丈夫跳下出租汽车的时候，几乎感到失望。一离开他老婆，这个四十出头的小胖子就神气起来了。他穿一件颜色太浅的上衣、一双黄得显眼的皮鞋。那副外省的时髦打扮与于倍尔简洁的服饰适成对比。用伊莎的话来说，于倍尔"穿戴像丰都台日家的人"。

阿尔弗莱摘下帽子，擦掉额角上的汗珠。他一口气吞下侍者送来的开胃酒。他的大舅子已经站起来，看了看手表。我准备跟他们走。他们可能会雇一辆出租汽车。那我也照办，盯他们的梢，虽然这殊非易事。不管怎么着，能够发现他们的踪迹已经相当不错了。等他们走到人行道边上，我也走出咖啡馆。他们没有招呼哪一个出租汽车司机，径直穿过广场。他们边交谈边向草场圣日耳曼教堂走去。多叫人吃惊，又多叫人高兴！他们走进教堂。当一个警察眼看小偷坠入他设置的陷阱中去，他感到的激动和愉快也比不上我此刻的感受。我高兴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我不必匆忙：他们或许会转身朝后看。虽说我儿子是大近视，我女婿却有一副好视力。尽管我迫不及待，但我仍迫使自己

在人行道上停留两分钟，然后才迈进教堂的大门。

中午刚过不久。我小心翼翼地在空荡无人的大殿里往前走。很快我就确定我寻找的这两个人不在那里。一刹那间，我想到他们可能已经发现我，他们故布疑阵走进教堂，然后从一道侧门溜出去。我往回走，跨进右边的耳殿，躲在巨大的列柱背后。突然，在后殿最暗处的背光部位，我看见他们了。他们坐在椅子上，中间夹着一个谦卑地俯腰曲背的第三者。此人出场我毫不感到奇怪。这就是前不久我期待会来到我合法的儿子跟前的那个人，这就是我的另一个儿子，这条可怜虫，罗倍尔。

我早就料到他会出卖我，但由于疲劳和懒惰，我没有在这上头想得太多。从我们首次晤面起，我就觉得这个羸弱的家伙，这个奴才缺乏魄力，而他母亲当年上过法庭，直到如今还怕打官司，一定会劝他与我家里人妥协，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他的秘密。我瞅着这个笨蛋的后颈窝。他被这两个有身分的人夹在中间，阿尔弗莱是所谓的好好先生（他对眼前利益一点不肯吃亏，不过正是这一点帮了他的忙），而另一个，我亲爱的于倍尔，却是厉害角色。他并且还有我传给他的那种威严气派，罗倍尔碰上去只有一败涂地。我从一根柱子后面观察他们，就像人家注视一只蜘蛛和一只落网的苍蝇搏斗，暗中已下定决心把蜘蛛和苍蝇一举全歼。罗倍尔的脑袋越垂越低。他想必是这么开场的："两家对分……"他自以为是最强的一方。殊不知这笨蛋只要对他们亮相，就等于把自己交给他们摆布，再也无力抵抗。只有我知道这场斗争毫无用处，纯属徒劳，我目睹他们相争，感到自己好比是尊天神，随时可以挥动巨灵之掌，击毙这几只细弱的昆虫，或者用脚踵踩死这几条相互纠结的毒蛇。我不由发笑。

刚过十分钟，罗倍尔就不吱声了，于倍尔在那里滔滔不绝；想必他在发布命令，而另一个只有微微点头表示赞同的份儿，我看到他塌下去的肩膀慢慢挺起来。阿尔弗莱倒在草垫椅子上，就像躺在安乐椅里那样自在，大腿压住二腿，仰面朝天，摇晃着身躯。他那张易动感情、胡子浓重的胖脸倒悬过来，一副喜形于色的神情，正好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他们终于站起来。我躲躲闪闪跟在他们后面。他们迈小步走，罗倍尔夹在中间，垂着脑袋，好像上了手铐似的。他把那双粗大、通红的手放在背后揉搓一顶又脏又褪色的软帽。我本以为世上再也没有能使我吃惊的事情了。其实不然：正当阿尔弗莱和罗倍尔走到门口，于倍尔把手浸到圣水盆里，然后转向主祭坛，画了一个大十字。

现在我已不必着急，我可以安下心来。跟踪他们又有什么必要呢？我知道今晚或者明天，罗倍尔会来催我实行我的计划。我将怎样接待他呢？我有足够的时间去考虑。我开始感到疲乏。我坐下来。这一刹那，在我头脑里占据主要地位并且使我顾不到其他一切的，是于倍尔那个虔敬的动作所引起的反感。一位穿戴朴素、相貌平常的少女把一个硬纸帽盒放在身边，在我前面那一排椅子中间跪下来。我看到她的侧影。她略为低下脖子，双眼盯住远处主祭坛的小门，就是刚才于倍尔于履行家庭义务之后曾如此庄重地对之致敬的那扇门。少女微笑着不动。两个神学院学生走进来，其中一个瘦高个儿使我想起阿都因神甫，另一个小个头，满脸稚气。他俩并排跪下，好像也中了什么定身法。我朝他们目光所注的地方看，我力图看到他们看到的东西。我想："总之，此地只有寂静、清凉和古老的石头在阴凉处散发的气

味。”那个做女帽的小女工的面影重又吸引我的注意。此刻她已闭上眼睛；她那副长着长睫毛的眼皮使我想起玛丽躺在灵床上的模样。我感到有一个陌生的充满善意的世界存在着，这个世界近在咫尺，又远在天涯。伊莎常对我说：“你只看到恶，到处见到恶……”她的话也对也不对。

十六

我吃过午饭，神志清爽，心情愉快。那股舒坦劲儿我很久以来没有体验过了，好像罗倍尔的背叛非但没有破坏我的计划，反而促使计划成功似的。我想，一个人到了我这样的风烛残年，就不必到老远的地方去找他喜怒无常的原因：原因就在他身体内部。普罗米修斯的神话说明普天下愁苦的根源都在肝脏里①。不过谁敢承认一个如此简单的真理呢？我不感到痛苦。这盘带血的烤肉我能消化得了。我很高兴这块肉相当厚，否则我还得破费多要一盘菜。我点了奶酪做饭后甜品：奶酪的养分最高、价钱最便宜。

我对罗倍尔将采取什么态度呢？必须改变战略部署；但是我不能集中精力去思考这些问题。再说事先订好方案又有什么用处呢？行动起来反而受牵制。还不如随机应变。我要与罗倍尔玩猫逮耗子的游戏，我预期从这场游戏中获得兴味，但是我不敢对自己承认这个想法。罗倍尔还蒙在鼓里呢。……我是否残忍？是的，我是残忍的。不比别人更残忍，和其他人一样，和儿童、和妇女、和所有那些（我想到我在草场圣日耳曼教堂瞥见的那个做

---

① 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窃取火种给人类；宙斯为了惩罚他，用铁链把他锁在高加索山巅的岩石上，派鹰鹫去啄食他的肝脏。

女帽的小女工)、所有那些不信奉“天主羔羊”[1] 的人一样残忍。

我坐出租汽车回到勃雷阿街，躺到床上。住满这家公寓的大学生们都回去度假了。我在一片安静中休憩。然而那扇挂着脏污的帘子的玻璃门使这间屋子失去住家的气氛。壁炉架上摆着一个存放零碎物件用的青铜镀金盘子。原先粘在亨利二世[2]式木床上的小型饰件掉下来以后又被细心收集起来，放到盘子里。带闪光波纹的糊墙纸上涂着横七竖八的污痕。即便开着窗户，那口气派不凡、配红色大理石面子的床头柜发出的气味仍旧充满房间。桌子上铺着用芥末色做底色的毯子。我喜欢这套家具，因为它好比是世间的丑恶和人类的非分之想的缩影。

裙子的窸窣声把我吵醒。罗倍尔的母亲站在我床头，我首先看到的是她的笑容。假定我毫不知情，光凭她那种曲意奉承的态度就应该引起我的警惕，提醒我已经被人出卖。某种性质的体贴往往是背叛的标志。我也向她微笑，告诉她我觉得好过一些。二十年前她的鼻子没有这么大。她长一张大嘴，当年有一口漂亮的牙齿，这个优点传给罗倍尔了。现在她一笑就露出一副宽大的假牙。她刚才必定赶了一段路，此刻她身上的汗酸味足以压倒镶嵌红色大理石面子的床头柜发出的气味。我请她把窗户开大一点。她照办以后，回到我身边，又冲我微笑。既然我病情好转，她告诉我为了“那件事”，罗倍尔已准备就绪，等我调遣。正好明天星期六他一过中午就没事了。我提醒她银行星期六下午不开门。于是她决定让罗倍尔星期一上午请半天假。

---

① 指耶稣。

② 亨利二世(1519—1559)，法国国王(1547—1559)。

准假没有问题。再说他现在不怕得罪老板。

当我坚持要罗倍尔把他的职位再保留几个星期的时候，她透着惊讶。她跟我告别，说她明天陪她儿子来。我请她让罗倍尔一个人来：我想跟他谈谈，以便加深了解……这可怜的傻女人无力掩饰她的不安；她一定怕她儿子守不住秘密。但是当我带着某种表情说话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敢忤逆我的旨意。毫无疑问，是她撺掇罗倍尔和我的子女们讲和；我了解这个胆小怕事、顾虑重重的小伙子，他已采取的行动必定使他背上一个大包袱。

第二天上午，这个倒霉鬼进来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他的不安程度超过我的预料。他眼圈发黑，好像长期失眠。他不敢正眼看我。我叫他坐下，对他的气色不好表示关切；总之我做得关怀备至，几乎可以说舐犊情深。我用大律师的口才给他描绘他未来的享乐日子。我谈到我将用他的名义在圣日耳曼区买一所房子，附带占地十公顷的花园。这所房子上上下下都陈列“老式”家具。还有一口游鱼成群的池塘，一间容纳四辆汽车的车库，以及其他种种设施。总之，我信口开河。讲到汽车的时候，我提议给他买一辆美国名牌车，这时候他的表情像临终的病人。他显然已承担义务，保证当我在世的时候不从我手里接受一分钱。

“您再也不会遇到什么麻烦了，”我补充说。“买契由您来签字。我已经留出一笔证券，星期一就交给您，从此您保证每年有十万法郎的进账。有了这笔钱，您可以安心等待以后的机会。不过我大部分现金存在阿姆斯特丹。下星期一我们一块儿上那儿去，把一切都安排好……罗倍尔，您怎么了？”

他吞吞吐吐：

“不，先生，不……您过世以前我什么都不要……我不喜欢这样……我不愿意让您受穷。您别坚持：您这么做会叫我难受的。”

他背靠柜子，用右手手心托住左肘，一边说话一边啃指甲。我目光炯炯盯着他看。法院里我的对手莫不害怕我的目光。我做原告律师出庭时，眼睛须臾不离我指控的对象，直到他支撑不住，在被告席里瘫倒在法警怀抱里为止。

其实我有意宽恕他；我有一种解脱之感：临老反而跟这条蛆虫在一起生活，那样下场未免太惨了。我不憎恨他。我把他扔开但无意摔死他。可是我不能制止自己再逗他玩一会儿。

“您的感情多么高尚，罗倍尔！您愿意等我终其天年，这分心肠又有多好啊！不过我不能接受您的牺牲。下星期一起，您什么都有了；到下周末我的大部分财产都将转入您的名下……（由于他推辞不要）要就拿去，不要拉倒。”我干脆说。

他躲开我的目光，要求给他几天工夫再好好想一想。准是为了争取时间写信到波尔多寻求指令，这个可怜的白痴！

“我敢说您叫我吃惊，罗倍尔。您的态度很奇怪。”

我以为我已使我的目光变得温和，殊不知我的目光比我本人还凶狠。罗倍尔声音都变了：“您为什么这么盯着我看？”我不由自主模仿他的腔调，紧接着说：“为什么我这么盯着您看？那么您呢？为什么您受不了我的目光？”

那些惯于被人爱的人会本能地做出动人的姿态，说出动听的话语。而我呢，我惯于被人恨、使人怕，以至我的眼珠、眉毛、嗓音、笑容都乖乖地配合我这个令人生畏的天赋，迎合我的意志。我本想放出宽容的目光，不料这倒霉鬼还是吓破了胆。我越是笑，他越觉得这分兴高采烈的劲头是不祥之兆。如同给受

伤的野兽捅上最后一刀以结果它的性命，我冷不防问道：

"人家出你多少钱？"

不管这是否我的本意，这个"你"字包含的蔑视多于亲昵。他支吾说："人家是谁？"他的恐惧近乎撞见鬼神。

"那两位先生，"我对他说，"一胖一瘦……是的，一瘦一胖！"

我需要尽早收场。这场戏延长下去，连我自己都感到厌恶（好比人们不敢用鞋跟去踩死蜈蚣）。我终于对他说：

"振作起来吧。我原谅您。"

"不是我想这么干的……是……"

我用手堵住他的嘴。我不能忍受他把责任推给他母亲。

"住嘴！不许说出任何人的名字……瞧，他们出多少钱？一百万？五十万？还不到？这不可能！三十万？二十万？"

他摇摇头，一副可怜相。

"不，一笔年金，"他低声说。"正是这一招把我们说动了；这比较可靠：每年一万两千法郎。"

"从今天起？"

"不，从他们得到遗产那一天起……他们没有料到您想把一切都马上转到我的名下……现在是不是太晚了？……他们的确可以告我们……除非对他们隐瞒……啊呀！我实在太蠢了！我自食其果……"

他坐在我床上哭起来，哭相难看；他一只手耷拉着，肥大、充血。

"我毕竟是您的亲生儿子，"他哀求说。"您总不能坐视不救。"

他笨拙地伸出一条胳膊，企图搂住我的脖子。我摆脱他，但是动作很温和。我走到窗口，头也不回就对他说：

“从八月一号起，我每月付给您一千五百法郎。我马上采取措施，让您有生之年都能享用这笔年金。遇有意外，这钱转归您母亲领取。当然我家里人不应该知道我已经拆穿他们在草场圣日耳曼（教堂的名字吓得他毛骨悚然）搞的阴谋。用不着我多说，您但凡露出一点口风，就将失去一切。反过来，您要把他们可能对我搞的名堂都告诉我。”

他现在知道什么都瞒不过我，知道如果他再一次背叛我，他要付出什么代价。我让他明白我再也不想见他和他的母亲。他们可以给我写信，寄到我常去的邮局等我自己去领。

“您在草场圣日耳曼的同伙什么时候离开巴黎的？”

他担保说，他们搭昨天的夜车走了。他挺不自然地一个劲儿表示感激，声称他一定遵守诺言。我干脆打断他的话头。他想必惊恐到了极点：他背叛了一个古怪的、喜怒莫测的神灵，这个神灵现在揪住他，放开他，又把他抓过来……他只有闭上眼睛，听天由命。他弯着脊梁，俯首贴耳，衔着我扔给他的骨头往外爬。

走到门口，他的心思又活了，问我他怎样收到年金，通过什么中间人。我没好气地说：

“反正您会收到的。我从来说话算数，剩下的事用不着您过问。”

他的手已摸住撞锁，到这个时候他还拿不定主意：

“最好您找一家可靠的公司保人寿险，或者让我领一笔终身年金，反正是这一类东西……这样我就踏实了，不必担心了……”

他已把门拉开一道缝。我猛一下把门打开，把他推到过道上去。

十七

我靠着壁炉，机械地点数青铜盘子里收集的上过清漆的木制饰件。

若干年来，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儿子，我一直萦怀于心。在我可怜的生涯中，我始终感到有这个儿子存在。某个地方有个孩子是我的亲骨肉，我将找到他，而他可能带给我安慰。他的身分寒微，只会使他对我变得更加亲近；每想到他应该与我合法的儿子毫无相似之处，我心头就感到一阵甜蜜；我设想他秉性纯朴、眷恋亲故，这两种品质在老百姓中不为罕见。总之，我打的是最后一张牌。我知道，在他以后，我谁也不必指望，我只有把身子缩成一团，脸冲着墙的份儿。四十年来，我以为自己甘愿人家恨我，也甘愿恨人家。但是和别人一样，我也怀着希望，我一直想尽办法来搪塞我对感情生活的渴望，直到我不得不动用我最后的储备为止。现在，一切都完了。

制订计策剥夺那些对我怀有恶意的人的遗产继承权，这本是一种惨痛的乐趣，但是现在连这个乐趣也没有给我留下。罗倍尔已为他们提供了线索：他们最终一定会发现保险柜，甚至那些不是用我的名义租用的保险柜。想别的办法？啊！活下去，有时间把一切都花掉！然后死去……让他们在我身后连用来把我草草下葬的钱也找不出来。可是，我节约一辈子，这么多年来拚命攒钱，现在偌大年纪，怎么学得会浪子的挥霍呢？何况子女们老在窥伺我，我提醒自己。我只要朝这个方向有所举动，到他们手里都会变成对付我的可怕的武器……必须在暗地里荡尽我的财产，一点一滴地去做。

咳！我学不会倾家荡产！我永远做不到损失钱财！是否可能

把钱财埋在我的墓穴里，有朝一日重返人间，怀里紧紧揣着这些黄金、钞票和证券？有人说生前的财富死后带不走，如果我能证明这些人纯属胡说，那该有多好！

还有"善举"。慈善事业好比无底洞，多少钱都吞得下去。我可以匿名捐款给济贫所，给专门照料穷人的修女。到最后关头，难道我还不能想一想其他人，我的敌人以外的人？但是老年的可怖之处在于他是一生的总和，在这个和数里面我们不能改动任何一个数字。我花了六十年工夫才变成现在的我，一个即将饮恨而死的老人。我就是我这个样子；但是必须变成另一个人。上帝啊上帝……如果你确实存在！

黄昏时分，一个女孩子进来给我铺床；她没有关上百叶窗。我躺在暗处。街上的喧闹声和路灯的光亮不妨碍我打瞌睡。我不时苏醒片刻，就像旅客在火车停站时会自动醒过来那样；然后我又昏昏入睡。虽然我觉得自己病好了，我似乎感到，我只能这样呆下去，耐心地等待这浅睡变成长眠。

剩下要做的事情，是采取措施以便我答应给罗倍尔的年金能够支付给他，此外我还想到邮局去一趟，因为现在没有人为我代劳领取信件。三天以来，我没有拆读信件。不管发生过什么事情，人们总在期待一封未知内容的书信。这一期待说明希望是如此根深蒂固地长在我们心上，我们怎么也不能把它拔除干净！

正是为了领取信件，第二天中午我才有力气起床，向邮局走去。外头下着雨，我没带伞，就贴着墙根走。我的神态引起行人的好奇心，他们都转过身来朝我看。我真想对他们大声嚷嚷："我有什么古怪的地方？你们以为我疯了？可别这么说：我的孩子

们会拿它做把柄的。别这么看我。我跟大家没有两样，——除非是我的子女都恨我，而我必须挺身自卫。不过这不等于发疯。我得了心绞痛，服下各种各样的药片，有时候药物在我身上起反应。不错，我在自言自语，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人。是人总需要和别人对话。一个孤独者的讲话和动作里头又有什么古怪的地方呢？”

邮局交给我一捆邮件，里面有印刷品，几件银行公事，三份电报。想必是交易所里有笔买卖没有交割，人家打电报来催我。我找到一家小酒店，打算坐定以后拆阅这些邮件。好些泥瓦匠围着几张长桌子，一边喝酒，一边细嚼慢咽他们勉强够吃的份饭，彼此难得交谈。他们中间有老有少，因为冒雨干了一上午，身上溅满石灰水和泥浆。到一点半他们又要去上工。这是七月底。车站里挤满了人……他们多少能理解我的痛苦吧？想必能够理解！像我这样一个老律师怎会不明白呢？我受理的第一起诉讼，就是子女们相互争吵，谁都不想养活父亲。倒霉的老头儿每三个月换一家住，到处招人讨厌，——他和他的儿子们都同意尽快结束他的生命，好让儿子们不再受他的牵累。我曾在许多农庄里目睹老年人的悲剧：老人起先一直拒绝放弃自己的财产，后来架不住甜言蜜语的哄骗，最后子女们让他活活累死饿死！是啊，离我两步远的地方，这个瘦骨嶙峋、正在用没牙的牙床慢慢咀嚼面包的泥瓦匠，他想必尝到这种滋味了。

今天一个衣冠楚楚的老头儿在小酒店里就坐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奇。我切开一块嫩白色的兔肉，看水滴在玻璃窗上汇合，借以消遣；在玻璃窗上我从反面辨认出酒店的招牌。我伸手去掏手绢，碰上那一叠信件。我架上眼镜，顺手拆开一份电报：“母

明日下葬七月二十三日九时圣路易教堂。”拍发日期是今天上午。另外两封是前两天拍发的，相隔仅几小时。一封说：“母病危速归。”另一封：“母病故……”三封电报都是于倍尔落的款。

我把电报揉成一团，继续吃饭，脑子里老在想，我哪有精力搭夜车回去？对这个问题我足足想了几分钟，然后心头涌起另一种情感：伊莎竟然死在我前头，叫我惊讶不已。大家公认我活不长了。先死的是我，这一点对我本人，对任何人都不成问题。他们使尽阴谋诡计，目的都在我死后的日子。我和我家里人一样毫不怀疑我死期不远。我每念及我妻子，总要想象她成了我的遗孀，热孝在身就去开启保险柜，必定心里有愧。即便星辰运行失时，也不会比她这一死引起我更大的惊奇和不适。但是我作为生意人的本性压倒一切，使我不由自主开始审查目前的局势，考虑应该作出什么决策来对付我的敌人。直到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想的就是这一些。

车轮转动，我的想象力才活跃起来。我仿佛看到伊莎去世前夕、前两天躺在床上的样子。我追忆她在卡累兹的房间里的陈设（我当时不知道她死在波尔多）。我喃喃自语：“该入殓了吧……”并且庆幸自己正好不在场，像懦夫躲过一道难关。如果我在场，我该采取什么态度才好呢？在孩子们带有敌意的目光的注视下，我该做什么表示呢？这个问题总算已经解决。至于其余的事情，因为我一进家门势必要病倒在床上，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我不可能有精力去参加葬礼：刚才我想上厕所，费了半天劲还挪不过去。我的身体虚弱并不叫我害怕：伊莎一死，我不必再等待自己的死期；我的劫数已过。但是我怕心脏病发作，尤其因为这间包房里只有我一个人。会有人在车站接我（我事先发

了电报)，想必是于倍尔……

不，不是他。我看见阿尔弗莱那张因失眠而显得憔悴的胖脸，不由浑身轻松。而他见到我，却有害怕的样子。我不得不挽住他的胳膊，我没有力气自己上汽车。那天上午波尔多下雨，一派凄凉景色。汽车穿过的街区，马路两边尽是屠宰场和学校。我不需要说话。阿尔弗莱详尽地为我叙述经过，描绘伊莎怎样在公园一个角落里突然摔倒：就在离暖房很近的地方，棕榈树林前面；人们怎样把她送到邻近的药房里，又怎样费了好大劲才把她笨重的身体抬到二楼她的卧室里；大夫怎样给她放血、做穿刺……尽管得了脑溢血，她一整夜都神志清醒。她一再示意要见我。然后，正当神甫带来圣油的时候，她长眠不醒了。"不过她前一天刚领过圣体……"

阿尔弗莱想把我送到家门口就算了事，他借口说他还要参加殡仪，剩下的时间刚够换衣服。但是他推脱不掉，只得搀扶我下车。住宅门口已经挂起黑纱。阿尔弗莱扶我登上台阶。门厅完全变了样。阴暗的四壁中间，鲜花堆积如山，周围点着无数蜡烛。我眨巴眨巴眼睛。我好比置身异域，恍然如在梦中。两个纹丝不动的修女，想必是由殡仪馆与其他用品一起提供的。平时登惯的楼梯上铺着旧地毯，把人们从这个由黑纱、鲜花、烛光组成的境界，引向楼上的日常生活。

于倍尔走下楼梯。他穿着一丝不苟的礼服。他伸过手来，跟我说话；但是我听到他的声音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我回答他，但是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他的脸挨近我的，变得巨大无比，然后我就不省人事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昏厥的时间不到三分钟。我恢复知觉后发现自己处在我结束律师业务以前当候见室

用的那间小屋子里。嗅盐的味道刺激我的鼻粘膜。我辨认出热纳维埃芙的声音："他醒过来了……"我睁开眼睛：他们都俯下身子朝我看。我觉得他们的脸都走样了，发红，扭曲，有的还发青。雅妮娜长得比她母亲壮实，此刻在我眼中她好像跟她母亲一样老。特别眼泪汪汪的是于倍尔。他的神态那么丑，那么打动人心，这光景宛如他小时候伊莎把他抱在膝盖上对他说："这回他可是真的伤心了，小宝贝……"唯独菲利穿着那身走遍巴黎和柏林的夜总会的晚礼服，把他那张冷漠、不耐烦的漂亮面孔转过来对着我。他去赴宴，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宴罢归来的时候，必定是这副模样，因为他连领带都没有系上。在他背后有几个戴面纱的妇女，我认不清是谁，想必是奥琳普和她的女儿们。还有别的男人戴的雪白的硬胸衬在光线暗淡的角落里发亮。

热纳维埃芙送一杯水到我嘴唇边。我喝了几口。我对她说我觉得好过一些了。她温柔地、好心地问我是不是需要马上躺下来休息。我冲口说出我想到的第一句话：

"我多想能送她下葬啊，既然我没有赶上跟她诀别。"

我像一个演员在寻找适当的语调那样重复说："既然我没有赶上跟她诀别……"这本来是句平平常常的门面话，我说出这句话是因为这是我在殡仪馆里扮演的角色规定要我说的，但是正是这句话突然使我领会到它所表达的感情；好像我在自己提醒自己这以前我还没有想到的事情：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妻子了；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解释的机会；她看不到我为她写的这本笔记。事态将永远停留在当我离开卡累兹的时候它所处的那个地步上。我们不能重新开始，开创新的局面；她死了，死以前不了解我，不知道我并非是一个怪物，一个刽子手，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人。哪怕我在最后一分钟赶到，哪怕我们来不及交换一句话，她也会

看到我像现在这样老泪纵横，悲痛欲绝，她就能带着这个最后的印象撒手归天。

子女们都愣得说不出话来，唯有他们目睹这个场面。可能他们有生以来从未见我掉过眼泪。这张常怀敌意、令人生畏的脸，这副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正视的美杜莎[1]的面容，此刻变得和普通人的并无二致了。我听到有人说（我想是雅妮娜）：

"如果您不出门的话……您为什么要出门呢？"

是啊，我为什么要出门呢？不过，难道我不能及时赶回来吗？如果他们打给我的电报不是存局待领，如果我在勃雷阿街收到电报的话……于倍尔不慎多说了一句：

"没留下地址就走了……我们不可能想到会发生意外……"

这以前我只不过有个朦胧的念头，顿时间这个念头就变明确了。我双手撑在靠椅扶手上，站起来，气得浑身哆嗦，冲着他喊道：

"你撒谎！"

他结结巴巴地说："父亲，你疯了？"我重复说：

"不错，你们撒谎：你们明明知道我的住址。你们敢不敢当着我的面说你们不知道地址？"

于倍尔有气无力地反驳："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你没有跟任何接近我的人接触过？你胆敢否认？你倒否认给我看看！"

全家人都吓呆了，默不作声朝我看。于倍尔摇摇头，宛如小孩子撒了谎不能自圆。

"何况你们没花多大代价就把他收买过去了。你们不够大

---

[1] 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她的眼睛一看到人，人就便化为顽石。

方，孩子们。这个小伙子把全部财产拱手归还给你们，而你们只给他一万两千法郎的年金，等于白捡。”

我笑了，一笑就咳嗽。孩子们无言可对。菲利从牙缝里嘀咕一句：“糟透了……”于倍尔做个哀求的手势，企图说话，我不容他插嘴，放低调门继续往下说：

“由于你们，我才没能在她临终前与她诀别。我的一举一动你们都知情，但是你们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引起我的疑心。假如你们把电报发到勃雷阿街，我就会明白我已被人出卖。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使你们下得了这个决心。即便是你们母亲临终前的哀求也不行。当然你们很悲伤，但是你们并没有偏离既定的方针……”

我说出这些事情，还有别的更可怕的事情。于倍尔哀求她妹妹：“别让他说了！别说了！人家会听见的……”他连话也说不连贯了。热纳维埃芙伸出胳膊围住我的肩膀，迫使我坐下来：

“父亲，现在说这些不是时候。等我们冷静下来以后再说吧。我求你，看在还躺在那里的人的份上……”

于倍尔面如土色，举起手指搁在嘴上示意：殡仪执事走过来，他手里拿着应该邀请执绋的亲友名单。我迈出几步。我不要人家搀扶；我的脚步很不稳，家里人闪开道让我过去。我跨进灵堂，跪在一张供祈祷用的矮椅子上。

于倍尔和热纳维埃芙跟进来。他俩每人夹住我一条胳膊，我听凭他们摆布。上楼梯很费劲。两位修女中的一位同意在举行殡仪的时候留下来照顾我。于倍尔在向我告辞之前，佯作刚才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问我他邀请律师公会主席出席葬礼是否做对了。我只顾把脸转向淌着水珠的窗户，不答理他。

已能听到纷沓的脚步声。全城人都会莅临，在来宾册上签

名。丰都台日家那一边，还有什么人我们没有通知到？我那一边，有律师公会、银行界、生意界……我感到释然，好比一个人为自己辩白，而大家终于公认他无罪。我使孩子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撒谎；他们没有否认自己的责任。正当整幢房子里闹哄哄，像在举行一场古怪的、没有音乐的舞会的时候，我却迫使自己全神贯注在他们犯下的罪行上；我之所以不能和伊莎见最后一面，一切都怪他们……但是我徒然激发我由来已久的仇恨，我对他们的仇恨像一头累垮了的马，怎么用马刺刺它也不起反应。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我的心情不由自主地变为温和，是病情转缓呢，还是我因为最后制服了他们而感到满意？

唱圣诗的声音不再传到我的耳际；殡仪的嘈杂声离我越来越远，最后这所宽敞的住宅就像卡累兹那样一片寂静。伊莎把住在里面的人都带走了。她的遗体后面跟着全体仆役。只剩下我和修女两个人。她在我床头念完她在守灵时就开始念的玫瑰经。

这一片寂静重又触发我对永诀、对生离死别的感想。我心里很难受，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因为我和她之间一切都结束了。我靠着枕头坐在床上，这样可以呼吸畅快一些。我环顾摆在房间里的路易十三① 式家具。这套家具是我们订婚的时候在巴吉埃那里选购的。她还没有继承她母亲那一套家具之前，用的一直是这一套。这张床，这张凄惨的床曾是我们的怨恨和沉默的见证……

于倍尔和热纳维埃芙走进来，其余人都留在过道里。我明

---

① 路易十三（1601—1643），法国国王（1610—1643）。

白他俩不习惯看到我老泪纵横。他们站在我床头，做哥哥的大中午穿着晚礼服，显得古怪。妹妹浑身披着黑纱，相形之下她那块手绢白得耀眼；面纱掀开处，露出一张泪眼模糊的圆脸。悲伤使我们现出原形，我们彼此都认不出来了。

他们问候我的健康。热纳维埃芙说：

"几乎所有的人都一直送到墓地：她生前深得人心。"

我询问她伊莎中风前几天的情况。

"她感到不舒服……可能她已有预感，因为回波尔多的前一天晚上，她花了好长时间在房间里烧毁成堆的信件：我们还以为壁炉烟囱里的煤灰着了呢……"

我打断她的话。我灵机一动……这以前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热纳维埃芙，你是否以为这跟我这次出门有关系？……"

她满意地回答说："这对她想必是个打击……"

"但是你们没跟她说……你们没有把你们发现的事情都告诉她……"

她向她哥哥投出询问的目光：她是否应该表示她听懂我的意思了？此刻我必定有奇特的表情，因为他们显得十分害怕；这一边热纳维埃芙帮我扶正身子，那一边于倍尔急促地回答说，他母亲是在我走后十几天病倒的，他们决定在这段期间不让她参与这些不愉快的讨论。他说的是实话？他又颤声补充说：

"再说，如果我们实在忍不住，最后把事情告诉她了，那么我们对她的去世就要负担主要责任……"

他偏开身子，我看到他双肩急促地起伏。有人把房门推开一道缝，问是不是该吃饭了。我听出菲利的嗓门："叫我有什么办法？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肚子叫唤了……"热纳维埃芙泪痕未

干，她问我想吃什么。于倍尔说他吃过午饭再来；如果我还有精力听他说话，我们可以好好解释清楚。我表示同意。

他们走了以后，修女帮我起床。我洗了澡，穿好衣服，喝下一碗肉汤。我不想作为一个病人上战场，不愿对手因为我有病而手下留情。

他们回来时发现我已变了一个人，不再是那个叫他们怜悯的老头儿了。我已服过药；我坐在那儿，挺着胸；我觉得胸口不那么闷了，每次只要一下床我总觉得好过一点。

于倍尔穿一身作客穿的西服；热纳维埃芙裹着她母亲的旧便袍："我没有可穿的黑衣服……"他们在我对面坐下来；双方讲完开场白，于倍尔开腔了：

"我已反复考虑……"

他已仔细准备好他的说词，他跟我说话好比我代表股东大会，字斟句酌，尽量避免讲错什么话会引起全场哗然。

"在母亲病榻前，我做过反省；我努力改变自己的观点，设身处地为你着想。我们一直以为父亲你打定主意剥夺子女们的继承权。我们在你身上看到的就是这一点，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的行为成为合法的，至少可以为我们的行为辩护。但是你占了我们的上风，因为斗争是毫不容情的，也因为我们……"

正当他在寻找合适的字眼，我不慌不忙地提示他："搞了卑鄙的阴谋。"

顿时他的两颊绯红。热纳维埃芙不服气：

"怎么能说'卑鄙'呢？你比我们强大得多……"

"这又从何说起！一个身患重病的老头儿对付一帮年轻人……"

"一个身患重病的老头儿，"于倍尔接着说，"在我们这样的

人家里享有特殊地位，他寸步不离他的房间，时刻戒备着。除了观察家里人的动静并且从中取利，他不干别的。他独自制订他的行动部署，从容不迫地准备就绪。别人的底细他一清二楚，而别人对他却一无所知。他还知道该躲到什么地方去窃听……（我不由破颜一笑，他俩也笑了）。是的，一大家子人总有不谨慎的时候。人们争吵，嗓门越扯越高，最后，不知不觉大家都嚷嚷开了。我们过于相信老房子的墙壁厚，忘了楼板是薄的。还有窗户是开着的……"

这番暗示使我们之间的空气得到某种缓和。于倍尔带头又回到严肃的口气上去：

"在你眼里我们可能有过失，我同意这么说。再一次引用正当防卫的原则，对我来说再也方便不过了；不过我排除任何足以使这场辩论激化的因素。我不想确定，在这场不光彩的战争中谁是侵略者，我甚至同意承认自己有错。不过你必须理解……"

他站起来，擦擦眼镜片。他那憔悴、疲惫的脸上，双目不时发出闪光。

"你必须理解我在为荣誉，为我的子女们的生存而斗争。你不能想象我们的处境；你是另一个世纪的人；你在那个神奇的时代生活过，那时候一个谨慎的人总把本钱押在可靠的有价证券上。我的意思当然是说，你曾出色地应付各种情况；你有先见之明，总能及时把证券兑现……但是这是因为你置身局外！置身局外，这么说再恰当不过了！你可以冷静地判断局势，你凌驾在局势之上，你不像我陷得那么深，直到耳朵根……后来，我猛醒过来……但是已经没有脱身的余地了……破天荒第一次所有的树枝同时折断。什么都不能依靠，什么损失都不能弥补，什么都完了……"

他忧虑万分地重复说："什么都完了……都完了……"他究竟陷到什么地步？他在什么灾难的深渊边上挣扎？他怕把底细交得太多，赶紧刹车，改用老生常谈来敷衍：战后在企业设备上投资过多，生产过剩，消费危机，等等。他说什么都无关紧要。我注意的是他焦虑如焚的心情。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仇恨已经熄灭，——我的报复欲望也同样熄灭了。可能早就熄灭了。我曾有意培育我的怒火，我曾为此经受极大的痛苦。但是否认这一如此明显的事实又有什么用呢？我在我儿子面前产生一种错综复杂的感情，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是好奇心：这个倒霉鬼的内心骚乱，他的恐惧，他那犹如病人临终前的痛苦，只消我一句话就可以消除……这一切对我来说显得多么奇怪啊！我在想象中看到我的全部财产，迄今为止这笔财产似乎是我整个生命的寄托，我曾设法把它送人或者丧失它，我甚至不能随心所欲支配它，——忽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对于它已十分超脱，它已引不起我的兴趣，已与我无关。于倍尔此刻不再说话，从镜片后面窥伺我的反应：我又在揣摩什么点子？我即将给他什么打击？他作一苦笑，上身往后仰，举起半截胳膊招架，好像一个准备挨打的孩子。然后他胆怯地说：

"我只请求你帮助我解脱困境，此外我什么也不需要。加上我应该从妈妈那里得到的财产，我只需要（他迟疑片刻才吐出数字）一百万。一旦债务清理了，我总有办法应付过关。再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我保证尊重你的意愿……"

他咽下一口唾沫；他在偷偷观察我；但是我依旧不动声色。

"那么你呢，我的女儿？"我转向热纳维埃芙。"你的处境不坏吧？你丈夫很有头脑……"

谁赞扬她丈夫准会使她冒火。她声称那家公司已经完蛋

了。阿尔弗莱有两年没有收购朗姆酒了；显然他有把握在生意上不会判断错误！他们的日子当然还过得下去，不过菲利已扬言要甩掉他的老婆，一待他确定财产到不了手，他就会这么做的。我嘀咕一句："够倒霉的！"她赶紧接下去说：

"我们知道他是个流氓。雅妮娜也知道……不过假如他当真抛弃她，她会伤心死的。可不是，她会伤心死的。你不懂这种事情，父亲。这上头你不在行。雅妮娜比我们更了解菲利。她常跟我们说，他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坏得多。不过一旦菲利离开她，她照样会伤心死的。你觉得这未免荒谬。对你来说不存在这种事情。不过凭着你的绝顶聪明，你可以理解你感受不到的东西。"

"你累着爸爸了，热纳维埃芙。"

于倍尔以为他的笨妹妹说错了话，以为我的自尊心受到损伤。他在我的脸上看到忧虑的征兆，但是他不可能知道我忧虑的原因。他不知道热纳维埃芙捅破了一个已经结疤的伤口，还把手指伸进去搅动。我叹口气说："幸福的菲利！"

孩子们面面相觑，惊讶不已。他们真心诚意地早就把我当做半个疯子。可能他们就是当真把我关进疯人院也会心安理得的。

"是个坏蛋，"于倍尔生气地说，"而且他把我们都缠住了。"

"他岳父对他倒比你宽容一点，"我说，"阿尔弗莱常说菲利'不是坏小子'。"

热纳维埃芙发火了。

"他把阿尔弗莱也缠住了：女婿带坏了丈人，城里无人不知；人家看见他俩一块儿嫖妓女……真叫丢脸！这也是妈妈伤心的原因之一……"

热纳维埃芙擦擦眼睛。于倍尔以为我故意打岔，他没好气地说：

“现在要说的不是这个，热纳维埃芙。好像世界上只有你们家里的人才算数似的。”

热纳维埃芙大为恼火，反唇相讥说，她倒很想知道他俩谁最自私。她补充说：

“当然啰，每人都是先想到自己的孩子。不是我夸口，我为雅妮娜所做的一切不亚于妈妈为我们所做的。我不惜赴汤蹈火……”

他哥哥打断她：“她同样不惜把别人投入火坑。”他的语气之刻薄，活脱是我的口吻。

他们这场争吵，如果发生在不久以前，准会叫我开心一场！我不可能把他们的继承权剥夺殆尽，围着剩下的那一星半点财产他们将拚个你死我活，而我本来会兴高采烈地欢迎这场决战的信号！现在我感到的却是恶心，厌倦……干脆把这个问题了结了吧！但愿他们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去！

“说也奇怪，孩子们，”我对他们说，“我最终要做出一直被我认为是最疯狂不过的事情……”

啊！他们再也想不到打架了！他们向我射出严厉、不信任的目光。他们在等待；他们已处于戒备状态。

“我总把那个老农民引为借鉴。他还活着的时候就被挤干油水，后来子女们就让他活活饿死……因为他弥留的工夫拖得太长，子女们干脆给他压上几条被子，蒙住他的嘴巴……”

“父亲！求求你别说了……”

他们表示的那种惧怕和憎恶的心情倒不是假装的。我突然换个腔调：

“于倍尔，你可要忙一阵子了：析产很不容易。我的钱存在好多地方，此地，巴黎，还有国外。还有地产，房子……”

我每说一句，他们的眼睛就瞪得更大，但是他们不肯相信我的话。我看到于倍尔细嫩的手张开了又合拢来。

“必须在我死以前把一切都处置完毕，同时你们还得分配你们母亲名下的财产。我保留卡累兹的享用权：房子和花园（维修费归你们承担）。至于葡萄园，更不在话下。将由公证人每月支付给我一笔生活费，数目以后再确定……把我的皮夹递给我，对了……在我上衣的左边口袋里。”

于倍尔用发抖的手把皮夹递给我。我从里面取出一个信封：

“关于我的全部财产，这里头都有提示。你可以带着这个信封去见阿冈公证人。……要不你打电话叫他来一趟，我亲手交给他，当着你的面表明我的意愿。”

于倍尔接过信封，带着忧虑的神情问我：

“你不是在耍弄我们吧？”

“给公证人打个电话：你会看到我是不是在耍弄……”

他急忙冲到门口，然后又忍住了：

“不，”他说，“今天不合适……要等一个星期以后。”

他用手捂住眼睛；他想必感到羞耻，努力把念头引向他的母亲。他翻来复去地察看那个信封：

“好吧，”我接着说，“拆开来念念吧！我准许你。”

他赶紧靠近窗户，拆开封口的火漆。他恨不得把信封里的内容一口吞下去。热纳维埃芙也沉不住气了。她站起来，伸长脖子，把一张贪婪的面孔探过她哥哥的肩头。

我观看这一对兄妹。这个场面已没有丝毫令我厌恶之处了。一个受到破产威胁的生意人，一个父亲和一个母亲突然找回他们认为已经失去的百万家产。不，他们并不引起我的厌恶。但是我自己的冷漠态度却使我惊讶。我好比病人开完刀醒过来，说他什么也没有感觉到。我已从身上挖走我自以为是我最珍惜的东西。可是我此刻反而似释重负，感到一种生理上的轻快：我的呼吸也舒畅了。实际上，这么多年来，我又做了些什么呢？还不是企图丢掉这笔财产，企图把这笔财产送给某个外人？我总是错认自己所渴望的对象。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渴望什么，我们并不爱我们自以为爱的那个东西。

我听到于倍尔对他妹妹说："了不得……真了不得……这笔财产实在了不得。"他们低声交换几句话，于是热纳维埃芙宣布他们不能接受我的牺牲，他们不愿意我为了他们而剥夺自己。

"牺牲"、"剥夺"，这些词儿我听来特别奇怪。于倍尔坚持说：

"你今天这么做是出于一时冲动。你以为你病入膏肓，实际上你的身体没有这么坏。你还不到七十岁；你有这么多钱，可以享高寿的。过些时候你会后悔的。如果你愿意，我可以让你摆脱一切物质上的操心。不过你还是心安理得地保留属于你的东西吧。我们只希望得到应该得到的。我们一直寻求的不过是公正而已……"

我感到疲乏，他们看到我合上眼皮。我跟他们说我已下定决心，此后我只有当着公证人的面再提这件事。他们已走到门口了；我不把脑袋朝他们那边转过去，就这么叫住他们：

"我忘了告诉你们，应该每月付给我的儿子罗倍尔一千五百法郎，我已经答应他了。将来要在产权转让书上签字的时候你

得提醒我这件事。”

于倍尔脸红了。他想不到末了还有这枝冷箭，但是热纳维埃芙不觉得什么。她睁圆眼睛，迅速算出答数，脱口而出：

“一年一万八千法郎……你是否觉得这未免多了一点？”

十八

草地比天空更加明亮。大地吸饱了水，直冒水汽，而灌满雨水的车辙映出天上浑浊的蓝色。一切仍如卡栗兹归我所有的日子一样引起我的兴趣。现在我一无所有，但我并不觉得我已成了穷人。葡萄正在腐烂，夜来又横遭暴雨。年成不佳使我忧愁，跟我仍是葡萄园主人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我曾以为自己对产业特别眷恋，实际上这不过是农民沦肌浃髓的本能，是祖祖辈辈满怀焦虑地询问天色的农民的后裔的本能。我应每月领取的生活费都存在公证人那里没有动用，我从不感到需要什么。我一辈子都受制于一种欲念，其实它并没有支配我的力量。像一条对月狂吠的狗，我不过是受到一道反光的迷惑。到六十八岁上才醒悟过来！临死之际方始得到新生！但愿我还能多活几年、几个月、几个星期……

护士走了，我觉得好过多了。阿梅莉和爱奈斯特照料过伊莎，我把他们留在身边；他们会打针；我手头应有尽有：吗啡针、亚硝酸盐针。孩子们忙得很，难得下乡，他们只有为了估计行情、需要打听情况的时候，才到我这儿来……事情都解决了，没有吵得不可开交：因为人人都害怕“吃亏”，结果他们选定一个滑稽的方案，平分整套的锦缎花纹织品和玻璃器皿。他们宁肯把一幅挂毯铰成两截也不让某一个人独享。他们情愿什么用具都

配不上套也不让任何一份比另一份多。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力求公道。他们终生都会用漂亮的词藻来掩饰最卑劣的情感……不，我不应该计较这一点。谁知道他们是不是也和我过去一样，受制于某种欲念，而这种欲念并没有占据他们灵魂的最深处？

他们对我又会怎么想呢？说我败下阵来，让步了。"他们把我给耍了。"不过，他们每次来访，都对我表示特别尊重和感激。但我还是叫他们吃惊。于倍尔尤其注意观察我：他不放心，他没把握我是否已解除武装。你尽管放心，我可怜的孩子。回卡累兹养病的那天，我已经不那么厉害了，更何况现在……

公路旁的榆树和草地边上的白杨树以墨色线条绘出宽阔的，层叠交错的平面，薄雾在其间积聚，——薄雾和杂草点燃后升起的青烟，以及吸饱了水的大地散发的浩瀚气息。秋色已深，葡萄串上残留的雨珠闪闪发光。多雨的八月使葡萄遭受的损失已无法弥补。但是对我们来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晚。我需要反复对自己说，什么时候都不算太晚。

回到卡累兹的第二天我就踏进伊莎的房间，这倒并非出于虔敬。我无所事事，在乡下我全部时间归自己支配，我不知道这对我是享受还是痛苦。正是这一种情绪促使我推开虚掩的房门，楼梯左首第一间。不仅窗户大开，立柜、五斗橱也敞开着，仆人们已把屋子清理完毕。阳光涌进来，照到每一个角落，驱散亡灵不可捉摸的遗泽。这是九月的一个下午，睡醒的苍蝇嗡嗡嘤嘤叫个不停。椴树厚实滚圆的树冠宛如经人触动的水果。天顶的深蓝色，在近地平线处化成浅蓝，衬托着一排沉睡的丘山。我听到一个女孩子清脆的笑声，但看不见她的身影；贴近葡萄树有几顶遮阳草帽在移动：收获季节开始了。

但是奇妙的生命已离开伊莎的房间；立柜底部放着一副手

套、一把阳伞，也像死了似的。我望着古老的石砌壁炉，炉架上方的三角楣雕着耙子、铁锹、镰刀和麦束。这种老式壁炉能烧着整段整段的树干，夏天不用的时候便拿宽幅的，绘有图画的帆布挡热屏挡住炉口。这口壁炉的挡热屏上画着一对耕牛，我小时候有一天发脾气曾用小刀在两头牛身上捅了许多窟窿。现在挡热屏斜靠在壁炉框上。我想把它摆正，不料一动手它就倒下来，露出四四方方、堆满灰烬的黑炉膛。这时候我想起孩子们告诉我的关于伊莎在卡莱兹最后一天的情况："她在烧纸，我们还以为壁炉烟囱里的煤灰着了呢……"此刻我才明白，当时她已预感自己活不长了。一个人不能同时既想到自己的死亡又想到人家的死亡：我老想着自己死期不远，怎么会去过问伊莎的高血压病呢？"不要紧的，这是上了岁数，"我那帮笨蛋孩子老爱这么说。但是她本人，当她点着这堆火的时候，知道自己大限已临。她打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她把最细微的踪迹都擦掉了。我望着炉膛里被轻风微微吹动的纸灰。伊莎用过的火夹子还挂在壁炉和墙壁接缝的地方。我抄起火夹子，拨动这堆灰烬，这幽冥的象征。

我在灰堆里搜索，好像这里面包藏着我一生的秘密，咱俩一生的秘密。火夹子插进去越深，遇到的灰烬就越厚。我扒出几张纸片。想必是叠得太厚，一下子烧不干净，它们才得以幸存。不过我数出来的仅是片言只语，猜不透意思。这一切都出自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笔迹。我的手直哆嗦，动作加快。一小块被煤烟熏黑的纸上，画着一个小十字架，在这下面我读到一个拉丁词：PAX①，还有一个日期：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及几

① 安息。

个字："我亲爱的女儿……"另外几张碎片烧焦的边缘上也有字。我用尽心思想理出一个头绪，但是只获得如下的结果："这个孩子引起你的仇恨，对此你没有责任，只有当你听凭这种仇恨摆布的时候，你才是有罪的。不过，恰恰相反，你努力……"费了好大劲，我又辨认出："……轻率地评判死者……他对吕克的温情并不证明……"其余的话都被煤烟遮住，除了一句例外："原谅吧，你不必知道你需要原谅什么。向他奉献出你的……"

我以后有的是思考的工夫，此刻我只想尽量多找到一些东西。我弯着腰拨动炉灰，这个姿势使我呼吸不畅。我发现一本漆布面的笔记本，初看完好无损，当下我极度兴奋。不料里面一页纸也没有剩下来。我仅在封面里页认出伊莎手写的几个字："心灵的花束"。下面有一段话："我非罚人堕地狱者，我名耶稣。"（基督与圣弗朗索瓦·德·沙尔语[1]）

下面还有别的引文，但已无法辨认。我徒然在灰堆里久久扒拉，再也找不到什么了。我站起来，看看自己乌黑的双手。我从镜子里照见自己的脑门上印了一道灰痕。突然我想出去走几圈，就像年轻时候那样。我三步并两步冲下楼梯，忘了自己有心脏病。

几个星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向葡萄园走去。葡萄已经摘了一部分，整个园子悄悄地转入休眠期。景色单调、清净，弥漫着水汽，像玛丽当年用麦秆吹出来的天蓝色肥皂泡。经过风吹日晒，车辙和牛蹄窝子变得又干又硬。我信步走去，心里怀着一个陌生的伊莎的形象。原来她也曾遭受强烈的感情的折磨，全

---

[1] 圣弗朗索瓦·德·沙尔（1567—1622），日内瓦主教，著有宗教著作多种。

靠上帝的力量她才能制服这些感情。这个家庭主妇原来是个备受嫉妒心的熬煎的信女。她曾经憎恶小吕克……这个女人竟然会痛恨一个孩子……嫉妒的原因是她对亲生儿女的钟爱？是因为我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偏爱吕克？但是她也憎恨玛丽内特……对了，对了：她的痛苦是我引起的；我有叫她受尽折磨的能力。我这样想太荒唐了！玛丽内特死了，吕克死了，伊莎死了，统统死了！而我，一个孤老头儿，站在安葬他们的墓穴的边缘，却还因为有个女人对我不曾冷漠视之，因为我曾在她心里激起感情的旋涡而沾沾自喜！

这太好笑了，我果真独自发笑。我感到憋气，便靠在一根攀附着葡萄藤的桩子上，面向黯淡的原野。村落和村里的教堂、公路和路边的白杨树，都已消隐在暮霭里。夕阳的余辉通过层层障碍才能照到这个埋在雾色里的世界。我感觉到、我看到、我触摸到自己的罪孽。我的罪孽并不全部都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蛇结里；我指的是我对亲生骨肉的仇恨、我的报复欲望、对金钱的嗜爱；我的罪孽在于拒绝在这团相互纠缠的毒蛇之外去寻找别的东西。我厮守着这肮脏的蛇结，好像它就是我的心脏——好像我的心脏的跳动已和这堆爬虫的蠕动浑为一体了。整整半个世纪，我在自己身上了解到的并非真正的自我。这还不够，在别人身上我同样看不到本质。孩子们脸上那副一味图财的可怜相迷惑了我的眼睛。在罗倍尔身上我只看到他的愚蠢，我满足于这个表象。我从来没有想到人家给我看到的只是外表，必须戳破、穿过这层外表，才能发现他们的本来面目。我本应该在三十岁、四十岁的时候悟出这个道理。但是今天我已是一个心力衰竭的老人，我在经历生命中最后一个秋天，观看葡萄园在烟雾和夕阳中昏昏入睡。我应该爱的人都死了，本来会爱我的人也都

死了。对于还活着的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靠拢他们，重新发现他们。我身上的一切，从音容笑貌到姿态动作，无不属于一头怪物。我用那头怪物来和社会敌对，并且把我的名字给了这头怪物。

当我背靠那根桩子，站在一畦葡萄的尽头，面向夕阳照耀下气象万千的伊冈牧场的时候，我反复思考的不就是这些想法？后来我要在这里叙述的一段插曲也许使这些想法变得更加明确，不过那天晚上，我走回家去的时候，这些想法已经形成了。那天晚上笼罩大地的静谧也充溢我的身心；地上的影子越拖越长，万物莫不接受造化的安排；远处，山影的弧线像是人的肩膀；一待夜雾降临，它们可能伸展四肢，像人一样睡去。

我希望热纳维埃芙和于倍尔已经在家里等我了；他们答应与我同进晚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盼望他们来到，并且因此感到喜悦。我迫不及待地要让他们知道我的新生。我必须了解他们，也必须让他们了解我，刻不容缓。我死以前还有没有时间去检验我的发现是否可信？我要十万火急地向孩子们的心灵赶去，我要越过所有把我们隔开的障碍。蛇结终于被斩断了。我将迅速赢得他们的爱戴，最后他们在为我合上眼皮的时候会失声痛哭。

他们还没有到。我在公路边的长凳上坐下来，用心谛听有没有发动机的响声。他们越是姗姗来迟，我就越是盼望他们来。我的老脾气又犯了：他们才不在乎我在这儿干等呢！我望眼欲穿，他们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们故意失约……我又改变想法：他们迟到也许有我不了解的原因，但我绝无理由和往常一样，因此增添对他们的怨恨。教堂的晚钟响了，该吃晚饭了。我径直走

进厨房，通知阿梅莉再等一会儿。厨房里熏得乌黑的小梁底下挂着火腿，我难得在这个地方露面。我在灶旁一把草垫椅子上坐下来。我一进屋，阿梅莉，他丈夫，还有卡佐（我打老远就听到他们纵声大笑）就闭口不语。他们 对我是敬 而远之。我从来不跟仆人说话。并非我这个主人爱挑剔，难侍候，而是因为在我眼里他们根本不存在，我对他们视而不见。但是那天晚上，有他们在使我感到安慰。因为孩子们没有来，我很想在女厨师剁肉馅的那张桌子上占一个角落吃饭。

卡佐溜走了。爱奈斯特套上白上衣，准备侍候我用饭。他的沉默使我感到压抑。我搜尽枯肠也找不出话说。这两个人为我们忠心耿耿服务了二十年，我却对他们毫不了解。我终于想起来，他们有个女儿嫁在索弗泰尔·德·基耶那①，有一次来探望他们，带给我们一只兔子，而伊莎因为她在我们家吃了几顿饭，没有付给她兔子钱。

我头也不回，匆匆忙忙地说："喂，阿梅莉，你女儿身体好吗？还住在索弗泰尔？"

她低下晒黑的脸，足足打量我半天才说：

"先生知道她故世了……到二十九号 圣米歇尔节 就满十周年了。先生不记得了？"

他丈夫仍旧一言不发，但是他狠狠地盯着我看，他以为我是假装忘记的。我结结巴 巴地说："请原谅……我老 糊涂了……"然而，每当我发窘和受到惊吓的时候，我总不由自主地干笑一声，这次也是这样。爱奈斯特用他平常讲话的声调宣布说："先生请用饭。"

---

① 位于纪龙德省的一个市镇。

我马上站起来，走进光线暗淡的饭厅，坐在伊莎的阴魂的对面。这里是热纳维埃芙的位子，往下是阿都因神甫，再过去是于倍尔……我用目光寻找摆在窗户和餐具柜中间的、当年玛丽坐的那把高脚椅子。这把椅子后来归雅妮娜使用，再往后又归雅妮娜的女儿。我佯作吞下几口食物：那人在一边侍候我，他的眼神叫我心惊肉跳。

他已在客厅里用葡萄藤生了火。在这间屋子里，像退潮后留在海滩上的贝壳一样，每一代人在撤走的时候都留下一些东西：画册、小盒子、银板照相、老式油灯。墙上的托架上摆满早就不时兴的小玩意儿。黑地里笨重的马蹄声、隔壁榨葡萄机的马达声，都叫我心里难受。"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还不来呀?"我不由说出这句怨言。如果这句话穿过客厅的门，传到仆人耳朵里，他们会以为来了个生人：因为这不可能是那个老家伙的声音，也不像他说的话，他们以为老家伙存心假装不知道他们的女儿已经去世。

他们全体：妻子、子女、主人、仆人，都联合起来跟我的灵魂作对，他们给我派定了这个恶毒的角色。我横下一条心，决不改变他们要求我采取的态度。出于对我的仇恨，他们把我想象成某种类型的人，而我则使自己符合这个类型。到六十八岁还希望挽转局势，使他们对我产生新的看法，看到我的本来面目，看到我一直是这样一个人：这岂非痴心妄想!人们只看到自己习惯看到的东西，而对你们，可怜的孩子们，我同样也看不到你们的本来面目。如果我比现在年轻，那么习惯还没有那么深，还不至于积重难返。不过我怀疑，即便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未必就能破除魔法。我想必须有一种力量。什么力量?需要某个人。是的，

需要“那个人”，在他身边我们大家都能携起手来，他将对我家里人担保我内心斗争的胜利；需要那个人，他将为我作证，将从我肩上卸下那个不堪忍受的重负，把它背到自己身上。

即便是品德最高尚的人也不能自己学会去爱别人；为了能做到不去计较人们的可笑行为与恶习，特别是不去顾及人们的愚蠢，那就需要掌握爱的秘诀，而这个秘诀已在世上失传！只要这个秘诀没有找回来，你再改变人的处境也是徒劳：我以为正是我的利己主义使我对一切经济与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诚然我是一个落落寡合、麻木不仁的怪物；但是在我身上也有一种感情，一种模糊的信念，认为怎样改变世界的面貌都无济于事；必须触及世界的心脏。我在寻找那个唯一能完成这个业绩的人，那个人必须本身就是所有心脏的心脏，是一切爱恋之情的火热的中心。我这个渴望可能已与祷告无异。那天晚上，我差点没有扶着椅子下跪，像从前伊莎在夏天晚上做的那样。伊莎跪下来，三个孩子紧紧跪在她身边，那时候我从平台上下来，走向这扇亮着灯光的窗户；我轻手轻脚，躲在黑魆魆花园里看他们祷告上苍。伊莎背诵祷文：“我的主，我顶礼膜拜。感谢您的恩宠，您赐予我一颗能够认识您并且爱戴您的心……”

我站在屋子中间，身子摇摇晃晃，像是挨了打。我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正视我的一生。不，我的一生好比一股泥流，不可能溯流而上了。我以前为人太恶，一个朋友也没有交上。但是，我想，难道这不是因为我从来不知道掩饰自己？如果所有的人都摘下面具，像我在半个世纪里所做的那样，可能人们会不胜惊异地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人亮出自己的本来面目，没有一个人。大多数人装出威严、高尚的样子：他们不知不觉地模仿文学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典型。圣徒们知道

这一点，他们相互仇恨和轻蔑正因为他们彼此看透了。如果我从前不是那样不加掩饰，那样开诚布公，那样赤裸裸，我也不至于那样受人轻蔑。

那天晚上在我脑子里翻腾的就是这些想法。我一边想一边在逐渐暗下来的屋子里踱步，不时磕碰笨重的红木和檀木家具。一个家庭好比一艘沉船，家具犹如陷在泥沙里的漂流物，多少代人曾在上面坐卧，而今他们早已化为乌有。孩子们埋在长沙发里翻阅一八七〇年的《图画世界》的时候，他们的皮靴蹭脏了沙发布：这几块地方现在还留着黑印子。风在房子四周盘旋，椴树的枯叶上下翻舞。仆人忘了关上某间卧室的百叶窗。

十九

第二天，我焦急地等待邮班，我在花园里各条小径上转来转去。当年伊莎因为孩子们迟迟不回家而忧虑不安的时候，也爱这么做。他们是不是吵架了？有谁病了？为了他们我"心神不定"。我变得和伊莎一样，一旦产生了一个想法就再也甩不开。我在葡萄园里徘徊，像一个只顾琢磨自己的心事的人那样茫然若失，对周围一切不视不闻。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对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个变化颇为关注，并且因为我也能为子女们担忧而感到满意。雾天并非万籁俱寂，人们看不见原野，但能听到原野上的各种响动。鹌鹑和斑鸫鸟散落在葡萄园里，葡萄尚未腐烂。吕克小时候，每年暑假快结束那几天，特别喜欢像今天这样不能久驻的早晨……

我收到于倍尔从巴黎发出的一封短信，仍然不放心。他说他不得不匆匆出门；出了件相当麻烦的事情，详情等他后天回来再细说。我猜他在税务方面遇到什么麻烦：也许他触犯了法律？

到下午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要了一辆车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到波尔多的票，虽说我曾保证不再单身旅行。现在热纳维埃芙住着我们的老房子。我在门厅遇到她的时候，她正送走一个医生模样的陌生人。

“于倍尔没有告诉你吗？”

她把我拉进从前的候见室，举行殡仪那天我就是在那里晕倒的。一旦弄清原来是菲利离家出走，我倒松了一口气，因为我曾害怕出了更糟糕的事情。菲利跟雅妮娜狠狠吵了一架、不给她留下任何挽回余地之后，和一个女人一块儿走的。那女人“把他缠住了”。可怜雅妮娜一直处于衰竭状态，叫大夫伤透脑筋。阿尔弗莱和于倍尔已在巴黎找到那个溜号的。根据刚才收到的电报，他们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你想想看，我们付给他那么一大笔年金……当然我们早有防范，没给他本金。不过息金的数目已经够大的了。天知道雅妮娜在他跟前有多软弱：他简直把她捏在手心里。你想想看，从前他确认你一分钱也不会留给我们的时候，曾经威胁说要把她扔了。现在你把财产都交给我们，偏偏这个时候他倒拿定主意溜号了。这你怎么解释？”

说到这里她才停住了，面对我站着，两眉高挑，双目圆睁，然后她把身体贴紧暖气片，十指交错，使劲揉搓手心。我说：

“那女人一定很有钱……”

“不对！是个唱歌教师……你还认识她呢，就是维拉尔太太。她青春已过，阅历很广。她挣的钱刚够糊口。这你怎么解释？”她重复一遍。

但是不等我回答，她又说开了。这当儿雅妮娜穿着便袍走进来，把额头伸给我吻。她未见消瘦；然而绝望已把这张呆板、

无风韵可言的脸上我所厌恶的东西一扫而光：这个可怜的女人一贯浓妆艳抹，拿腔做势，现在变得出奇地简朴、单纯。挂灯刺眼的强光，照亮她全身，她却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她只问我一句话："您都知道了？"然后在长椅上坐下来。

她是否听到她母亲说的话？这份没完没了的起诉书，打菲利走后热纳维埃芙想必念了不知多少遍。

"你想想看……"

她每段话都用"你想想看"开头。这个女人平时想得那么少，她用这个开场白未免叫人惊讶。她说，菲利很早就继承的一大笔财产（他是孤儿，又没有近亲，人们不得不解除对他的监护）、二十二岁上就被他花得一干二净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同意把雅妮娜嫁给他。家里人对他过去的荒唐行径不予追究……而结果他就这样报答我们的好心……

我感到自己的火在往上冒，怎么也克制不住。我爱挖苦人的老脾气又犯了。照她那么说，好像热纳维埃芙本人、阿尔弗莱、伊莎以及他们所有的朋友没有死缠住菲利不放，没有对他满口许愿，说得天花乱坠似的！

"最奇怪的，"我怒气冲冲地说，"是你相信自己说的那一套，你明明知道当初你们大家都追逐这个小伙子来着……"

"瞧你说的，父亲，你总不见得为他辩护……"

我反驳说谈不上为他辩护。但是我们错在把菲利看得比他实际上的情况更加卑劣。他们必定狠狠地向他表示过，一旦他们把财产弄到手，他自会忍受种种凌辱，而从此以后他们就能料定他再也不会远走高飞了。不过人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低贱。

"你想想看，你居然为一个遗弃老婆孩子的无耻之徒辩

护……”

“热纳维埃芙，”我气得吼叫起来，“你不懂我的意思。你花点力气想一想吧：抛弃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当然不应该；不过他犯下了这个过错，既可能出于卑鄙的动机，也可能出于高尚的理由……”

“那么，”热纳维埃芙一味固执，接碴说，“照你说，抛弃二十二岁的妻子和幼小的女儿是高尚的行为……”

她跳不开这条思路，她什么也不明白。

“不，你太笨了……除非你故意不想理解……我敢说我已不像过去那样瞧不起菲利，自从……”

热纳维埃芙打断我的话，叫唤说我就是想通过为雅妮娜的丈夫辩护来侮辱雅妮娜，最好也等她离开屋子以后再说。雅妮娜一直不吭声，这会儿才说话，我几乎辨别不出来是她的声音：

“为什么否认这一点呢，妈妈？我们把菲利踩到地底下去了。你还记得吧：自从决定分配财产以来，我们就比他高一头。他好比一头牲口，我可以牵着他的鼻子走。我不再因为他不爱我而感到十分痛苦。我占有他，他是属于我的，归我所有；我手里有钱；我吊足他的胃口。这是你的说法，妈妈。你记得吧，你老对我说：‘这下你可以吊他的胃口了’。我们以为他把金钱看得比什么都重，他自己可能也这么认为，可是最后还是他的怒气和羞耻心占了上风。因为他并不爱那个把他从我身边夺走的女人；他临走时候对我承认这一点。他冲我说了许多叫人受不了的话，不过我确信他说的都是实情。但是那个女人不蔑视他，不奚落他，她把自己奉献给他，她不是把他抢走的。可我呢，我却把他当作一件供自己享用的东西。”

她重复最后这句话，像承认自己打了败仗似的。她母亲耸

耸肩膀，但是看到她泪流满面却感到欣慰："哭过以后她会轻松一点的……"她又说：

"别害怕，闺女，他会回来的。饥饿把狼赶出树林。等到他在外面衣食不周，吃尽苦头……"

我确信这类话只能激起雅妮娜的反感。我站起来，拿好帽子。我简直没法和我的女儿一起度过这个晚上。我诳称已雇好一辆出租车，要回卡累兹去。雅妮娜突然说：

"带我走吧，外公。"

她母亲问她是不是疯了，她必须呆在家里；法院里的人需要见她。再说，在卡累兹，"她只会一个劲儿地伤心"。

热纳维埃芙送我到楼梯口，狠狠责备我一通，因为我迎合了雅妮娜的痴情：

"如果她能够斩断情丝，你得承认这样倒可以甩掉这个家伙。我们总会找到理由解除婚约；凭她的财产，雅妮娜准能另配高门。不过她首先必须斩断情丝。你本来是讨厌菲利的，你居然在她面前说菲利的好话……啊！不！千万别让她到卡累兹去！等她再从卡累兹回来，天知道你会把她变成什么样子！在这里我们会让她宽心的。她会忘掉……"

我想：除非她死了才会忘掉；要不她只有不死不活地熬日子，光阴尽管流逝，内心的痛苦始终不减。可能雅妮娜属于一种像我这样的老律师相当了解的女人类型：在她们身上希望是一种疾病，她们执迷不悟，永抱希望，二十年以后仍会用恋主的家畜的眼光盯住房门。

我又回到房间里，雅妮娜还坐在那儿。我对她说：

"我的孩子，你什么时候想来……我都欢迎。"

她没有作任何姿态表示她已听懂我的话。热纳维埃芙跟进

来，满腹狐疑地问我："你跟她说什么了？"后来我知道她指责我在这短短几秒钟里把雅妮娜"翻了个过儿"，责怪我为了自己取乐，"把好多希奇古怪的念头塞进她的脑袋"。而我在下楼梯的时候仍在回想这个少妇对我的呼唤："带我走吧。"她已经要求我把她带走。我本能地说了几句她需要听到的话。可能我是第一个没有伤害她的感情的人。

正当人们度假回来的日子，波尔多全城灯火辉煌。我在街上信步走去。总督大道两旁沾满雾水的人行道闪闪发光。南方人的大嗓门盖过有轨电车的隆隆声。我孩提时代熟悉的气味已荡然无存；也许我还能在杜福—杜贝吉埃街和大钟楼那一带比较偏僻的地区闻到这种气味。那里，在某个黑暗的街口，可能还有一个老妇人贴胸搂紧一罐热气腾腾、散发茴香味道的煮栗子。不，我并不忧伤。有个人已听到我的话，明白我的意思。我们携起手来了：这就是一个胜利。但是在热纳维埃芙面前我没有成功：遇到某种性质的愚蠢我委实无法对付。一个有血性的人即使犯了罪，染上最坏的恶习，人们不难接近他；但是人们不能逾越庸俗树起的壁垒。算了吧！我只能听之任之；总不能把封住所有这些墓穴的石头统统劈开。我在临死之前但凡能接触到一个人的内心，也感到很幸福了。

我在旅馆里过夜，第二天上午才返回卡累兹。几天后阿尔弗莱来看我，我从他那儿获悉我那次探望闯下大祸：雅妮娜给菲利写了封胡言乱语的信，把一切过错都揽给自己，一味责备自己，求他原谅。"女人尽干这种事……"这胖子不敢直说，但他准保在想："她重蹈姥姥的覆辙。"

阿尔弗莱告诉我，官司注定要输，热纳维埃芙把责任全赖在

我头上，因为我曾故意煽动雅妮娜的情绪。我笑着问我女婿，我出于什么动机要这样做呢。他声明他丝毫不赞同他老婆的意见，还告诉我说，根据她的看法，我这样做是故弄狡狯，是蓄意报复，还可能出于“纯粹的恶意”。

孩子们再也不来看望我了。热纳维埃芙来信说，打我走后两星期，人们不得不把雅妮娜送进一家疗养院关起来。当然她没有得精神病。人们对这种隔离疗法寄予很大希望。

我也是孤居独处，但我不以为苦。我的心脏从未给我这样长的安稳日子。这半个月以及以后好些日子，一直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一片树叶也没有脱落，玫瑰二度开花。孩子们重又躲避我，我却不感到痛苦。于倍尔除非为了生意上的事从不露面。他冷冰冰的，假装一本正经。他的举止彬彬有礼，但心里老在戒备。儿女们责怪我对雅妮娜施加不良影响，结果我早先争取到的好感现在丧失殆尽。在他们的眼里我又变成冤家对头，变成一个阴险、毒辣、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老头儿。最后，唯一本来有可能理解我的那个人现在已被关起来，与世隔绝了。然而，不管这一切，我心里还是一片恬静。我放弃一切，离群索居，眼看就要暴死了，但我仍旧很沉着，精力专注，神志清爽。想到我凄惨的一生，我并不黯然神伤。我不觉得这些虚度的岁月像沉重的负担压在我心上……我仿佛不是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好像我还能活上整整一辈子，好像占据我整个心灵的这种恬静，就是“那个人”。

二十

雅妮娜逃出疗养院，我把她收留下来，已有一个月了。她的病还没有痊愈。她自以为是一项阴谋的受害者；她声称人家把

她关起来是因为她拒绝攻击菲利，不同意要求离婚和废除婚约。别人以为是我一个人把这些想法灌输给她，怂恿她跟他们作对的，殊不知在日长似年的卡累兹，我一步一步地劝说她放弃她那些幻想和空中楼阁。户外，雨水把落叶和稀泥搅和在一起，落叶开始腐烂。笨重的木屐辗压院子里的砾石甬道；有个人头顶一条麻袋打那儿走过。花园里光秃秃的，一切观赏设施现在都暴露它们毫无意义：绿荫凉棚的框架，还有凋零的小树林都在连绵的秋雨中哆嗦。卧室里的潮气那么重，以至我们晚上舍不得离开客厅里的炉火。钟敲子夜，我们仍下不了决心上楼；我们百般耐心架起来的柴堆，烧成灰烬以后便塌下来；我以同样的耐心，一次又一次地劝喻外孙女，说她父母、她哥哥、她舅舅对她都没有恶意。我尽力使她不再去想那家疗养院。我们的话题总要回到菲利身上："您没法想象他是怎样一个人……您不可能了解他是什么样的人……"下面的话既可以是一份起诉书，也可以是一篇颂词，单凭她的语气我就能感到她将要把他捧到九霄云上，或者踩到地底下。但是，不管她在颂扬他或丑化他，她为此列举的事实在我看来都是不足挂齿的。这个可怜的女人本来缺乏想象力，爱情却赋予她令人惊讶的歪曲或夸张的能力，你那个菲利我了解他，——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这号人只不过在短暂的青春时代有几分转瞬即逝的光彩罢了。对这个娇生惯养、备受宠爱、什么都用不着他操心的孩子，你假定他对人体贴入微，或者居心险恶；其实在他不过是随机应变而已。

你们不懂：他为了能舒一口气，就需要觉得自己是强者；不应该吊他的胃口。"吊胃口"不能引逗这一类狗蹦跳起来；这种狗宁可溜到别处去舔放在地上的食物。

这个不幸的女人甚至在痛定之后还是不了解她的菲利。在

她的心目中，菲利意味着什么呢？无非是满怀焦虑期待他的来临，渴望得到他的爱抚但又始终得不到，以及因失去他而产生嫉妒和惧怕。她既没有眼睛，又没有嗅觉和触觉，神魂颠倒地跟在这个人后面跑，对于她追逐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货色却毫无所知……世上有盲目的父亲吧？雅妮娜是我的外孙女；然而，即便她是我的女儿，我对她的看法也不会错的：她这种人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这个五官端正、体态肥胖、举止笨拙、声音傻里傻气的女人注定不能吸引人家的目光，引起人家的思慕。然而在这些漫长的夜晚，我却觉得她自有动人之处；是她的绝望心情赋予她某种姿色，这不是她固有的。有没有一个男子会被她身上燃烧的烈火吸引过来？可是这不幸的女人在黑暗中、在荒漠里燃烧，除了我这个老头儿没有别的见证……

在守着炉火度过的这些漫长的冬夜里，我越对雅妮娜产生怜悯，就越拿菲利这个人和唯有他能在他妻子身上引起的那股疯狂劲头作比较。这小伙子和成千上万别的小伙子没有什么两样，好比一头白蝴蝶和所有其他的白蝴蝶并无二致，他在妻子身上引起的疯狂劲头却足以毁掉她的物质和精神支柱。在雅妮娜眼里，除了这个男子以外，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而这个男子已过盛年，变得嗜酒若命，把爱情看做一种劳作、一项负担、一件苦差使……真够惨的！

雅妮娜的小女儿一到黄昏时分便溜到房间里来，她母亲对她几乎不加理睬，只是随便吻一下她的鬈发。并非雅妮娜对这孩子毫无依恋：正是由于她，雅妮娜下不了决心去追踪菲利（因为她这号女人本来会缠住他不放，向他寻衅，当众吵架的）。不，光是我不足以留住她。她是为了孩子才留下来的，但是她从

孩子那里得不到半点安慰。每天开晚饭以前，小姑娘都走过来依偎在我的怀抱里，坐在我的膝盖上。我在她的发际又闻到雏鸟的气味，这使我想起玛丽。我闭上眼睛，把嘴贴在她脑袋上，一面留神别把这弱小的身躯搂得太紧，一面在内心深处呼唤我那失去的孩子。同时我以为把吕克也抱在怀里了。如果小女孩在外头玩久了，她身上也有与当年吕克面颊上一样的咸味。吕克要是白天跑累了，能在饭桌上打瞌睡……他等不及上甜点心，就把睡眼迷糊的脸挨个儿伸给我们吻别……我就这样坠入遐想，而雅妮娜则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在她的爱情世界里转悠。

我记得有天晚上她问我："怎么办才能不再痛苦呢？……您看这痛苦会过去吗？"那一夜有霜冻，我看着她打开窗户、推开百叶窗；她把额头、胸脯浸在寒冷彻骨的月光里。我把她拉回到炉火边上；我平生不解表示柔情，居然笨拙地坐到她身边，用一条胳膊围住她的双肩。我问她是否没有任何救助了："你有信仰吗？"她漫不经心地重复一遍："信仰？"好像她没有听懂似的。"是的，"我接着说，"上帝……"她抬起灼热的脸，以不信任的目光打量我，最后才说："她看不出这有什么相干……"由于我一再追问，她才回答说：

"当然，我信仰上帝，我履行教徒的义务。您为什么问我这个呢？您在拿我开心吧？"

"你以为，"我继续说，"菲利配得上你给予他的一切吗？"

她瞪我一眼，满脸阴郁，还带着怒色。每当热纳维埃芙听不懂别人的话，不知道怎样回答，生怕受骗上当的时候，脸上也挂着这种表情。她终于试探着说："这是两码事，扯不到一块儿……"她不爱把宗教和这类事情搅在一起。她恪守教规，正因

为这样，她讨厌人家把两种性质的事情不适当地相提并论。“她履行教徒的义务。”用同样的口气，她满可以说她按期纳税。我平生最厌恶的正是这一点，只是这一点。在这幅粗野的讽刺画和庸俗的漫画像里，我假装看到了基督徒生活的真正写照，这样我才有权利憎恶它。人们必须敢于正视自己仇恨的东西，而我，我想，而我呢……上世纪末那个晚上，在卡累兹的平台上，当阿都因神甫对我说：“您真是好心肠……”的时候，难道我不是已经知道我在欺骗自己吗？这以后，我堵住耳朵不去听取玛丽临终时说的话，然而在她床头，生与死的秘密曾一度向我披露……一个小女孩为我而死去……我曾想忘掉这一切，我不知疲倦地设法丢掉这把钥匙，而在我生活的每一个转折关头，总有一只神秘的手把钥匙递给我（每星期天上午，知了刚叫出第一声，吕克做完弥撒回来时的目光……还有今年春天，下雹子那一夜……）。

那天晚上我脑子里翻腾的就是这些想法。我记得我站起来，用足力气推开我坐的扶手椅，把雅妮娜吓了一跳。深更半夜，笼罩卡累兹的寂静那么浓重，几乎凝为固体，使雅妮娜的痛苦逐渐迟钝、麻木。她听凭炉火熄灭。屋子越变冷，她越把椅子挪近炉火，最后她的脚几乎碰到炉灰了。即将熄灭的火苗吸引她的双手和额头。壁炉架上的灯照亮这个缩成一团的矮胖女人，而我在她周围，在红木和檀木家具之间半明半暗的空间里踱来踱去。我围着这具皮囊，这个萎靡不振的肉躯打转，对之无能为力。“我的孩子……”我找不到我想说的话。今天晚上，当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使我感到窒息，使我的心脏痛得好像就要开裂的那个东西，那就是爱，我终于知道了它动人的名……………………

……………………………………………………………………

……………………………………………………………………

亲爱的热纳维埃芙，本星期内我可以把塞满这里各个抽屉的文书清理完毕。但是我有责任立即把这个奇特的文件转给你。你知道父亲是死在他的写字台上的，阿梅莉十一月二十四日早晨发现他的时候，他的脸贴在一本打开的笔记本上。我挂号寄奉的就是这本笔记。

你想必同我一样，要费尽工夫才能辨认出它的内容……幸亏仆人们看不懂他的字迹。出于对你的体贴，我最初决定不让你读到它，因为父亲在提到你的时候确实使用了特别尖刻的字眼。但是，难道我有权对你隐瞒这一在同等程度上既属于我又属于你的文件？你知道在处理直接间接涉及双亲遗物的问题上我是一丝不苟的。所以我后来又改变主意。

何况这个笔记本写满刻薄话，对我们中的谁又留过情面呢？可惜除了我们早就知道的事情以外，这个本子没有披露任何新的内容。父亲对我的蔑视，使我的少年时代毫无生趣。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缺乏自信，在他冷酷无情的目光下我只有退避畏缩，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我自己的价值。

我原谅他，我甚至可以补充说，正是出于孝心我才把这个文件转给你看。因为无论你用什么尺度去评价他，有一点不能否认：不管父亲在这里发泄了多少令人发指的情感，你会觉得他的形象起了变化。我不敢说他变得更加高尚了，但不妨说他更近人情了（我特别想到他对我们的妹妹玛丽和对小吕克的爱怜，你能在这里头找到动人的例证）。今天我才比较明白，他怎么会在母亲灵柩前显出如此哀痛，而当时我们大家都愣住了。当时你以为他的哀痛有一部分是伪装的。即便这本笔记的用处仅在于向你透露这个冷酷无情、狂妄自大的人多少还有点良心，那么

它也值得你读上一遍，虽说读的时候你会感到很难受，我亲爱的热纳维埃芙。

我要感激这本自白的地方，而且也是你会从中得到的益处，是我们的良心因此可以得到平静。我天生谨小慎微。就算我有一千条理由相信自己有正当权利，微乎其微一个细节就能使我心绪不宁。唉！一个人在道德上像我这样严于律己，他的日子可不好过！我是父亲仇恨的目标，但我只要采取了哪怕是最合情合理的自卫行动，每次我都于心不安，有时甚至悔恨交加。如果我不是一家之主，如果我对我们的姓氏的荣誉和我们的子女的继承权不负有责任，那么我宁可放弃斗争也不会去经受如此剧烈的精神痛苦和内心冲突，而这一切你曾不止一次亲眼目睹。

我感谢上帝，因为由于上帝的意旨，我父亲写下的话正好为我辩护。首先，他的笔记证实我们已经探知的事情：他曾想方设法剥夺我们的继承权。有几页描述他用什么手段同时把诉讼代理人布吕和那个叫罗倍尔的人捏在手心里，读到那里我不能不感到羞耻。让我们用诺亚的外套盖住这些丑事吧①。但我仍有责任不顾一切代价挫败这些罪恶的计划。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此我不必过谦。我的妹妹，你不必怀疑，全亏我你才得到这份财产。这个不幸的人在他的自述中竭力使自己相信，他对我们的仇恨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他因为突然弃财富如敝屣而自鸣得意（坦白说读到这里我实在忍俊不禁）。不过，请你注意他产生这一转变的时机：这是在他的巧计都被识破，他的私生子把他的秘密出卖给我们的时候发生的。要转移偌大一笔财产殊非易事；他费了好多年功夫才安排就绪的计划，不可能几天内就用别的

① 《旧约》故事：诺亚喝醉了酒，裸卧在地。他的两个儿子出于尊敬，给他盖上一件外套。

方案来取代。上苍有灵，使我们识破他的计划，而这个可怜的人自知大限将临，没有时间也没办法另想法子剥夺我们的继承权。

这个律师不愿输掉这场官司，无论是在他自己面前还是在我们面前；他施了一个诡计——这倒并非完全自觉的，我但愿如此——把他的失败转化为道义上的胜利；他假装无私，视财富如浮云……唉！……难道他还有别的办法吗？不，在这一点上我不会上当，我相信按照你的见识，你也不会认为我们需要对此不胜钦佩，感恩戴德。

但是在另外一点上，这部自述给我的良心带来彻底的平静。在这一点上我曾严格地反躬自省，但我今天可以承认，由于我生性敏感，长期以来我一直不能安心。我指的是我曾经想请专家来检查父亲的精神状态，当然这事情没有办成。我应该说我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拿不定主意，我妻子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你知道我从来不拿她的意见当做一回事，没有人比她更缺乏冷静头脑了。不过在这件事情上她一天到晚跟我唠叨，我得承认她有些论点确实搅乱了我内心的平静。她最终把我给说服了，使我相信这名商务大律师，这位诡计多端的金融家，这个洞察幽微的心理学家，他的神经确实再也健全不过了……当然，如果子女为了不丧失继承权而设法把老父亲关起来，旁人很容易说他们大逆不道……你看我实话实说……为此我度过多少不眠之夜，只有上帝知道。

亲爱的热纳维埃芙，这本笔记，特别是最后几页，明显地说明这个可怜的人得了间歇性谵妄症。我甚至觉得这个病例相当有意思，值得把他的自述交给精神病学家去研究。但我以为我最迫切的义务是不向任何人披露笔记的内容，因为这对我们的子女是十分危险的。我要声明，依我的意见你读完这本笔记应该

立即把它焚毁。千万不能让它落在别人手里。

你并非不知道，亲爱的热纳维埃芙，我们一贯对家里的事情保守秘密。我们为父亲的精神状态担忧，但我们采取了必要措施不让外人知道，因为他毕竟是一家之主。但是某些跟我们不齐心的人就没有那么谨慎，那么守口如瓶，特别是你那位宝贝女婿在这方面散布了许多贻害无穷的流言蜚语。今天我们为之吃足苦头……你想必已经知道，城里许多人相信菲利的胡诌，认为我们的父亲行为乖戾，并且把这莫须有的事与雅妮娜的神经衰弱症扯在一起。

所以你要毁掉这本笔记，跟谁都不要提起它；甚至我们之间今后都不要提到它。我不是说这么做不可惜，因为有些记述心理活动，甚而描写自然景色的段落，表明这位演说家确实具备作家的才能。因此我们更有理由把它毁掉。假设我们哪一个孩子日后发表这本笔记，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你我之间不必讳言，只有读完这本笔记，我们对父亲的半疯状态便再也不会怀疑了。今天我才明白你女儿的一句话，当时我还以为那是生病人的怪念头："外公是我见过的唯一信教的人。"可怜的孩子被这个生性抑郁、反复无常的人朦胧的向往和憧憬迷惑住了。这个人是全家的敌人，为大家所恨，没有朋友；你还会看到他在爱情生活上也不如意(笔记中提到一些可笑的细节)；他的嫉妒心甚至不能容忍他妻子当姑娘时一段不能当真的情史：这样一个人到了晚年会在祈祷中寻找安慰？我没法相信。在这些文字中明显流露的，不过是最典型的精神错乱：迫害狂、表现为宗教狂热的谵妄症。你一定会问，在他身上难道没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踪迹？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熟知宗教问题的人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坦白说，这一虚伪的神秘主义

使我忍不住作呕。

可能一个女人对这类事情会有不同的反应。如果这种宗教狂热打动了你，那么请你记住，我们的父亲在仇恨上头秉赋独厚，他若爱上什么东西，必定是以此作为对付某个人的手段。他故意炫耀自己对宗教的向往无非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攻击母亲从小就灌输给我们的信条。他信奉那种暧昧的神秘主义，是为了用它来压倒在我们家里始终受到尊重的这个合情合理、不激不偏的宗教信仰。真理在于平衡……不过我还是打住吧，你恐怕跟不上我这些想法。我已经说得够多了，你自己去读这本笔记吧。我急于想知道你的读后感。

剩下的信纸不多了，还是用来回答你提出的至关紧要的问题吧。亲爱的热纳维埃芙，我们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实令人焦虑；如果我们把大叠钞票都存在保险柜里，我们就只能吃老本；这是很糟糕的。相反，如果我们在交易所购买股票，领到的息金也不能补偿我们因证券本身不断贬值而遭受的损失。既然不管怎么做我们都注定要吃亏，稳妥的办法是保留法兰西银行的钞票；法郎眼下只值票面的五分之一，但是它毕竟有巨额黄金储备做保证。在这一点上，父亲有远见卓识，我们应该效法他。亲爱的热纳维埃芙，你应该尽力抵抗某种诱惑：我指的是法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他们不问什么行情都要从事投资。显然我们将要过节衣缩食的日子。你知道，无论什么时候你若需要有人帮你出主意，你只管来找我好了。再说，尽管流年不利，说不定哪一天会出现某种机会：此刻我正密切注意一种奎宁酒和一种茴香酒的股票行情，这一类生意不至于受到危机的牵累。我以为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投出既大胆又

审慎的目光。

关于雅妮娜的好消息，使我欣慰。你不必为她眼下过分热心宗教而担忧。主要的是让她不要念念不忘菲利。其余的事情,她自己会重新掌握分寸的。她是我们这个家族的一员,不会不知爱惜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的。

星期二再见,亲爱的热纳维埃芙。

衷心为你效劳的兄长

于倍尔

193×年12月10日,卡累兹

………………………………………………………………

雅妮娜给于倍尔的信

亲爱的舅舅，我来请您在妈妈和我之间当裁判。她拒绝把外公的“日记”交给我:照她的说法，如果让我读到这本日记,这将影响我对外公的崇拜。既然她十分不愿伤害我对外公亲切的怀念之情，那么她为什么又要每天反复对我说:“你想象不到他说了你多少坏话。他甚至议论到你的身段长相……?”我更为惊讶的，是她急急忙忙拿给我看你为评论这部“日记”而写的那封措辞严厉的信……

妈妈最后拗不过我,跟我说她可以把外公的日记交给我看,只要您认为这样做是合适的，因为她完全信赖您。因此我请求您主持公道。

请允许我首先排除只涉及我个人的第一条反对理由。不管外公在这个文件里会对我怎样冷酷无情，我确信他对我的看法不会比我对自己的看法更坏。我尤其确信，对于直到他去世以

前在卡累兹的住宅里陪他过了整整一个秋天的那个不幸的女人，他的态度不会那么严峻的。

舅舅，请您原谅我在一个主要问题上不敢赞同您的意见：对于外公一生中最后几个星期感情上发生的变化，我是唯一的见证人。您指责他那种意向不明的、不健康的宗教热忱，而我郑重告诉您，他曾与卡累兹的神甫会晤三次（一次在十月底，两次在十一月），我不明白您为什么拒绝到神甫那里去了解情况。妈妈说外公的日记记载了他生活中最琐碎的小事，却只字不提这三次会晤，她还说，如果这三次会晤真的成为他的命运转折的契机，他一定会记在日记上的……但是妈妈也说日记在某个地方中断了，最后一个字没有写完：无疑您父亲正要进行忏悔的时候，死神夺走了他的生命。您认为他如果真的得到赦罪，那么他早该去领圣体了。您这么说也是站不住的。我记得他去世前两天反复跟我讲的话：可怜的人觉得自己还不够格，他决定等到圣诞节再去领圣体。您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我呢？为什么把我当成幻觉症患者呢？是的，他死前两天，星期三，在卡累兹的客厅里说的话至今还在我耳际回荡。他说他渴望圣诞节来临，声音充满忧虑，甚至吐字不清了……

请您放心，舅舅，我无意把他当作圣贤。我同意您的说法，他曾是一个可怕的人——有时甚至令人不寒而栗。尽管如此，一道奇妙的光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照亮了他。而且正是他，只有他，在那个时刻，双手抱住我的脑袋，强迫我转移心思……

您难道不以为，如果我们自己是另一个样子的话，您父亲本来会变成另一个人的？请别说我在指责您；我了解您的品德，我知道外公对您和妈妈不公正到残酷的地步。但是我们大家的不幸正在于他把我们当做模范的基督徒……请您先别争辩：从他

去世以来，我接触到一些人，他们自有他们的缺点和弱点，但是他们按照自己的信仰行事，一举一动莫不蒙受主的恩宠。如果外公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一定在好多年以前就会发现这个他临终前才抵达的港湾。

我再次声明，我无意指责我们全家人从而为铁石心肠的家长辩护。我无论如何不会忘记，如果他不是长年累月只图发泄自己的怨仇而不顾其他一切的话，可怜的外婆提供的榜样本来就足以使他认清是非。但是请您让我说明，为什么最终我却以为他是对的，我们大家反而是错的：哪儿有我们的财产，哪儿就有我们的心；我们脑子里想的只有这笔遭受威胁的遗产，当然我们不乏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您是个生意人，我是个可怜的妇道人家……尽管如此，除了在外婆身上是个例外，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生活是截然分开的。我们只是口头上皈依宗教，而我们的思想、愿望、行为与信仰完全脱节。我们浑身力量都用在追求物质财富上，而外公他……如果我对您直说，哪儿有他的财产，哪儿就没有他的心，您会理解我的意思吗？我敢起誓说，关于这一点，你们不让我过目的那个文件必定提供了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舅舅，我希望您能听取我的意见。我满怀信任盼望您的答复……

雅妮娜